武俠世界

高僧（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四）傅紅雪・著

他來自天竺。幾年前，他曾經靜悄悄的來到中原，只遺留下了世間最厲害的毒葯「天竺神油」。這次，他的再次降臨，却引起了江湖上一片腥風血雨，南宮雪差點因此而喪命！爲甚麼？



第29年
28

$ 7.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高僧」乃傅紅雪先生撰寫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五，內容敍述因爲大蔴集團的粉碎，加上百醉書生賀萬杯的慷慨，願意提供集毒藥與解藥於一身的天竺神油，幫助那些癮君子戒除大蔴毒，因而遭他人要脅交出製造神油的秘方……一個喝酒吃肉，滿口「他媽的」的天竺高僧，今番再度來到中原，所爲何事？他爲何會被追殺？故事主角南宮雪又怎樣邂逅慈悲劍客夏無情及這野和尚的？

☆　　☆　　☆

今期推出西門丁先生另一中篇連載小說「爭霸」，故事中的男主角余青玉出生於武林世家，但他却異於常人，偏偏熱衷於戲曲舞蹈，令到他父親十分不滿，却沒想到這個令父親失望的三兒子，最後竟然可以爲余家做件好事……故事情節迂迴曲折，敬請各讀友切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介紹司馬不平先生的「殺人」，江湖上爲什麼終日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他爲什麼要殺人？結果怎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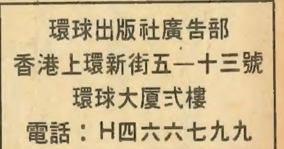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8期
（總號147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宮雪傳奇故事之四／傳紅雪・文 可飛・圖

高僧



賭錢解悶 惹人猜疑

立秋早已過了，但這幾天却悶熱得叫難受，巴不得剝光衣服往水裡跳。

好一個「秋老虎」。

秋老虎，他的名字也正好叫秋老虎。

據他自己說，他母親懷有他的時候，曾經夢見一頭又大又兇的白老虎，因此一生下他便給了他這個名字。

老虎，當然是一種又威又猛的動物，無論是誰見了都怕牠。

然而秋老虎畢竟只是一個人，無論如何不是眞的老虎，更何況他的外形長得不僅不威不猛，實際上是個十足的小矮子，因此任何人見了他都不會怕他。

相反的，他爲人忠厚老實，而且古道熱腸，認識他的人都極樂意親近他。

但是秋老虎却非常不喜歡一種人。

——和尙。

他爲什麼不喜歡和尙？

理由很簡單，只因爲他是個賭徒。

賭徒和和尙有什麼關係？

秋老虎的解釋大概會令你噴笑，他說：「每當我要出門賭錢，若撞見了那顆光禿禿的腦袋，媽的，十之八九，那天我準輸無贏。」

所以他不喜歡見到和尙。

這，當然是可笑的迷信。

——如果，每個賭徒都撞見了和尙，豈非每個人都輸，誰贏？

秋老虎不理會這麼多，他偏就是深信不疑。

他就是這麼一個好玩的年輕人。

好玩的是，好不容易輪到他休假的日子，他正準備到城裡好好賭他幾下過過癮，不幸半路上偏偏就撞上了他最不喜歡而又最忌諱的事：

他碰到了一個和尙。

＊ ＊ ＊

通常，秋老虎碰到這種情形，他會立刻轉頭他顧，視若未見，有時甚至會朝地下吐了一口口水，然後心裡嘟噥著：「媽的，眞倒霉，千刀萬殺的死和尙，爲何要在這時候讓我碰到？」

然後他會像逃避瘟疫般的趕緊溜之大吉。

但是，這回他心裡不但沒有罵，而且也沒有掉頭就走，反而急急地奔向那名和尙。

因爲，那名和尙竟渾身浴血倒在半路上。

秋老虎是個相當矛盾的人，他雖然極端不喜歡和尙，但却深信佛理，他認爲「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因此他毫不考慮的便奔前去察看那名和尙的傷勢。

——和尙爲何會受傷？又爲何躺在這半路？他的傷勢重不重？

＊ ＊ ＊

秋天的晨曦，有一股說不出的美，美得像詩中的畫、畫中的詩；但却也有一股淡淡憂傷愁鬱，那東方天際一抹紅嫣美艷的曦光，彷彿是林黛玉咯的血絲，令賀萬杯有失落的感覺。

賀萬杯，他到底唸過多少書？他的學問有多大？大家都不太清楚。

不過有一點是大家都清楚的，他不但外形溫文儒雅，像個極有教養的書生，而且大家還知道他還有「百喝不醉」的通天本領，因此江湖上都叫他「百醉書生」。

萬杯我獨飮
天不醉我醉
一醉解千愁
再醉笑乾坤
三醉成彌陀

賀萬杯這首「百醉歌」早已風靡了整個江湖，即連婦孺都能朗朗上口，特別是喜好杯中物的朋友們，更視他爲傳奇人物，皆稱他爲「酒仙」，媲美當年的「詩中之聖，酒中之仙」的李白。

尤其，自從轟動武林的「大藏事件」發生之後，賀萬杯的身價百倍，知名度陡增，幾乎已到了家戶喩曉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他身懷有人世間最厲害的「天竺神油」。

天竺神油雖是當今天下最犀利的劇毒，無論是誰沾唇一滴，準死無疑，大羅神仙難救，但它却偏可以解救染有大藏毒癮之人。

賀萬杯利用充滿神秘色彩的「天竺神油」解救了無數的癮君子，爲他自己帶來了令人嫉羨的名與利。

究竟，賀萬杯爲何懂得製造「天竺神油」的秘方？是誰教他的？

這一點，好像除了極少數人清楚之外，對絕大部份人來說，那是一個謎。

還有，「大亞悲事件」發生後，大家心裡還有一個疑問：

——是否，「天竺神油」與「大藏草」混合可提煉成一種能令學武之人內功大進的「核丹」？

這當然誰也不知道。

無論如何，賀萬杯因此而成了婦孺皆知的傳奇人物，那是無可置疑之事。

通常，人在成了名之後，特別是利滾滾而來之時，難免在生活上、心理上、以及對人處世態度上，多多少少會有些改變的。

賀萬杯呢，他有沒有改變？

沒有，好像沒有；據瞭解他的朋友說，他還是和從前一樣，並未改變多少，至少他還是和往昔一樣那麼喜歡喝酒，而且仍然百喝不醉。

賀萬杯除了百喝不醉之外，最令人佩服的是，他什麼酒都喝，不管是烈酒、淡酒，或是高級酒、劣質酒，只要是酒，他統統來者不拒，而且，他還可以甫一睜眼下床，什麼都不吃，就這樣空著肚子把酒喝個「飽」。

飽？是的，酒對賀萬杯來說，就像我們吃飯一樣，只怕飽肚，永遠不怕醉。

現在，晨曦不過剛剛破曉而出，他已在花間樹林下獨自喝了整整一大罈的玫瑰紅酒。

當他喝完最後一杯時，忍不住過癮似的長長吐出一口氣，喃喃自語道：「過癮，老張釀酒的功夫愈來愈行了，下個月開始必須加他人工……」

驀地，他住口不語。

他忽然聽到背後有衣袂掠空聲傳來。

他立刻機警的回身轉望。

但只見一條碩大雄偉的人影正漂亮的翻越過兩三人高的圍牆，緩緩飄落於一株桃花樹旁。

＊ ＊ ＊

賀萬杯不僅喝酒功夫頂呱呱，其實武功也相當了得，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他那手「醉八仙劍法」詭異莫測，堪稱武林一絕。

但是此刻賀萬杯眼中卻有沈重之色。只因爲他已經感覺到那人帶給了他一股看不見的强大壓力。

是不是因爲那人長得碩偉雄健，人高馬大？

這倒不是，現在的江湖，能人高手幾乎個個都是長得既斯文又瀟洒，絕不是我們在戲台上所看的所謂「壞人」一臉窮兇極惡的吃人相，而「好人」則英俊帥美，一臉正義凜然相。

——如果是這樣，那麼只要將一臉兇惡之人一網打盡，豈不就天下太平？

其實那人除了外形雄偉之外，無論是五官、衣著，甚至是擧手投足都顯示出他是個出身於極有教養的上流人物。

那麼，賀萬杯爲何會有不安的感覺呢？

經驗與直覺。賀萬杯十幾歲便開始跑江湖了，到現在少說也有十年以上的江湖經驗，豐富的江湖經驗自然帶給了他敏感而銳利的直覺；就憑經驗與直覺，他已能斷定眼前之人絕不是個普通人。

儘管他心中不安，但他仍然態度冷靜，絲毫不露驚慌之色，他甚至還浮起一縷飄逸的微笑：「朋友，你是來找我喝酒的麼？」

那人站在桃樹下，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是負著手淡淡的望住賀萬杯打量，好一會，他才輕揮袍袖，揮去沾在黃色衣袍上的花屑，微笑著說：「吃、喝、嫖、賭，甚至是殺人我都會，就可惜不慣喝早酒，賀萬杯，我不是來找你喝酒的。」

「哦？」賀萬杯好生疑惑，他看那人大概已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歲數了，可是就覺得眼生，至今仍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於是微一皺眉，問：「不管你是來幹什麼，在你說明來意之前，你是否可以讓我知道你是誰？我向來不太喜歡跟沒名沒姓的人打交道。」

「現在的世界，連狗都有名字，我是人，當然也有名姓。」

那名黃袍大漢雖人高馬壯，嗓音卻如姑娘般的溫柔，他說完這句話時，突然一個側身，橫手切向身旁那棵足有兩隻成人手臂粗大的桃花樹幹上！

他看來並不用力，只是輕描淡寫的反手一劈。

可是賀萬杯的臉色卻變了。

因爲，那名黃袍漢子白淨淨有如女人那般細嫩的手掌劈在桃花樹幹時，那棵桃花樹居然紋風未動，但所有的葉子卻驀然遭到强風吹襲似的，竟簌簌飄落，瞬間掉個精光，一片葉子也不剩，成了一棵又禿又多椏又難看的枯死老樹！

噢，不，連樹也沒有了。

就在葉子掉光之時，那棵桃樹忽又攔腰而斷，頹然倒在地下！

這是什麼功夫？

賀萬杯是知道的，他輕嘆了一口氣：「好功夫！好一個『春風不留痕』，唉，普天之下，能將鐵沙掌練到這種地步的，好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人稱七刀必死的『紅七刀』，另一個是……」

「是誰？」黃袍漢子含笑問。

「就是你『終南之虎』鐵不歸。」

「不錯，在下就是鐵不歸。」

那人朗聲一笑，他彷彿極愛乾淨似的，一陣晨風吹來，整個花圃落英繽紛，煞是美麗，他拭去沾在衣襟上的花瓣，接著又說：「閣下果然好眼力，見多識廣，在下佩服，佩服……」

「別閣下閣上，在上在下的，」賀萬杯眸光忽然轉冷：「我聽說你當年曾在終南山一掌『春風不留痕』劈死了一頭大老虎，怎麼說起話來儘是學古人一樣婆婆媽媽的，爲何不乾脆直接說明你的來意？」

「好，很好，」鐵不歸瞇了瞇眼：「你果然爽快，那我就直說了，我今天來是想向你借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天竺神油。」

賀萬杯冷笑。

「你不肯？」鐵不歸橫眼睨著他：「我就知道你不肯借，這麼貴重的東西，如果是我，我也絕不肯隨意借人的……」

「那你還來幹什麼？」

「如果，」鐵不歸緩緩道：「我出個好價錢，你肯不肯賣？」

賀萬杯仍然冷笑。

「其實，」鐵不歸對賀萬杯冷漠的態度不以爲意，他不慍不火道：「大蔴事件之後，你不也出售了很多『天竺神油』給『肅毒小組』嗎？既然你能賣給他們，爲何不能賣給我？」

賀萬杯這次不再冷笑，不過語音卻相當冷：「『肅毒小組』是集合當今武林中名望極高的五大名門正派，以及當今江湖實力最雄厚的飛鷹與冷星兩堡精英人員組成的，他們爲了幫助那些有毒癮的人戒毒，這是一件對武林蒼生有意義之事，我自然把『天竺神油』賣給他們，除此之外，無論是誰，不管出再多的錢，我絕不會私下出賣任何一滴神油！」

「爲什麼？」鐵不歸也冷笑一聲，接道：「肅毒小組給你的更是錢，我鐵不歸給的是錢，對你賀萬杯來說有什麼不同？有嘛？」

「自然是有，」賀萬杯冷冷掃視著他：「誰都知道『天竺神油』是天下劇毒，殺人於無形，如果流到江湖被當成殺人的利器，豈非罪過得很？」

「我不是用它來殺人，」鐵不歸說：「我有一位朋友也染上了大蔴之毒，我是受他所託……」

「這不關我事！」賀萬杯冷漠的截斷他的話：「你可以到少林寺去找『肅毒小組』，他們自然會幫助你朋友戒毒。」

「這個我知道，」鐵不歸舐了下唇角：「問題是我那個朋友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大人物，而他又是個極愛面子之人，他不願曝光，恐被他人訕笑吸毒，有損形象，因此特命我前來……」

賀萬杯又打斷他的話說：「對不起，你那位大人物朋友既然愛面子勝過愛生命，我看誰也沒辦救他了，畢竟自助、人助而後天助，他既如此矯情死愛面子，那只好由他自己了！」

「你如此不通人情？」鐵不歸那兩道濃黑的眉毛微微往上一翹，眉宇間已隱露不悅之色。

賀萬杯忽然瞪著他問：「鐵不歸，你那位大人物朋友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鐵不歸搖搖頭：「如果我能說出他是誰，那麼他大可上少林寺向『肅毒小組』申請幫助戒毒，根本不需花一文錢，又何須差我來向你買神油，不是嗎？」

賀萬杯又問：「你要買多少？一滴或是一瓶？還是要我的秘方？」

「秘方！」鐵不歸毫不考慮。

「你出什麼價錢？」

「你說！」

賀萬杯沒有說。但他慢慢的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萬？」鐵不歸問。

賀萬杯冷笑。

「十萬？」

賀萬杯還是冷笑。

「一百萬？」

賀萬杯不再冷笑，但卻冷然地搖頭。

鐵不歸那張方正而白晰的臉孔倏然一變：「一千萬？」

賀萬杯面無表情的接了兩個字：「黃金！」

鐵不歸驀然仰首大笑。

「你嫌貴？」賀萬杯等他笑完時，眼皮兒微撩，淡淡問。

「不貴，不貴，一點也不貴；」鐵不歸負著手踱了個方步，然後拂了拂頷下修剪得整齊而爽目的及胸黑鬚，他這模樣，像極了戲台上常見的「仁人君子」或者「清官好人」那類型的，一點也不像是名震江湖的「終南之虎」，他連說話的聲音都靄然親切得很：「天竺神油，人間至寶，區區一千萬兩黃金，便宜得很哪。」

「那你笑什麼？」

「我笑，」鐵不歸瞇了瞇眼，一臉笑意：「原來大名鼎鼎的『百醉書生』不只是會喝酒，而且還會演戲，只是演技卻奇差無比，因此逗得我發笑了……」

「什麼意思？」賀萬杯鐵青著臉。

「算了吧，我可愛的百醉書生，」鐵不歸忽然拉下了臉，沈聲道：「咱們也別再浪費時間了，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其實就算我眞正付你一千萬兩黃金，你也一定不肯把神油秘方賣給我的……」

一頓，他眼中浮起一絲譏嘲，接道：「其實我一出現，你心中已有數，你在江湖上從不讓人知道你的住處，特別是『大蔴事件』之後，人人都知道你懷有『天竺神油』，你深恐有人向你强行需索神油，因此又另外秘密建了幾個新居，狡兔三窟，以策安全。而這個地方，好像只有你的至交好友『小華佗』華三元才知道，而我之所以也知道這地方，自然是他告訴我的……」

賀萬杯不發一語。

但他那寬闊飽滿的額角卻隱現汗珠……

鐵不歸睨著他：「你也一定知道華三元絕不會隨便向人透露這個住處，他自然是落在我手裏，經過我的嚴刑拷打不得不才告訴我的……」

「鐵不歸！」賀萬杯額角青筋怒突，怒聲喝斷他的說話：「你這個陰險的傢伙，你把華三元怎樣了？」

「你以爲我會殺了他？那我就不夠陰險了，」鐵不歸面不改色：「我自然留下他跟你談條件，只要你肯交出神油秘方，那麼我就還你一個活的華三元，否則，嘿嘿……」

「否則怎樣？」賀萬杯握緊了拳頭。

「你明知故問，」鐵不歸瞥了一眼地下那棵殘敗的桃花樹，淡淡道：「我既能一掌劈斷這棵桃樹，難道華三元的頸子會硬過桃樹？」

華三元的脖子當然硬不過桃樹，只要鐵不歸一掌劈下，白痴都知道華三元必死無疑。

賀萬杯不是白痴，他當然知道這種後果，這也是爲什麼鐵不歸一出現，他心頭便承受了一股極大的壓力，他知道一定是華三元出事了。

所以，賀萬杯遲遲不敢動手，甚至假意敷衍答應售賣神油，企圖趁鐵不歸不注意之時一擧制服他。

現在，鐵不歸已擺明車馬，他更加投鼠忌器，不敢隨意妄動了……

他額上的汗珠越來越大……

然而此時此刻他也實在無選擇的餘地了，他只好出手，快速而有力的拔出他腰間的劍！

一劍揮出，迅如驚雷，捲起朶朶劍花！

這一劍，証明了賀萬杯除了懂得喝酒之外，實際上還是個不折不扣的高手。

只可惜他這凌厲的一劍卻刺了一個空。

——鐵不歸似早已料到他會出手，就在賀萬杯手按劍柄的時候，他那碩壯健偉的身子忽像大鵬般斜掠而起，躍到了那高高的牆頭上。

「賀萬杯，你仔細聽著！」鐵不歸側首冷聲道：「若想華三元活命，明日午夜帶著神油秘方前來城西城隍廟，一手交人，一手交貨！」

冷冷一停，又道：「記住，你若膽敢聲張此事，或者暗中請幫手幫忙，那麼你就準備替華三元料理後事吧！再見啦！」

話說完，人也不見了。

賀萬杯掠上牆頭之時，但只見鐵不歸那碩大的身軀只剩下一個小黑點，賀萬杯無論如何是追不上了。

賀萬杯不禁呆若木鷄的立在牆頭上，一直到一陣冷風撲面而來，他才打了個冷顫……

* * *

靜心湖，愈看愈美，南宮雪越來越捨不得離開這裏了。

她現在生活得安逸而舒適。

「杏子事件」飛鷹堡與孤星堡各送了五十萬兩紋銀給她，做爲她緝捕杏子的酬勞。

「大亞悲事件」由少林等五大門派出面清理了「紅月幫」的財產，將之撥爲賠償香江的重建費用，並將所餘之款分做五份，計柳花花、白則七、東方珠、周浩（假公孫長勝）以及南宮雪每人各得一百萬兩白銀，仍有餘款則移撥爲緊急善款，由五大門派共同監管。

兩次事件南宮雪淨得一筆可觀的財富，心中自然喜孜孜。

其實，她母親白姬與她師父傅小君生前便已遺下一筆夠她這一生吃喝不完的遺產，錢對她來說，並非很重要，只不過她有生以來從未賺過錢，賺了這兩筆錢無疑讓她有一份成就感。

本來，她是不敢接受這兩筆錢的，在她認爲「杏子事件」與「大亞悲事件」是一樁無可彌補的悲劇，至今她心中對杏子的死，以及屈無忌夫婦與白則七的傷亡，依然戚戚焉，永難忘懷，怎還能接受「酬勞」？她曾經徵詢柳花花的意見。柳花花的回答是：「妳又不是收杏子或屈無忌的錢，有什麼不好意思？這本來就是妳該得的，如果妳在那次事件中喪命，請問，妳豈非白白犧牲？有付出就有收獲，這好像是天經地義之事，不是嗎？再說，人若沒有錢，豈不要活活餓死，那能再爲武林蒼生盡點心力，做點事？」

於是南宮雪便收下了那兩筆錢。

也因爲這樣，她開始對武林江湖有一種「使命感」，她認爲「取之江湖，用之江湖」是天公地道之事。

她開始喜歡江湖了。

妳眞的希望江湖上能再發生點什麼事，好讓她南宮雪參與，這並非純粹因爲她想賺錢，她只是希望自己能有「用武之地」。

否則，她空有一身絕世武功豈非白白浪費了？

這是南宮雪最大的轉變，變得對江湖熱愛、關心而積極。

可是最近她卻又無所事事的閑了好一陣子，特別是柳花花突然一連三天沒到靜心湖來看她，更讓她覺得好不開心。

南宮雪雖然成熟，改變了很多，但有一點大概永遠沒辦法改。

——她只要一不開心便寒著那張臉。

而她一抿嘴板臉的時候，「醉仙樓」大大小小，上自掌櫃大老板，下至伙計小廝，誰也不敢主動跟她講話，免得招惹了她吃不了兜著走。

——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可也一點不錯。

至少對南宮雪來說是如此。

此刻，她一個人正鎖在房間裏生悶氣。

她氣柳花花居然「敢」三天不來看她。

忽然她聽到樓下有吵雜聲。

她立刻喜形於色。

——一定是那個死花花來了。

她心中這麼度忖著。

因爲柳花花不像她，他比較隨和，早已跟酒樓的大大小小，老老嫩嫩打成了一片，只要他一到，準會被那些人圍成一堆，說長道短，吵個不休。

爲此，她曾譏笑柳花花是個「長舌男」。

吵了半天，卻不見柳花花上樓來，南宮雪不禁感到奇怪，忍不住輕輕撥開房門，躡手輕脚走到樓梯口看個究竟……

一看之下，她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樓下正躺著一名渾身浴血的和尚。

* * *

若是以前，大概是天塌下來她都不會走前去看看，她的處世態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天下任何事與她無關的，一概是抱以「關我屁事」的態度處之。但是自從「大亞悲事件」，她與白則七、東方珠、周浩共同在一個無人島渡過了一段共患難的日子之後，她的人生觀便改變了很多。

至少，她已懂得去關心需要關心的人。

所以，現在南宮雪急急忙忙跑下樓去探望那名和尚的傷勢，你實在用不著大驚小怪也。

* * *

「靜心湖」是遠近知名的名勝區，「醉仙樓」瀕於湖畔，主要做的便是遊客的生意。遊客生意自然有淡旺季之分，現在雖未到淡季的時候，但是最近幾天因天氣反常轉熱未見涼爽，因而遊客也就反常的減少了很多。

也因爲這樣，此刻的「醉仙樓」，大家都清閑得很，一見秋老虎帶回了一個渾身染滿血蹟的和尚，全都擁在一旁圍觀，七嘴八舌的問秋老虎問個不停。

「喂，小虎仔，有沒搞錯呀，你不是到城裏賭錢快活去了嗎？怎麼弄了個死和尚回來？」

「哦，準是你討厭和尚，觸你霉頭害你賭輸了錢，所以惡向胆邊生，打傷了這個和尚出氣是不？」

衆人轟笑一團。

「媽的，別亂冤枉好人！」秋老虎拿著一條毛巾拭著汗，還有被那名和尚沾到的血跡：「我小虎仔雖然討厭和尚，但人命關天，見死不救非人也，這一點我小虎仔還是懂得的呀。」

其實，大家都知道秋老虎名雖叫老虎，心卻比貓還要溫馴善良，大家不過只是逗著他玩的。

「喂！你們別儘在這裏說些無聊的風涼話，」秋老虎有些惱怒的說：「瞧這個和尚傷得這麼重，大家快想法子救救他呀！」

有人歎了一口氣回答他：「小虎仔，你眞是一頭笨貓，不是我們在說風涼話不肯救他，你以爲我們每個人都是華佗再在世嗎？你帶他回來有什麼用？我們只懂得燒菜洗碟子，歧黃之術一竅不通，你爲甚麼不直接帶他到城裏找大夫呢？現在好啦，你帶他回酒樓來，我們除了眼光光看着他死之外，還能怎樣？」

「是呀！我眞笨死了！」秋老虎用力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跌足道：「我一心只想回酒樓來比較近，卻沒想到這點……」

其實秋老虎沒想到的不只這一點，酒樓上上下下俱皆是善良小民百姓，世面見得總有限，一碰到這種事可說令他們個個手足無措，沒嚇呆而仍能說幾句風涼話就算是不錯的了。

畢竟掌櫃的算是有見識些，他即刻吩咐道：「誰趕快去僱輛車，把這個和尚送到城裏找個大夫……」

話沒完，忽有人叫道：「呀，南宮姑娘來了！」

一聽「南宮姑娘」四個字，大家忽然像見了鬼似的，亂哄哄的一片倏然鴉雀無聲。

南宮雪當然不是鬼，但是酒樓每個人卻偏偏都怕她怕得要死，在他們認爲，南宮雪那緊抿的嘴角、冷漠的眼光，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

其實南宮雪也很不願意擺出這麼一副冷冰冰的臉孔，只因爲她出身卑微而絕苦的環境，母親的不幸爲妓，師父的心靈破碎，她自小活在那種陰霾的陰影下，心理上不免有一層不欲人所知的自卑，也因此養成了她那種孤傲而冷漠無情的性格。

——在她認爲，她擺出一副冰冷臉孔，絕無意傷害別人，只不過是想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吧了。

然而不管她本意如何，她這種形象已造成了一般人不敢隨意親近她，甚至是怕她。那是無可否認之事實。

但全酒樓的人就有一個不怕她。

——秋老虎。

他一見到南宮雪走前來的時候，細小的眼睛倏地一亮，喜孜孜的趨迎上去，口中說道：「南宮姐姐，原來妳在家，那可好極了，小虎仔我今兒個一早出門進城，不想半路上碰到了這個和尚，全身是血的倒在路上，所以我就揹他回來了……南宮姐姐，妳可有辦法救救他？」

* * *

南宮雪有沒有辦法救那和尚？

她不是大夫，她也不懂得醫術，可是她卻千眞萬確的救活了他。

——因爲那名和尚根本就沒有受傷！

那，那他爲何渾身浴血的倒在半路上？

南宮雪的解釋是：「這個和尚一定是和人發生廝殺格鬥，他身上的血是敵人的血噴到他身上，所以才會渾身是血……」

「那，南宮姐姐，」秋老虎問：「他既未受傷，爲何又會昏迷不醒呢？」

「那是因爲體力透支過多，才會虛脫而不省人事的。」這個經驗南宮雪有，在「野豬林之役」她就曾經虛脫而昏迷過去。

「那他會不會醒過來？」秋老虎又問。

「會，只要給他一個妥善的照料，相信他很快便會醒過來的。」

南宮雪朝秋老虎微微一笑，又說：「喏，你們趕快準備一間乾淨的房間讓他住下……小虎仔，我這裏有高麗國的『天養雪參丸』先讓他服下兩顆，待他醒來，飯後再服一次，我想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一頓，轉向掌櫃的說：「他的食宿費用一切都算在我南宮雪身上。」

說完，她便又上樓去了。

「南宮姐姐，謝謝妳啊！」秋老虎大聲說。

* * *

一個出家和尚爲何會和人廝殺？和些什麼人廝殺？南宮雪不知道。

她也不想知道。

反正，在江湖上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自然也有俗有僧，那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再說，江湖上的恩恩怨怨，誰殺誰就像是天要落雨一樣，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她現在只想知道一件事：那個死花花究竟死到那裡去了？爲何到現在還不見他人影？

通常，柳花花是每隔一天，頂多不會超過兩天便會往這裡跑，若有事或遠行不能前來，他也會事先告訴南宮雪，不會像這次這樣居然一連三天都見不到人。

南宮雪很不開心，非常不開心。

雖然「大亞悲事件」讓她多交了東方珠與周浩這兩個患難朋友，但他們都不住在附近，上次分手之後至今一直仍未見面；而白則七自那次受了傷之後，也像閑雲野鶴般的遠逸於山水間，至今仍未回來。

所以只剩一個柳花花是她可以經常見面的朋友，他幾天不來，便覺悶得發慌。

她以前不是這樣子的，她本過慣了孤獨的生活，但自從她認識了那個花花公子之後，她便變得非常害怕孤單寂寞了。

——她是否愛上了那個花花公子？

南宮雪不承認。

她只承認他是她的「親密朋友」。

南宮雪是「醉仙樓」的長期住客，不僅是食宿費用有優待折扣，而且「醉仙樓」還把全酒樓中最好、最舒適的房間騰出來給她。

她這個房間，除了房門，其餘三面皆有窗，不僅空氣流通，而且還能隨心所欲的瀏覽週遭的美麗景色；現在，她時而從東邊窗口遙望一下碧波萬頃的「靜心湖」，時而又跑到西邊窗口，望望馬路上的過往車輛行人，希望能看到那個死花花突然出現……

等呀等，望呀望，就是看不到那死花花。

——人生有很多痛苦，等人未果大概是其中之一吧。

終於，南宮雪耐不住那份等待的滋味，便推門下樓往靜心湖走去。

可是甫一下樓，却迎面碰到一臉笑嘻嘻的秋老虎。

「南宮姐姐，妳上那去？是不是要去釣魚？」全酒樓的人就屬秋老虎咀巴最甜：「當心點喲，最近太陽大，小心晒黑了姐姐那張漂亮的臉孔，不如待日落黃昏時才去吧。」

南宮雪學會釣魚是最近的事，那是柳花花沒來時，她一個人百般無聊便學起釣魚來了。她釣魚的技術並不好，經常蟲兒被吃光了還不見一條魚兒上鈎，柳花花經常笑她「餵魚」，幸好秋老虎是釣魚高手，教了南宮雪幾招釣魚秘訣，總算南宮雪扳回了些顏面。

「小虎仔，今天是你休假呀？」南宮雪唯獨對秋老虎有說有笑，他最得她緣了。

「是呀，南宮姐姐，」秋老虎年紀比南宮雪小，因此他無論什麼時候見到南宮雪總是姐姐長、姐姐短的：「我正想到城裡去哪。」

「又要去賭錢哪？上次你輸得慘兮兮的，不是已經發誓不賭了麼？」南宮雪知道他的嗜好，就是喜歡賭錢。南宮雪之所以會喜歡他，並不只因爲他咀巴甜，最主要他那幾聲「姐姐」叫得既親切又自然，毫無做作或是任何阿諛之意味，而南宮雪又無兄弟姊妹，被他這麼親切的叫，不喜歡也喜歡了。

「沒辦法，人總是很容易忘記創痛的，」秋老虎就是那麼可愛，他坦率的說：

「別說是發誓，就算我把手指頭剁掉，我想我還是會再賭的……唉，沒辦法，誰叫我天生是個賭鬼呢。」

南宮雪抿咀而笑：「我好像記得你賭錢有個迷信，什麼撞到和尚準輸是不？」

「是呀，靈得很，」秋老虎一臉認眞，「每次我出門賭錢若碰到了和尚，十次有九次輸得幾乎要跳樓，說有多慘就多慘……」

南宮雪不是賭徒，她不懂得賭錢，自然不相信那個迷信，可是她却童心大起，忍不住逗他說：「既然如此，你今天不也碰到了和尚嗎？那你今天肯定是輸得慘慘的，你還敢去賭？」

「沒辦法，手癢嘛，」秋老虎抓了抓耳根，苦笑說：「俗話說：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我呢，明知會輸也要賭，只因爲手癢難熬哪。」

他立刻又補了一句：「不過南宮姐姐妳放心，我只帶了一點點錢，輸了就算是消遣過癮吧……如果贏了，明兒個小虎仔請姐姐吃炸乳鴿。」

他的咀巴就是這麼討南宮雪喜歡。

「好，」南宮雪忽然說：「姐姐陪你去。」

秋老虎嚇了一跳，即連一旁的掌櫃伙計也都嚇了一大跳，他們萬萬想不到平日不苟言笑的南宮雪居然會陪秋老虎進城賭錢。

「小虎仔，你發什麼呆，走呀，喏，你快先去叫輛車吧。」

當南宮雪與秋老虎登上馬車漸去漸遠時，掌櫃的仍不肯把頭回過來，他扶著老花眼鏡喃喃自語道：「一早來了個莫名其妙的和尚，現在那個母老虎居然陪小虎仔進城賭錢，反常，反常……」

* * *

南宮雪是否反常？

其實一點也不反常。

她之所以出人意料的陪同秋老虎進城賭錢，最主要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她想氣氣柳花花。

——她算準柳花花今天一定會來，她也要讓他嚐嚐等人的滋味。

第二個原因是，她的確喜歡秋老虎。

——這個喜歡當然並非指男女間的喜歡。

事實上，秋老虎今年不過只十八歲，比南宮雪整整少了三歲，而且身材外形方面也比南宮雪矮了些，以世俗的眼光看來，南宮雪當然不可能對秋老虎有什麼男女間的情愫產生。

南宮雪喜歡他的是，除了上述秋老虎的咀巴甜之外，最主要的是秋老虎在南宮雪住在「醉仙樓」這段期間，對她經常問長問短，眞像弟弟對姊姊那般的噓寒問暖，讓南宮雪孤寂的內心深處享受到了親情般的溫暖。

所以她便陪秋老虎進城賭錢去了。

秋老虎出身貧寒之家，母親只生他一個，不幸於他八歲那年罹上不知名的重病，一病嗚呼，撒手西歸；他父親傷心過度，終日與酒爲伍，不到兩年工夫，便喝壞了身子，也跟著他妻子上西天去了。自此秋老虎變成了孑然一身的孤兒，四處流浪，幸好遇見了善心的「醉仙樓」老板，收容他在酒樓裡做小工。

秋老虎很勤力的幹了幾年，加上他爲人聰穎靈巧，頗有人緣，就在他十五歲那年，正式付薪升他爲酒樓的跑堂伙計，一直到今天。

說起來，秋老虎的身世也蠻可憐的。

——這也是南宮雪對他特別眷顧的原因之一。

南宮雪也是個身世凄凉，命運坎坷的女人，因此在她的潛意識裡，她總是同情命乖之人。

秋老虎在「醉仙樓」跑腿，當然收入不會很多，因此你絕不能寄望他去賭錢的地方有多高級。

南宮雪自然已料到這一點，半路上，她問：「小虎仔，你要去那裡賭錢？」

「小賭場囉。」秋老虎平常進城都是靠兩條腿走路的，今回有車坐眞是喜上眉梢，樂不可支。

「咱們去『金財神賭坊』錢來爺那裡賭他一賭，你說好不好？」南宮雪始終很好奇錢來爺跟柳花花究竟是什麼關係，特別是錢來爺的第八個女兒，她到底和柳花花搞得怎樣了？同時，柳花花幾日不見，會不會也去賭錢了？趁這個機會到「金財神賭坊」說不定就能碰到那個死花花在那裏哪。

秋老虎却睜大了眼，連聲說：「姐姐，那個地方去不得，去不得……」

「爲什麼？」

「那是有錢大爺去的地方，小虎仔那有資格去？」秋老虎說：「只怕小虎仔幹一整年的工錢，都不夠人家下注一把哪。」

「放心，」南宮雪拍拍他的肩：「錢，姐姐有，你儘管放心去賭……先說好，今天賭的錢，輸了算我的，贏了咱們二一添做五，一人一半。」

「那怎麼行？這樣小虎仔豈非佔了姐姐的便宜？」秋老虎就是這麼一個忠厚的年輕人。「再說，我今天又撞見了那個和尚，十之八九準輸，姐姐千萬不能……」

「沒關係，」南宮雪打斷他的話：「橫豎我也不懂得賭錢，非要你幫我賭不可；輸了，就如你所說的，當做是消遣好了。」

「那也不行。」秋老虎又說。

「那裡不行？」

「金財神賭坊是夜間營業的，咱們現在去，他們肯定還沒開門哪。」

南宮雪楞了一楞，只好說：「既然如此，那就到你常去的小賭場賭吧。」

「姐姐眞要去賭？」

「怎麼，你以爲我在騙你？」

「小虎仔以爲姐姐是想進城辦事去。」秋老虎吶吶的說：「那種小賭場，都是販夫走卒，雜得很，只怕姐姐去了會不習慣。」

「總不會吃人吧？」南宮雪淡淡一笑。

「吃人倒不會，」秋老虎嚅著咀說：「那些人，沒水準得很，滿咀子粗言髒語，像姐姐這麼漂亮的女人前去，只怕他們……」

「他們敢怎樣？」南宮雪最中意聽的就是秋老虎那句「漂亮的女人」，但咀上只是冷冷的道：「放心，小虎仔，姐姐不是被嚇大的，若他們敢不規矩，哼，準叫他們

吃不了兜著走。」

秋老虎自然識得南宮雪的厲害，當下很放心的笑著說：「說得是，姐姐是江湖中厲害的大人物，嘿，我只要大聲說：『我這位姐姐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宮雪』，那些人準是嚇得連看姐姐一眼都不敢。」

秋老虎說這句話時，眼裡與臉上都有光。

顯然，他以南宮雪爲榮。

南宮雪能體會出他那份感受，她頗爲感動的說：「小虎仔，你不認爲姐姐是個很兇的女人？」

「不！」小虎仔一臉正色，一字一句道：「南宮姐姐在小虎仔心目中永遠是世上最了不起的女人！」

南宮雪心中捲起一股波瀾。

但是，她還是叮嚀了一句：「小虎仔，你還是別向人家說出我是誰。」

「爲什麼？」秋老虎一眼疑惑。

「不爲什麼。」南宮雪只是微微一笑。

秋老虎沒有再問。

他本來就很聽從南宮雪所說的話。

其實，南宮雪的本意不過是不想惹人耳目，她並不是個喜愛出風頭的女人。

* * *

這果然是個小賭場。

也正如秋老虎所說的，所有的賭客全都是販夫走卒那類型的低下層人物，無論是穿扮衣著或是言談舉止，皆讓南宮雪不敢恭維。

南宮雪進過賭場，「杏子事件」她與柳花花去找錢來爺要名册，而進過一次金財神賭坊。

金財神賭坊，誰都知道她是當今天下規模最宏大、設備最豪華、服務第一流、賭注最驚人的大賭場，至今爲止仍無任何賭場能與之相比擬。

這間小賭場當然也不能，而且兩相比較，不啻是天壤之別。

不過南宮雪並沒有抱怨，雖然她極不喜歡這個喧聲震天，空氣汚濁的地方。

只因爲這是她自己心甘情願要陪秋老虎來的，再惡劣的情況她都必需忍受下來。

——她不只是忍受了那些口嚼檳榔，滿咀紅糟兼滿口粗言的賭徒不雅舉動，她甚至還忍受了有些賭徒那種不懷好意的色瞇瞇眼光。

不是她耐性好，她只不過不想讓秋老虎感到難堪。

可是，南宮雪雖然肯忍耐，秋老虎却不肯，他一見那些人毫不客氣的對南宮雪上下望個不停，一副邪裡邪氣的樣子，忿然對南宮雪說：「姐姐，算了，小虎仔不賭啦，這班人眞是他媽的沒水準，看人像吃人一樣，眞噁心，走，咱們走吧！」

「別理他們，就當他們是狗好啦。」南宮雪却不肯走：「既來之則安之，別因爲我而壞了你的賭興，反正，他們也只是那種調調，什麼竹出什麼筍，這其實比我想像的好多了。」

秋老虎見南宮雪如此堅決，於是也就坐下來賭了。

* * *

南宮雪說過，今天秋老虎賭輸了是她的，贏了一人一半，因此她便得先拿本錢給他。可是，她一伸手入懷，却發覺只帶了一些碎銀而已，只因她今天本無意進城的，不過是臨時決定，因而也沒把大銀帶在身上；不過還好，南宮雪現在無論如何是個小富婆了，身上當然帶有些銀票。

當她掏出一張銀票遞給秋老虎當賭本時，不僅秋老虎睁大了眼睛，即連那些惡形惡狀的賭徒們也都瞪大了眼。

因爲南宮雪那張票子不多不少正好是一萬兩銀子。

一萬兩銀子，以現在的江湖來說，當然只是一筆小數目。但是，對這屋子裡的人來說，它無疑是一筆大得令人咋舌的數目。

特別是，南宮雪在掏銀票時，手裡還有一大疊，而且她翻找了半天，似乎這張票子是她手上面額最小的一張。

「喏，」南宮雪坐在秋老虎身邊：「小虎仔，你怎麼發呆了？這是賭本，拿去啊。」

「姐姐，」秋老虎眨眨眼，吞了一口口水：「這，這太多了吧。」

「這是我現有的票子中面額最小的一張，」南宮雪也知道在這種小賭場，一萬兩賭本實在太多了：「別管他，我雖不會賭錢，但也聽得人家說『衣是臉、錢是胆』，錢多好做胆，你放心賭吧。」

她索性又加了一句：「別怕，輸光了，姐姐我多的是錢。」

嘩，好一個富婆！

小小賭場早已騷動起來了。

「好！」秋老虎幾時如此神氣過，錢一多，胆子當然也就大起來了，豪聲道：「刁二爺，拿一萬兩銀子的賭碼來，我小虎仔今天可是猛虎發威，四面通殺，八方通吃哪！」

秋老虎好不威風的上了桌。

他賭的是牌九，兩張牌一翻兩瞪眼的小牌九。

小牌九，沒什麼竅門，把把輸贏，殺伐味重，無論是輸或贏都快得很。

特別是秋老虎有南宮雪這個靠山支持，賭本是所有賭客中最多的一個，因此也就理所當然的推起莊來了。當莊家是一個對衆人，輸贏自然也就更厲害了。

南宮雪沒有賭，她不懂賭，只是坐在秋老虎身邊看，看了老半天也看不懂，什麼天、地、人、爺……名堂之多搞得她頭昏腦脹的。

爲了不想掃秋老虎的興，她還是裝得很投入的樣子，臉上始終掛著一絲笑容。

賭局如火如荼的進行著……

* * *

賭場，縱然是小小的賭場，通常也不是一般人開得起的。

這間小賭場也不例外。

老板是刁氏兄弟。

老大刁大海比老二刁大山大兩歲，個子却比弟弟矮些，且看上去年紀也要輕些，很多人誤以爲他是老二，刁大山是哥哥。

兩兄弟經營這家賭場說久不久，說短不短，好像有幾年了吧。開賭場的人十個有九個是江湖道上人物，另外一個就算不是，也多少和江湖人物有所關連，要不然就是與衙門的官差老爺有深厚關係，否則

絕難生存下去。

刁氏兄弟也不例外，他們在江湖上被稱為「上山下海」。

上山下海？多奇怪的外號。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只因為這兩兄弟與人交手的時候絕對是聯手，而且老二刁大山專攻敵人上盤，而老大則專襲敵人下盤，兩兄弟默契極好，配合得天衣無縫，故有「上山下海」之稱。

通常，老大刁大海很少理這間小賭館的事情，都是交由老二刁大山去料理，他本人則在外面跑三跑四的，專搞「大票生意」做。其實他根本就看不起這間小賭館，一年賺不到幾個鳥錢，而之所以開這間小賭坊，無非是表示他是個有「正當職業」之人。

最重要的是，某些時候，他還可以利用這間賭坊作為「合法掩護非法」的場地。

這麼說來，你一定已經明白刁大海所謂的「大票生意」是怎麼一回事了。

現在，他剛接洽好了一筆「大票生意」，正懷著一顆興奮的心情，踏著愉快的腳步走回家……

＊　＊　＊

南宮雪的心情卻悶得要死。

室內煙霧迷漫，空氣污濁，喧聲震天，粗口滿天飛，還有那些賭徒不時望來的噁心眼光，令南宮雪再也坐不下去了。

看看秋老虎，他正賭得得意忘形，彷彿一牌在手，世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快樂了。

「唉，賭徒……」南宮雪不禁在心中嘆氣，她想她這一輩子無論如何不會喜歡上賭的了。

賭了半天，有來有去的，秋老虎好像沒什麼輸贏。而看這場面，最大注也不超過三五兩銀子，只怕牌賭得缺了一個角也輸不光，實在沒什麼意思。

於是南宮雪便對秋老虎說：「小虎仔，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要辦，你繼續玩吧，我先走一步……」

「姐姐要走了？」秋老虎立刻放下牌：「那我也不玩了。」

「不，你玩你的。」南宮雪不忍掃他的興：「這樣吧，天黑時候，咱們在東風客棧見面，一起吃飯，然後回家，你說好不好？」

秋老虎賭得興起，一時也真不想離開，但似乎又不好意思讓南宮雪先走，當下頗為猶豫……

南宮雪看出他的心意，於是又說：「姐姐辦的是要緊事，你不方便跟我去的，你還是留在這裏吧。」

南宮雪這麼一說，正合秋老虎心意，他連忙道：「那，小虎仔就照姐姐的意思了……東風客棧見，天黑時候，小虎仔一定到。」

南宮雪微微一笑，便離開了這間污七八糟的小賭館……

就在她甫一跨出門口時，刁大海也正好跨門而入，兩人擦身而過。

南宮雪沒有抬眼看他，她絕不會刻意的去看一個陌生的男人。

但，刁大海卻目不轉睛的望住南宮雪，一直到南宮雪那美麗嬌小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時，他仍然不肯回過頭來……

刁大海那張晰白的臉上忽然湧上了一股頗為怪異的表情……

＊　＊　＊

刁大海望了望不太多的賭客，便直接進入自己的房間。

他剛剛斟上一杯酒，還未沾唇，便見刁大山推門而入。

「事情談得怎樣了？」刁大山反手關門，在他哥哥面前坐了下來。

刁大海朝他翹起一隻拇指：「一切都談妥了，對方答應我們開出的價錢。」

刁大山端起酒杯：「什麼時候行動？」

「明日午夜。」

「地點？」

「城西的老城隍廟。」

刁大山點點頭：「那我即刻去佈置人手。」

「等等。」刁大海放下酒杯，忽然說。

「什麼事？」刁大山又坐了下來。

「方才那個女人是誰？」刁大海瞇著眼問。

「什麼女人？」刁大山微愣，隨即一笑：「哦，你是說那個跟你閃身而過的女人？怎麼？動心了？老哥啊，此時此刻，你還有那份心情……」

話未完，刁大海忽冷冷道：「你想到那裏去了？你以為她是個普通女人？」

刁大山又是一怔：「那女人是常來我們這裏賭錢的小虎仔的姐姐，有何大驚小怪的？」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刁大海面色陰沉：「她就是南宮雪。」

「南宮雪？」刁大山嚇了一跳。

「不會錯，她就是南宮雪，」刁大海說：「在八太子崖與銀刀那場對決，我去看過，那時她就是那身穿扮，我不會記錯。」

「她來幹什麼？」刁大山瞳孔裏有緊張之色。

「你認為呢？」

「會不會……她已經知道了我們的計劃，因而混進來暗中調查？」

刁大海低頭沉思。

「當初計劃裏為何忽略了南宮雪？誰都知道她和柳花花有極密切的關係，甚至還有人謠傳她是他的女人哪，這麼重要的問題，我們居然忽略了。」刁大山黝黑的臉上透著一絲不安之色。「計劃裏只防備五大掌門人、飛鷹堡的司馬如虹、冷星堡的姬劍飛，還有那個花花大少，卻偏偏遺漏了一個南宮雪。」

「其實也不是忽略她，」刁大海舐了下唇角：「她雖然和花花大少關係密切，但對五大門派與飛鷹、冷星兩堡來說，她根本不具有影響力，本來就用不著防備她，不是嗎？」

「可是，她現在居然來了呀。」刁大山接著說：「而且她還是冒充小虎仔的姐姐來的，這不是已說明了她有問題？」

刁大海皺著濃濃的眉毛：「鐵不歸今早才行動，南宮雪怎有這麼快便知道？」

頓了一頓，他沈聲又說：「無論如何，我們這次計劃非常週密，不可能外洩……」

「這很難說，」刁大山持不同看法：「世上本無天衣無縫的計

劃，再週密的計劃也有漏洞，就像蛋殼再密還是有縫……」

他輕撚著頷下短髭：「再說，百醉書生賀萬杯在找不到司馬如虹、柳花花他們，極有可能去找南宮雪呀，你不認為是？」

「當初倒是沒想到這點。」刁大海深沉的眼光變得更深沉了。

「你想，」刁大山又說：「憑南宮雪現在的身價，她無論如何不可能到咱們這小得可憐的賭坊賭錢，最解釋不通的是，她來了根本就沒有賭錢，那她來幹什麼？難道不是來刺探我們？」

「有道理，她那時候不來，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來，肯定是有問題。」刁大海點了下頭，接道：「她一定是認為我們認不出她，所以才胆敢前來。」

「老大，」刁大山沉聲問：「那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是否要改變計劃？」

「改變計劃？」刁大海望住他：「咱兄弟倆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始終搞不出什麼名堂，現在好不容易有這大好機會可以狠狠撈他一把，做了這一票便可以吃他一生人，無論如何要照計劃行事，決不能更改！」

一頓，冷沉道：「何況，此刻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要改變計劃只怕也來不及了。」

刁大山低首沉思。

「再說，」刁大海啜了一口酒，「南宮雪那傢伙究竟是不是已知悉咱們的計劃，咱們也不能十分確定，貿然放棄計劃，豈非坐失良機？」

刁大山忽然眼睛一亮：「其實，咱們有一個法子知道南宮雪是否知道咱們的計劃。」

「什麼法子？」

刁大山只回答了三個字：「小虎仔。」

相打相救　始行相識

南宮雪在外頭轉了一圈，找了間茶樓叫了一壺茶、一碟瓜子、一碟蜜餞，喝起茶來了。

這裏當然要比小賭場好多了，至少不那麼吵雜，空氣也不那麼混濁，但是，一個人喝茶也頗覺無聊，再說在這裏，依然可見到鄰桌那幾個長得流裏流氣、一臉子不懷好意的男人，不斷的猛往南宮雪身上瞧，看得南宮雪無乎要按捺不住火爆脾氣，恨不得走上前去一人刮他一個耳光，然後大罵一聲：「媽的，臭男人！你們沒見過女人是不是？」

南宮雪當然沒有這樣做，畢竟她的涵養比以前好多了。

不過她知道自己的脾氣，如果再坐下去肯定是會發生那種事的，於是一壺茶沒喝完，她便大叫一聲：「伙計，算帳！」

「來了，姑娘。」伙計走前來頗覺意外問：「甚麼？姑娘剛到，茶沒喝兩口便要走了？」

憑心而論，伙計這番話是一片善意的，至少絕無惡意，可是南宮雪此刻一肚子火，順口就應了他一聲：「要你管！」

「喲，妳這個女人怎麼兇巴巴的？」這個伙計長得高頭大馬，身體強壯得像一頭小牛，大概是他平日服侍客人服侍得多了，也可能是昨夜賭錢輸了錢，要不然準是今兒一早跟家裡頭那個黃臉婆吵了一架，再不然就是南宮雪的態度實在太壞了，總之他被南宮雪那一叱之後，立刻拉下臉，瞪眼道：「媽的，臭女人，神什麼氣，老子雖是跑堂的可也是人哪，賺你幾個臭錢還要受你的氣，媽個巴子，老子若不幹跑堂的，還不是跟妳一樣長大？老實說，像妳這種女人送上門來，哼……」

伙計哼了一聲便沒有再說下去。

——她已一個巴掌打得他在原地轉了兩轉，然後一頭栽到隔鄰的一張桌子上。

乒哩乓啦一陣响，杯盤掉了滿地！

「媽的，臭婊子，妳竟敢打人？」伙計捂著熱燙燙的面頰，怒聲道：「臭婊子，妳別走，媽的，妳以為世上的男人都是好欺負的嗎？賤女人……」

南宮雪本來轉身要走，但被伙計那左一聲的「臭婊子」、右一聲「賤女人」罵得火起，她生平最忌恨的就是男人對女人罵這種字眼，當下面色一寒，一個箭步跨上前去，不由分說的再賞了他一巴掌！

這一回，那名伙計沒有再開聲叫罵了。

他已無法再罵。

——他已被南宮雪那一掌打得昏倒於地！

這，當然引起了大騷動，全茶樓的人客都圍攏上來看熱鬧……

「嘩啦，這女人兇得很！」

「唉，這年頭的男人真是越來越不行了，昂昂八尺之軀，竟叫一個小女人一巴掌打得爬不起來，反了，反了，這個世界真是反了，說不定那天太陽真會打從西邊出來哪！」

一時之間，眾人議論紛紛。

南宮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打一個也是打，打十個也是打，何不多打幾個？

她要打誰？

——在她對面離她兩個桌位的一張桌上，坐著三個衣著光鮮的年輕男子，一直對南宮雪惡形惡狀的品頭論足，南宮雪就是被他們那種極為輕浮的眼神看得心頭直冒火，本就極想教訓他們一頓。

現在，那三個男人自然也都攏上來圍觀，而且正你一句我一言的說個不停：

「嘿，我就說得不錯嘛，看這種女人雖外表冷得像冰，其實是最夠勁的女人……」

「哼，欺負一個伙計跑堂的算不了什麼，若非瞧她是個女人，我準會上前去教訓教訓她……」

「我才捨不得哩，這麼一個嬌嫩嫩的美人兒，說什麼我也打不下手……說真格的，我對女人是最有經驗的了，別看她外表冷冰冰的，其實如果有機會上床的話，那準是世上最熱情的女人……」

三人哄然大笑。

南宮雪沒有笑。

她已氣得咬牙切齒。

她不理那一臉倉皇之色而來的老掌櫃，倏然飛身而起，像箭般的撲向那三名男子！

那三名男子本來是在笑的，可是一瞬

間笑聲不見了，而且也都成了哀號悽叫聲！

——南宮雪一拳把一名男子打得鼻血滿天飛；再一拳把另一名男子打得咀角都裂了開來；然後一個迴旋踢，把最後一名男子從樓上踢到了樓下去！

好快的身手。

大概就在你打了一個噴嚏的工夫，她已實實在在的擺平了那三名大男人。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理所當然的被嚇呆了。

但是却有一個人沒有呆，那個人也是個男人，一直都坐在角落裡的一個白衣男人，他非但沒有呆，反却笑咪咪的直鼓掌喝采：「好！好身手！妳是我所見過身手最好的女人。」

南宮雪沒有看他，她掏出了一把碎銀子放在桌上，對一臉發白的老掌櫃說：「掌櫃的，這些銀子就當做是我損壞貴店的杯盤器皿的賠償吧！」

說畢，她轉身便朝樓梯口走去……

然而，她不過只跨出了一個步子，却又忽然轉過身來，而且慢慢的走向角落裡那個白衣男子。

因為那個白衣男子此刻正說著：「雖然妳是我所見過身手最好的女人，其實也是我所見過最蠻橫無禮的女人！

南宮雪承認自己在很多時候是個「蠻橫無禮」的女人。

她的觀念是：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特別是她認為自己的母親與師父都是善良的人，因此屈辱而痛苦的過了一世人；所以她認為做人本就不應該太善良，尤其是做為一個女人，「蠻橫無禮」實際上是保護自己不被「可惡的男人」欺負的最佳方法之一。

她這個觀念對不對？

很難說。

不過有一些事實可以支持她的看法的：

——那就是，自有人類到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永遠都是「强者欺凌弱者」！

弱肉强食，這不是道理，這是千眞萬確無可否認的事實！

所以，南宮雪認為做人不應太善良，不應太老實，至少不應善良老實到任人欺凌的「弱者」地步。

或許，她同情弱者，但她絕不願意做個弱者；特別是她現在正火冒三丈的時候，蠻橫無禮就蠻橫無禮吧，世上蠻橫無禮的人又不止我南宮雪一個！

她慢慢的走向那名白衣男子。

臉上一片冷漠，她一向如此。

那名男子看來相當年輕，三十不到吧，除了那一身雪白得宛似一塵不染的袍衫之外，他那張頗為英挺俊帥的臉孔也很引人注目；他此刻彷彿不見南宮雪朝他走來，一個人獨自斟著一杯竹葉青，口裡喃喃自語著：「這個世界眞是變了，男人欺負女人，總會有人打抱不平；女人欺負男人，却不見任何人放個屁……唉，這個世界，做男人眞是沒什麼意思……」

南宮雪走近他的時候，發現他腰間掛著一把佩劍；她冷冷的瞪視著他：「你現在不就在放屁了嗎，你是否要為他們打抱不平？」

神態悠閒的啜了一口酒，然後極其斯文的放下酒杯，白衣男子這才仰目向南宮雪露出了一個很有教養的微笑：「放屁我不喜歡，打抱不平，管管閒事充充好漢，倒是我改不掉的毛病……」

歷經「銀刀事件」、「杏子事件」與「大亞悲事件」的南宮雪，臨敵經驗可說非常豐富了，特別是第六感尤其敏銳，經驗告訴她，胆敢管閒事的人總是有點本事，所謂敢上梁山，本事總有三兩三。所以她這次並沒有率先出手，她只是冷冷的說：「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還坐在那裡呢？」

白衣男子忽然歎了一口氣：「我之所以還坐著不動，是因為我想管閒事，但却又不敢管。」

南宮雪瞪著他，她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因為，」白衣男子朝她露出了一個古怪的微笑：「我怕打不過妳。」

南宮雪想笑。

原來，她碰到的只是一個光打雷而不下雨的胆小男人。

這種男人，南宮雪看不起。

她原本以為可以找個好對手好好打他一架，看來她要失望了。

她極其不屑的掃了那白衣男子一眼，哼了哼：「原來你也只不過是個光只會放大屁、說大話的那種男人，哼……」

哼了一聲，南宮雪掉頭便走。

但她突然又回過身來。

因為那白衣男子突又說：「我雖然怕打不過妳，這並不表示我不敢打妳……」

他已經站了起來。

南宮雪用眼角睨着他。

「我很少跟女人打架，」白衣男子唇邊那縷微笑相當瀟洒：「而且我通常都是讓女人先出手的。」

先出手就先出手，打架又不是比武，講什麼風度？南宮雪才不管這麼多，二話不說，一拳就搗了過去！

在她認為，只要一拳把他打倒在地，看看他還講不講風度？

* * *

鐵不歸走後，賀萬杯立在墻頭上沈思了很久。

他心中有很多疑惑。

却始終找不到答案。

一直到陽光照得他覺得刺眼時，他才喟然一歎，挺身躍下墻頭，向遠方逸去……

他要去那裡？

* * *

南宮雪走了之後，秋老虎的手風開始轉順。

幾乎每把牌都在八點以上，殺得那些賭徒們哇哇大叫，秋老虎樂得合不攏口。

但是，就在這時候，刁大山却走前來對大家說：「對不起，各位大爺，本賭場臨時有事，今天就到此為止，請諸位明日請早光臨。」

「什麼？要打烊了？」

輸的人想翻本，贏的人想贏多點，因此刁大山此語一出，立刻引起了賭客們的不滿。

不滿歸不滿，人家生意不做總成吧，大家只好快快不悅的離去。

秋老虎是最後一個離去之人。

因為他不但是賭本最多的一個賭客，而且還是殺通方的大贏家，賭碼一大堆，堆得像山高，一下子也算不清，他正樂不可支的點算著賭碼：「嘩，眞過癮，不是天九便是地八，眞是他媽的過癮……嘿，我就知道，好心有好報，今早救了那個和尚，一定是佛祖憐我善心，賜給我這等好手氣……」

刁大山負著手，淡淡的立在他身邊問：「什麼和尚？」

「我也不知道他是那來的和尚，」秋老虎隨口答道：「看他長得像條小象，整整高出我兩個腦袋，眉毛粗得像兩把刷子，而且，那叢又黑又捲的大鬍子，濃得幾乎連咀巴都要看不見了……老實說，我長得這麼大個人從未見過這種相貌的和尚，特別是他皮膚黑得像燒焦的木炭，叫你看了還以為是地獄裡蹦出來的黑無常哪。」

秋老虎一贏錢心情自然很好，心情一好他的話就特別多了：「不，說他像黑無常是不禮貌的……哈，我想起來了，他倒眞有點像『水滸傳』那個叫魯什麼深的花和尚來著……」

「魯智深？」刁大山忽然冷冷的插上一句。

「對，對，他看起來就有點像魯智深那個花和尚的調兒，」秋老虎這時發現自己肯定最少也贏有上百兩的銀子，差點沒把咀巴笑歪：「還是刁二爺書唸得多，我一說你就知道他像魯智深……不過我不知道他是否和那花和尚一樣，酒肉通來？如果是，那肯定很好玩，既吃酒又吃肉的和尚，我可還不曾碰過哪……」

「他現在人在那裡？」刁大山那本就陰沈的臉色變得更加陰沈了。

「醉仙樓囉，」秋老虎心花怒放：「如果那個和尚眞吃葷的話，小虎仔倒想該孝敬孝敬他，是他帶給我好運的……」

這時候，刁大海從房裡慢慢踱出，走到刁大山身旁站住，冷冷問了一句：「你的姐姐就是南宮雪？」

「是呀，」秋老虎很自然的回了一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宮雪哪……噢，不，不，她不是……」

秋老虎猛然省起南宮雪曾經囑咐他不可透露她的身份，立即改口道：「不，不，我說錯了，她不是南宮雪，她不是……」

忽然，他發現賭場裡所有門窗都緊緊關閉，不禁吃了一驚，問道：「喂，刁二爺，我還沒結賬哪，怎麼門窗都關上了？這是怎麼一回……」

秋老虎倏然住口！

他發現刁大海與刁大山竟眼露兇狠之光！

他不期然打了個冷噤：「你，你們想……想幹什麼？」

* * *

南宮雪並沒有一拳將那名白衣男子擊倒於地。

已經過了二、三十招有吧，南宮雪竟連他的衣角也沾不到。

南宮雪除了劍法出神入化之外，拳脚功夫當然是一等一，絕不含糊，想不到居然討不了便宜。

而且看這光景，南宮雪顯然一時半刻還擺不平那名白衣男子。

然而，白衣男子實際上也並未討著便宜，充其量也只是和南宮雪打個平手而已，而且看起來他也絕難在短時間內擺平南宮雪。

套句老話，南宮雪與白衣男子可是將遇良材、棋逢敵手。

看來，這場架是有得打了。

但見酒樓中圍觀的人個個看得眉飛色舞，大呼精采，連道過癮。

他們，有的為南宮雪加油，他們認為一個女人有如此身手，實在值得嘉許；但是也有不少人為白衣男子喝采，或許他們希望他為男人爭一口氣吧。

匆匆又過了十招，南宮雪漸漸不耐煩起來了。

她本就不是個有耐心的女人，而且還是個好勝心十分强烈的女人，她非但是個不輕易認輸的女人，而且在與人交手的時候極不喜歡「死纏爛打」。

死纏爛打，只有庸手才會死纏爛打，南宮雪當然不是庸手，她或許不是天下武功第一，但高手是絕對算得上的；只因南宮雪和那名白衣男子實際上並無深仇大恨，因此一直並未出狠招、施殺手，才會如此死纏爛打的僵持下去。

現在，她想結束這場格鬥。

——她已準備出重招，狠狠一拳。

但，那名白衣男子却在這時候飄身而退，揚手道：「算了，我甘拜下風，不打啦！」

「你怕了？」南宮雪有些意外。

「再打下去只怕要出人命來，」白衣男子淡淡道：「無論是妳死或我亡，妳不認為那是樁無聊之事麼？」

南宮雪承認彼此毫無恩怨，若因此打得你死我活，不僅無聊，實際上還可笑得很。但，倔强的她，偏就是不肯承認，反瞪著白衣男子冷聲叱道：「既然你怕了，那就快滾吧！」

「大丈夫男子漢，滾就滾，有什麼了不起？」白衣男子絲毫不動怒：「不過我得先告訴妳，是妳叫我滾的，那麼妳應該替我付酒錢。」

說著，轉首對面青青的老掌櫃說：「喂，掌櫃的，在下的酒菜錢，就勞你向那個惡女人算吧。」

話聲一落，人也突然像一陣輕煙似的從窗口飄了出去……

「好俊的輕功。」南宮雪忍不住在心中發出了一陣讚歎。

南宮雪望著樓梯口走去時，不知怎麼的，忽又掏出一小塊散銀，放置在桌上，對老掌櫃說：「喏，他的酒錢在這裡，夠不夠？」

誰都想不到她竟眞的肯付酒錢，老掌櫃自然喜出望外，連忙堆笑哈腰道：「夠，夠，姑娘，有多哪，讓小號找數給妳……」

「不用找了。」

南宮雪已隱沒在梯口。

* * *

教訓了幾個臭男人，又打了一架，南宮雪的心情似乎好多了。

但是現在午時不到，離天黑的時候還

早，這段時間要去那裡呢？

南宮雪忽然想到，柳花花那小子一定來了，此刻一定在等著她吧？

南宮雪本就有意讓他等，所以才臨時決定和秋老虎一起進城來，但她這時忽又想起了一個問題——如果，那小子等不到自己又走了怎麼辦？

「走就走嘛，最好不要讓我再見到他，有什麼了不起？」

某些時候，女人的話往往是不可信的，南宮雪現在就是這樣，雖然心裏對自己說不想再見到他，可是一雙腿却偏偏走向小賭場去找秋老虎。

——她要去告訴秋老虎她要先回去了。

* * *

來到賭坊門口，南宮雪却發現大門深鎖，心中着實詫異。

她以爲自己走錯了路，再看看招牌，沒錯呀，明明就是這家「大家樂賭坊」的嘛，怎麼搞得，怎麼這麼早就打烊了？記得小老虎告訴過她，這家賭坊通常都是營業到深夜的。

但是此刻賭坊門板上却掛著一塊公休牌，令南宮雪吃了一個閉門羹。

「那，小老虎那裏去了？」南宮雪很自然的想到了秋老虎，心中嘟噥著：「他準是到東風客棧找我去了，我趕快去瞧瞧……」

她轉身欲離去。

忽然她又回過身來。

她好像聽到了一種極細微的聲音！

聲音雖細微，但她仍能很清楚的聽出那聲音是從賭坊裏面傳出來的。

她不禁凝神側耳傾聽。

聲音再次傳來。

她臉色忽然變了！

——那聲音是秋老虎的哀號聲！

南宮雪雖然脾氣不好，可却也是個絕對冷靜之人，特別是她歷經了幾番生死，早已養成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修養功夫。

現在，她便冷靜得像一座冰山，不動聲色的展開身形，像貍貓般的，無聲無息的躍上了屋頂……

她動作靈活而快速，很快便找到了秋老虎發出聲音的地方。

她屏住氣息，把耳朵貼在屋瓦上……

「小虎仔，如果你再不說南宮雪爲什麼要到這裏來，我可眞要對你不客氣了！」是刁大山的聲音。

「刁二爺，小的沒騙您，她眞的不是南宮雪，她是我的姐……哎唷！」秋老虎低聲下氣的語音未完，忽然响起了一記清脆的巴掌聲。

「小兔崽子，告訴你，我刁大海不是個有耐性之人，如果還是如此逞强不肯說老實話的話，哼，別怪我手下無情，大爺我立刻把你閹成太監，叫你斷子絕孫！」

「刁，刁大爺，小的說的句句是實話，她，她眞的不是南宮雪……」

「好小子，你他媽的眞的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我就不相信你骨頭有多硬，媽的，老子先拆掉你的肋骨，看你說不說！」

話落，立刻响起秋老虎如殺猪般的慘號聲！

南宮雪怒火中燒，血脉賁張，再也耐不住性子，陡見她怒喝一聲，整個身子陡如千斤重般的破瓦而下！

嘩啦一聲大响，樑木瓦屑紛飛！

* * *

南宮雪一著地時，立刻見到令她忍不住想哭出來的悲慘景象——

祇見秋老虎被綁在一張長凳子上，凳子直豎墻上，秋老虎頭下脚上被倒綁著，一張清瘦的臉上全是濃濃的血汚，鼻子、眼睛、咀巴，全都是血，更令人慘不忍覩的是，他胸前的衣襟赫然映著兩個黑汚的足印，足印隱隱透著血漬，顯然，他眞的是被踢斷了肋骨！

「小虎仔！」南宮雪悲呼著撲前去。

「姐姐！」小虎仔一看到南宮雪，本是滿臉痛苦的神情擠出了一絲笑容：「我，我……沒有告……告訴他們妳……妳是誰……眞，眞的沒有……」

說完，頭一偏，已不省人事！

南宮雪沒有去解秋老虎身上的痲繩。

因爲刁大海與刁大山已雙雙抽出了手中利閃閃的大刀！

南宮雪咬牙切齒：「我就是南宮雪，你們有本事儘管衝著我來，爲什麼要對一個不懂武功的少年如此酷刑毒打？爲什麼？」

刁大海與刁大山的回答是兜頭一刀！

南宮雪扭腰、閃身、拔劍、出劍，四個動作快得像一個動作！

一出手，便是睥睨天下的絕世刀法「銀煙刀法」！

——經驗告訴她，此時此刻對敵人慈悲無疑是自掘墳墓。

南宮雪永遠把握一個原則：

——與敵交手，永不留情！

她做得很好。

她一出劍便把刁氏兄弟逼得抽身暴退！

乘勝追擊的道理南宮雪也懂，可是她却沒有追擊上去。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湧進來了十數名手持刀劍的黑衣大漢！

這十數個大漢個個如狠似虎，一言不發、不由分說的便圍攻向南宮雪。

刀鋒、劍鋒，如雨點而下！

十幾個人，對南宮雪來說，實在是小意思；在「大亞悲事件」中，她與柳花花、白則七、東方珠、周浩，憑五人之力，面對表叔的「紅月幫」數百兵力，殺得天昏地暗，草木爲之含悲，這麼大的陣仗她都經歷過了，這些人當然嚇不倒她。

可是，她却有一個顧忌。

——她不敢遠離秋老虎，深怕敵人會一刀殺了他。

任何人在與人交手的時候，心存顧忌而放不開手，自然功力會大打折扣。

南宮雪現在就是這樣。

她艱辛的一劍刺穿一個痲臉大漢的喉嚨，然後一脚踢飛了一個撲身而來的敵人之後，立刻轉身連人帶凳將秋老虎夾在腋下，猛一吸氣，便往那破了個大洞的屋頂上衝去！

她的動作當然很快，只可惜在一旁虎視眈眈的刁氏兄弟似早已洞悉南宮雪想開

溜，早就像鬼魅般的攔住南宮雪的去路！

刁大海一刀砍向南宮雪的大腿！

刁大山則劈向南宮雪的腦袋！

兩人同時出手。

時間拿揑得恰到好處。

一分一毫都不差！

——簡直就像是一個人出手似的。

多好的默契！多可怕的默契！

這，就是刁氏兄弟的「上山下海」。

南宮雪大驚失色！她從未見過如此厲害的聯手。

一時間，她不知道是該顧上還是顧下面好。

尤其是她此刻左手夾抱著連人帶凳的秋老虎，行動多少受了點影响；而且她現在又是在半空中，想變幻身形似乎是太慢了點。

她只好鋌而走險。

——她猛然加速竄起身子。

但只見刁大海的刀鋒擦著她的繡花鞋底而過，而刁大山的刀尖則劈飛了她胸前白紅相間的衣衫！

衣屑紛飛。

還好，未見血絲飄揚。

饒是如此，南宮雪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她冷汗涔涔，却已無時間擦汗，就在她踏上屋頂之時，刁氏兄弟倏又像幽靈般的欺身而來！

南宮雪沒有跑，她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那十幾名大漢忽又一湧而上，將她團團圍住！

看這情形，南宮雪相當不樂觀。

除非，她肯放棄秋老虎，那麼她便可放開手脚與敵人一搏。

她會不會放棄秋老虎？

不會，當然不會，打死她也不會棄秋老虎於不顧。

秋老虎是她的朋友。

雖然他只是個酒樓的小伙計，但他視南宮雪如姊，而且不管敵人怎麼毒打他，他都不肯透露南宮雪的身份，這樣一個勇敢而又重情重義的朋友，南宮雪無論如何不會不管他的死活。

南宮雪不善於交朋友，她的朋友不多，但她絕對重視而珍惜朋友！

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她已經夾著秋老虎撲向敵人！

南宮雪的如意算盤是：避開武功高强的刁氏兄弟，衝向武功較弱的敵人殺開一條血路。

她這個觀念很正確。

只可惜她做不到。

因爲她一動的時候，刁氏兄弟便像陰魂不散的尾隨撲來！

仍然是那招「上山下海」！

配合得天衣無縫的「上山下海」！

可怕的「上山下海」！

南宮雪窮於應付。她倉皇而避。

瞬間，她已岌岌可危……

「南宮雪，」刁大海陰沉的臉上泛起一絲得意的笑容：「如果我是妳，我就棄劍乖乖投降，說不定還能保住一條小命哪！」

「放屁！」南宮雪閃過他凌厲的一刀，忽又見一名大漢一劍刺來，只好再抽身而退。

然而無論她怎麼退，敵人始終如蛆附骨般的緊隨不捨，一名大漢由背後而來，不聲不响的便給她一刀！

南宮雪扭腰閃挪，反手一劍，刺穿了那名敵人的小腹！

可是，就在她的劍鋒仍留在敵人的軀體尚未拔出時，眼角餘光瞥見刁氏兄弟又同時劈來一刀！

不，是兩刀。

一上一下的兩刀。要命的兩刀！

南宮雪駭然，無論如何她已無法閃躲，乾脆，她奮力將劍鋒一挑，將那名敵人的屍體挑飛，正好擋住刁氏兄弟的「上山下海」！

但祇見，那名大漢腦袋被劈裂，兩脚齊膝被削斬而斷，血肉噴飛，慘不忍睹！

這時昏迷中的秋老虎大概是因南宮雪的劇烈震動，引發傷口的疼痛而醒了過來，他陡見血光冲天的場面，本能的嚇得一呆，但隨即朝南宮雪促聲道：「姐姐，妳，妳別管我了，妳快……快逃吧！」

「小虎仔，你忍耐點，」南宮雪大聲說：「姐姐一定會救你出去！」

這時，又一撮冷厲的刀光像閃電般的撲來！

南宮雪短劍倏掄，一招「送君奈何」暴然而出，正好一劍刺穿了一名敵人的腦袋！

鮮紅的血和白晰的腦漿激噴而出，在秋陽下顫慄，飄飛……

秋老虎立刻又昏了過去。

——是被嚇昏的。

南宮雪且戰且退，邊打邊逃。

可惜她逃沒多遠又被刁氏兄弟一前一後的包圍住了。這次，刁氏兄弟並未出手，刁大海向南宮雪身側的大漢施了一個眼色，那名大漢便撲向南宮雪，然後等南宮雪一劍刺入他的心臟，劍鋒仍未抽出來那一剎那，兩兄弟的「上山下海」暴然出手！

這下子，南宮雪非死不可了！

除非她棄劍立刻閃身暴退，否則肯定要身首異處，血濺當場！

但是，如果棄劍，南宮雪手無寸鐵，豈非也同樣死定？

她不能棄劍。

她決定與他們同歸於盡！

——她準備挨刁大海一刀，全力解決刁大山。

她這個決定相當危險。

如果，就算她能一劍刺死刁大山，但挨了刁大海一刀，被砍斷了雙腿，豈非最終仍是一死？

南宮雪已無選擇的餘地。

殺一個算一個，她現在只能做到這個地步。

除非她丟下腋下的秋老虎不管，放手一搏，或許有生存的機會。

她是個倔强的女人。

除非她死，否則她永遠也不會丟棄那個視她如姊的「小朋友」。

南宮雪豁出去了！

* * *

結果南宮雪並沒有殺死刁大山，但也沒有吃刁大海一刀。

因爲就在一髮千鈞之際忽然殺進一個人來。

——竟是在茶樓裏與南宮雪打了一架的白衣男子！

但只見他像天神下降般的忽然躍到了南宮雪身邊，手中一把四尺二寸長，劍鍔上鑲有一顆拇指大藍寶石的寶劍，非常凌厲的逼退了刁氏兄弟兇狠的一擊！

南宮雪當然大喜，立刻朝他大聲道：「朋友，多謝你拔刀相助！」

「不，妳錯了，」白衣男子朝她咪咪一笑：「妳沒有看到我用的是劍麼？妳應該說我拔劍相助才對哪。」

拔刀也吧，拔劍也吧，南宮雪不管那麼多了，當下嬌喝一聲，一個飛身，人劍合一刺向怔楞不已的刁氏兄弟倆……

南宮雪這一劍快而狠。

最重要的是她把握住了出手的最佳時機。

——刁氏兄弟以及那班大漢，因白衣男子的突然介入而本能的驚呆住。

南宮雪立即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單憑這一點，她已可以算得上是「老江湖」了。

可惜的是，刁氏兄弟也是「老江湖」。

他倆一見南宮雪如鬼魅般的撲來，頓時驚醒過來，但欲想出刀迎擊或躲閃已來不及，立刻探手揪住立在身旁的大漢往南宮雪的劍鋒推去！

血花激噴如雨！

慘嗥凄厲如嘶！

南宮雪一劍劈飛了兩名大漢的腦袋，但刁氏兄弟却趁這個機會一滑數丈遠！

刁大海立在屋脊上惡狠狠的盯住白衣男子怒聲道：「『慈悲劍客』夏無情，山不轉路轉，總有一天我會回報你今天的多管閑事！」

說吧，單臂一揮，大叫一聲：「弟兄們，走！」

一忽兒，他們疾掠的身形在陽光下消失得無影無踪……

南宮雪沒有追。

她不喜歡追窮寇。

特別是她此刻掛記著秋老虎的傷勢，她當然更不會追上去了。

她急急的切斷綁住秋老虎週身的痲繩，然後將之平放於屋脊平坦處，細細察視他的傷勢……

「嘩，眞慘，」白衣男子靠上前來，凝目審視著秋老虎的傷勢：「這傢伙眞倒霉，被打得遍體鱗傷……喏，門牙斷了兩顆……呀！肋骨斷了三根哪！這麼嚴重的內傷可不是說笑的哪……」

南宮雪當然知道這不是說笑的，若不設法趕快醫治秋老虎的傷勢，只怕他很快便會一命嗚呼，遠離這大千世界向閻王老爺報到；她連忙探手入懷，想取出獨孤美送給她的高麗國「天養雪參丸」，那不僅是珍貴的補品，而且還是非常出名的內傷藥。可是南宮雪發現自己已將它送給早上那個受傷的和尙服用，不在身上，心中一陣急，連忙對那名白衣男子開聲道：「喂，你身上有沒有傷藥？」

「當然有，」白衣男子回道：「跑江湖的人怎能不帶傷藥？」

「那你快拿出來呀？」

「先說好，」白衣男子居然說：「我的傷藥可不比一般走江湖賣藝的狗皮膏藥，它可貴得很哪，妳要出多少錢跟我買？」

「你！」南宮雪眼中有怒意：「你這不是趁火打劫嗎？」

白衣男子可眞是個大怪人，在緊急危難的時候救了南宮雪一命，却在這種節骨眼斤斤計較，怪不得南宮雪直氣得對他瞪眼。

「什麼？妳說我趁火打劫？到底是誰打誰的劫？我救了妳一命，還要我憑白損失珍貴的『大漠小還丹』，豈不衰到家？」白衣男子一面喃喃自語，一面從懷裡掏出一隻極精緻雅麗的小銅盒。

「給我！」南宮雪心繫秋老虎的安危，不管三七二十幾，一把就奪了過來，立刻打開盒蓋，隨手倒了幾粒黑色小藥丸在手裡，然後捏開秋老虎的牙關，將藥丸送入他咀裡。

白衣男子面青青，哇哇大叫：「喂！我這『大漠小還丹』可是人間至品哪，不管你是跌傷、損傷或打傷，只消還有一口氣在，一顆下去便夠了，包你回魂轉神，立刻起死回生！妳居然一下子給他服下了五、六顆之多，太浪費了哪，簡直是暴殄天物，說好的，要給錢喲！」

說著，一把奪回小銅盒，立刻又揣回懷裡，彷彿萬分捨不得似的。

南宮雪那有心情睬他，憂心忡忡的望著昏迷不醒的秋老虎，細心檢視著他是否還有其他傷勢；確定再無其他地方受傷之後，南宮雪這才舒了一口氣，抬首向白衣男子問道：「你知不知道城裡那個大夫比較有名？」

「幹嘛？」白衣男子坐在屋脊上，把劍扛在肩上像扛扁担似的。

「送他去看大夫呀。」南宮雪覺得這個人有些瘋瘋癲癲的。

「既然要看大夫就不要把我的『大漠小還丹』讓他服下了，」白衣男子一副肉痛的樣子：「一口氣服了五、六顆小還丹，什麼大夫也不用看了，先讓他靜靜躺一下，待藥力行走週身之後，保証他很快便會醒過來了，那時候再送他回家，休息個三五天，保証又是活蹦亂跳的，死不了啦！」

南宮雪以頗爲懷疑的眼光掃了他一眼，忽見本是氣若游絲的秋老虎氣息轉爲穩定均勻，不禁脫口讚道：「好，果然是人間至品，這麼快見效！」

「噢，說了半天，妳還以爲我在騙妳呀？」白衣男子翻眼道：「喂，南宮雪，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頭，妳要付錢的哪！」

南宮雪已不是初出茅蘆的毛頭小道了，江湖經驗算是不錯的啦，她看得出這個白衣男子雖口口聲聲要錢，其實只是在裝瘋賣傻；尤其是在茶樓跟他交手時，南宮雪發現他武功高深莫測，心知這個傢伙必有來頭，因此才願意爲他付酒錢。

「你早知道我叫南宮雪？」南宮雪望住他：「你呢，你是誰？」

南宮雪忽然省起刁大海臨走那句話，不禁動容道：「你是大名鼎鼎的『慈悲劍客』夏無情？」

「怎麼？我不像？」

「怪不得那幫人一見你出現便立刻逃之夭夭。」南宮雪記得柳花花跟她閑聊時曾提過這個人，當今武當派的掌門人「疤面道長」推崇他是天下第一劍。

南宮雪望了望他，抿咀而笑：「我聽人家說，慈悲劍客劍慈悲人無情，這句話好像不正確。」

「爲什麼不正確？」夏無情那雙星也似的眸子直瞪著她。

「你若無情，爲何肯救我？」

「那是妳運氣好，」夏無情煞有介事的說：「我是想來問問妳到底酒錢幫我付了沒有，想不到却救了妳一命，唉，是妳命長得好，八字長得正，才會讓我救了妳。」

「我還知道妳在江湖上永無敵人、也永無朋友，」南宮雪很好奇的望著他：「像你這種人居然會要別人爲你代付酒錢，莫非你變了？還是傳言不實？」

「你有所不知，」夏無情的確變了很多，素來總是一副冷冰冰的臉孔已不見，換成了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他朝南宮雪吊兒郎當一笑：「自從聽雨樓的『傾城劍』白霜霜請我喝『桃紅酒』之後，我便發現讓女人請喝酒是件極爲愜意舒適的事情，也就上了癮啦。」

「傾城劍白霜霜？」南宮雪當然聽過這個人，她名列古今武林的「十大劍客」之一，而且她還隱約知道她和柳花花有極不尋常之關係。

「是啊，妳一定聽說過這個人，」夏無情話也變得特別多，話匣子一開便說不停：「她啊，說有多美便有多美，眞可惜若非我已有老婆，而且她已有了柳花花那個小子，否則我準會像火山孝子般的拜倒她裙角下……」

一股妒意立刻充塞南宮雪心房，她很不是滋味的轉首他望，哼了哼：「男人，見了女人便像一條無賴狗，噁心！」

「我同意妳的說法，」夏無情居然如此回答：「這年頭的女人個個打扮得像母狗般的招搖過市，引得男人不想變成狗也不行……唉，女人是禍水，這句話可一點也不錯哪。」

南宮雪勃然大怒，一句「放狗屁」差點奪咀而出；不過她是忍了下來，畢竟對方救了她一命，總得對他客氣些。

「夏無情，」南宮雪透了一口氣：「你今日救了我一命，南宮雪欠你一個人情，他日有機會，定當加倍圖報。」

「這倒不必，」夏無情淡淡一笑：「他日有機會請我喝兩杯便可以了。」

南宮雪發現夏無情並不如傳說中的那般冷漠無情，心中對他頗有幾分好感，見秋老虎仍未醒過來，於是也就跟他聊下去：「聽柳花花說，當今武當掌門疤面道長推崇你劍術第一，可是眞的？」

說到劍術，夏無情立刻斂起嬉笑之態，馬上又回復了慣有的冰冷神色：「世上永無天下第一之人，長江後浪推前浪，特別是武功這門學問，淵博精深，學無止境，誰敢自誇第一，那麼他肯定很快便變成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小浪花，立刻被大浪衝激得無影無踪……」

南宮雪肅然起敬。

——自滿與自大，永遠是人類進步的兩大敵人。

南宮雪發現夏無情其實是個相當有深度的男人。表面上，他在這裡和南宮雪扯些無關緊要的無聊事，實則他是陪伴南宮雪等待秋老虎甦醒，防止敵人再次捲土重來發動襲擊。

南宮雪很感激。

「多謝你。」她由衷致謝。

「沒什麼，」夏無情淡淡一笑：「其實江湖中說我這個人沒有朋友，那是假的；至少我就有一個令人討厭的朋友……」

「誰？」南宮雪很好奇。

「柳花花。」

「哦，」南宮雪恍然大悟：「原來是因爲他的關係，所以你才如此熱心幫我？」

南宮雪忽然很想念柳花花。

他果然是個處處有朋友的人。

她忍不住輕歎了一口氣：「他的確是個令人討厭的朋友，但是，爲什麼很多人喜歡他呢？」

「因爲他隨和；因爲他沒有架子；」夏無情瞇了瞇眼：「像他這麼年輕而成名的人不是沒有，甚至可以說很多，但要找像他那樣隨和而無架子的年輕名人，只怕當今世上找不出幾個。」

南宮雪有同感。

——現在的年輕人一旦小有成就，不是擺出一副趾高氣揚、高人一等的驕氣，要不然便是裝出一副道貌岸然，比聖人還聖人的咀臉。

柳花花沒有。

如果不認識他，路上見著他，絕看不出他就是當今江湖上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

「你知不知道那幫人是誰？」南宮雪忽然想起了這個重要問題。

「『上天下海』刁氏兄弟，」夏無情回答：「在江湖道上，他們算得上是狠字號的人物。」

南宮雪聽過「上天下海」的名號：「怪不得他們的聯手如此詭異神奇，默契之好令人防不勝防，原來他們就是『上天下海』，果然名不虛傳。」

「他們爲什麼要殺妳？」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南宮雪苦笑：「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

這時，太陽已高掛正中，差不多是午時了，「秋老虎」的威力如夏日的艷陽，南宮雪見小虎仔曝晒於太陽下，心中不忍，問：「你那個什麼丹到底有效沒有？怎麼這麼久沒有醒過來？再這樣下去，只怕他沒死也要被烈陽晒死了哪！」

「別急，」夏無情從容道：「這種陽光晒不死人的，如果現在移動他，只怕會加重他的傷勢……放心，再過一會，保証他會醒過來的。」

一頓，頗感好奇地問：「他是誰？」

「我弟弟。」南宮雪毫不考慮說。

「妳弟弟？」

「他是醉仙樓的伙計，」南宮雪說：「他敬我如姊，我自然愛他如弟了。」

「原來，」夏無情很覺詫異的說：「江湖上傳說妳是個六親不認的冷酷女人，看來這句話是不正確了。」

他忽又含笑問：「妳知不知道江湖上送給妳一個非常可愛的外號？」

「什麼外號？」南宮雪很好奇。

「女閻羅。」

「女閻羅？」南宮雪怔住。多難聽的外號啊。

她隨即失聲笑了起來：「女閻羅，你看我像個女閻羅麼？」

「管他像不像，」夏無情聳了聳肩：「一個女人能被稱爲閻羅，那是多麼威風哪，誰都知道閻羅老爺是陰間之主，牛鬼蛇神都怕他，我倒希望能被稱爲男閻羅，總好過那個文謅謅的『慈悲劍客』，妳不認爲是？」

南宮雪想想，輕笑著說：「這樣也好，這麼兇惡的外號，讓那些男人不敢小看女人，你說得不錯，這是個可愛的外號，我蠻喜歡的。」

這時，秋老虎已呻吟著醒過來。

* * *

秋天的夕陽別有一番風味。

特別的坐在波瀾如銀的靜心湖畔觀賞日落，更讓你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惆悵感歎。

秋天的黃昏，像一首詩，一首婉轉悲秋的小詩，令你忍不住泛起一絲被感染的詠歎，彷彿一下子變得多愁善感而世故成熟起來了。

南宮雪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不過她的確是成熟了很多。

——柳花花依舊沒有來。

——秋老虎雖然甦醒，而且也被安全的送回酒樓來，但由於他本不是個身子强壯的人，大夫說他必需至少靜養一個月才能下床走路。

這兩樁不愉快的事情並沒有阻止南宮雪獨自坐在湖濱思索事情。

——她在想，刁氏兄弟爲何要狙殺自己？

江湖上，人殺人就像天要落雨一樣，平常得很；但通常殺人都有動機與目的的，絕不會無緣無故而殺人。

他們的動機在那裡？他們的目的在那裡？

南宮雪想了很久，却一無所得。

忽然，她聽到背後有脚步聲。

她凝目望去，是個和尚緩緩走來。

——那個被秋老虎救回來的和尚。

大內高手　追殺高僧

一直到今天爲止，南宮雪對方外道士、修行和尚始終是相當尊敬的。

但她却非常討厭這個和尚。

並不是因爲他長得兇惡粗魯，主要是在沒多久之前，南宮雪看見他在酒樓裡大吃大喝。

——不僅喝酒，居然還吃肉！

這，分明是野和尚、酒肉和尚嘛！

不守清規戒律的和尚，南宮雪自然不尊敬他，甚至還非常厭惡他。

她本想攆他走的。

想想，她又忍下來了。

——江湖上已有人叫她「女閻羅」了，再兇下去，說不定要被稱爲女巫婆什麼的，那才眞糟。

她開始學習修養功夫。

只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她還是忍不住給了那個和尚一副極爲冷漠憎惡的臉色。

——她遠遠便看見那名和尚一手抱酒甕，一手持鷄腿，施施然而來。

南宮雪已經站了起來。

她決定不再容忍，她決定喝令這個酒肉和尚離開這裡。

然而那個野和尚並未走到她這裡來。

——驀然，不知從那裡蹦出一大堆人來，像幽魂鬼魅、兇神惡鬼似的殺向那名和尚！

南宮雪當然嚇了一大跳！

但祇見來襲之人個個手持利光閃閃的大彎刀，身材高大，皮膚黝黑，人數至少也有二三十人之多。

那些人不發一言的，不由分說像餓狠撲羊般的猛殺向那名野和尚！

嘩，野和尚眞是要得，只見他毫無驚慌之色，立刻丟棄手中的酒甕及鷄腿，從綁腿裡抽出了一支宛似解腕尖刀的利器，對敵人展開無情而猛烈的反擊！

南宮雪看得目瞪口呆。

她發現，無論是那名和尚或是那班殺手，武功俱是極高强而怪異；這沒什麼，現在敢跑江湖的人，武功高强可說是理所當然之事，一點也不出奇。出奇的是，南宮雪自小對武功便有偏狂熱，所習之武功精深而淵博，可說任何武功一過眼便知路數，至少也可窺之一二；然而眼前之人所施展之武功，南宮雪却是見所未見！

再看，那些人手上的大彎刀，奇且怪，江湖上也從未聽過有這種刀，她心中立刻湧起一股疑惑——那班人，似乎非我中原之人？

戰況很激烈，而且極爲血腥；「野和尚」的功夫極是了得，雖是以一敵數十，但仍驍勇無比，手起刀落，一片腥風血雨滿天激飛！

瞬間，他便已放倒了數名敵人。

然而敵人在數量上佔著極明顯的優勢，「野和尚」浴血而戰，苦戰！

南宮雪看得心血澎湃。

她雖然極厭惡那名又吃酒又吃肉的「野和尚」，但此刻却極爲同情他，畢竟她在「大亞悲事件」嚐過以少敵多的痛苦滋味，那一仗，殺得她眼佈紅絲，整個人變成了一頭瘋狂的猛獸，過後她經常還會夢見那可怕的景象，驚嚇而醒哪！

現在，那名「野和尚」正像一頭發了瘋的野獸，見人就殺！

南宮雪看不過眼，忍不住大喝一聲：「住手！」

她喊得很大聲，中氣十足，有如河東獅子吼，但却沒有任何人住手，相反的，他們反而撲殺得更激烈、更兇狠！

這時，左側一座相思樹林裡忽又撲殺出數十人來，像瘋狗般的狂撲向「野和尚」！

如此一來，野和尚再如何了不得，肯定也要頂不住了，畢竟猛虎難敵猴羣哪！

南宮雪熱血騰翻，她已決定幫那名「討厭的野和尚」。

可是她却沒有動。

——因爲野和尚已向她這裡逃奔而來。

巧的是，他剛逃到南宮雪身側，敵人正好追了上來將他與南宮雪都包圍住了。

如此一來，南宮雪就算是想置身度外也不可能了。

——那班像瘋狗般的殺手，不知是否殺得眼紅，竟連南宮雪也一起圍殺了！

就這樣，南宮雪被拖了下水，想不幫野和尚的忙都不行了。

南宮雪劍出如雨，像一頭出柙的兇悍母獅，切瓜斬菜似的連斃了五、六名敵人之多。

有如此厲害的幫手，野和尚當然是精神爲之一振，一刀紮進敵人的胸膛之後，他對南宮雪大聲說：「小姑娘，多謝啦！」

南宮雪一劍刺入了一名敵人的咽喉，鮮血噴紅了她白雪也似的胸襟：「野和尚，我本不想幫你的，是他們逼我的哪！」

野和尚沒有應聲。

他不敢應聲。

方才他開聲向南宮雪說話，差點吃了敵人一刀，嚇得他不敢掉以輕心，全力搏命。

戰況有了南宮雪的介入，對野和尚來說當然是好了點，可惜的是似乎並不能好多少，畢竟敵人太多了，密密麻麻的黑壓壓一片，像海水般的一波接一波，前仆後繼，不止不休！

令南宮雪感到害怕的是，眼前的敵人顯然是志在必得，彷彿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個個不但狡悍如狠，而且好像不怕死，殺了一個，立刻又衝來一個，殺了一雙，馬上又有兩把森寒陰冷的刀光撲來！

好可怕的敵人！好勇敢的敵人！

南宮雪愈殺心愈寒，可以說，她從未碰過這麼可怕而又勇敢的敵人；這些敵人，不僅是不怕死，彷彿好像是不知道什麼叫死似的。

不怕死的敵人本就叫人頭痛，不知死的敵人，那當然更令人胆顫心驚了！

就在南宮雪殺不勝殺之時，忽聽野和尚對她大聲喝道：「小姑娘，點子太硬了，走爲上策！」

說著，他那碩大的身軀如大鵬般的猛然竄射而起！

被他這麼一喝叫，南宮雪心中不禁暗罵一聲——正主子都走了，自己是遭池魚之殃的倒霉鬼，難道還留下來跟那到現在還不知道是何方神聖的敵人拚命？豈非蠢笨到極點？

可是，她就住在這附近呀，要走去那裡呢？

管他的，姑且就跟著那野和尚走吧！

心念打定，南宮雪一招「朋友再見」，把敵人逼得一窒，立刻往野和尚逃走的方向拔身掠去！

* * *

天上沒有月亮，只有幾顆稀疏的小星星。

夜風如刀，冷冷的吹過來，令南宮雪與野和尚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冷噤。

他們現在在一座樹林裡。

總算他們的輕功都很好，很幸運的把疾追而來的敵人甩開了。

但是他們只顧倉皇逃命，有路便走，東轉西轉，也不知道轉到什麼地方來了，特別是此刻放眼望去，四野黑壓壓的，不見燈火人踪，一時間竟找不到回頭的路。

其實，就算找得到他們現在也不敢回去，深怕敵人未走，正四處截殺他們，如果冒冒失失往回走，豈非自投羅網？

所以他們只好在這座樹林裡躲一躲再說。

「小姑娘，」野和尚確定敵人沒追來之後，這才長吁了一口氣，靠著一棵大樹幹坐了下來，將手中染滿血漬的尖刀往草鞋底擦了擦，然後插進右足綁腿布上：「多謝妳援手之恩，妳沒受傷吧？」

南宮雪也靠著樹幹坐了下來，望了望他，沒好氣道：「我沒事，你呢？」

「我也沒事，」野和尚朝她露齒一笑，一排潔白而整齊的牙齒在星光下閃閃發亮：「想不到妳小小年紀，武功竟如此了得，眞是後生可畏哪。」

南宮雪聽出他漢語有極重的口音，聽起來很吃力，不禁問：「大師，你是打從那裡來的？」

她本想叫他「野和尚」的，想想還是忍了下來，頗心不甘情不願的叫了聲「大師」。

「大師」朝她和善一笑，緩緩回道：「我是打從天竺來的。」

「天竺？」南宮雪頗感吃驚。

「是的，我是天竺國的高僧。」

「高僧？」南宮雪嘿的一聲笑了出來。

「小姑娘笑什麼？」

「我不叫小姑娘，我叫南宮雪。」南宮雪最氣自己這麼大個女人家了還被人叫小姑娘，記得曾經有人向她問路，左一句「小姑娘」，右一句「小妹妹」，叫得她火起，乾脆指了一條反方向的路給他。

「大師」很知趣，立刻改口道：「對不起，南宮姑娘，妳笑什麼？」

「我笑……」南宮雪猶疑了一下：「我從沒見過既喝酒又吃肉的『高僧』。」

她索性說到底了：「通常像你這種和尚，我們都叫他酒肉和尚、花和尚、或是野和尚。」

「有趣，妳就叫我野和尚吧。」野和尚居然不以爲意，哈哈一笑。

叫就叫，南宮雪老實不客氣：「野和尚，爲什麼有人要殺你？」

野和尚似乎也很豪爽，他也直呼南宮雪的名字：「南宮雪，妳有所不知，這件事是王小二沒娘，說來話長……」

他雖然漢語說得生硬，居然還懂得俚語，南宮雪覺得他蠻好玩，開始有點不討厭他了。

野和尚伸直了兩腿，挺著一個冬瓜大的大肚腩：「那些來殺我的人，是天竺皇宮裡的大內高手……」

「大內高手？」南宮雪眨眼道：「怪不得個個身手不凡，惡過老虎。」

「大內高手當然都是精挑細選的，武功之高，可說是千中選一。」野和尚竟也識得說成語，可見他漢語造詣之深：「我被他們從天竺一路追殺到中原，好幾次差點死在他們手裡，幸好俺命大，脚長溜得快……今早幸好那個叫小虎仔的小兄弟救了我……哦，對了，還有妳南宮雪的『天養雪參丸』，否則我死定了……」

他說著，探手入懷掏出未吃完的『天養雪參丸』交還給南宮雪：「這東西我識得，高麗國的內傷聖葯，珍貴得很，喏，還給妳，多謝啦。」

南宮雪接過：「那些大內高手爲什麼要殺你這個野和尚呢？」

野和尚的述說組織能力似乎欠佳，南宮雪問什麼他便答什麼：「是爲了『天竺神油』。」

「天竺神油？」

「這玩意妳知道吧？它可是世上最厲害的毒葯哪。」野和尚摸了摸光得發亮的腦袋瓜兒。

南宮雪當然知道天竺神油，自從「大蘸事件」與「大亞悲事件」發生後，世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個既可害人又可救人的奇妙聖品。

南宮雪曾聽柳花花說起，當今天下知道「天竺神油」秘方的人只有「百醉書生」賀萬杯一人，而賀萬杯之所以會有這個秘方，據說是個天竺高僧傳授給他的。

南宮雪心中一動，脫口問：「當年把神油秘方傳授給百醉書生的天竺高僧，是否就是你這個野和尚？」

「不錯，是我。」

「你爲什麼會傳給他呢？」南宮雪見他像一塊鐘鼓一樣，不敲不响，敲一下响一下，只好不斷發問：「我的意思是說，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酒友關係。」

「酒友關係？」南宮雪一頭霧水：「什麼叫酒友關係？」

「就是喝酒的朋友嘛。」

晚風迎面而吹，吹得林間梢椏如浪，濤聲不絕，也吹動了野和尚那濃黑而捲曲的大鬍子，他彷彿掉入了回憶的深淵：「三年前，我第一次來到中土的時候，四處遊逛，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我錯過了打尖的地方，而且也迷了路，正徘徊得緊時，幸好遇見一部車馬急馳而來，我連忙招手搭個便車，車主人不錯，一口答應我的要求……」

「那車主人就是『百醉書生』賀萬杯？」南宮雪插咀問。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誰，」野和尚咧咀一笑：「我看他一點書生的樣子也沒有，倒是個十分年輕而瀟洒的酒鬼，因爲整個車座裡放滿了一壜壜的酒，而那個小酒鬼就這麼一個人一大杯一大杯的喝著……」

「於是，你這個野和尚酒癮大發，便也隆重加入了？」南宮雪不太喜歡喝酒，但是酒量奇好，連有通海之量的柳花花也不是她的對手。

「當然是！」一提到酒，他那張黑臉彷彿倏然泛起一片光，他用舌尖掃了一下唇角：「俗語說：獨飲不如對飲，對飲不如羣飲。俺的加入，當然更引發了那個小酒鬼豪興，你一杯我一杯的拚起酒來了……」

「結果呢？」南宮雪聽得津津有味。

「結果還用說嗎，當然是野和尚我贏了，那傢伙醉得一敗塗地了。」野和尚笑著說：「但那小子硬是他媽的行，醉了之後，吐一吐又沒事了，又再邀我喝三百大杯……」

「三百大杯？」南宮雪睜大了黑溜溜的眸珠子。

「這當然只是形容詞啦，那個時候，誰還會去記他幾大杯呀，妳怎麼這麼可愛？」

南宮雪啞然失笑，她倒發覺這個外表粗陋的野和尚越來越可愛：「結果呢？」

「結果當然又是俺贏啦！」野和尚很得意：「那小子硬是不服氣，他自稱喝酒從無對手，說什麼要跟我拚到底，醉了吐，吐了再喝，結果他終於醉得不省人事啦！這下可好，他這一醉，車伕也不知道他要去那裡，他只知道他要飲酒遊車河，於是我不得不弄醒他啦……」

「你怎麼弄醒他？」南宮雪其實知道，柳花花曾告訴過她賀萬杯之所以百喝不醉的原因是靠天竺神油，但柳花花也曾囑咐她不可隨意透露賀萬杯的秘密，故此她故裝不知。

「現在說來也不怕妳知道了，」野和尚很直率的說：「天竺神油雖是無色、無味連銀針都探測不出來的天下第一劇毒，但只消攪拌辣椒水服下，非但能不死，反而還能解酒毒哩，我就是靠這個才能戰勝那小子哪，而我也是靠那個弄醒了那小子……」

那小子，」南宮雪學他的口胳：「他知道了你的秘密之後，於是便央求你把神油秘方傳授給他？」

「可不是，」野和尚其實相當風趣：「你們有句話說：吃人的咀軟。那小子不僅好心讓我搭順風車，而且很豪氣大方的請我喝酒，說實在的，這個年輕人很得我的緣，我蠻喜歡他的，於是便把神油秘方傳授給他了。」

「原來如此，怪不得他百喝不醉，成了江湖上最奇特的人。」

南宮雪眸珠子一轉，轉入了主題：「你還沒告訴我，那幫人爲何爲了天竺神油要殺你呢？」

野和尚忽然嘆了一口氣說：「在回答妳這個問題之前，我想，我應該先把『天竺神油』的來龍去脉說給妳聽……

「據說，天竺神油是我國某一個王朝，因宮裏的某個妃子爲了爭寵，便重金延聘了一個江湖中的玩毒高手，研製成了天竺神油，而將皇后毒殺身死……」野和尚神情頗爲肅穆：「因此，天竺神油實際上是我國長久以來，醜陋的宮廷奪權中的『最厲害殺手』，我國歷史上，有好幾個皇帝是靠它來毒兄殺父而奪得權位的……」

南宮雪聽得一陣毛骨悚然：「毒兄殺父，豈非大逆不道得很？」

野和尚苦笑：「由於天竺神油無色、無味，連銀針都測不出來，加諸人被毒死之後，全身看不出任何異樣，這無疑是世間上最可怕的毒葯，簡直可以說是殺人於無形……不過，它有時候也可以治療一些奇難雜症，能有起死回生之效，它同時也是歧黃聖品。」

「不錯，」南宮雪點點頭：「毒葯，可救人也可殺人，本就在一綫間。」

「毒葯就像一把鋒利的刀一樣，救人與殺人，完全看當事人的一念間。」野和尚語音低沉：「但是就我所知道，天竺神油在大部份時間都被利用做殺人的工具，特別是成爲宮廷裏權力鬥爭的犀利武器，弄得我國君不君、臣不臣！有鑒於此，約莫一百多年前，我國總算出了一個有魄力的皇帝，他先假意頒詔，召集懂得神油秘



南宮雪與野和尚兇悍勇猛的連斃數名敵人

方的人入宮，予以高官厚祿，然後再將之全部斬首誅滅……」

「爲什麼？」南宮雪忍不住問了一聲，她覺得那個皇帝好「陰險」。

「這自然是爲了要控制天竺神油，不使之深入民間，爲禍人世。」

「但是，」野和尚頓了頓，接著又說：「由於神油也是醫治重病的聖葯，先皇捨不得將之全部毀滅，絕傳人世，於是將神油秘方交由大內中的法度高僧掌管。在我國，法度高僧地位崇高，連天子也要對他禮讓三分，由他掌管神油，必不會被當成殺人的工具。」

「好辦法。」南宮雪又覺得那個皇帝好「聰明」。

野和尚却苦笑著說：「任何好辦法也都有它的漏洞，法度高僧雖然秉承佛家教義，慈悲爲懷，將神油做爲救世濟人之良葯，只可惜高僧畢竟還是人，無論如何不是神，依然還是有六根不淨的佛家敗類將之流出……其實，嚴格說來，也不能說他們是敗類，只因爲向他們要神油的人俱是朝廷中的重臣大將，甚至是權傾朝野的皇太子、皇太后、或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妃子，法度高僧迫於形勢，仍不免將之供給野心份子用之爭權奪利而殺人……」

南宮雪忍不住輕歎一聲：「有人說，世上最骯髒腐敗的地方便是內宮後庭，看來這句話並不誇張。」

「不過還好的是，幾代下來的法度高僧雖有人迫於無奈而將神油交給權力野心家，却都沒有將秘方外流，這一點是值得稱許的。」

野和尚黑黑的臉上忽泛起一層光：「到了最近，朝廷裏又展開無情而殘酷的權力鬥爭，當今天竺最有勢力的第六太子，爲了搶奪皇位繼承權，於是命人向法度高僧要神油，企圖毒斃他兄長大太子；那個法度高僧不值他所爲，不願交出神油，但又不敢得罪他，深恐招來殺身之禍，於是便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

「什麼辦法？」南宮雪聽得入神。

「那就是將毒經秘笈故意損毀，謊稱保管不善，被老鼠咬爛了毒經秘笈，因之無法再造神油。」

「第六太子肯相信麼？」

「他也許不相信，」野和尚嘿嘿一笑，眼裏有得意之色：「不過那個法度高僧爲人精巧，表面上平時很靠攏服從六太子，頗得六太子的信任，於是也就半信半疑的接受他的說詞。」

南宮雪忽然心頭一動：「那個聰明的法度高僧就是你這個野和尚？」

「不錯！」

南宮雪忽然掩咀輕笑。

「妳笑什麼？」野和尚有些納悶。

南宮雪一臉認眞：「我怎麼一點都看不出你像個聰明的法度高僧？」

野和尚挺著大肚腩大笑。

南宮雪也笑，她發覺眼前這個「野和尚」其實並不怎麼討人厭。

「既然六太子相信了你，」南宮雪笑完之後又問：「他現在又爲何派人追殺你呢？」

野和尚沒有回答。

因爲這個問題南宮雪自己回答了：

「是不是因爲中土的『大蔬事件』與『大亞悲事件』傳到天竺，六太子知道是你在騙他，因而一怒起殺心？」

野和尚呵呵一笑：「妳果然是個聰明的小姑……不，大姑娘。」

至此，南宮雪總算已經知道野和尚爲何被追殺的內幕原因了。

南宮雪很自然的想起了一個問題：「你爲何不肯和六太子合作呢？是否你支持大太子？」

「我誰也不支持，」野和尚冷冷的搖了搖頭：「宮廷裏的奇形怪狀，醜態百出，個個都是表面至仁至義，一副憂國救民的樣子，其實……唉，我早就看透了，早就厭倦了宮廷裏的每一個人！」

一頓，緩緩的接著說：「若拿大太子和六太子比較，大太子爲人驕狂不遜，我還是比較喜歡六太子，至少他看起來比較有禮一點。」

「那，」南宮雪頗感疑惑：「你爲何不把神油交給六太子呢？如此一來你豈不就安然無恙，不會遭到如此可怕的狙殺了，不是麼？」

「妳說得好，」野和尚忽然長歎一聲：「只可惜我偏不喜歡被人當成爭權奪利的工具！」

南宮雪瞇眼望了望他，語氣裏透著幾分尊敬：「從這一點來說，你算得上是個高僧。」

「高僧也吧，低僧也好，這已不重要！」野和尚抬眼望了望不知何時已高掛於樹梢的月兒：「重要的是，現在敵人大概已經找到我們了，我想，咱們也該分手了吧……」

語聲甫落，他忽然躍身而起！

南宮雪也機警的跳了起來！

——樹林外，淡淡的月光下正出現了密密麻麻的人影。

敵人追上來了！

* * *

賀萬杯此刻心中相當徬徨。

他想不到世上居然有這麼巧的事，五大門派的掌門人與飛鷹堡主司馬如虹、冷星堡主姬劍飛，還有那個柳花花竟同時去某個地方參加一項很重要的宴會，也許要過幾天才能回來。

怎麼辦？

他在江湖上素來獨行獨往，朋友雖有，但不多，而且武功高強、腦子好的朋友，更是寥寥無幾，特別是現在時間緊迫，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找誰幫忙。

因此他顯得徬徨而焦急。

——明夜的「城隍廟之約」，若憑他一己之力，只怕很難對付那班神秘的敵人。

他需要強而有力的人來幫助他。

可是那些人正好都不在。

他有苦說不出。

所以他只好找家酒樓好好喝他一頓。

——遇有解決不了的事情，先喝他一個痛快，這是他多年來的獨特習慣。

現在，他已一個人喝下了一大罈又濃又烈的大麴酒，直把酒樓掌櫃伙計嚇得目瞪口呆，卻仍然想不出有什麼好計策。於是他只好再大叫一聲：「伙計！酒來，再拿酒來！」

「是，客倌爺。」伙計立刻應聲，提著一壺酒走前來。

「去！一壺酒夠我塞牙縫呀？還是漱口用的？」賀萬杯心情不好，瞪眼粗聲道：「再去拿一罈來，特大罈的！」

伙計唯唯諾諾而去。

可是，就在伙計轉身而去之時，賀萬杯突然眼睛一亮，用力拍了一下桌案，大聲說了一句：「有了！」

「什麼有了？」伙計被他嚇了一跳，立刻趨前低聲問。

賀萬杯句話不說，立刻丟給了他一錠銀子，望門而出！

伙計張目結舌，忍不住苦笑道：「這年頭，好像越來越多神經不正常的怪人了……」

* * *

「南宮雪，」野和尚望了望仍遠在幾丈外的敵人，對南宮雪沈聲道：「看這光景，敵人是非置我於死地不可，這件事本和妳無關，他們一定是誤以爲我們是同路人，所以才會連妳也狙殺；現在，趁敵人還未發現我們之前，妳趕快先走吧！我留在這裏牽制他們，等妳走遠之後，我再往不同方向逃走……」

「如果你走不了呢？」南宮雪淡淡望住他。

「不會的，妳沒見我輕功這麼好嗎？」野和尚抽出了綁腿上的小刀：「其實就算跑不了，也沒甚麼了不起，大不了一死，不是嗎？」

「你不怕死？」

「當然怕，誰不怕死？」野和尚淡淡一笑：「就是因爲我怕死，所以才不願連累妳枉死。」

這時候，敵人已慢慢進入樹林裏來了……

「妳怎麼還不走？」野和尚見南宮雪仍站著不動，連忙催道：「快走啊！」

南宮雪看起來一點想走的意思也沒有：「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

「什麼毛病？」野和尚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那就是，」南宮雪聳聳肩，嬌俏的掠了一下披肩的秀髮：「無論是走或留下，我通常都是自己決定，不喜歡任何人指使我。」

一頓，又補上一句：「包括你這個野和尚在內。」

野和尚望住她，黑溜溜的大眼睛閃漾著一片光，他輕歎了一口氣：「妳不像個女人……不，我的意思，妳是個很奇特的女人。」

「那沒什麼，」南宮雪淡淡道：「世上既然有這種奇特的野和尚，爲什麼不能有這種奇特的女人？」

「妳眞的不肯走？」野和尚看看敵人已愈來愈近了，臉上不免有焦急之色。

南宮雪沒有回答。

但，她卻抽出了腰間的短劍。

——她擺明了與野和尚共進退的堅決態度。

這時，入林來的敵人似已發現了他們，一時吆聲四起，人影亂竄！

野和尚無奈，只好朝南宮雪苦笑道：「好吧，咱們一起走吧！」

於是，兩人立刻展開身形，隱沒於樹林中……

* * *

野和尚並沒有吹牛，他的輕功的確好，南宮雪的輕功當然也不差，可惜的是，他們現在身處密林中，對輕功的施展多少有點窒礙，無法全力奔馳；加諸那些天竺來的大內高手武功也不弱，輕功也有相當火候，因此南宮雪與野和尚這次並不能順利拋開他們。

特別是，這座樹林不僅廣大，宛似浩瀚大海，奔馳了老半天依然出不去；而且，樹林越往裏走便越繁密，彷彿是從沒人來過的「處女森林」，漸漸的，南宮雪和野和尚的身形被迫慢了下來……

南宮雪從沒有進過這種森林，她這時候才知道，森林原來也是這麼偉大的。

偉大得可怕！

她已經有寸步難行的感覺。

「南宮雪，」野和尚那顆光禿禿的腦瓜子已滲出了豆大的汗珠：「看來我們逃走的方向好像不對，再走下去，只怕沒被追兵殺死，也要被這座森林困死了。」

「我同意你的說法，」南宮雪一面用手中的短劍劈斬深及人膝的野草，以及綜橫交錯的枝椏木葉，一面苦笑說：「這座森林大得像海似的，彷彿永無止境，咱們不如回過頭與敵人一拚，殺出一條血路，或許會有一綫生機，你看怎樣？」

野和尚回過頭望望，隱約見到後面的敵人似也對這座密林感到頭痛，本是一大堆的人，此刻却被分割成好幾部份，頭尾不能兼顧，於是便說：「敵人顯然也被這座惡林分散了，無法聚集在一起，咱們殺回去，或許不但能衝出重圍，說不定還能殲滅他們哪！」

「既然如此，咱們還等什麼？」南宮雪性子頗急，當下便轉身往回走。

野和尚挨住她身邊：「喂，妳跟在我後面，讓我打先鋒……」

「爲什麼要你打先鋒？難道你認爲你的武功會好過我？」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妳是女人……」

「女人又怎樣？女人不是人？」

野和尚沒有再說話。

他說什麼都沒用了。

——爲首的第一撥敵人已兇狠的撲了上來。

敵人約莫有十數個。

通常，追兵都屬爲首的第一撥較爲厲害，至少他們的輕功腳程要比一般人好，否則便不會追得這麼快了。

因此南宮雪與野和尚所面對的十數名敵人可說是敵人的精英。

戰鬥當然很激烈！

慘烈！

血肉橫飛，嚎聲如鬼！

雖然南宮雪與野和尚在人數上吃了大虧，但他們的武功無疑要比對方强很多，再加上繁密的樹林地形，不利於敵人的聯手圍殺，只能各自作戰。因此實際情形對南宮雪與野和尚反較爲有利。

南宮雪那襲白如雪的勁裝已變成了紅色，幾乎渾身沾滿了敵人的鮮血。

——她至少已經殺死了一半以上的人。

野和尚也不含糊，一柄像解腕尖刀的短兵器舞得呼呼響，刀起血飄，好不威風，看上去簡直就像閻王惡鬼似的，一點也不像「高僧」。

不過盞茶工夫，第一撥敵人竟無一生還！

「嘩！」野和尚把刀尖從最後一個敵人身上拔出來之時，忍不住吐了一口氣：「南宮雪，我看妳殺人像殺猪一樣，要得！」

南宮雪靠在一株樹幹上微微喘息，掏出了手絹擦拭著被敵人噴到臉上的血漬：「野和尚，你也差不多，你殺了這麼多人，不怕死後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啊？」

「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野和尚一雙銅鈴大眼骨碌碌的四下梭巡，企圖尋找敵人的行踪：「其實，咱們現在的處境只怕比地獄還可怕呢！」

野和尚這句話很實在。

因爲就在他說完這句話之後，幾條黑影像鬼魅般的急撲而來！

——第二撥敵人來了！

兩把鋒利而冷的刀鋒，彷彿從陰間地獄裡急跳而出，一下子便飛到了南宮雪的面門！

南宮雪整個人像皮球般彈跳而起，悍然拔劍！

她沒有去擋敵人的刀鋒。

——她直接把劍鋒以最快的速度刺破了敵人的喉嚨，同時足下的繡花鞋也以非常詭異的角度一腳踢爛了另一個敵人的下巴！

骨骼破碎聲與淒厲的慘嗥聲令人毛骨悚然，頭皮發炸！

這個當中，野和尚手中那把尖刀已在一個敵人的肚腩上戳破了一個大洞，血腸流了滿地，再一刀，正好將迎面撲來的敵人腦袋劈成兩半，一片腦血塗地，令你看了噁心兼反胃！

第二撥敵人比第一撥敵人多。

或許他們身手比不上第一撥敵人，但有一點强過第一撥敵人很多。

——狠！

又狠又多的敵人，如狼似虎的瘋狂而來！

南宮雪的劍鋒紅了。

眼也紅了！

她此刻已無選擇的餘地。

她必需比敵人還兇、還惡、還狠！否則她便無法生存下去。

現在的她，無論你怎麼看，你都不會承認她是一個女人，甚至連人都不像。

那她像什麼？

——魔鬼！

對，她現在就像一個見人就噬的魔鬼！

嗯，其實不只南宮雪像魔鬼，野和尚此刻看來比魔鬼還可怕！但只見他身上那身黃色袈裟原本就被鮮血染得走了色，現在又被噴得滿身是血，簡直就像是穿了件「血袈裟」。而且他殺敵的時候，那雙原本就像牛眼大的銅鈴眼睜得更大了，彷彿就要跳出眼眶似的！而且，他每揮一刀必會挫一次牙，那副咬牙切齒的模樣，簡直就像惡魔厲鬼，打死你也不信他是慈悲爲懷

的「高僧」！

頑强而兇惡的第二撥敵人尚未消滅時，第三撥敵人已排山倒海般的接踵而至！

過沒多久，第四撥敵人忽又像天塌下來般一湧而到！

緊接著，第五撥、第六撥……全部的敵人已像天羅地網般的撲了上來！

血腥！

慘烈而冷酷的血腥，令你掩鼻欲嘔！

與敵人肉搏，不需要講究武功招式，只要誰能在最短時間內殺死敵人，那麼誰就是勝利者，誰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生存下來。

這是非常殘酷的事實。

大亞悲之戰，南宮雪已碰過這種事實，她非常瞭解處在這種情況下絕不能有一滴一絲的心慈手軟，否則必會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你現在見到的南宮雪，已經不是「魔鬼」兩字可以形容她了。

——或許，用「殺人魔王」來得貼切點吧。

是的，她心中所想的與實際行動的只有一個字——殺！

她此刻腦中一片空白，再也記不起任何事，再也記不起任何人，她只記著一件事：——我要活下去！

然而，敵人難道就不想活下去麼？

當然想！誰不想？

於是，敵人的攻擊更猛烈了！也更瘋狂了！

於是，南宮雪手中的劍也揮得更猛、更急了！

而且，劍鋒上的血漬也越來越濃、越來越腥了！

* * *

大亞悲之役，南宮雪面臨的敵人比現在還多，而且多出好幾倍，但他們的戰志不堅强，最後個個倉皇而逃；但是此刻的敵人不僅鬥志剛强得像撼不動的東嶽泰山，而且個個不怕死，甚至好像不知道什麼叫死，令南宮雪覺得她所面對的不是人！

不是人，那是什麼？

魔鬼，當然也是魔鬼，不怕死的魔鬼！

南宮雪已看不見野和尚，也聽不到野和尚的喝叫聲；看到的只是如痲如蟻的敵人，聽到的也只是敵人醜陋而可憎的嘶喊聲。

野和尚呢？

他是否還活著？是否已殺出血路逃出去了？還是早已被敵人碎屍萬段了？

南宮雪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若不設法逃出重圍，肯定過不了多久便會被敵人剁成肉醬！

肉醬，她喜歡吃肉醬，但絕不喜歡變成肉醬，那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她必須逃！

此時此刻，再不逃無疑是十足的呆子！野和尚或許已經逃了，或許已經死了，自己强行留下，只是無謂的犧牲吧了！其實，就算野和尚還在和敵人廝殺，自己也已無力救他，硬撐下去，徒然成了枉死鬼吧了！

但是，如何逃呢？

敵人多得像座山，殺也殺不完，想越一步雷池都難得很，想逃談何容易？

路是人走出來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南宮雪本就是個鬼靈精，她很快想到了一個突圍的方法——

南宮雪腰身一擰，驚險的閃過一支從背後而來的刀鋒之後，立刻掄劍急刺，一劍穿過了撲面而來的敵人的腦袋，再一拳把右側的敵人打得彎下腰去，然後再廻身一腿，把背後偸襲那名敵人踢得直飛而去，猛然撞斷了一根樹幹，反彈墜地，鮮血直吐，四肢猛烈抽搐了幾下便已寂然不動，氣絕身死！這當中，南宮雪陡然嬌喝一聲，嬌小而美麗的身子忽像蝴蝶般的在空中旋轉起來，手中短劍更是像風車般的舞動起來！

但只見，她四週比手臂還粗的不知名樹木紛紛折裂而斷，霹靂叭啦的急倒而下！

樹木一倒，自然阻礙了敵人像海潮般的攻勢，敵人紛紛向後閃退，以防被大樹壓擠而死……

南宮雪把握住了這千載難逢的絕好良機，猛一提體內純眞之氣，嬌小之身軀驀然像白鶴衝天般的急衝而起！

當她那雙美麗的繡花鞋超過樹枝的高度時，她那急飛的身形突然像滾球般的打橫而去！

這，正是中原武術最上乘、而又最難學的「斜風細雨十八翻」！

那些天竺來的大內高手全都呆住了。

也許他們天竺並沒有這門武功，他們竟呆呆的眼看著南宮雪那美艷的嬌軀挨著樹梢平飛而去，不過眨眼已不見南宮雪的身影！

南宮雪終於突圍成功。

* * *

斜風細雨十八翻，南宮雪平時絕不輕易使用，只有在面臨生死關頭之際，她才會悍然使出。

只因爲，這招「斜風細雨十八翻」需要消耗極多的內功眞氣，萬一在使出這招之後，進攻殺不了敵人，退走甩不脫敵人的話，那就非常不妙了！

——內功眞氣消耗過多，自然不是一時半刻可以復元的，那時候只怕要任人宰割了。

現在，南宮雪總算很夠運甩脫如海如潮的敵人。但，她雖脫離了「人海」，却依然困在「樹海」裡。

畢竟，一招「斜風細雨十八翻」無論如何是衝不出這座「處女森林」的。

——她此刻正靠著一棵樹幹直喘氣。

「野猪林之戰」，柳花花靠一只小葫蘆酒挽救了南宮雪差點虛脫而死的噩運；自此之後，南宮雪也學了乖，身上也帶著這種「緊急救難酒」。

南宮雪雖不喜歡喝酒，但酒暈極好，一口氣便把那些酒喝光。

辛辣而芬芳的酒液穿過南宮雪乾渴的喉嚨時，她忍不住長長吐了一口氣。

她立刻覺得虛脫欲死的身子有如魚得水一樣，又有了蓬勃的生氣！

不過，若要完全恢復體力，總得休息一陣子才行，因此她便盤地而坐，運氣調息，體內眞氣竄走週身三十六大穴、一百零八小穴……

須臾，她已入忘我之境……

通常，打坐運氣都是在極安全的境況下才使用的，因爲一旦進入「忘我」之境，便對週遭事物懵然不知，換句話說，若有敵人來襲，準死無疑！

現在，遠處竟有沙沙的脚步聲傳來……

南宮雪當然沒有察覺。

她在這個時候打坐調息是否太冒險了呢？

——她已無選擇的機會，她若不趕快恢復內功，敵人若來，準是有死無生！

最主要的，她認爲敵人絕不可能這麼快找到她，而且她認爲敵人最主要是殺野和尚，自己不過是「附帶」的，只要自己一旦逃走，敵人不可能窮追不捨。

她這個想法對不對？

理論上是對的。

事實上呢？對不對？

——理論與事實往往會有出入的。

南宮雪料得不錯，那些天竺殺手並沒有追來，來的淸一色是十足漢人。

但有一點南宮雪料錯了——那些漢人正是要來殺她的！

* * *

南宮雪甫一睜開眼，便見一抹絕冷的刀光像驚虹閃電般的劈來！

她大驚失色！

圓睜的眸子湧上了驚悸的絕望，無論如何她已逃不過那一刀！

這一刀，好熟悉，她好似在那裡見過……對了，是「上山下海」中「上山」那一刀。

刁大山的刀！

他的刀專取人腦袋！

南宮雪發現得太遲了。

她只好閉目等死……

然而就在她絕望的閉下眼睫之時，一抹冷厲的劍光忽然那麼不可思議的斜刺裡急竄而出！

「叮！」一聲淸脆的兵器撞擊聲衝破了這寂靜而可怕的黑夜。

——那冷厲的劍光正好擋住那絕冷的刀光！

南宮雪再一次死裡逃生。

她機警而敏捷的翻了一個觔斗，豐滿的嬌軀斜掠而起，直滑出丈外去！

這當中，她已一劍在手。

——她拔劍的速度越來越快了。

她並沒有進攻。

因爲敵人顯然是因爲有人突然出現救駕，而本能的呆楞住了。

南宮雪利用這個機會先審視一下敵人，然後再看是誰救了她。

——她已懂得先瞭解敵情的重要性。

她很吃驚。

——來襲的敵人果然不是天竺殺手，竟是日間的刁氏兄弟，而救她之人竟又是「慈悲劍客」夏無情！

原班人馬又會合了。

不，南宮雪這邊少了個秋老虎，而刁氏兄弟那邊却至少多了有一、二十個的兇狠殺手！

「夏無情！」刁大山一刀落空，眼見就要殺死南宮雪，却偏偏煮熟的鴨子被飛了，氣得頭頂生烟，頭髮根根豎立：「你爲什麼三番兩次阻碍我們的好事？我們殺南宮雪關你什麼屁事？」

「的確是不關我的事，」夏無情仍然是那襲白衣勁裝，一雙星也似的眸子透著冷光：「我只是看不過眼，你們竟以三、四十名之多的大男人對付一個女人，我身爲男人，爲你們感到羞恥！」

「媽的，慈悲劍客！」刁大海滿臉怒容的跨前一步：「你本不是個愛管閒事之人，我奉勸你，江湖中人各有各法，你若想逞一時之快充英雄，我保証你日後會後悔莫及！」

這時，南宮雪水蛇腰兒微擰，躍到夏無情身側，冷冷掃了刁大海及刁大山一眼：「上山下海，我南宮雪與你們八竿子打不著任何關係，毫無瓜葛，你們爲何三番幾次要殺我？」

刁大海只是目光冷冷的瞥了她一眼，並不答她話，却瞪著夏無情嗤聲道：「夏無情，誰都知道你在江湖上從無朋友、也從無敵人，你若一意孤行，硬要插手來管此事，不就明顯與我上山下海樹敵了麼？」

夏無情那張頗爲瀟洒俊俏的臉孔浮起了一絲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我在江湖上的確從不樹立任何敵人，人如果有了敵人似乎是件不太好過的事，必需隨時防備著敵人對你咬一口……」

「既然你知道這個道理，爲何還要多管閒事？」刁大山冷冷的截斷他的話語：「夏無情，到現在爲止，你並未傷我任何人，如果你現在撒手不管這趟渾水，我保証咱們的恩怨一筆勾銷！」

「其實，」夏無情慢條斯理的撇了撇唇角：「若想把恩怨一筆勾銷的方法很多，不只是如你所說的，不是嗎？」

刁氏兄弟怒視而立。

他們聽不懂夏無情的話意。

夏無情緩緩的說了：「其中最有效而又最實用的方法便是：消滅你的敵人！」

消滅你的敵人，那麼你就永無敵人了。

南宮雪同意這個說法，非常同意。

因此就在夏無情話聲一落，她已如猛獅般的猝然撲身而出！

南宮雪撲身的那一刹那間，夏無情那削瘦而修長的身子已如離弦之箭激飛而出！

——以少敵多已是居於劣勢，只有主動出擊才能扳回劣勢。

夏無情是老江湖，南宮雪也已身經百戰，這個道理他們當然懂；不但懂，而且做得非常之好。

——南宮雪撲向刁大海，夏無情則衝向刁大山。

誰都知道刁氏兄弟的聯手利如刀山、沉如大海，任何人碰上他們都會頭大如斗，難以應付。

南宮雪在日間已嚐足了苦頭，當然不會再給他們任何聯手發動攻擊的機會！

一出手，她就是又毒又猛的「你死我亡」！

你死我亡，顧名思義，你就會知道這一招有多可怕、有多厲害了！

——此招一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這種招式完全是拚命三郎的打法，只

攻不守，全力的攻，猛烈的攻！

有人說，最好的防守便是攻擊！

這句話是否正確？

對南宮雪來說，無疑再正確也不過了。

因爲，就在那一刹間，她手中那柄閃著冷光寒芒的劍鋒已準準的刺進了刁大海的眉心！

劍鋒從刁大海的後腦穿出來的時候，它早已變成了紅色，血紅！

南宮雪沒有抽回劍身。

她順勢將劍鋒往下一帶，但只見刁大海那張本是頗爲福泰的臉孔，立刻從眉間到下巴被切成兩半！

血、腦漿、如鬼的嗥聲，在林中廻蕩，在你耳中激盪、在你瞳孔跳動、在你胃裡翻滾！

「哥哥！」

刁大山目眥欲裂，眼球佈滿了血絲，幾乎就要跳出眼眶，他咬牙切齒的叫了一聲。

只叫一聲。

再也沒有第二聲。

他永遠也無法再叫第二聲。

——因爲，就在他叫完一聲「哥哥」之後，夏無情那柄鋒利的劍鋒已像一道閃電般掠過了他高突的喉結！然後一小撮血像雪花般噴了開來……

刁大山並沒有任何痛苦的感覺。

他只覺得頸間倏然一陣涼快，彷彿一抹清涼沁人的春風急速掠過。

然後，他便覺得世界一片黑暗，什麼感覺也沒有了……

不，他還是有一種感覺：

——原來，慈悲劍客殺人竟也如此「慈悲」，他那一劍，拿捏得恰到好處，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正好割破你的喉嚨，讓你「剛剛好」走上死亡之路。而且，還讓你流最少血，受到最少痛苦死去。

好一個「慈悲劍客」。

——刁大海臨死那一刹，心不甘情不願的瞪了夏無情一眼之時，竟發覺他居然一臉「慈悲相」。

然而，在那些驚愣兀立的殺手眼中，夏無情一點也不慈悲，簡直就是世上最兇狠、最可怕的「殘酷劍客」！特別是那個南宮雪，一臉比冰還冷的煞氣，讓你看了忍不住在背脊上竄起了一股寒意，嗯，那模樣兒，簡直就是「女閻羅」哪！

世上最兇惡但却又是最美麗的「女閻羅」。

現在，南宮雪，那個可怕的女閻羅，並未因刁氏兄弟之死而停下她那猛烈而詭譎的攻勢。

——她已嬌悍的撲向那些仍驚呆楞立的敵人。

手起刀落，血雨如花，嚎聲如狼。

不過眨眼，南宮雪已似切瓜斬菜的斬倒了一大片敵人！

那些本是滿臉煞氣的兇悍敵人，一見刁氏兄弟竟雙雙被斬死，嚇得魂飛魄散，七魂去了六魄；再一見南宮雪殺人像喝冷粥，早已嚇破了胆，一時間驚聲四起，人影竄散，像鳥獸散般的四散而逃了！

南宮雪料不到敵人會這麼快潰不成軍，當下本能的愣了一愣，待起脚想追時，敵人早已跑得精光，連個鬼影子也不見！

不過，南宮雪還是撲身追了去，她想抓一個活口來問問，究竟這班人爲何要追殺自己？

「算了吧，窮寇莫追！」夏無情倏然開聲阻止南宮雪追去。

「我想抓一個人來問問，到底爲什麼要殺我？」南宮雪停下身子，回過頭說。

「沒用的，」夏無情長劍歸鞘，走上前來說：「那些人只不過是小嘍囉、小角色，問也是白問的……再說，密林險惡，提防有詐，若中伏就不妙了。」

南宮雪點點頭，她同意他的說法。

「夏無情，你又救了我一次。」南宮雪感激的望了望他：「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你下午幫我送小虎仔回來，不是就走了麼？」

夏無情朝她洒脫一笑：「我本來是走了，但一見靜心湖景色如畫，我已好久沒來這裡，於是便在四處走走，飽覽湖光秋色，不想這一瀏連已近黃昏，我才發覺我肚子餓得咕咕叫……」

「於是你便又到醉仙樓來想敲我一頓？」南宮雪笑咪咪的接口說。

「是呀，」夏無情也笑咪咪的，他笑起來的時候還眞有幾分男人魅力：「妳用掉了我那麼多『大漠小還丹』，我說過妳要賠我幾頓飯的……」

「只可惜飯沒吃成，酒樓的人告訴你我遭到了敵人的追殺，於是你便依著他們說的方向跑來救我了？」南宮雪劍鋒上的血已滴乾，緩緩的插腰歸鞘。

夏無情雖口中在說著話，一雙星眸却機警的溜目四望，顯然在戒備著敵人可能的猝然襲擊：「不知道是我能幹，還是你運氣好，想不到我竟能再次救了妳……眞是謝謝妳。」

「爲什麼謝我？」南宮雪怔住。

夏無情一本正經：「若不是妳，我怎有機會一天之內表演了兩次英雄救美呀。」

南宮雪忽然望著他歎了一口氣。

「妳爲何歎氣？」

「你眞的是慈悲劍客夏無情？」

「我不像？」

「依我看，」南宮雪抿咀而笑：「你應該被稱爲無情劍客夏慈悲才對。」

夏無情大笑。

「聽酒樓的人說，」夏無情四下望了望：「妳是和一個野和尚同被人追殺的，那個和尚呢？」

「我不知道，」南宮雪輕嘆一聲：「我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不知他是生是死……」

一頓，她凝目說：「你既然來了，乾脆好人做到底，咱們去找他好不？」

「酒樓的人說他不但人長得兇惡，而且還喝酒吃肉，可是眞的？」

「他是天竺來的高僧。」

「天竺來的？」夏無情頗感意外：「他和妳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也沒有。」

南宮雪簡單扼要的把野和尚的情況告訴他，之後又問：「雖然他非我中土人，八竿子打不著任何關係，不過我覺得他人蠻可愛趣怪的，你幫我助他一臂之力，好

不好？」

「不好。」夏無情搖搖頭。

南宮雪料不到他會拒絕，不免呆了一呆，不知該說什麼……

「如果妳堅持要去救他，」夏無情含笑道：「那妳這個女閻羅豈不成了女菩薩？」

南宮雪瞪了他一眼，忽又歎氣搖頭……

「又怎麼了？」

南宮雪苦笑著喃喃自語：「爲什麼那個死花花的朋友個個和他一樣怪？」

「龍交龍、鳳交鳳、烏龜交王八蛋嘛。」

服毒自盡　徹底解決

南宮雪回到醉仙樓洗了一個舒適的熱水澡，換上一襲乾淨而美麗的衣服之時，一彎像切片西瓜的月夜兒已高掛空中。

她靜靜的倚著樓台欄杆，睇目眺視著遠處波平如鏡的靜心湖……

靜心湖還是那麼靜、那麼美，靜如處子、美如仙女，彷彿就不會發生過那殘忍而血腥的殺戮。

她和夏無情並沒有找到野和尚。

樹林裏除了一具具猙獰可怖的死屍之外，一個活人也沒有，天竺來的大內殺手與野和尚不見了。

野和尚究竟是逃走了？還是被生擒活捉了？或是被剁成肉醬了？

南宮雪不知道。

她回到酒樓之後，先看看秋老虎的傷勢，發現他呼吸均勻，睡得很熟，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

之後她便和夏無情吃了一頓「遲來的晚餐」。

夏無情眞的是「敲」她，專點了一些酒樓裏最貴的酒和菜，吃完之後，還要了一間價錢最高的上等房。

他說天晚了，也累了，無論如何要在這裏住一宵，並且聲明房錢由南宮雪付。

——他似乎「敲定」南宮雪。

南宮雪知道他不是。

他其實是担心敵人會捲土再來，他的用意是留下來助南宮雪一臂之力。

南宮雪自然很感激他。

她也知道他之所以如此落力幫她，完全是因爲柳花花的關係。

爲什麼柳花花能交到這麼多「怪而好」的朋友？

想到柳花花，南宮雪不禁一肚子氣了。

——他居然到現在沒有來看她。

她隨即有了一股濃濃的疑惑：他會不會發生了什麼事？

南宮雪幾乎忍不住想趕到獨孤美的竹居小軒問個究竟，但她却忍了下來。

——她不想見到獨孤美。

她覺得自己不如她美。

她也不想看到柳花花與她那副卿卿我我的樣子。

她承認自己不是個「大量」的女人。

長長吐了一口氣，南宮雪強制自己不去想那個死花花。

不想他，想誰？

她很自然的又去想那個「高僧」。

他是否還活著？如果還活著會不會再來看她？

驀然，一條人影急射而來！

南宮雪立刻凝神戒備！

這麼夜了，誰還會來？

她第一個想到的是柳花花，第二個想到的是野和尚，第三個想到的是敵人！

結果，都不是。

＊　＊　＊

那人站在酒樓門口叫門的時候，藉著淡淡的月光，南宮雪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那是一個不認識的年輕人。

夜客投宿是常有的事，在平時南宮雪是絕不會理他的，但今天情況不同，一連遭到了幾次莫名其妙的狙殺，因此南宮雪顯得格外小心而謹愼了，她不等伙計起身應門，人已自樓台上飄身而下！

那名年輕人似乎警戒心很重，一聞身後有衣袂破空聲立刻機警轉身喝問：「誰？」

南宮雪尚未出聲，那人忽又驚喜道：「姑娘，妳是南宮雪？」

在八太子崖與銀刀對決那一戰，不僅令到南宮雪身價暴漲，而且也使到很多人認識南宮雪，但南宮雪却不認識他們。

因此南宮雪對那個陌生人竟認得自己並不感到很驚奇，她只是冷漠的問了一聲：「你是誰？」

「我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百醉書生？」南宮雪語音驚詫。

她想不到野和尚的「酒友」百醉書生竟會登門找她，而且又是在這種時候，因此她很自然的脫口問：「野和尚是否跑到你那裏去了？他怎麼樣了？」

賀萬杯一楞：「什麼野和尚？」

「就是那個傳授你神油秘方的天竺高僧呀，」南宮雪唯恐他聽不懂，又補了一句：「也就是你當年的酒友呀。」

「什麼！他來了？」賀萬杯大吃一驚：「他幾時來的？人呢？」

南宮雪有點氣餒，聽這口氣，賀萬杯根本還不知道這件事，於是凝眸問：「你來幹什麼？」

「專程來找妳的。」

南宮雪更加疑惑了。

＊　＊　＊

伙計並沒有應門。也許他們經過了奇特而可怕的一天，大家都累壞了，而且心裏有點毛毛的，因而聽不到叫門聲，要不就是不敢起來隨便應門。

於是她與賀萬杯朝湖濱走去。

——無論如何她絕不可能隨便讓一個陌生男人到她房裏去，特別是在如此夜深之時。

「你找我什麼事？」南宮雪一邊走，一邊打量著賀萬杯，她發現他外型溫文儒雅，看上去的確是有幾分書生氣息，可是却看不出有「酒鬼」的味道。

「妳說『忘佛高僧』已到了中原來？」賀萬杯却答非所問。

「忘佛高僧？」南宮雪轉動著黑如點漆的眸子：「誰是忘佛高僧？」

「就是那個天竺來的高僧呀。」

「哦，那個野和尚呀，」南宮雪想不到野和尚居然有如此怪趣的法號，心中頗感好笑，「他呀……還是先說你吧，你什麼

事找我？」

南宮雪見他並不是為了野和尚來找自己，心中急欲知道對方的來意。

事有本末先後，賀萬杯便將自己的來意告訴南宮雪：「今兒一早，我碰到一樁痲煩事……」

賀萬杯一五一十的將早上所發生的事細說給南宮雪聽。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南宮雪聽完之後，頗感詫異的望住他：「但是，這件事好像跟我沒有任何關係，有嗎？你為何要說給我聽呢？」

「我知道這件事和妳無關係，」賀萬杯緩緩道：「本來，這宗事情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但只因涉及『天竺神油』，事情的本質便不是這麼單純了，妳一定也知道天竺神油是當今天下最可怕的毒葯，如果落入別有居心的野心份子手裏，對整個江湖來說，勢必會引起腥風血雨……」

「這一點我瞭解，」南宮雪點點頭：「我也知道為了防止神油外流，五大門派以及當今武林實力最雄厚的飛鷹與冷星兩堡已聯合聲明，除了你賀萬杯之外，任何人都不准擁有神油秘方，以保江湖安寧……」

一頓，接著說：「既然現在你遭到了『終南之虎』鐵不歸之要脅勒索，那麼你便應找他們去，他們一定會也一定能搞好這件事，不是嗎？」

「是的，但是……」賀萬杯露出了一個苦笑：「我到飛鷹堡去時，却發現他們——五大掌門人、兩堡堡主、以及花花大少都不在了……」

一提到柳花花，南宮雪便忍不住插口問：「他們去了那裏？」

「不知道，」賀萬杯搖了搖頭：「飛鷹堡總管春明望告訴我說，司馬堡主偕同他們於昨日去參加一個極重要的宴會……」

「什麼宴會？」南宮雪這時才明白柳花花為何遲遲沒來的原因了。

「春明望也不知道，」賀萬杯說：「司馬如虹並沒有告訴他，他只知道昨日有一部華麗的馬車來接他，司馬如虹只交待說也許三五天之後才能回來，其餘一概不知……」

「這是什麼宴會，如此神秘？」南宮雪想了一下，說：「他們不在，你不會將這件事告訴春明望嗎？」

「不行，」賀萬杯却說：「我絕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他……」

「為什麼？」南宮雪大感不解：「你如果把這件事告訴春明望，他身為大總管，自然他會替你解決此事，他也一定會連絡五大門派以及冷星堡共商此事，他們早有這項默契，不是嗎？」

「但是，」賀萬杯苦笑道：「如此一來，我的知交好友華三元還有命活嗎？」

南宮雪啞口無言。

她很快想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不錯，敵人既敢明目張胆前來，就是算準你不敢聲張此事，否則華三元第一個便要報銷；可是，假設你『大義滅友』，以天下蒼生為重，犧牲華三元的話，那敵人計劃不但落空，而且也暴露了身份，對敵人來說，豈非不利得很？至少那個『終南之虎』鐵不歸絕逃不過他們的緝捕，不是麼？」

「是的，就這一點來說，我覺得這件事充滿了疑竇，」賀萬杯低沉說：「首先，敵人為何知道我和華三元的關係？華三元雖在江湖上有『小華佗』之稱，但他只是一個名大夫，認真來說，他不能算是江湖人物，而我和他的關係也極少人知道，敵人居然懂得利用他來要脅我，令我大惑不解……」

「其次，」賀萬杯接著說：「他們既已抓住了華三元，為何不直接要脅我交出神油秘方，非要等到明日午夜？為什麼？他們的用意在那裏？」

南宮雪陷入沉思。

她的確感到這件事疑竇叢生。

南宮雪一時間自然想不通，她問了另一個問題：「你既然不要他們幫忙，那為何又去飛鷹堡找司馬如虹？」

「我不是找他，我其實是去找柳花花，」賀萬杯說：「誰都知道他是個古靈精怪的人，鬼過狡狐，我想他或許能搞好這件事……」

「只可惜你不知道他住在那裏，所以你便到飛鷹堡找他是不？」

「遺憾的是他竟不在，」賀萬杯歎了一口氣，徐徐說：「於是我便只好來找妳。」

「為什麼要找我？」南宮雪淡淡望住他：「我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你以為我會幫你處理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幫我，我實在也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而來的，」賀萬杯微微一笑：「大家都知道妳南宮雪和柳花花是很好的……朋友，『大亞悲事件』妳就是為了他的朋友屈無忌才去的，而我也是他的朋友，因此我認為妳或許肯幫我也說不定。」

一頓，他定定望住她：「我已將我的來意說清楚，妳肯幫我嗎？」

「既然你抬出了柳花花，我能拒絕嗎？」南宮雪苦笑：「但是憑我一己之力，你認為我南宮雪能幫你什麼？」

「兵在於精而不在於多，」賀萬杯緩緩道：「明夜，妳陪我同去赴敵人之約時，如果能夠順利的救出華三元，那當然是最好，如果不能……」

「怎樣？」南宮雪問。

賀萬杯忽然仰視著當空的弦月，過了半晌才沉聲道：「幫我殺了華三元！」

「什麼？」南宮雪以為自己聽錯了：「你……你說什麼？」

賀萬杯一字一句道：「如果到時救不了華三元，那麼就請妳一劍殺了他！」

「為什麼？」南宮雪那雙美麗的眸子睜得比天上的星星還大。

「如果救不了他，自然就應該殺了他。」賀萬杯語音堅決，但却十分低沉：「否則，我只怕會屈服敵人的要求，把秘方交出。」

南宮雪說不出話來。

賀萬杯望住她：「妳總不希望我把神油秘方交給敵人吧？」

「當然不希望。」南宮雪苦澀道：「但是，殺了華三元豈非太殘忍？」

賀萬杯仍然仰視著天際，語音頗淡：「這樣做的確是殘忍了一點，但是除此之外，妳有更好的辦法嗎？」

南宮雪沉默。

她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

夜風拂面，有幾絲冷意，南宮雪望住賀萬杯的側影，頗感疑惑問：「既然你要殺他，為何又要救他？豈非矛盾得很？」

「不矛盾。」賀萬杯站著不動，夜風掀起的綸巾，斯文裡透著幾分冷漠：「我並不是要妳專程去殺他，我是說我們的圖救行動萬一失敗時，為了免於被敵人蹂躪挾持，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那，」南宮雪冷冷問道：「為何你不自己下手殺他？」

賀萬杯忽然痛苦的低下頭，眼角浮起一層淡淡的薄光：「我，下不了手……」

南宮雪沉默。

過了半晌，她輕歎了一口氣：「我跟他無冤無仇，你以為我下得了手殺他？」

「是的。」

「你這麼肯定？」

「記得，」賀萬杯長吸了一口氣，顯然在努力的抑制著眼淚不讓他掉下來：「在『杏子事件』中，妳勇敢而絕決的結束了杏子的生命，妳是個很有勇氣的女人，我相信妳一樣有勇氣殺華三元的。」

南宮雪默然。

她靜靜凝視著熟睡中的靜心湖。那裡有杏子的靈魂。

杏子，一個被時代禮教犧牲的可憐女人。

南宮雪想到了她對她揮劍的那一剎那，杏子含笑走完了她的人生……

的確，那時候南宮雪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氣下手的，但也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那種痛苦，至全仍縈繞在她心頭，每當午夜夢醒時，她一想起便會落淚！

現在，她美麗的眼眶已逐漸模糊……

「杏子，」南宮雪忽然喃喃自語：「如果時光能倒流，我絕不肯拔劍的……」

賀萬杯凝注著她，低啞道：「妳不肯答應幫我？」

「我答應，」南宮雪忽然轉身冷冷瞪視著他：「但我只答應你救人，決不答應替你殺華三元！要殺你自己殺！」

賀萬杯忽然掩住臉痛苦道：「妳知道他是我生平最重要好的朋友，我下不了手啊……」

南宮雪面無表情：「對不起，我南宮雪雖會殺人，但却也不是劊子手，這個忙恕我不能幫！」

南宮雪很自然又想起了銀刀。

銀刀，南宮雪也是非常痛苦的殺了他呀！

無論如何，她絕不願再殺不想殺的人！

她不介意人家稱呼她「女閻羅」，但絕不願被人認為是個無情的「女劊子手」！

她堅決而冷漠對賀萬杯說：「下不下得了手，那是你的事，與我南宮雪無關，我可事先講明，要我去幫你，一句話，沒問題！但我絕不會殺華三元……」

「妳不殺，我殺！」忽然一陣聲音緩緩傳來，打斷了南宮雪的話頭。

南宮雪與賀萬杯循聲望去。

——「慈悲劍客」夏無情正踩著淡淡的月光朝他們走來。

＊　＊　＊

「慈悲劍客？」賀萬杯顯得相當驚訝：「你怎會在這裡？」

夏無情朝南宮雪微微一笑，然後朝賀萬杯淡淡道：「我是來做客的，正睡沒多久，忽聽有腳步聲，又聽到你們的講話聲，我這個人睡覺最怕人吵，於是便出來看看了……」

「我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南宮雪嬌嗔一笑：「原來你也是個喜歡偷聽人家講話的人。」

「沒辦法，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夏無情瀟洒的聳了聳肩。

「你要幫我殺華三元？」賀萬杯當然知道夏無情在江湖上是個非常奇特的人，不但劍術高，而且在江湖上從無朋友也無敵人，我行我素，想不到他竟然主動表示幫他的忙。

「是的。」夏無情點了下頭：「華三元是你的朋友，你自然下不了手殺他；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下得了手的。」

「但是。」賀萬杯深感疑惑：「我也不是你的朋友，你為何要幫我的忙呢？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你在江湖上沒有任何朋友，從不幫人忙的，不是嗎？」

「傳言總是傳言，特別是江湖傳言往往是不實在的，」夏無情淡淡一笑：「或許，我夏無情在江湖上是沒有什麼朋友，但這並不表示我永遠不交朋友啊！」

一頓，朝南宮雪咧咀怪異一笑：「更何況我今天發現，人有了朋友，特別是交上了有錢的朋友，閑來無事敲他一頓，打打牙祭，祭祭五臟廟，挺不錯的，因此我慢慢開始喜歡交朋友了，尤其是交上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百醉書生，嘿，不愁沒酒喝啦，可不是？」

南宮雪白了他一眼，抿咀忍笑。

賀萬杯喜形於色，立刻打揖到底：「多謝夏兄抬舉，小弟……」

「慢，慢！」夏無情忽皺眉截口道：「我忘了告訴你，我只交你半個朋友。」

「半個朋友？」賀萬杯傻眼。

「他的意思是說，」南宮雪雖只認識夏無情一天工夫，但似乎頗為瞭解他了：「他喜歡交你的『百醉』，不喜歡你的『書生』。」

一見賀萬杯仍一臉茫然，似乎一下子不能會意過來，於是南宮雪乾脆明說了：「他喜歡你豪放不羈的百醉，不喜文謅婆媽的書生。」

賀萬杯開懷朗笑：「慈悲劍客，劍慈悲、人無情，這句話好像也不確實了。」

「他這個人是慈悲了一點。」南宮雪淡淡道：「只不過是劍慈悲、人無賴吧了。」

夏無情瞪了瞪她。

賀萬杯撫掌大笑：「無情也好，無賴也吧，世間唯一能令人忘却憂愁的東西只有酒！」

他對南宮雪與夏無情大聲道：「走！咱們喝他一萬大杯酒去，俺作東！」

＊　＊　＊

鐵不歸在江湖上不算是個很活躍的人物，但是每個人幾乎都知道有他這個人物。

這大概是因為他年輕的時候曾在終南山一掌劈死了一頭兇猛大老虎，因而聲名大噪。

特別是他那一手「春風不留痕」鐵沙掌

，據說已練到十足火候，收發自如地步，與殺人不眨眼、名震江湖的「紅七刀」並稱「江湖二鐵掌」，令人津津樂道。

鐵不歸在江湖上素來獨行獨往，聲名或許比「紅七刀」要弱些，但卻要好些，大致來說，他給人的印象不是「壞人」。

現在，他臉上的氣色卻相當壞。

不僅如此，看他寬廣的額角上與挺直的鼻尖上竟隱現汗珠，似乎，他還相當緊張。

他垂手肅立，恭謹的面對著一臉凜然的關帝神像。

這是一座相當老舊的關帝廟，加諸座地偏遠，平日香火並不太旺盛，特別現在是三更半夜的時候，當然更不可能有人來上香了。

偌大的關帝廟裡只有鐵不歸一人。

他來上香的嗎？

不是，他手上並沒有香。

那他來幹什麼？

驀然，那高坐在神案上的關帝雕像竟然開口說話了：「鐵不歸，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任何神佛雕像當然不可能說話，關帝雕像也不例外，顯然是有人隱身在神像之後說話。

那人是誰？他為什麼要如此鬼祟而神秘？

「啟稟聖座，」鐵不歸此刻看來竟然全無「終南之虎」的磅礡氣勢，他顯得誠惶誠恐的回道：「『上山下海』刁氏兄弟已力戰身死。」

「南宮雪竟如此厲害？」那人的聲音極為肅穆低沉，雖聽得出是男人的聲音，但卻聽不出他的大概歲數，不過卻有一股懾人的威嚴。

「據生還的弟兄說，在緊要關頭『慈悲劍客』又出現了。」鐵不歸垂目回答：「是他殺死了刁大山，南宮雪則殺死了刁大海。」

「慈悲劍客？」那人語音頗為詫異：「他和南宮雪是什麼關係？他為什麼要插手？」

「屬下不知道，」鐵不歸小心的回答著：「不過據屬下判斷，慈悲劍客在江湖上是從不交友樹敵的，他之所以一再幫南宮雪，也許……」

「也許什麼？」

「也許他愛上了南宮雪。」

那人沉默了下來。

但他稍頓又問：「百醉書生呢？他是否去找南宮雪了？」

「是的，」鐵不歸壓低著嗓子說：「據弟兄回報說，在不久之前，百醉書生已到靜心湖去找南宮雪，他們現在正在醉仙樓開懷暢飲。」

「還有那個慈悲劍客也在一起？」

「是的。」

那人又沉默了下來。

這回他緘默相當久。

鐵不歸也肅立靜默著。

微冷的秋風瑟瑟的响著，淒清的月光怯怯的爬過了石階，無力的照耀著殿堂一角……

半晌，神像之後那人又開口了：「現在，你認為應該怎麼辦？」

鐵不歸囁了囁咀：「刁氏兄弟一死，而百醉書生又有南宮雪與慈悲劍客幫手，我消敵長，只怕明夜之約我們無法照計劃順利制服百醉書生……依屬下之見，不如變更計劃，現在就開始行動……」

「不行，」那人忽冷冷叱斷鐵不歸的話語：「我們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要神油秘方，這一點你們始終沒有搞清楚，因而才會草率對南宮雪發動襲擊，致使損失了刁氏兄弟，我眞的不知道你們是如何辦事的？」

鐵不歸立刻鴉雀無聲。

「其實一個南宮雪也沒什麼了不起，畢竟她也只能暗中隨百醉書生前來赴約，而華三元在我們手裡，無論如何他們是有所顧忌的，這一點我已一再跟你們强調，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裡，大可不必理會他去找……」那人語氣充滿著不悅：「現在好啦，刁氏兄弟自作聰明去狙殺南宮雪，卻反使自己命喪黃泉，眞是不值，所幸並未引起南宮雪的懷疑，否則那才是小不忍亂大謀……」

一頓，又冷冷的說：「現在，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擅自行動，計劃照常進行！」

「是。」

那人又說：「明日我自會另派人手給你。」

「是。」

＊　＊　＊

三更半夜，醉仙樓居然還有人喝酒。

那當然是南宮雪、夏無情與賀萬杯。

南宮雪酒量其實也很嚇人，但她卻不喜歡喝，好像長這麼大人只有在與銀刀對決的前夕，那時她生死兩茫茫，心境極端複雜，開懷與柳花花暢飲，結果柳花花不敵而醉，自此之後她便不曾如此豪飲過。

現在，她也是淺斟慢飲著。

夏無情看不出她的酒量，他喝得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到了一個程度便不喝了；若以喝酒看一個人的個性，他應該是個相當懂得自制的人。

賀萬杯當然不同了。

他喝酒像喝茶，酒量通天，看得南宮雪與夏無情目瞪口呆，咋舌不已。

席間，南宮雪把野和尚遇襲之事說給了賀萬杯聽。

百醉書生那顆本就已非常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想不到，短短時間內，他的知交好友落入敵人手中，而傳授他神油秘方的異國酒友又生死未卜，那種感受令他幾乎要承受不住！

因此酒席結束之時，他並未上樓就寢安息，反抱著一罎勁道極强的「透瓶香」，獨自來到了波光如鱗、水色如銀的靜心湖畔……

他孤獨的坐在湖濱。

不，他並不孤獨。

——忽有一人影正朝他緩緩走來。

「是妳，南宮雪？」賀萬杯看清來人竟是南宮雪，頗為詫異：「妳沒睡？」

「有幾個問題弄得我睡不著，」南宮雪朝他微微一笑，在他對面的一座砂堆上坐下。

賀萬杯也席地而坐：「什麼問題？」

「問題很多，」南宮雪語音頗沉：「一時間我也不知從那裡說起……」

她頓了一頓，凝聲接道：「先從野和尚……哦，不，是『忘佛高僧』，你覺得他的被追殺是否透著蹊蹺古怪？」

「什麼古怪？」

「據他說，是天竺的第六太子因他欺騙神油秘方損毀，因而一怒想置他於死地，」南宮雪說：「但有一點我想不通的是，六太子如果殺死了忘佛高僧，那麼他豈非也得不到神油秘方？」

「是呀。」賀萬杯點點頭，但隨即說：「或許六太子已知道忘佛高僧絕不會交出秘方，因此索性殺了他洩憤……」

「這種可能自然是有，」南宮雪却持不同看法：「但比較合理的情形，六太子應該設法先抓住忘佛和尚，予以嚴刑拷打，逼他交出秘方，你不認為是？」

「如果我是六太子，我想我會這麼做的。」

「但是看這情形，六太子完全是一副趕盡殺絕的模樣，你不覺得奇怪？」

賀萬杯低首沉思。

「最重要的是，」南宮雪又說：「在這個時候居然有人向你勒索秘方，是不是巧合了一點？」

「妳的意思……？」「我有一個直覺，」南宮雪那雙烏黑的眸子閃着機靈智慧的光芒：「『終南之虎』鐵不歸之所以胆敢暴露身份，顯然是想轉移我們對幕後指使人的注意……」

「不錯，背後必有不欲為人所知的幕後人策劃這件陰謀，鐵不歸不過是一個幌子。」

賀萬杯沉思著，忽然睜眼道：「妳的意思，那幕後人是天竺六太子？」

「當然不可能十分肯定是他，不過極有可能和他有關連，」南宮雪說：「顯然六太子有把握從別處得到神油秘方，因此才會肆無忌憚的想置忘佛和尚於死地，你說是不是？」

「妳這個推斷極為合理。」賀萬杯星眸裡露出歎服之色。

「還有，」南宮雪接著說：「照常理判斷，敵人理該直接要脅你即時交出秘方，不該讓你將近有兩天的工夫去考慮，因為誰都知道『天竺神油』已被視為江湖上的禁葯，五大門派與兩大堡已聯合聲明任何人都不准染指竊佔，否則必遭他們的剿滅聲討，而敵人竟很大方的給你時間去求救，但巧的是，偏偏在這個時候五大門派掌門人與兩堡堡主，還有那個花花大少竟連袂去參加一個神秘宴會，以致你求救無門……世上竟有這麼巧的事？」

南宮雪望著銀光閃閃的湖心，腦中思維急速轉著：「從這一點來看，敵人似乎是早已知道這種情形，因此才會如此大膽的給你時間考慮，目的是使你在求救無門時，心生恐懼而向敵人屈服，不得不交出秘方……」

賀萬杯睜大著眼，吞了一口口水問：「妳是說，那個神秘宴會的主人有問題？」

「這當然只是一個假設，」南宮雪微笑著道：「要不然敵人為何不在別的時候行動，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行動？你能說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嗎？」

賀萬杯啞口無言。他無法說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種情形只有兩種解釋，」南宮雪說：「一是巧合，二是敵人用調虎離山計。」

「如果是後者，」賀萬杯道：「那敵人豈非可怕得很？」

「我還想到一個問題，」南宮雪說：「我今天之所以會遭到刁氏兄弟的襲擊，顯然也應該和這件事有關……」

「為什麼？」

南宮雪淡淡一笑：「你在別無他法之下，都會想到要來找我幫你一臂之力，難道敵人不會想到？」

「那好像說不通，」賀萬杯不以為然：「敵人如果想到，豈非也應該邀妳去參加那個神秘宴會才對？」

「我想，這應該是敵人的失算，」南宮雪說：「從刁氏兄弟嚴刑拷打秋老虎這點來看，顯然是因為我正巧到他們賭場去，他們誤以為你已與我聯絡上，懷疑我是去調查他們的，因而他們在情急之下才會殺我……」

「有可能，敵人本沒將妳預算在內，因而才沒邀請妳赴約，」賀萬杯低首沉思：「老實說，我自己也沒想到要找妳哪……而刁氏兄弟之所以要狙殺妳，這絕不會無緣無故的，想必他們也是敵人的狙擊手……」

一頓，他凝眸問：「如果妳的假設與推論正確的話，妳認為我們應該怎麼做？」

南宮雪苦笑：「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她忽又輕歎了一口氣：「如果那個花花大少在的話，也許他會想出一個好方法。」

「不，妳可以想出來的，」賀萬杯灼灼的注視著她：「我已經感覺出妳是個很有腦筋的女人，現在離明日午夜尚有一整天工夫，我對妳有信心……」

「希望如此。」南宮雪的苦笑更濃。

兩人沉默了下來。

「我還想起了一個問題，」南宮雪打破沉默：「『大亞悲事件』中，紅月幫用『天竺神油』與『大蔴草』煉製『核丹』，那個神油又是怎麼來的呢？」

「事件後我曾去看過，那不是眞的神油，不過是波斯與天竺的騙子訛詐表叔吧了。」

「天竺神油，唉，它眞是搞得江湖大亂哪，幸好它還能解大蔴毒癮，否則眞是沒有流傳的價值。」南宮雪搖搖頭：「眞難為你為了武林蒼生而不與敵人妥協，像你這麼正直的人，似乎已不多見了。」

「不，我其實不能算是個正直的人，」賀萬杯露出一個苦笑：「我不知道柳花花是否曾對妳說過一個不為武林中人所知的醜聞？」

「什麼醜聞？」南宮雪問：「柳花花雖和我無話不談，不過他也並非是個什麼都說的人。」

賀萬杯指的「醜聞」，就是把神油借給舊情人「烈女劍」梅姬企圖毒殺姬重生之事。

這件醜聞結果因利害關係而被壓了下來，江湖中人極少人知道這件事。

賀萬杯當然更不願意向任何人提起這件醜事，他苦笑道：「或許，有機會柳花花會說給妳聽也說不定……總之，我並不是妳想像的那麼正直。」

「不管怎樣，能承認自己不是正直之人，這種人好像也不多了。」南宮雪沒有再追問，她雖然脾氣不太好，不過尊重別人隱私的修養還是有的。

——她本身就不少隱私不欲人知曉。

——一直到今天，除了極少數人之外，絕少人知道她就是南宮世家的骨肉。

兩人沉默著。

月已偏西，風冷露水寒，夜，很深了。

兩人却沒有休息的意思，南宮雪靜靜凝視著波平如鏡的湖水，彷彿陷入了沉思的深淵……

賀萬杯則心情沉重，抱著酒甕，有一口沒一口的喝著，彷彿在借酒消愁……

不知坐了多久，南宮雪忽然喃喃自語：「奇怪，當今江湖有誰能夠一口氣邀請了五大派的掌門人與兩堡堡主，還有那個花花大少那八個大人物……」

「他們雖是大人物，但請得動他們的大有人在。」賀萬杯接口。

「問題不在此，」南宮雪又說：「從古以來，趨炎附勢是人類的天性之一，照正常情況來說，當今江湖不管是誰如能同時請到那八個大人物到臨，肯定是大事宣揚，引爲一大快事，甚至藉以提高自己的身份與增加自己的面子，至少絕不會如此無聲無息，而且還是臨時專程邀請的，這不僅神秘，明顯的說明了那個人必是大有來頭，總不可能是普通人物……那個人會是誰呢？」

賀萬杯沒有回答。

他不知道那個有力的神秘人是誰。

事實上即使他知道也無法回答。

因爲，他忽然看見湖濱遠處正有一條人影朝這裡急速跑來！

南宮雪自然也看到了。

兩人機警的躍身而起。

南宮雪似乎眼力比較好，她首先興奮的叫了起來：「是野和尚！」

「忘佛和尚！」賀萬杯抱著酒甕衝了上去。

＊　＊　＊

那人果然是忘佛和尚。

當他確定叫他之人是南宮雪與賀萬杯時，他那雙本是充滿著疲憊睏頓的大眼立即射出了強烈的喜悅之光，而且居然還泛起一層隱隱淚光！

「南宮雪，你果然沒死！」他咧著大嘴大聲對南宮雪說：「我就知道妳不是個短命鬼！」

南宮雪也頗爲激動：「我還以爲你是個短命鬼，早被敵人千刀萬斬了呢！」

忘佛和尚大笑。

笑聲中，他接過了賀萬杯的「透瓶香」，咕咕的一連灌了十幾大口，這才過癮似的長吁了一口氣，用力拍了一下賀萬杯的肩膊，大聲道：「小子，你怎麼也在這裡哪？」

賀萬杯沒有回答，他只是朝著忘佛和尚傻笑，他似乎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南宮雪走上前來，含笑道：「你這個野和尚怎麼又來了呢？」

「我來看看妳死了沒有呀，」忘佛和尚那副模樣真是一點出家人的味道也沒有：「媽的，那些殺千刀的敵人真是惡過老虎，野和尚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撿回了一條命……」

他神情激憤的接著說：「當時，我被打得頭都抬不起來，放眼盡是黑漆漆一片敵人，根本看不到妳的影子，叫妳也聽不到妳的應聲，我看妳八成是被佛祖請去西天喝喜酒去了，於是我只好自己逃生啦……哈，看來佛祖不喜歡妳，妳居然還活著，眞他媽的！」

南宮雪笑了起來：「看來佛祖也不喜歡你這個既殺人又喝酒吃肉的『高僧』，否則你怎還能站在這裡跟我說話？」

她說完又補了一句：「眞他媽的！」

「對！對！眞他媽的，眞他媽的！」世上居然有不唸阿彌陀佛，而猛喊「眞他媽的」的高僧。

不只是如此，那仍有大半罈的「透瓶香」就在他左一句他媽的，右一句他媽的，竟也他媽的被他喝了個精光啦！

「我去拿酒。」賀萬杯立刻說。

「去，去，小子快去拿，」忘佛和尚連忙說：「順便去拿隻大烤雞，在這麼美麗的湖濱夜色喝酒吃肉，只怕連佛祖看了都想下凡哪！」

「我這就去叫醒大廚師幫你弄！」賀萬杯飛也似的跑了去。

南宮雪搖搖頭，苦笑道：「世上如果每個和尚都像你野和尚，只怕沒有人肯再拜佛了。」

「誰說要拜佛的？」忘佛和尚居然如此說：「我可是從來不拜佛的。」

「什麼？」南宮雪嚇了一跳：「你既不拜佛，那還出什麼家？世上那有不拜佛的和尚？何況你還是個『高僧』哪！」

南宮雪特別把「高僧」兩字說重了點，她的用意當然是譏諷他。

誰知忘佛和尚却一點也不以爲忤，神色自若道：「佛教有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兩種，大乘佛教的和尚不但可吃酒吃肉，而且還可以娶妻生子哪。」

南宮雪愕住。

自小她受母親與師父的影响，見廟就拜，遇佛便跪，可也不知道什麼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她以爲野和尚在唬她，想反駁，却見他一臉認眞，不像說笑的樣子，不禁大感好奇：「像你這種不拜佛，也沒聽你唸過一句阿彌陀佛，滿口『他媽的』的野和尚，算是那一門子佛教？」

「當然是忘佛啦。」

「忘佛是什麼意思？」

「這都不懂，」忘佛和尚席地坐了下來，淡淡道：「忘佛，顧名思義，就是忘記佛祖的意思。」

南宮雪呆立著：「世上竟有這種佛教？」

「沒有，是我野和尚創立的。」

南宮雪瞪了他一眼，挑了一塊乾淨的石墩坐了下來：「沒正經，像你這種野和尚死後準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生！」

忘佛和尚忽然望著澄澄湖波不語。

「你生氣了？」南宮雪以爲自己激怒了他。

「妳以爲佛是什麼？」忘佛和尚忽然冒出了這麼一句。

南宮雪立刻回答：「佛就是神呀！不是嗎？」

「是，佛就是神，」忘佛和尚肅穆道：「你們中土有句話，『佛在心中』、『舉頭三尺有神明』，是不是？」

「是。」

「既然如此，人只要坐得正、站得直，不做傷天害理的虧心事，佛就在你心中，神就在妳頭上，妳就是佛，妳就是神，爲什麼還拜佛拜神呢？」忘佛和尚此刻竟眞的有點「像」高僧的樣子：「你們貴國有個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孔仲尼便曾說過：『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他一生當中不言怪、力、亂、神，甚至極少談『命』，這，不就是『忘佛』的意思麼？」

南宮雪肅然起敬。

她忽然覺得「野和尚」不野了。

她當然唸過四書五經，她知道在孔子的儒家思想裡是絕少提鬼神的。

——其實，自從道教興起、佛教東傳之後，儒家思想早已不是「原裝貨」了。

「其實，孔子一生當中都是强調以『人爲本』，」忘佛和尚沉聲道：「佛祖其實也是人，這個世界永遠只有人才能解決人間的事，求神拜佛是沒用的。」

「至少，求神拜佛可以讓人得到心境安寧，引人向善呀，不是嗎？」

「理論上是這樣，」忘佛和尚苦笑道：「但實際上過份的宗教信仰，往往會被野心家利用爲『愚民』的工具，不但妨碍了人們求知向上的慾念，而且稍一遇挫折便歸諸求神拜佛，根本不思解決的辦法，長久下來，人們必然會養成消極苟安、而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心理，對整個國家民族來說，肯定是一代不如一代，很快便會衰微下去而沒落了……」

南宮雪聽得毛骨聳然！

宗教，是這麼可怕的嗎？

「就拿某些國家來說，」忘佛和尚歎氣道：「他們堅持自己的神是眞神、肯定自己的教義是眞理，互不相讓，因而大打出手，不擇手段做出令人髮指的屠殺行動，妳說，宗教是引人向善嗎？」

南宮雪默然。

她不能接受他的說法。但，她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反駁他。

「拿佛教來說，小乘佛教主張不殺生，因而出家人要吃素，但是吃素不也是殺生嗎？難道妳敢說那些蔬菜水果沒有生命？」

蔬菜水果當然有生命，否則怎會成長、死亡？

「是的，佛教教義說得很對，人，『生、老、病、死』四大痛苦永不能避免，因而要修善果至『涅槃』之境，涅槃，就是達『靈魂不生不滅之境』，也就是說不會再『轉世』爲人，可避免爲人之痛苦……」忘佛和尚的苦笑更濃：「然而，人活在世上沒有痛苦那有快樂？痛苦與快樂永遠是一綫之隔，永無可避免！再說，如果世上每個人都出家不娶妻生子，那人類豈非絕了種？」

南宮雪發現他眞的不是野和尚。

——她認爲他根本不是和尚，他居然否認宗教！

如果是，那一定是個「大逆不道」的「死和尚」！

她想站起來掉頭就走，從此不再理他。

可是，一想到他爲了不使「天竺神油」淪爲殺人的工具，寧死不屈，單這一點，就不知道比每天拜佛而又暗地裡做壞事的人强多了！因此她又默默坐著不動。

忘佛和尚也沒有再說話。

他閉下兩眼，端坐不動。他彷彿陷入了沉思。

他在想什麼？

南宮雪不知道。她怔怔的望住他。

她同時回味、思索著他方才所說的話。

他說的話對不對？

南宮雪茫然。

這時候，賀萬杯已一手抱酒甕、一手提著食盒，急步走來，口中叫著：「喏，酒來啦！菜也來啦！香噴噴哪！」

＊　＊　＊

南宮雪沒有吃。

他方才和夏無情與賀萬杯吃過，現在無論如何吃不下東西。

於是她便想起身回酒樓歇息。

她認爲賀萬杯必定有很多話要和忘佛和尚講，自己夾在中間或許不方便。

特別是賀萬杯居然也懂得天竺話，嘰哩咕嚕的與忘佛和尚交談著。

南宮雪當然聽不懂天竺話，頗覺無趣，甚至有幾分不悅，她有被冷落的感覺。

可是當她起身告退時，賀萬杯却神色怪異的對她說：「南宮雪，妳且慢走，我們正在商量著一件重大的事情……」

「什麼重大事情？」南宮雪望住他問：「和我有關係嗎？」

「有！」賀萬杯語氣鏗鏘：「不只和妳有關，我想，和整個武林江湖都有重大關係！」

「哦？」南宮雪又坐了下來。

賀萬杯又和忘佛和尚交談。

他們仍然說的是南宮雪聽不懂的天竺語。

南宮雪心裏相當不舒服，她認爲他們太不尊重自己了。

她想走。

可是她發現賀萬杯與忘佛和尚俱是臉沉肅之色，顯然是在談論著極爲重要之事，於是她便耐著性子默默靜待著。

他們談論得相當久。

幸好，賀萬杯的天竺語顯然並不太流利，不時間中滲雜漢語，南宮雪聽出他們似是在討論「天竺神油」與華三元之事。

南宮雪好生疑惑，他們爲什麼要用天竺語交談？難道是怕她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既然如此爲何又不讓她走呢？

南宮雪心中那隱隱的不滿變成了濃濃的好奇……

總算，賀萬杯與忘佛和尚終止了交談；賀萬杯轉而對南宮雪說：「對不起，讓妳久等了，方才我倆用天竺語交談，請別見怪。」

南宮雪已經不見怪了，她現在只想知

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關係，你到底要對我說些什麼重大的事情？你快說吧！」

「事情是這樣的，」賀萬杯面上神色頗為怪異：「方才把華三元被挾持之事向忘佛和尚說了，他有一個好辦法能救出華三元，而且又不會使神油秘方落入敵人手裏……」

「那眞太好了！」南宮雪喜上眉梢，立刻說：「什麼好辦法？快說來聽聽！」

賀萬杯的回答差點令南宮雪昏倒，他沉聲說：「只要我和忘佛和尚一死，這件事便解決了！」

「你說什麼？」南宮雪不但那雙美麗的眸子睜得好大，即連那張慣常緊抿著的櫻桃小咀兒也張得老大。「我不懂你的意思，請你再說一遍。」

「讓我來說，」忘佛和尚放下手中的大雞腿：「當今天下，知道神油秘方的只有我們兩個人，如果我倆一死，那麼敵人再也不能得到神油為非作歹，而且他們劫持華三元也沒什麼意義了，如此一來，敵人自然就會放了他，畢竟敵人的目的是神油秘方，妳說是不？」

「這個我自然知道，」南宮雪還是不懂他們眞正的意思：「問題是，你們並沒有死，你們仍然活著，不是嗎？」

「這個問題容易解決，」賀萬杯淡淡道：「只要我和大師結束自己的生命不就得了麼？」

「你們要自殺？」南宮雪差點跳了起來。

「不是自殺，」忘佛和尚却說：「我們只是想結束流血，消弭敵人的野心，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

「不管你的用意如何，這明明是自殺行為！」南宮雪不接受他的說法，也不同意他的做法：「自殺，是弱者的行為，而且，目前事情的演變發生不過才剛開始，雖然情況不太樂觀，但成敗仍是未定之天，至少還不至於到了要你們自殺的惡劣地步！」

望著他們一臉肅穆而認眞的表情，南宮雪已忍不住提高了聲調，她幾乎咆哮了起來：「野和尚！我發現你其實是個笨和尚，否則你怎會想出這種笨方法來？」

「除此之外，妳認為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嗎？」忘佛和尚只是淡淡一笑。

「什麼沒有？當然有！隨便一個方法都要比你的笨方法強多了！」南宮雪瞪視著他：「現在，我們有了慈悲劍客幫手，再加上你野和尚，最少已有四個人，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何況我們每個人都要強過臭皮匠，你還怕我們救不出華三元？」

「救出之後呢？」忘佛和尚居然如此問。

南宮雪一楞：「廢話，這還用說嗎，救出了華三元，敵人的計劃不就整個失敗了嗎？」

「好，就算華三元安好無恙的被我們救出來，再進一步說，這次的主謀敵人也都被我們揪出來殲滅了，」忘佛和尚緩緩道：「但是，妳敢保証以後再也不會發生這種事嗎？」

南宮雪一窒。

她當然不敢保証。

以後的事誰知道？連孔老夫子都不敢接「隔夜帖」哪。

但是南宮雪還是不服氣，她說：「當然，誰也不敢保証以後有沒有人搶奪神油秘方，也許沒有，也許有，但那畢竟是以後的事。古人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時到時當，沒米煮蕃薯湯。如果你們現在為了結束流血、粉碎敵人的陰謀，竟不惜自殺身死，這不僅是懦弱、愚蠢，簡直是他媽的莫名其妙！」

南宮雪絕少說粗口，此時再也忍不住，竟「媽的」連天：「野和尚，我眞搞不懂你他媽的滿腦子在想什麼，我猜這個笨主意一定是你想出來的，媽的，賀萬杯年紀輕輕的，他可不想死，要死你野和尚一個人去死好了，千萬別拖他下水，而且，千萬記住，你可得死遠一點哪，別他媽的讓我見到你那副窩囊死相！」

南宮雪簡直是在痛罵忘佛和尚。

忘佛和尚却一臉平靜，不慍不怒。

「不，」倒是賀萬杯略顯激動：「不是他拖我下水，認眞說來，是我拖他下水的！」

「你拖他下水？」南宮雪大感驚詫：「是你說要自殺的？」

「當初，」賀萬杯苦笑道：「忘佛和尚把秘方傳授給我時，他便曾再三叮嚀千萬不能讓人知道，否則必會引起野心份子之覬覦，而導致江湖上之殺劫，若不幸秘方外露，則天下蒼生人人自危，從此在神油劇毒的陰影下成了驚弓之鳥，永不能安寧，因此我曾當天立誓，若秘方外洩，我就以死向他謝罪……」

「但是到目前為止你並未洩露秘方呀，」南宮雪打斷他的話說：「你既無洩露秘方，那自然就不用以死謝罪了，不是嗎？」

「我雖然並無外洩秘方，」賀萬杯苦笑更濃：「可是我却搞得天下人皆知我擁有這種絕世之毒的秘方，不但掀起了中土江湖之殺劫，而且還連累了忘佛大師遠在天竺被緝殺，這個罪過可大了……」

「不！」南宮雪不以為然：「那是因為你要拯救幫助那些染有大麻毒癮之人，因此才會暴露你擁有神油的秘密，這不能怪你……」

「應該怪我！」賀萬杯低下頭：「或許，我一時愛出風頭，想藉此揚名天下，因而忘却了保密之責，竟將神油公諸於世，讓世人都知道我賀萬杯擁有秘方，我想我是該受到責怪的！」

「不管你的動機目的是什麼，名也好，利也吧，但總是有利於天下蒼生，你不該受到責備的！」南宮雪幾乎想吼叫起來：「再說，天竺神油雖是天下至毒，能致人死於無形，但它同時也能救人之命，無論如何它還是有流傳於世的價值，不是嗎？」

「天下間本無絕好絕壞之物，」忘佛和尚輕歎一口氣：「為善為惡繫於一念之間，到目前為止，天竺神油弊多於利。曾有人利用假神油煉『核丹』，搞得江湖上烏煙瘴氣，死傷無數；現在又有人為了它不惜策動第一項不欲為人所知的大陰謀，即將在江湖上掀起一片腥風血雨。而神油目前

最大的功用只是幫助少數人解大麻之毒而已，兩相比較，神油實已無留傳之價值……」

忘佛和尚緩緩一笑，續道：「佛說，去孽因、得善果。只要我倆離開人世間，那麼神油秘方便將絕傳於世，一場即將預見的可怕殺戮便可消弭，而且江湖永再不會因神油而流血紛爭……」

一頓，他那張黑黑的臉彷彿閃漾著光，湛然的光，一字一句說：「因此，我們認為犧牲是有代價的，有價值的；我們不承認我們這樣是愚蠢，更不承認是懦弱，絕不承認！」

南宮雪說不出話來。

她看到了忘佛和尚與賀萬杯眼裏露出了一股令人不敢仰視的大無畏之光！

他們這樣做對不對？

南宮雪不知道。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

——他們，眞的不是愚蠢，更不是懦弱！

當賀萬杯遞給她一張密封的紙箋時，她忍不住熱淚滿眶，賀萬杯說：「這是我剛才在酒樓新立的遺囑，我死後就煩請妳照著它為我處理後事，謝謝妳，南宮雪……」

「不！」南宮雪心頭一陣辛酸，她忍不住對忘佛和尚大聲說：「野和尚！你這次遠從天竺被追殺而來，眞正目的就是要賀萬杯與你一起死？」

「是的。」忘佛和尚點了下頭。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南宮雪將賀萬杯的「遺書」摔在地上：「那麼賀萬杯也就不會死了！」

「不，會的，」賀萬杯却很堅定的說：「不管我能不能救出華三元，我都會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不願意再看到這種事情重演！」

南宮雪企圖作最後說服：「你這麼年輕，難道你對生命一點都不留戀？」

「人終歸要一死，」賀萬杯端坐不動，語音彷彿來自很遠：「生命，不在於長久，在於是否『充實』；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我認為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或許我的死重不過泰山，但是我心安理得……」

南宮雪痛苦的低下頭……

她已經知道她已無能力改變他們的死意了。

「野和尚！」她忍不住抬頭說：「你既然喝酒又吃肉，難道一點也不留戀紅塵？」

忘佛和尚垂目回答：「佛說，人的軀體只是一具臭皮囊。吃酒吃肉的只是我的臭皮囊，我的靈魂是葷素不沾的……」

南宮雪打斷他的話：「你不是否認宗教嗎？為何口口聲聲佛說佛說的？」

「宗教和佛是兩回事，」忘佛和尚沉聲道：「佛也是人，我否認，不，應該說我『超越』他的教條，但有道理而正確的哲理我是奉行不渝的……」

南宮雪搖搖頭。

她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是她又抬起頭來！

因為忘佛和尚後面那句話她聽得懂，而且聽得她熱血沸騰！

他說：「佛祖一生中最了不起而又最精華的一句話便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如果妳悟徹了這句話，那麼妳便會同意我們的行為了……」

* * *

地獄。

世上有沒有地獄？

只怕誰也不知道。

就和世上究竟有沒有天堂一樣，那是永遠不得而知的答案。

南宮雪却已經知道了答案。

答案在那裏？

——天堂與地獄，就在你「一念間」、就在你「心中」！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這句話，是積極的、進取的、入世的！絕不是消極的、遁世的！

南宮雪終於領悟到忘佛和尚的確是一個「高僧」——一個眞眞正正的高僧！

他喝酒吃肉，他不燒香唸佛，更不遁世離塵，但却把佛家積極而正確的精神完全昇華！完全發揮！

他超越了宗教！

更超越了迷信！

甚至，他已超越了「佛」！

* * *

當忘佛和尚與賀萬杯服下天竺神油自盡時，南宮雪沒有去阻攔他們。

她也沒有掉淚。

她只是懷著十二萬分的崇仰心情跪了下來。

「野和尚、賀萬杯，你們放心的去吧，我南宮雪有生之年必會秉持你們『赴地獄』的大無畏精神，為天下蒼生盡心盡力！」

南宮雪已成熟、更成熟！

在這一刹，她的心胸豁然開朗！

在這一刹，她已找尋到她的人生目標！

在這一刹，她已摒棄了她的憤世嫉俗！

在這一刹，她覺得她的肩上已扛上了沉重的「人生使命」！

* * *

忘佛和尚與賀萬杯「求仁得仁」，安詳而無悔的「入地獄」了。

他們的做法對不對？

那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那種「犧牲小我」、「義無反顧」的大無畏精神，無疑已影响南宮雪的一生，無論是在思想或觀念上，南宮雪都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然而——

忘佛和尚與賀萬杯的死，眞能消弭江湖上的流血殺劫嗎？

敵人會不會就此罷手？

「小華佗」華三元能不能被放出來？

柳花花與五大掌門人、兩堡堡主究竟是參加什麼宴會？

「神秘宴會」的主人是誰？

「陰謀者」又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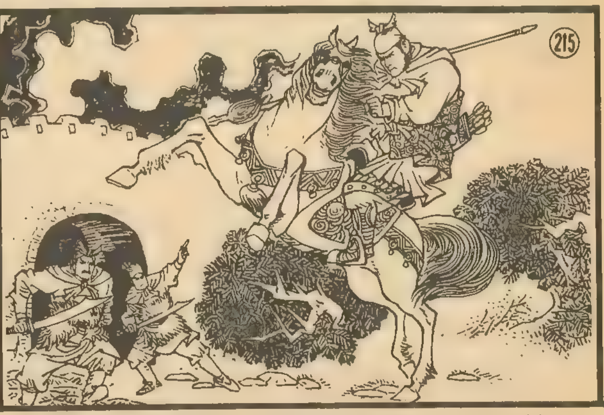
——敬請繼續留意「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五」——「六太子」。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四· 高石·編繪

三打祝家莊（五）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215 祝龍鬥不過林冲，又看見莊中起火，心中驚慌；飛馬往後莊而來，正遇見解珍、解寶。



216 祝龍怕敵不過，正要逃走；林冲追到，一槍將他刺死。



217 北路祝彪出莊不久，聽說莊中有變，不敢回莊，向扈家莊奔去。



218 扈成捉住祝彪，正要押了去見宋江，半路上遇見李逵。李逵不問青紅皂白，將祝彪一斧砍倒。



219 西路欒廷玉遇見花榮、張順、張橫；正戰之間，欒廷玉望見莊中火起，無心戀戰。



220 欒廷玉見祝家莊已被攻破，冲開一條路，逃命去了。



221 宋江在祝家莊正廳上坐下，衆頭領都來獻功。

224 宋江下令，把祝家莊積存的糧米散發給莊上的鄉民。鄉民萬分感激。



222 吳用引着人馬，到莊上與宋江賀喜。

225 扈家莊和李家莊牽羊擔酒，前來犒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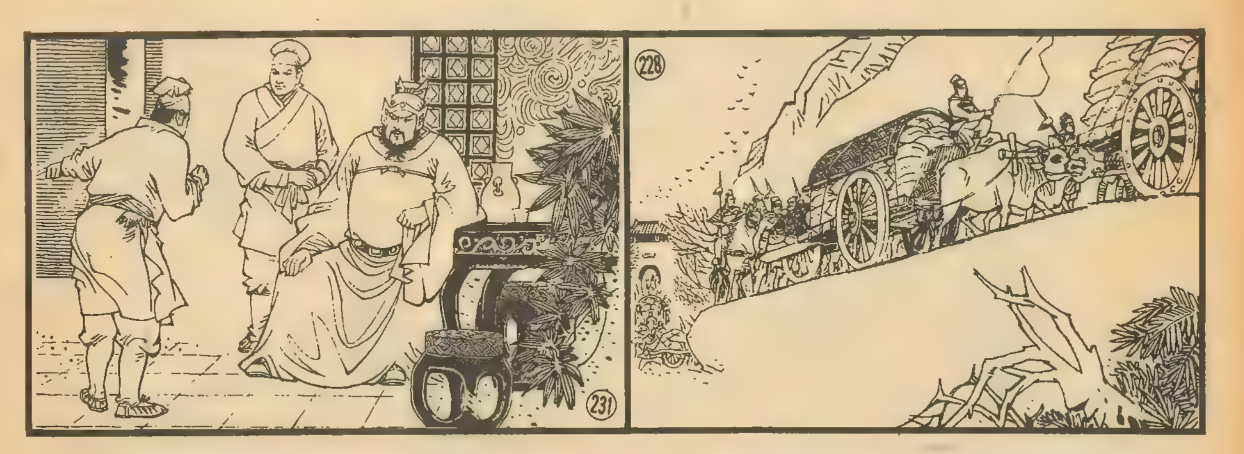
223 石秀領着鐘離老人拜見宋江。宋江大喜，着實了一番。

226 宋江叫人又備了禮物，親自到李家莊拜謝李應，並請李應上山。



227 李應收下禮物，不肯上山，宋江祇得告別。

230 祝家莊的鄉民百性感激梁山爲民除害，備下香花燈彩，扶老携幼，在路上拜謝。



228 宋江回到祝家莊，叫人把金銀財物犒賞三軍，剩下的糧米絹匹運回山寨使用。

231 卻說李應養好箭傷，這日，正在家中閒坐。忽然莊客報稱本州知府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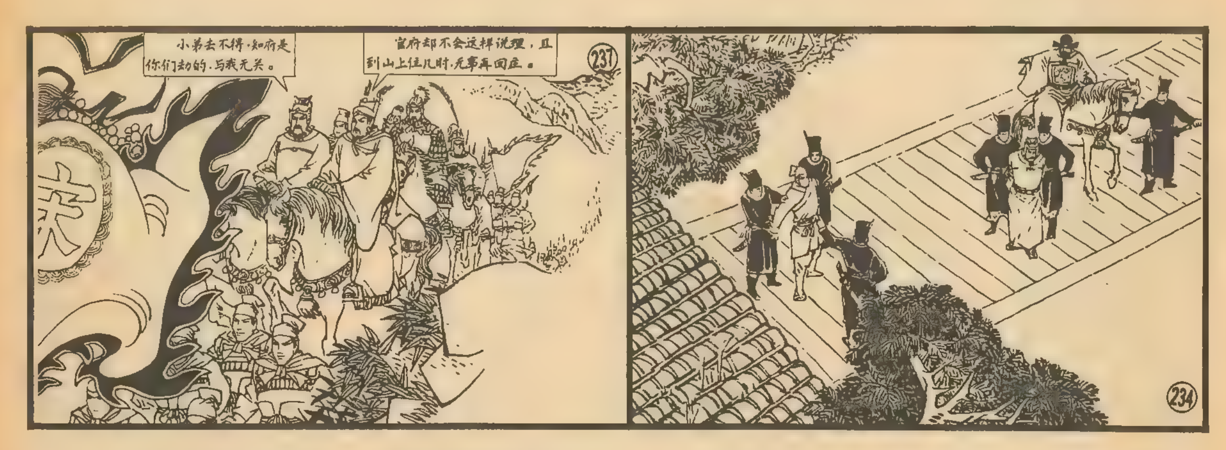
229 宋江見梁山新添了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樂和、時遷、顧大嫂等九位頭領，得了許多財糧牛馬，十分歡喜，下令將衆將分成三路，整隊回山。

232 李應把知府請到前廳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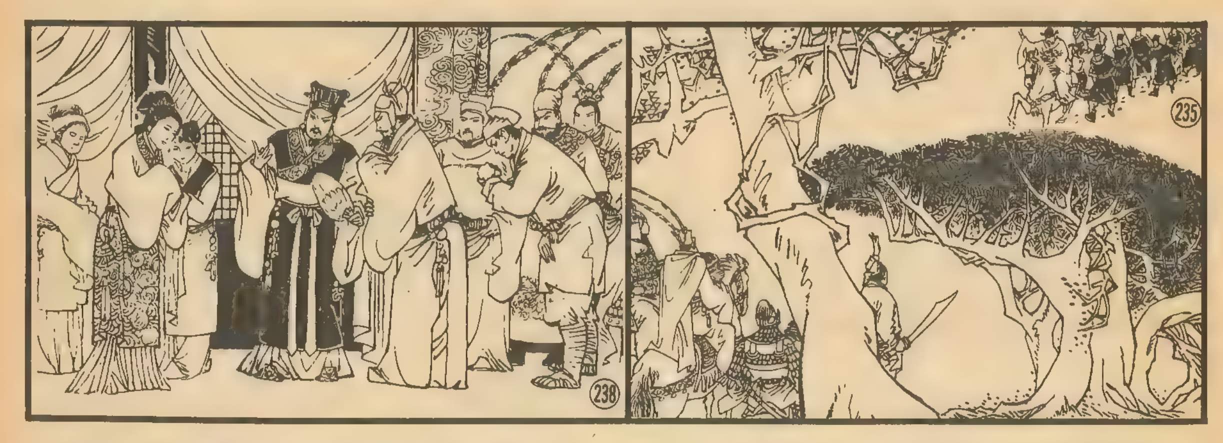
233 知府詢問梁山攻打祝家莊的事。李應說因爲養傷，閉門不出，不知詳情。知府不怒，喝教左右把李應拿下。

236 林冲大喝一聲，嚇得官府的一伙人撇下李應、杜興，逃命而去。



234 知府又說狀上寫着杜興的名字，喝令把杜興也拿住解走。

237 宋江邀請李應上山暫避，李應起初還是不肯，經不住宋江再三邀請，只好隨他們一同去了。



235 一伙人離了李家莊，才走了三十多里路，樹林裏撞出梁山人馬，攔住去路。當先的頭領是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

238 回到山寨，晁蓋和衆頭領迎到聚義廳上坐下。吳用告李應，扮知府的一伙人原來是肖讓、戴宗、楊林、裴宣、金大堅、侯健等人；又引他與家眷相見，原來李應家眷也被接上梁山來了。

鬼狐奇譚／冷冰心・文

可飛・圖

靈牌移位

靈牌顚倒　煞氣倐生

「婆婆，我要吃崧子糖了！」一個孩子叫了出來，其餘的十多個孩子一起附和。

在黃家大院子裏，孩子們圍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婦人，糾纏要討吃食。

黃家婆婆慈愛的望了這羣來自左隣右里的孩子一眼，笑道：「好，好，你們乖乖的在這兒玩耍吧，婆婆進去找找，看還有沒有崧子糖？」

「謝謝婆婆。」孩子們你一句，我一句，又是拍手又是笑的說着，雖然黃家婆婆說進屋子找糖菓，但熟悉她個性的小孩，都知道她這一進去，必然不會讓彼等失望，所以他們嘴甜的先說多謝。

在淮縣中，黃家婆婆是大衆的婆婆，尤其是孩子們，都愛到黃家婆婆的院子裏玩。

黃家有個大院子，院子裏栽着不同的菓樹，有寬闊的地方可以讓孩子們玩耍，最重要的，是黃家婆婆的慈愛性格，她對小孩子幾乎是有求必應，她喜愛孩子，孩子們也喜歡她。

說起黃家婆婆，大家都知道，她是個孤獨的老婦人，尤其是縣上與她一般年紀的老人家，提起黃家婆婆，都會爲她的不幸遭遇而嘆息！

黃家婆婆閨名叫做瑛姑，在縣裏土生土長，這一輩子，就從來沒有離開過縣裏一步，她是十六歲那年嫁入黃家的，可惜，生下了兩個女兒之後，她的丈夫就害癆病死了，還好，黃家富有，她守着些田地房產，還可以富足的撫孤守節。

以前，黃家婆婆帶着兩個女兒在身邊，還不覺得怎樣孤獨，在幾年前，她的兩個女兒先後出嫁，偌大的房子，就只剩下她一個人獨居了。

只有在年節時，兩個女兒歸寧時，女婿外孫的笑聲，才讓黃家婆婆充滿生氣，讓黃家婆婆感到充實，其餘的日子，她就是靜靜的一個人渡活。

也許是過份的寂寞，所以，黃家婆婆特別喜歡孩子，孩子們的歡笑，可以讓她確實自己的存在，更可以排遣她晚年的寂寞。

當然，她善良、寬厚的性子，也是左隣右里放心讓孩子親近她的一個原因，畢竟，二十歲就拖着兩個稚女守寡，黃家婆婆經歷的，亦使她世故和謙讓，一個寡婦本來就不容易在人前立足的，歲月滄桑給予黃家婆婆亦是不少的折磨！

何況，到了今時，一個守着幾畝田過日子的老太婆，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不值得重視的，她與任何人都不會有利害的衝突，她的存在是給大家忽略的，只有那羣天眞活潑的孩子，才令她感到自身的存在價值。

當黃家婆婆從屋子裏找出一大把崧子糖，分派給孩子們之後，又已是黃昏了。

呼兒喚女的聲音，在圍牆外此起彼落，該到晚飯的時候了吧！

「回家吃飯去啊！你們的母親喊你們了。」望着那些把崧子糖塞滿嘴巴的孩子，黃家婆婆笑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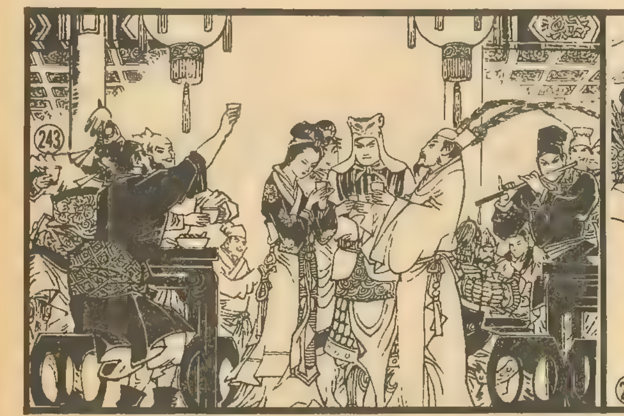
「婆婆，妳也要做飯了嗎？」一個孩子問。

「是呀，沒有人幫婆婆，若不做飯，不是要捱餓嗎？」黃家婆婆撫着孩子的頭



242 宋江想起從前在淸風寨許過王英一頭親事，因見扈三娘武藝過人，便親自爲媒，叫二人結爲夫婦。二人應允，當下宋江在酒宴上當衆說了此事，請他二人即刻成親。

239 李應感念梁山衆好漢義氣，便留在梁山，當了頭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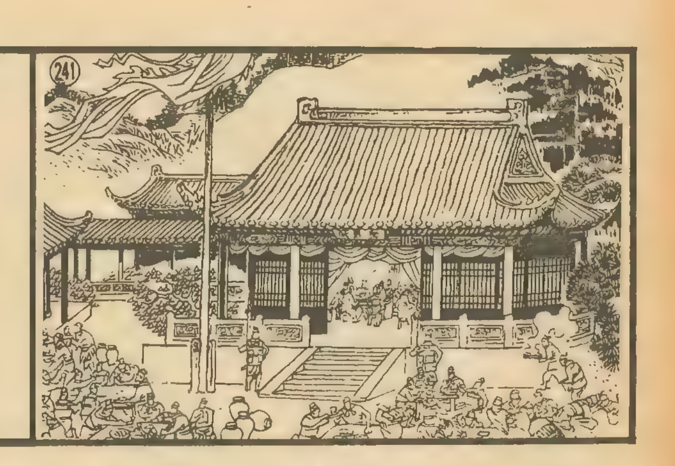


243 王英和扈三娘謝過宋江。全寨上下無不喜歡，擂鼓吹笛，飲酒慶賀。（本段完）

240 宋江叫人在聚義廳上擺起酒宴，爲山寨新添了許多頭領表示慶賀。

下期預告
敬請留意參閱

高唐州



241 大小三軍都各有犒賞。

髮答道。

「李嬸呢？」另一個孩子接嘴問。

「李嬸白天才來，她不過是替婆婆收拾地方的，屋子這麼大，婆婆年紀又老了，不能爬上爬落，而這些打掃抹塵的工夫，只好讓李嬸替婆婆做了。」

呼兒喚女的聲音更响了，孩子們雖然都依依不捨，終於還是散了。

院落又回復寧靜，黃家婆婆望着孩子們消失的院門，笑容亦隱沒在她的唇角。

蹣跚地走過去，將院門關上，夕陽下，黃家婆婆孤單的影子，顯得特別寂寞，她正一步一步，走向那已經灰暗下來的屋子裏去。

* * *

李嬸悄悄地把房門帶上，躡手躡腳退到院子去，心裏忍不住嘆息道：「唉！一個人孤零零的，眞是怪可憐，女兒又嫁得那麼遠，發生了什麼事，不知誰來照顧她！」

「婆婆，婆婆，小柱子打我……」正準備將院子裏掃出來的落葉拿去倒掉，一個孩子就冒失地衝過來，剛巧撞進李嬸的懷裏。

「小鬼，上哪兒去？」

孩子望了李嬸一眼，理所當然的答道：「找婆婆去，我要告訴她，小柱子欺負我。」

原來，黃家婆婆非但孩子們喜歡的婆婆，更是孩子們眼中的包青天。

李嬸不比黃家婆婆的好相與，她把臉色一沉，喝聲道：「出去，快滾開，婆婆生病了，你們別進來吵她！」

孩子的面變了色，不置信的問：「婆婆怎會生病的？我不相信。」

在小孩子們的心目中，黃家婆婆不但是他們的包青天，更是他們的支柱，支柱是不應該會倒下的。

李嬸冷笑一下，道：「胡鬧，婆婆已是六十開外的人，準是昨晚翻風時着了涼，現在還有點兒發燒，她剛剛睡着，你不能進去把她吵醒！」

「不，我要看看……」孩子仍然不服氣，賴在院子裏不肯走。

「去！你再不出去，我可得把你抓到你娘跟前，到時保管你再要捱一頓揍。」李嬸寒着臉在威嚇着。

天下的孩子，都害怕母親的棒兒，李嬸的恐嚇，果然生了效，那個孩子雖然是老大的不情願，却也只得拖着緩慢的步伐，離開黃家的院子。

「這些小鬼，就是一天到晚愛在這兒鬧！」李嬸嚕嗦着，乾脆走到門邊，把院子的門下了門，以免再有小孩跑進來。

把乾葉子倒掉之後，李嬸已悄悄的回到房間去看看，黃家婆婆仍舊在床上，眼睛緊閉着，臉色雖然因爲發熱而漲紅，不過呼吸還是很均勻。

「還好，大概睡一覺，焗出一身的汗，明天就沒事了！」李嬸心裏道。

把黃家婆婆的房門掩上後，李嬸的眼光不期然就溜向對面的漆黑角落。

角落裏有一條木梯，因爲歲月的久遠而看來又舊又破，在黃家打掃了五年的李嬸，當然知道，木梯上面就是一個神龕。

黃家歷代祖先的靈牌，包括黃家婆婆丈夫的，都在上邊，而每天早晚，黃家婆婆都會親自爬上去進香的。

想到黃家婆婆今天抱恙，必然沒有上去，李嬸雖說對孩子兇巴巴的，其實也是個好心的婦人，心裏想着這件事，就爬上梯子去。

「反正我也沒事，就替她上香吧！」

雖然在黃家出入五年，李嬸却還是頭一次，爬上這個小閣樓去。

上到小閣樓，一陣發霉的味道，險些使李嬸嗆得咳嗽起來，一盞長明燈從屋頂吊下來，微弱的燈光，使閣樓仍然昏暗。

環視了這麼一眼，李嬸禁不住驚叫起來：「老天！這兒怎麼髒成這麼樣？」

漆黑的靈牌，沒有系統的，左一個，右一個的堆着，它們的表面，積滿了灰塵，靈牌與靈牌間還爬滿了蛛網，李嬸簡直無法想像，黃家婆婆每天爬上這兒兩次，居然對這種情形視若無睹，從不打掃。

「唉！早知這樣，爲什麼不跟我說，反正打掃這小小的地方，也費不了多少工夫，我也不是這樣計較的人。」李嬸喃喃的自語道。

* * *

望着面前排列整齊，已抹得不染一塵的靈牌，李嬸心中有說不出的滿足。

「才不過費很少時間，現在多乾淨！」李嬸自語着，已在神龕旁邊找出了香燭，用洋火燃着恭恭敬敬的在靈牌前的香爐插上三炷香。

爬下閣樓，再進黃家婆婆的房間時，只見黃家婆婆仍在沉睡中，沒有醒過。

看看窗外的天色，已經開始黯淡，李嬸趕着回家燒飯，所以忍不住就推醒床上的人。

「婆婆，妳好點兒了嗎？我得趕回家弄飯了。」李嬸望着微張眼睛的黃家婆婆，又道：「妳覺得餓嗎？我已替妳熬了鍋粥，要不要我給妳盛出來呀？」

睜着無神的眼睛，黃家婆婆含糊的應着。

李嬸趕快的盛了一碗粥出來，又向床上的病人道：「粥已經盛出來了，還十分燙，待它涼一點後妳自己拿來吃吧，我現在得趕回家弄飯了。」

床上的人，仍舊是十分含糊的應着。

步出院子時，李嬸回過頭來，望了昏暗的房子一眼，嘆息了一句：「唉！孤零零的一個人，有病時便沒人照顧，眞是太可憐了。」

可惜，李嬸一家大小，都等着她回去做飯，雖然她是很想留下來陪伴這個孤零零的老太婆，却是身不由己的步出黃家大屋了。

替五個孩子洗澡，還要洗一家八口的衣服，實在不能算是簡單的工作，當李嬸把這些家務事做完的時候，已經是二更過外了。

當她換了件衣服，正想步出家門時，她的丈夫阿牛就驚異地問：「這麼晚了，妳還要上哪兒去？」

「黃家的老太婆病了，孤零零怪可憐的，我放心不下，想過去看看她。」

「哦？那老太婆病了？」李阿牛一直沒聽到妻子說起這件事，如今聽了，就覺得十分驚奇，他也是個忠厚耿直的莊稼人，

所以立刻就說：「也好，妳去看看她吧！若眞的病得嚴重了，妳快回來告訴我，我找別人想想辦法去，或者拿個主意，請個大夫去看看。」

「嗯！」李嬸應着，跨出門檻時，又轉過頭來對丈夫道：「你小心看着最小的兩個，他們總是踢被，這天氣，很容易就會着涼！」

李阿牛應了句話，李嬸也就急不及待地走出屋外了。

* * *

推開黃家院子的門，李嬸心裏就打了個突兀，她記得很清楚，當她臨離去之時，爲怕黃家婆婆會扶病起來，摸黑摔倒，特地替她點了燈。

可是，如今向屋裏望去，竟是墨黑的一片。

「莫非婆婆嫌燈光耀眼，吹滅了燈又睡了？」李嬸自言自語。

往日，李嬸家中有特別事，也試過天黑後才有空上黃家來打掃，可從未試過有此刻的心情，望着墨黑的房子，一份奇特的，不能理喻的感覺油然而生。

步向屋子前，李嬸曾經有回家的念頭產生，不過，想到老太婆的病，她才鼓起勇氣，向漆黑的屋子走去。

天黑之前，李嬸仍在這屋子裏打掃，何況，這五年來，除了年節，她是風雨不間的前來，對這兒她熟悉得和自己的家沒有分別，可是，李嬸步進屋子裏時，沒由來的就被一種陌生的，可怕的氣氛包圍着。

最令李嬸震驚的，在天黑前，她才剛把屋子收拾得整齊，打掃得乾乾淨淨，但此際，屋子裏竟有種腐敗的氣味瀰漫着，偏是這種氣味，她有種印象，似乎曾經嗅過。

李嬸努力地思索，終於，她記起來了，白天爬上閣樓時，就曾嗅過相同的氣味，然而，當神龕前的靈牌，被她逐一抹清排好後，這種氣味早已消失。

其實在平日，李嬸每天出入黃家，都沒想過閣樓神龕會是那麼的雜亂無章，而閣樓中那種腐敗發霉的氣味，亦從沒傳下來，要不然，李嬸早就忍不住爬上去打掃，而不會留到今天了。

人就是這麼奇怪，越是感到那氣味難嗅，就很本能的猛力的多嗅幾下，那種腐敗的氣味更眞確了，李嬸簡直連吃下的晚飯也幾乎吐出來。

站在漆黑的屋子中，四周圍似乎異常的陰森，要不是急切想知道黃家婆婆的安危，李嬸會毫不考慮奪門而出，但此時，她却忍不住大聲叫喚：「婆婆！妳好點兒嗎？婆婆，我是李嬸呀！」

黑暗中，靜悄悄的，似乎只盪漾着李嬸的聲音，屋子在回聲中，顯得特別的空洞。

不祥的兆頭泛起來：「我的天，別是婆婆有意外吧！」

空氣中瀰漫的氣味，倒似是屍體，不該是開始腐爛的屍體氣味，李嬸心裏驚慌，摸索着，要找洋火把燈燃亮，而她的嘴裏，已是不斷唸着「阿彌陀佛」，來支持自己留在這屋子裏。

終於，洋火找着了，劃着了它，很快就把燈芯點着，前廳回復亮光時，李嬸的精神，似乎就得到了鼓舞，不再像在黑暗裏那麼恐慌。

當她的眼睛，看清楚前廳的情景時，喉間發出「嗬」的一聲，就似是窒息前的呼叫一樣，若非身邊就是可以支撐的八仙桌，李嬸已經跌坐地上了。

眼前的前廳，當然仍是李嬸打掃了五年，熟悉得像自己家中的前廳，可是，廳裏的一切陳設，完全變了樣！除了李嬸跟前的那八仙桌還完整的站立着，其餘的傢俱，全是東歪西倒，徹底的被破壞了！

第一個念頭在腦海裏浮起來：「不好！莫非有人知道婆婆病了，乘機進來劫掠，唉！眞是滅絕天良了，這樣欺負一個孤單又患病的老太婆！」

顧不得驚慌，黃家婆婆的安危才是最重要，李嬸抓住油燈，三步併作兩步，就向老太婆的房間撲去。

才推開房門，李嬸的心就往下沉了。

不幸的事情果如她的預料，房間裏竟是空的，床上的被子亂作一團，却沒有黃家婆婆的影子。

跟前廳一樣，房內的每一樣東西，都是被人徹底破壞了，五斗廚的抽櫃，全被翻了出來，遍地都是衣物，却沒一件完好的。

隨着黃家婆婆陪嫁的面盆架子，如今整個倒在地上，一隻脚折斷了，地上有一隻打碎了的青茶碗子，李嬸認得，那是自己離開這屋子之前，盛粥給黃家婆婆那隻碗，如今碗的碎片周圍，還有一些粥屑，顯然，黃家婆婆沒有吃粥，碗就給人打翻了。

「婆婆！婆婆！妳在哪兒？」

明明知道大事不好，李嬸還是本能的大叫着。

當然，她得不到回答，黃家婆婆壓根兒就不在屋內。

李嬸恢復了意識之時，像被針刺痛似的，將燈台擱在桌上，飛奔出這可怕的房子去。

* * *

每個人沉着氣，聽着李嬸的敍述，雖然，剛才大家已擁進黃家，仔細的尋搜一遍，屋子裏亂七八糟的情形，亦看得一清二楚，但當李嬸繪聲繪影說着自己如何入屋，從漆黑，充滿腐臭的廳堂至摸索着洋火後的經過，他們仍是一邊聽，一邊緊張得冒汗。

因爲自己的老婆發現這件事的李阿牛比旁人更緊張，他不能不顧慮，有人懷疑黃家的事，與自己的女人脫不了干係，故而在李嬸將事情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出來之後，他馬上就道：「現在怎辦？大家有什麼意思？總得想想辦法啊！」

「依我看，黃家老太婆多半是遭上不幸，分散人四處找找，說不定能發現她的屍體！」

「我就認爲此事有古怪，我們剛才差不多找遍每一寸地方，既尋不到黃家婆婆，也尋不到那種腐臭發霉氣味來源，顯然這事不會是賊人所爲。」

「李嬸，妳是天天去幫黃家打掃的，再沒有人比妳更清楚黃家的事了，剛才大家尋了一遍，妳可有發覺，屋子裏有多少

貴重的物品失踪?」

李嬸尚未來得及回答這話，她那怕事的丈夫已搶着說：「你們可不能這麼說，我的女人只是替黃家老太婆打掃收拾地方，她有什麼貴重的東西，我的女人並不知道。」

「是的，我什麼……也不知道，我雖然是替她打掃，但我又不是她的親人，平日她連體己話也不會跟我說的。」李嬸也蒼白着臉色回答。

「此事非比尋常，我們快把她的女兒找來，有她的親人在，總是容易處事得多，現在大家瞎鬧也沒用。」有個冷靜的人提出了建議。

「聽說她的大女兒嫁給隔鄰縣馬家的，從這兒去鄰縣，五十多里路，大清早出發，黃昏才到得了。」李嬸說。

「這也沒辦法了，不把她的女兒找來，誰拿得了主意，無論如何，這些脚力是省不得的。」

「對，眼下出了這種事，大家都希望知道究竟，這樣吧！我們分散人手，既得派人到鄰縣通知她的女兒，更要派多些人，在附近一帶尋找，說不定會發現她的屍體，若她眞的給人害死的，兇手不會傻得扛著屍體到處走，還不是扔在荒山曠野就算了！」

「李阿牛，你們畢竟與黃家相熟點，就由你跑一次，去通知她女兒去。」

衆人都贊成這個提議，李阿牛縱然反對也沒有用，只得快快地答應下來。

到附近地方搜索屍體的事，許多人都自告奮勇，所以，到了天亮，大伙兒開始四出尋找了。

* * *

四出尋找的人都回來了，這幾天他們幾乎找遍淮縣每個角落，都沒有黃家婆婆的影子，甚至連狗兒、貓兒的屍體也沒一個。

黃家婆婆的大女兒若蘭，以及她的丈夫馬國偉都已經來了，不過，他們對黃家婆婆失踪的事除了憂慮和焦灼外，如何去尋找這位老太婆，亦是一籌莫展。

雖然，大家已經明白，黃家婆婆失踪事件，與李嬸無關，但這幾天，李阿牛夫婦却花了大部份時間在黃家，盡管他們也不會有什麼辦法，但若蘭夫婦要詢問黃家婆婆日常起居生活的事，他們畢竟比其他人清楚許多了。

黃家婆婆失踪後，還有一件事延續着的，就是三天以來，黃家大屋瀰漫着的那種腐臭和發霉的味道，始終不散，若蘭與李嬸，將東翻西倒的傢俱雜物，重新整理過，同時全屋亦洗擦乾淨。

然而，難嗅的氣味來源，始終尋找不到，屋子裏甚至連牆壁亦用清水抹過，却還是驅不散那種氣味。

這天早上，李嬸又已將全屋的地抹過一次，到頭來疲倦的倒在椅上，說道：「眞不知這屋子為什麼會這樣邪門，那氣味怎麼來的?氣壞人了。」

若蘭正在收拾着母親的東西，就轉過頭來道：「可不是邪門，屋子裏翻天覆地，連死老鼠也沒有一隻，偏就是有這種臭味。」

李嬸一邊抹汗，一邊喃喃自語：「本來，我還以為神龕上邊有這種氣味，那天我在神龕上就發現這種氣味，但我洗抹了之後，那種味就消失了，現在連神龕我也上去幾次，還是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

若蘭本來漫不經心的聽李嬸發牢騷，如今她却停住了自己的動作，道：「什麼，妳上過閣樓去?」

「是呀！」李嬸詫異若蘭神色之凝重，說道：「為了妳娘的失踪，我當然要尋搜屋子裏每個地方，平日妳娘又是那樣的虔誠，我自要上閣樓看看，說不定她昏倒在上面！」

「以前我們在家，娘禁止我們上閣樓的。」若蘭說出一段李嬸完全不知曉的往事來：「我還記得，大約十二歲那年，有一次，乘娘出去買菜，我偷偷上了閣樓去，偏是娘不知怎地會突然回來，把我從閣樓揪下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次的事，因為我從未被打得這麼重的！」

很少說話的馬國偉，這時開口說道：「依妳這麼說，此事極為奇怪，閣樓上不外是放置歷代祖先的神位，原該沒有任何秘密的，妳娘為何不許妳上去，這中間必有緣故。」

「唉！能有什麼秘密，那些靈位東一個，西一個的，上面還佈滿蛛網，若眞有秘密?妳娘該把它們弄得整整齊齊，但她不但沒理會這些，更任由它髒兮兮的，亂七八糟的擱着。」李嬸不以為然的說。

「是呀！我對此事印象也十分深刻，那一次我摸上閣樓，亦以為上面有什麼新奇的事可看，誰知上面積滿灰塵蛛網，連我爹的靈位都歪在一邊，反而現在整齊了許多。」若蘭附和着說。

「誰說整齊，就是妳娘失踪那一天，我一時好心，上閣樓去準備代她上香，見到上面靈牌東歪西倒，太不像樣了，看不過眼，所以就把它弄個乾淨，誰料，當晚就發生了這樣的事了。」李嬸道。

馬國偉聽着兩個女人妳一言，我一言的說着，心中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

「奇怪，就會那麼湊巧，李嬸上過閣樓收拾的夜裏，岳母就出了事，莫非這事與岳母的失踪有關連?」

馬國偉的心裏雖是這樣想，又覺得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兩件事是牽在一起的。

正在煩惱地苦苦思索時，忽然一陣嘈吵的聲音，在院子外面響起，還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之際，許多坊衆都湧了進來。

「若蘭，找到黃家婆婆了。」

「妳們快去看看吧，黃家婆婆瘋了！」

「她差點兒把張大媽的兒子捏死，不得了，黃家婆婆瘋得很厲害，什麼人也認不得了，你們快去看看吧！」那些坊衆奔進來，七嘴八舌的搶着說話，一時之間，馬國偉和若蘭等，都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只能隱約聽明白，失踪三天的黃家婆婆出現了。

* * *

第一個失聲驚呼的是李嬸。

才不見三天，黃家婆婆的樣子，幾乎是令她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一身的衣衫襤褸是不用說的了，在外邊三天，變成頭髮蓬鬆，全身汙泥是可以理解的，這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單是如此，李嬸還不會大驚小怪的叫出來。

可怕的是，往日慈祥和靄的老婦人，此刻是滿面猙獰，本來不過是灰白的頭髮，三天之間，完全變成銀白，最令人心寒的是，此際坐在泥地上的老太婆，一雙眼睛，露出青幽幽的光芒來，似是隨時擇人而噬一樣。

那不但不像平日最愛孩子，對人慈和的黃家婆婆，那雙眼睛更不似人類的眼睛，而是似狼！

許多人把她圍住，可是她對那些人却如視若無睹，逕自在唱着一些童謠，更伸出染滿汙泥的手在向圍觀她的人扮鬼臉！

「娘！」若蘭自人叢裏奔了出來，撲向婆婆：「娘！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這幾天妳上哪兒去了?」

望着悲泣的若蘭，黃家婆婆只是傻笑。

「娘！我是若蘭，我是妳女兒，妳認得我嗎……」若蘭淒切、痛惜的扶着母親的肩膊說道。

黃家婆婆仍然沒有回答，可是那雙發出青光的眼睛，忽然迸射出一種可怕的光芒來，旁邊的馬國偉敏感地覺得事情不妙，可是，他尚未來得及開口提醒他的妻子小心時，黃家婆婆忽然伸出雙手就往若蘭的脖子捏去。

「娘……」若蘭要驚呼時，只覺喉間傳來的壓力，已是越來越大，連呼吸也發生了困難，別再想說話了。

馬國偉是最靈活的一個，連忙撲上前去，摟住黃家婆婆，要把她推開。

本以為一個又枯又瘦的老太婆，不會有多大的力氣，但此刻馬國偉與她糾纏時，不過是被她用肩膊一推，自己竟連續的向後跌了幾步，終於還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

一邊掙扎着爬起來，一邊看到，在黃家婆婆雙手之用力下，若蘭的面色開始發紫，眼睛亦怒凸出來，看情形，很快的，若蘭就會莫名其妙地死在她母親手下。

顧不得爬起，馬國偉連忙高呼：「大家快把她制住，要多幾個人，她……她的力氣很大。」

幾個漢子一齊撲上來，別瞧他們全是在田裏幹粗活的莊稼人，此刻他們仍然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勉强把黃家婆婆按住，讓若蘭逃出死神的手。

「不得了，她眞的瘋得厲害，大家快想辦法！」

「把她關起來，她已瘋得六親不認，若不關起她，遲早會再害人！」

若蘭伏在丈夫的懷中喘息着，剛才死裏逃生的經過，使她猶有餘悸，而且她的呼吸，到如今還未回復正常，若非馬國偉扶着她，她會軟倒地上。

不過，當她見到自己的母親，被坊衆們五花大綁，一顆心就如被捏碎了一樣，傷心得流下眼淚來。

* * *

望着馬國偉嚴肅的面孔，李嬸心中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尤其是站在這個充滿神秘氣氛的閣樓上，面對黃家歷代先祖的靈牌，李嬸就是惴惴不安。

馬國偉凝重的說：「李嬸，這次事不是開玩笑，妳能按着妳的記憶，把第一次妳上來時，見到這些靈牌東歪西倒的樣子，重新再擺回原來的模樣嗎?」

李嬸驚詫又不解的望着面前的人，吶吶地說：「為什麼要擺回原來的樣子?當時我只覺得這些靈牌東歪西倒，可不在意它們擱在什麼地方，現在要我擱回原來的模樣，我恐怕一時也記不清它們的位置。」

「妳……妳盡量試試吧，能不能救得了我的岳母，就全靠妳的了。」馬國偉嚴肅的說。

李嬸沒有信心地答：「我……且試試吧，但它們的正確位置，我是不大記得準確。」

「別急，妳慢慢試！」馬國偉鼓勵着說。

李嬸伸出顫抖的手，當她握起其中一個靈牌時，她的背心發毛，彷彿，握在手裏的，不再是因年代久遠而變成漆黑的靈牌，而是黃家的一個幽魂。

「我記得其中一個是在這兒，倒在香爐旁邊的。」李嬸把靈牌擱着，喃喃的說。

「很好，妳再放第二個，就是要把它放回原來的位置就行了。」馬國偉再次鼓勵。

李嬸又握起另一個靈牌，這一次，她轉換了兩次位置，才吶吶的說：「我記不大清楚，反正就在這兒附近。」

第三個靈牌，第四個……第五個都在李嬸充滿懷疑下，擱好了位置，可是，這項工作，對李嬸來說，已是越來越艱巨，也越來越沒有信心。

放好了第五個之後，李嬸握起第六個靈牌，望着地上，良久良久，仍是舉棋不定。

馬國偉在旁，也沒有催促她，却是靜靜地望着地上的靈牌，他的眉心正打着結，也似在思索着什麼。

「馬家姑爺，我眞的再也想不到了，你饒了我吧！」忽然，李嬸像整個人崩潰了一樣，哭泣着叫了起來。

馬國偉接過她手上第六個靈牌，無可奈何的，柔聲地說：「我也明白，這是很難的事，妳不要急，先休息一下，然後再來。」

李嬸坐在地上，還是不能鬆弛，反倒苦惱的叫着：「不要逼我，我眞的不能想得起來。」

馬國偉沒有回答，他正呆呆的望着地上的靈牌，那副專注的模樣，倒似他在見到黃家的歷代先祖之靈魂，正為他們亂動自己的靈牌而憤怒一樣。

李嬸望着馬國偉這副模樣，也停止了她的嘮叨。

「呀！我明白了，是乾坤八卦，是這些方位！」忽然，馬國偉大聲地叫道。

在李嬸還未詢問怎麼一回事之時，馬國偉興奮地捧着那些靈牌，道：「這兒恰巧是八個靈牌，是奇門八卦，李嬸，我現在將那些靈牌擺給妳看，如果位置是對的，妳就告訴我。」

馬國偉倒似是不用思索的，很快的，就將八個靈牌東歪西倒的擱在地上，他擱好之後，又更正了李嬸剛才所放的其中一

個靈牌的位置。

「奇怪，爲什麼你好像上過來一樣，對了，對了，那天我見到的靈牌正是如此。」李嬸不置信的驚呼起來。

＊　＊　＊

望着女兒和女婿，黃家婆婆沉重地嘆了口氣。

「唉！眞的像個噩夢。」黃家婆婆的聲音比前更蒼老：「若不是國偉懂得奇門八卦，這一回我就不知有怎麼下場了。」

「娘，我不明白，爲什麼會這樣？」

若蘭將心中的疑問提出來：「妳恢復精神後，屋子裏那種怪氣味也消失，這却是怎麼一回事？」

「唉！你們有所不知，在妳爹死後不久，我抱着妳妹妹在門外曬太陽，碰到一個道人，他說這是間凶屋，住在裏面的人，遲早不死也會瘋癲，我問他有何辦法解決嗎，他就教我將黃家歷代先祖的靈位，擺成奇門八卦的陣形，可以用之鎭住屋子的煞氣，也爲了此，我從不讓妳們到閣樓去，就是怕妳們碰到那些靈牌，到時生出意外。」

「怪不得了。」若蘭恍然大悟，道：「那一屋的霉臭氣味，本來就是因爲這兒邪門，靈牌移了位，煞氣壓不住，那些氣味是隨着屋子主人的不幸而生出，就像是給人一種先兆，一種不祥的預感。」

「對了。」黃家婆婆道：「可想不到李嬸一番好心，反而使我遭了這場大禍，不過，此事有關黃家的秘密，你們知道也就算了，千萬別說出去。」

「娘，這屋既是如此邪門，反正妳獨個兒住在這兒，何不搬來與我們一塊兒生活呢！」馬國偉建議。

「不，這是黃家的產業，我一定要守着它，到我死後，你們愛把它賣了也好，租給別人也好，我不管了，但我一息尚存，就要待在這兒，免得死去黃泉，無面目見妳的父親，爺爺！」

這是黃家婆婆的固執！

（完）

小故事大道理

礦廠故事

從前我在二十歲時，曾在礦廠裏做工，宿舍裏的工人，幾乎都是流放的政治犯，有一段時期，在我床鋪左邊的那位工人，忽然在每晚就寢前，總要自言自語地說：「好了，一天又過去了，離我死亡的日子，又近了一天。」日子久了，宿舍裏的工人都聽煩了，在我床舖右邊的那位年長的工人，每晚寢前，他開始跟他一樣的，但却相反地說道：「好了，一天又過去了，離我成功的日子又近了一天。」可知一樣環境，而想法各有不同，這就是各人基本觀念的問題。其實，那位說「離死亡又近了一天」的人，他也不願意早死，他不過是在無可奈何中等死而已；至於那位說「離成功又近了一天」的人，與其在晚上說，不如在早晨說，同時，說法也可以變一變：「新的一天又來了，我的新生命又開始了。」豈不具有更大意義？

（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妙鬼橫生故事之二

馬雲・文　可飛・圖

賭鬼二世（中）

籌足賭本　贏多輸少

上文提要： 顏天培和蘇菲亞是一對要好的情侶，二人都是賭鬼，蘇菲亞每賭必去問相士單眼方才下注；顏天培不信邪，結果連借高利貸（貴利）的錢都輸得精光，被迫走頭無路，蘇菲亞又特意不理睬，故意和老千萬洋親熱，使顏天培難過。賭鬼一世燦伯用山埃貼士先讓顏天培賭馬輸光，然後獻計和顏天培合作，向萬洋取賭本，再來下注……

萬洋道：「你想怎樣？」

顏天培道：「蘇菲亞本來是我的女朋友——」

「我知道。」萬洋立刻截然道：「但這已成爲過去，你不能以爲自己永遠都可以佔有她。」

顏天培道：「你放心，我絕不是來向你勒詐金錢的，我只是忽然有着某種衝動。」

「某種衝動？」萬洋奇怪地望住他，「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太廣泛了，你能不能說明白一點，我不喜歡猜啞謎。」

顏天培道：「我的賭癮起了。」

萬洋一呆，道：「你的賭癮起了，和我又有什麼相干？」

顏天培道：「我想和你賭幾手。」

萬洋哈哈一笑：「我爲什麼要和你賭？」

顏天培道：「不爲什麼，只因爲我高興。」

萬洋倏地臉色一沉，道：「顏先生，你這算是什麼意思？你高興，我可不高興。」

顏天培道：「不！你一定要滿足我這次的要求，因爲我若不高興，就會繼續纏着蘇菲亞。」

萬洋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你根本就是來向我勒索。」

「荒謬。」顏天培截然道：「我若是來向你勒詐金錢，乾脆向你伸手要鈔票好了，又何必和你賭博？」

萬洋嘿嘿一笑，道：「你這話也不錯，但你不一定能贏的。」

顏天培聳聳肩，道：「我又不是第一次賭博，當然知道賭博贏輸的道理，我並不要求必贏，只是要求可以過一過賭癮。」

萬洋道：「但我怎能一次又一次滿足閣下的賭癮？其實，你要賭博，是絕對不愁沒有地方的，麻雀館、天九館、賭場、馬場，那裏不可以賭個痛痛快快？」

顏天培道：「這一點，不勞閣下解釋，但我是個脾氣古怪的人，想幹什麼便幹什麼，既然今天能夠和萬先生相逢，不和你賭幾手，將會連睡覺都睡不着。」

萬洋皺了皺眉，道：「你若非賭不可，我也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但先小人後君子，我要把話兒說在前頭。」

顏天培道：「不必你說，就由我來說好了，第一：我們只能賭這一次，以後，別說我不會煩擾閣下，即使閣下要和我賭博，我也未必會有這份興趣。」

萬洋微微一笑，道：「你果然是個脾氣古怪的人。」

顏天培道：「第二：只要我們賭過了，此後我再也不會騷擾蘇菲亞。」

萬洋目光一閃，道：「一言爲定？」

顏天培道：「當然是一言爲定。」

萬洋道：「還有，我們賭些什麼？」

顏天培道：「賭博的形式，可以任由萬先生決定，但必須是要我懂得的賭博才成，否則，你若要我賭東莞牌或者是打上海麻雀，我可不懂。」

萬洋道：「這個自然，我提議，我們賭牌九好了，而且不分莊閒，若大家都拿天九或老是拿地槓，算是平手再賭過，怎

樣？」

顏天培微微一笑，道：「這很公平，我絕無異議。」

萬洋道：「但注碼方面又怎樣？」

顏天培道：「注碼方面，我也不成問題，但當然不能太少，否則只賭十元八塊，對大家都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對不？」

萬洋點頭不迭，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我們賭大牌九，總共賭三口，每一注一千塊，怎樣？」

顏天培道：「這個不成問題，我們賭三口，賭完之後結帳怎樣？」

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心情不免有點緊張。因為他根本沒有錢，別說先拿三千元來，就算是只拿一千元出來亮亮相，也是在所不行。

倘若萬洋不肯答應，而且要求他拿現錢出來才賭博的話，那麼他就無所遁形了。

幸好萬洋一口就答應下來。

對萬洋來說，三幾千元絕對不是什麼大數目，即使顏天培眞的開口要索取三五千元，他也不會計較的。

然而，顏天培雖然嗜賭，但却並不是個吃軟飯的傢伙，若不是為了想找些賭本，他也不會來找萬洋。

萬洋道：「這間酒樓有牌九，我們回貴賓房去，不論贏輸，賭三口牌便算數。」

「好的，一言為定。」顏天培充滿信心地說。

* * *

賭三口牌九，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而且一千元一口的注碼，也不算是如何驚人。

但在此時此地，顏天培却是非贏不可的，倘若他輸了，他就會變得十分狼狽。

第一口牌，由萬洋撒骰，四顆骰子滾定下來之後，由萬洋首先拿牌。

他們賭的是大牌九。

第一口牌，顏天培拿了一副「牌王」——鴛鴦六七四！

如此「牌王」，只是謔稱而已，有道是少爺操兵，一二一二，頭道只有一點，尾道只有兩點，自然是輸了九成九的劣牌。

第一口牌，萬洋贏了，他拿的牌是「九江佬賣涼茶」，九點頭，地槓尾，夠殺有餘。

顏天培上馬失威，不禁暗叫不妙。

由於只賭三口牌，他先輸一口，接下來的兩口牌已陷入許勝不許敗的局面。

第二口牌，由顏天培撒骰，他高叫一聲「龍頭鳳尾」，骰開十七，由他自己首先拿牌。

第二口牌稍好，但其實也是並不太好。

他拿的四張牌，分別是板櫈四、人牌八、彎八和斧頭。

這四張牌，可以擺成五六，或者是縮九，變成二九仔。

他想了想，終於決定擺五六。

但就在這時候，有人踩了他一腳！

顏天培一怔，他看看左右，那裡有人？可是，他很清楚地感覺到，的確是有人踩了他一腳。

「是燦伯！一定是燦伯！」顏天培心裡在想。

燦伯為什麼要踩他一腳？不問而知，當然是不同意他把這口牌擺成五六之局。

既不是五六，那麼自然該擺二九了。

但該擺人牌九？還是擺一條斧頭九呢？

按照一般擺牌的方法，自然是縮到盡，擺其人牌九的，但顏天培剛把人牌九疊好，屁股又給人蹬了一腳。

他一怔，立刻再擺過牌，擺人牌二在前頭，斧頭九在尾道。

牌一開，顏天培暗叫僥倖！

原來萬洋的牌，是鵝牌二在前頭，尾道是長衫高脚七，只有三點。

萬洋的牌是「二三更」，倘若顏天培縮一條「人牌九」，就贏不到萬洋，充其量只能平手了。

可是，他若擺五六，豈不是更加贏得無驚無險嗎？

他在暗叫「僥倖」之餘，又不禁心中有氣，心想：「燦伯踩我這一脚，根本就是開玩笑！」

但不管怎樣，他總算是追回一口牌了。

到了最後一口牌，由萬洋撒骰。

顏天培拿到的一副牌，是天、地、鵝牌、雜五。

該擺四、九？還是六、七？

他考慮了一會，決定擺六七「兩頭肥」。

這一次，沒有人踢他的屁股，也沒有人踩他的脚了。

牌一開，萬洋的牌是「小孩子大便」——「唔唔」——五五！

六七已夠殺！但倘若他擺四、九，就只能吃尾道，輸頭注，變成平手！

萬洋輸了一千元，但他並不在乎，一千元對他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數目。

他把一千元遞給顏天培，道：「這是你的，但你要遵守諾言，以後再也不要騷擾蘇菲亞！」

顏天培點了點頭，道：「一言為定。可是，萬一蘇菲亞主動找我，可不關我的事！」

萬洋一愕，但他隨即冷笑道：「你放心好了，你別把自己的魅力估計得太高。」

顏天培也冷冷一笑，毫不示弱地說道：「我只知道，我還沒有老婆！」

萬洋的臉色立刻變得很難看，顏天培却不再理睬他，掉頭便走了。

* * *

有了一千元，並未能解決問題。最少，顏天培仍然不敢到處走動，唯恐給貴利洪的手下發現。

他離開了酒樓，正要伸手截的士，燦伯忽然在他的眼前出現了。

燦伯笑吟吟地望住顏天培，道：「我沒騙你罷？你現在又有賭本了。」

顏天培苦笑了一下，道：「有一千元當然比沒有好一點，但我們的彈藥還是太少了。」

「別急，凡事必須慢慢來，須知紫禁城並非一日就建成的。」

顏天培一怔，道：「我只聽人說過，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這句話。」

「你這個人眞是他媽的狗屁不通，頭腦大大的不靈活，」燦伯罵道：「為什麼一定要說羅馬，我們是中國人，該談中國地方的事，你懂不懂？」

顏天培道：「但跑馬的馬匹，都是從洋人那邊運過來的，難道我們又不賭馬了？」

燦伯怒道：「好傢伙，你只是賭鬼二世，居然膽敢頂撞賭鬼一世，是不是不想發財了？」

「當然不是！」顏天培吃了一驚，連忙賠罪不迭：「是我一時混帳，前輩切莫見怪！」

燦伯揮了揮手，嘆道：「算了，誰叫我看上了你？這樣罷，你現在到酒店裏暫住——」

「什麼？我身上就只有這麼一千大元，到酒店裡住，又能夠住得了多少天？」

「別擔心，財來自有方嘛，再過兩天又有賽馬，還愁沒有掘草皮的機會嗎？」

「只怕未曾掘到草皮，已鋪——」

「鋪你媽個屁！」燦伯又生氣起來，「你這張嘴，該去吃狗屎！」

顏天培一凜，只得閉上了嘴，不再說什麼。

燦伯沉吟半晌，又道：「你又不是住第一流的大酒店，怕什麼，花三幾百元，住得舒舒服服，明天又有財路！」

顏天培一怔，道：「明天沒有跑馬。」

燦伯道：「沒有馬跑，可以到俱樂部賭骰寶！」

「俱樂部？」

「不錯，你從前不是經常到俱樂部裡賭錢嗎？」

「那些俱樂部，都是非法暗中經營賭博的……」

「呸，只要有錢可賭，管它非法還是合法，我們又不是開賭，只是湊興湊興玩幾手罷了。」

「但我十次進入俱樂部，最少有八次輸錢……」

「他媽的！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從小時候還是穿開襠褲，現在怎樣了？是不是還在穿開襠褲到處走？」

顏天培苦笑了一下，燦伯分明是打橫來說，要反駁可不容易。

燦伯冷哼一聲，道：「你放心進入俱樂部好了，總之，你照我的指示賭博，包管你沒有錯。」

顏天培道：「好的，我現在是不是眞的要住酒店？」

燦伯道：「當然是，只要有幾百元，明晚就可以進入俱樂部賭個痛痛快快！」

顏天培道：「好！就這樣決定！」

* * *

到了第二天晚上，顏天培又看見了燦伯。

燦伯打量着顏天培，道：「昨晚睡得好不好？」

顏天培微微一笑，回答道：「還算不錯，今天精神奕奕，狀態甚佳！」

燦伯滿意地點了點頭，說道：「很好，做賭徒切忌神不守舍，必須眉精眼企，否則有金執也會執輸。」

顏天培道：「我明白。」

燦伯道：「待會兒你進入俱樂部，必須依照我的話押注，否則勢必全軍盡墨，你懂不懂？」

顏天培道：「懂！」

燦伯道：「好極，你出發罷，我會跟隨在你左右的。」說完之後，他就突然在空間消失了。

顏天培一整衣衫，昂然闊步地向俱樂部那邊前進。

十分鐘後，他已來到一間號稱「鐵寶」的俱樂部。

這俱樂部的主持人叫積臣，顏天培早就認識他。

當然，眞正幕後大老闆也是他，顏天培早就知道了。

進入賭場後，積臣不斷問候顏天培：「培少，好久不見啦，近來在什麼地方得意？是不是中了六合彩，連老朋友都忘記了？」

顏天培陪笑道：「那裡！那裡！只是近來工作有點忙，所以才少到這裡罷了。」

積臣哈哈一笑道：「我看你不是工作忙碌，而是拍拖拍得天昏地暗，眞是重色輕友，哈哈！哈哈！」

顏天培心裡有苦自己知，但却不便對積臣說。

積臣見他臉色不大自然，便招呼他到牌九桌那邊：「先玩幾手牌九如何？」

若在平時，顏天培一定會點頭的，但這一次，他是按照燦伯的計劃行事，非要賭骰寶不可。

所以，他搖搖頭，道：「我想賭大小。」

積臣「嗯」的一聲，奇怪地說：「你從前不是不喜歡賭骰寶的嗎？」

顏天培乾咳一聲，道：「換換花樣，也許會獲得新的刺激。」

積臣道：「說的是！說的是！」說完之後，也就不再理會他，又向另一個賭客招呼了。

顏天培來到骰寶桌前，一看「骰路」，已連開八口小。

但凡賭博都是邪門的，你若拿着三顆骰子，想一連擲出八口「小」，只怕擲好幾個小時也未必能夠如願。

但現在，這一枱骰寶已連開八口「小」了，再下一口會不會仍然開「小」？

「怎麼會開『小』？應該開『大』了。」顏天培心想。

他身上還有六百五十元，這一口，他打算押「大」。

他打算押三百元大，中了再說。

但就在這時候，有人踩了他一腳！

他怔住了，他身邊沒有人，不問而知，踩了他這一腳的人，必是燦伯無疑。

燦伯踩他這一腳，顯然是不同意押「大」！

既不同意押「大」，自然就該押「小」了。

雖然顏天培認為這一口骰寶應該開個「大」出來才對，但既然燦伯有貼士，他自然不敢違拗，便把三百元押在「小」的一方。

揭盅了，荷官叫道：「一二五八點，小！」

一連九口都是「小」！

顏天培不禁暗暗佩服，心想：「燦伯果然有兩手！」

贏了這一口骰寶，顏天培對燦伯的信心越來越大了。

他準備在下一口押五百元。

但已一連開了九口「小」，下一口該怎樣賭法？

他想押「大」，但最後還是押「小」。

這一次，燦伯並沒有踩他，顏天培心想，這一次準是開「小」了，否則燦伯一定會有所行動的。

誰知道一揭盅，開的是「四五六」十五點大。

顏天培怔住了，怎會這樣的？

剛才他光贏三百，現在却輸五百，那便是實輸兩百大元。

本來，輸兩百元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這却使顏天培爲之信心大打折扣了。

往下去，又該怎樣賭？是不是燦伯根本就沒有必贏的把握？說不定連他也只是在碰碰運氣而已。

一想到這裏，顏天培不禁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倘若眞的靠碰運氣，何不自己拏主意來下注？最少也可以考一考自己的眼光嘛。

「他媽的，燦伯在搞什麼鬼？」顏天培不禁在心裏埋怨。

又快到了揭盅的時候，顏天培拿着三百元，正想押向「大」那一邊，忽然又給踩了一脚。

燦伯又來了。

不能押「大」那自然該押「小」。

本來，顏天培已對燦伯沒有什麼信心，但既然燦伯又有貼士，也就只好再跟一次。

可是，當顏天培想押「小」的時候，燦伯又再踩了他一脚。

顏天培楞住了，心中暗罵：「他媽的，押『大』也不是，押『小』也不對，難道這一次會開圍骰不成？」

他一想到這裏，不禁呆住了。

不錯，既不開「大」，也不開「小」，那麼必然是開個「圍骰」出來。

但到底是開三個一，還是三個二？三個三？三個四？三個五？抑或是開個大得不能再大的十八點出來？

幸好他還可以押「全圍骰」這一瓣。

「好！就這樣決定。」顏天培終於拏定了主意，把三百元押在「全圍骰」之上。

「全圍骰」的賠率是一賠二十四。

一揭盅，果然開了三個三出來。

眞是很邪門的骰路，無論是押「大」還是押「小」的賭客，全都輸了。

就只有顏天培大有斬獲。

贏了這一口之後，他又再賭了幾口，但燦伯再也沒有踩他。

他押「大」也好，押「小」也好，都是任悉尊便。

但顏天培似乎運氣不錯，還是輸少贏多。

就是這樣，他賭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離開俱樂部，總共贏了一萬元以上。

有了一萬元壓着口袋，顏天培立刻爲之精神奕奕起來。

燦伯又再出現在他眼前。

「小顏，我的貼士還不錯吧？」

顏天培連忙拱手叫道：「何止不錯，簡直就是出神入化，令人拍案叫絕。」

燦伯「哈哈」一笑，道：「別往我的臉上貼金，這只是他媽的一個開始，以後咱們還有很多發財機會。」

顏天培連忙說道：「是的，是的，你老人家是賭鬼一世，我是你的徒兒賭鬼二世，咱們聯手之下，又豈有不發大財之理？」

燦伯道：「財是要發的，但娛樂也是不可少的，今天晚上，咱們各找各的消遣好了。」

顏天培一呆，道：「找什麼消遣？」

燦伯笑了笑，道：「他媽的裝什麼假正經，難道你是個和尚？」

「我當然不是個和尚。」

「既不是和尚，就不會吃素，是不是？難道你一點也不想女人嗎？」

「這個……」顏天培靦覥地一笑，忽然問：「我若在想女人，那麼你呢？」

「笨東西，這還用問嗎？當然是在想着女鬼了。」燦伯得意洋洋地笑着說。

顏天培乾咳一聲，心想：「物以類聚，活人一聽見女鬼這兩個字，馬上就會溜到老遠去，但燦伯却把女鬼當作是心肝寶貝。」

燦伯忽然瞪着他：「別亂想了，現在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到了賽馬日，我們再來聯手發財，懂不懂？」

顏天培忙道：「是的，是的。」

燦伯又瞪了他一眼，道：「對付女孩子，可不能纏夾不清，拖泥帶水，知道嗎？」

顏天培不禁一笑：「這是你老人家的經驗之談？」

燦伯「呵呵」一笑，道：「好說！好說！」說完之後，這個「賭鬼一世」就走了。

顏天培有了萬多元在口袋裡，神情顯得很輕鬆，他很想去找蘇菲亞，但再想一想，却又覺得現在再去找她，實在是太沒有意思了。

他想了又再想，忽然想起了另外一個女孩子。

他想起了雅兒。

雅兒是蘇菲亞的一個同學，在唸書的時候十分要好，後來蘇菲亞和顏天培在一起，顏天培也不時可以見到雅兒。

雅兒不比蘇菲亞那樣奪目，但她也有她的另一種美態。

若不是因爲已經有了蘇菲亞，顏天培說不定早已向雅兒展開追求。

但現在，蘇菲亞已月向別人圓，他就算向雅兒展開追求，也沒有甚麼不對。

一想到這裡他就興奮起來。

他有雅兒的電話，於是立刻撥電話去找她。

電話鈴聲響了很久，才聽到一個女孩子懶洋洋的聲音：「喂，找誰？」

顏天培認得出，那是雅兒的聲音。

「是我。」他屏息了好一會才能說出這兩個字。

「你是誰？」雅兒問。

「我是顏天培，妳是不是已經睡着了覺？」

「嗯，你說對了一半。」

「怎樣一半法？」

「那是因爲我並沒有睡着，只是睡着了一半。」

「對不起，是我吵醒了妳。」

「你只是吵醒了一半，因爲我還有一半是並未睡着的。」雅兒笑了笑說。

顏天培忽然嘆了口氣：「我現在很不得意，妳知道不知道。」

雅兒也嘆了一口氣，半晌才說：「我知道，你和蘇菲亞之間已經完了。」

顏天培道：「這都是我不好。」

雅兒沉默了一會，忽然說：「我可以跟蘇菲亞說說的——」

「不！」顏天培拿着電話聽筒在搖頭，也不管雅兒是否可以看得見自己的動作，「我和蘇菲亞之間，已沒有甚麼好談的，我只想看一看妳。」

「看我？」雅兒有點意外。

「怎麼了？是不是覺得我這個人很討厭？」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妳現在出來好不好？」

「好罷，你在那裏？」

「半小時後，我們在尖沙咀天星碼頭見。」

* * *

三十五分鐘後，顏天培終於在天星碼頭看見了雅兒。

她穿着一襲淺藍長裙，裙子在風中飄呀飄的，眞是說不出的動人。

顏天培看見她，心裡立刻有着說不出舒暢的感覺。

雅兒挽着一隻銀手袋，瀟灑地走了過來，叫了一聲：「天培，你好！」

顏天培聳肩一笑：「我不好。」

雅兒眨着睫毛長長的眼睛：「你眞的爲了蘇菲亞而頹唐了？」

顏天培搖搖頭：「我不是爲了她。」

雅兒說：「不是爲了她又是爲了誰？」

顏天培又搖了搖頭，道：「現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人本來就是如此渾渾噩噩的。」

雅兒凝視着他，忽然說：「我有點餓。」

顏天培道：「我們去宵夜，吃白灼蝦、炸蟹和蒸石斑怎樣？」

雅兒點了點頭：「好的。」

* * *

白灼蝦很鮮甜、炸蟹很甘香、清蒸石斑却稍嫌老火一點。

但顏天培和雅兒一直吃得津津有味。

他倆不但吃海鮮，還在喝啤酒。

雅兒從前是不喝啤酒的，但後來由於經常跟同學旅行燒烤，爲了要消解消解燒烤食物的燥熱，便喝了一些啤酒，久而久之，居然也有一點酒量。

她一喝啤酒，俏臉就紅了，又紅又漂亮。

顏天培看着她，不禁看得有點痴了。

雅兒爲他剝了一隻箕圍蝦，還親自遞進他的嘴巴裏。

蝦鮮甜，雅兒的笑容更是甜美。顏天培不禁爲之陶醉了。

宵夜過後，雅兒說要回家，但顏天培却不肯放她走。

「多陪我一會兒，好不好？」他在央求。

雅兒看看腕表，搖搖頭道：「不，我明天還要上班。」

顏天培望住她，忽然把她擁入懷裡：「雅兒，妳可知道我多寂寞？」

雅兒沒有掙開，只是幽幽的嘆了口氣，說：「都是蘇菲亞不好——」

顏天培立刻伸手掩住她的嘴巴：「別再提起蘇菲亞，現在她沒欠我甚麼，我也是一樣，我們之間，是兩不虧欠。」

雅兒撥了撥秀髮，仰起臉凝視着顏天培。過了很久，才說：「我不想成爲你的暫時情人。」

「暫時情人？」顏天培笑了，「誰說我要妳成爲我的暫時情人？」

雅兒的臉一陣蒼白：「對不起，原來我連這個資格都不夠，那麼，請讓我走！」

「不！我不能讓妳走。」

「爲甚麼？你這樣纏着我，對你對我都沒有甚麼好處。」

「雅兒，妳把自己估計得太低了，我又怎會把妳當作甚麼暫時情人？」

雅兒望着他：「那麼，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樣的？」

顏天培道：「直到現在，我才發覺妳比蘇菲亞好得多。」

雅兒轉開了臉，幽幽地嘆了口氣：「你現在才這樣說，難道不覺得臉紅嗎？」

顏天培吸了口氣，道：「我知道，我從前眞是太沒有眼光了，但蘇菲亞，她——」

「我知道，她是個熱力四射的女孩子。」雅兒眨着眼，「我若是個男人，也會給她迷住。」

顏天培默然半晌，才道：「我們還是別再談蘇菲亞了，妳喜歡到什麼地方去？」

「現在？」雅兒驚訝地望住他：「你可知道現在幾點？」

顏天培道：「我知道妳明天還要上班，但可不可以爲我這個寂寞的人請假？」

雅兒忽然沉下了臉，冷笑着說：「你以爲我會嗎？」

顏天培一呆，半晌才道：「我又不是妳肚子裡的蛔虫，又怎曉得妳心裡怎樣想？」

雅兒又冷笑了一下：「有三件事，你是必須要弄清楚的。第一：我的肚子裡沒有蛔虫。第二：就算我的肚子裡有蛔虫，這些蛔虫也不可能知道我心裡的想法究竟是怎樣的。」

顏天培不禁苦笑了一下：「還有第三件事呢？」

雅兒道：「第三件事，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顏天培道：「請說。」

雅兒的臉龐微微一昂，忽然露出了一絲俏皮的笑意：「誰說我不會在明天請假？」

顏天培一聽之下，立即整個人興奮得跳了起來：「雅兒，你整得我好苦！」說到這裡，忍不住把雅兒整個人抱了起來。

雅兒「哇」的叫了一聲：「別這樣，給人家看見，還以爲你是個瘋子哩！」

顏天培笑道：「別人怎樣看，別人怎樣想，這都是別人的事，和我們又有什麼相干？」

雅兒在他的臉頰上輕輕撫摸了一下，柔聲說：「你認爲我們是否又已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顏天培點點頭，道：「不錯，其實，我早就有一種感覺，覺得我們之間，是很有一點緣份的，但那時候，在我們的中間還有蘇菲亞……」

雅兒搖搖頭，道：「爲什麼又要提起她了？」

顏天培連忙自掌嘴巴，道：「對！不對！是我胡說八道，十分混帳，該打！該打！」

雅兒把他的手抓住：「別傻氣了，我要回家。」

「回家？」顏天培一怔，「妳不是已經決定明天請假嗎？」

雅兒說：「明天是明天，我們明天才出外遊玩，但今天晚上，我總不能不睡覺呀。」

顏天培點點頭，道：「妳說得對，我絕對尊重妳的意見。」

雅兒笑了，笑得很甜。顏天培看着她的臉，不禁又看得痴迷起來。

就在顏天培準備截的士的時候，忽然有一輛貨車駛了過來。

雖然在凌晨時候，一般貨車都很少會開動，但顏天培也不以爲意。

但忽然間，大貨車裡跳出了三個人。

其中一人，眉粗目大，身材有如猩猩一般。顏天培認得他，那是綽號「黑猩猩」的曹大廣。

曹大廣又叫大隻廣，他很少說話，但一開口就很難聽。

他說話的語氣很倔强，聲音也像是森林裡的猩猩一樣。顏天培早就認識他，也曾見過他揍人的情景。

曹大廣揍人，簡直是毫不留情的，那一次，只不過有人在他的耳朵旁邊吹了一口氣，他就把那個人打斷了七八條肋骨。

那人眞是十分可憐，他只是跟曹大廣開開玩笑而已。

曹大廣也知道他是在開玩笑，但那時候，他的心情不好，他不想開玩笑，於是，那個人就遭殃了。

曹大廣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和他開開玩笑已經很不妙，倘若眞的得罪了他，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現在，他已成爲貴利洪手下！

曹大廣突然出現，顯然是貴利洪派他來找顏天培的。

顏天培暗叫不妙，他再也不顧得這許多，拉着雅兒拚命便跑。

雅兒跑了一陣，有點上氣不接下氣，不禁問顏天培：「什麼事，他們是不是劫匪？」

顏天培道：「不！他們都是貴利洪的手下。」

「貴利洪？」雅兒吃了一驚：「你是不是欠了他的錢？」

顏天培道：「是的，我一定會把錢還給他，但現在還不成……」

雅兒又跟着他跑了一段路，但曹大廣等人已越追越近了。

雅兒便對顏天培說：「你自己走罷，我沒有欠他們的錢，他們不會對我怎樣的。」

顏天培道：「不！他們都不是人，妳現在和我在一起，他們決不會放過妳。」

他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但雅兒卻不相信，她說：「你走吧，我就站在這裡，看看他們會對我怎樣？」

顏天培本來不肯讓她停下來，但她堅決不肯走，他也沒辦法。

他只得自己走。但他走不到幾步，背後已傳來了曹大廣難聽的聲音：「顏天培，你再走，這位小姐就不怎麼妙了！」

顏天培一聽見這句話，立刻就停了下來。

雅兒又驚又怒，她叫道：「天培，你快走，我不怕他們！」

曹大廣嘿嘿一笑，道：「妳當然不怕，因爲妳還沒有嚐試過輪大米的滋味！」

「輪大米？什麼意思？」雅兒叫道。

曹大廣嘿嘿一笑道：「這意思很簡單，即排隊向小姐强姦是也。」

雅兒立刻尖叫起來，但她還沒有叫出聲，曹大廣已伸手掩住了她的嘴巴。

他的手毛茸茸的，繞在雅兒脖子上，使雅兒感到很不舒服。

顏天培走了回來，大叫道：「你們別難爲她！」

曹大廣冷冷一笑，道：「你知道規矩嗎？」

顏天培道：「我知道，我欠下洪哥一筆錢，但我會淸還的。」

曹大廣道：「怎樣淸還法？是用眞金白銀，還是用這個小姐來抵數？」

顏天培道：「我是我，她是她，我們之間只是普通朋友，你們不可以這樣對待她。」

「普通朋友？」曹大廣冷冷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若是普通朋友，你們會這樣親密嗎？」

顏天培道：「不管怎樣，你先放了她再說！」

曹大廣陰森森地一笑，道：「人，我是會放的，但你必須先把債項還淸！」

顏天培道：「我借了一萬元，現在該還多少？」

曹大廣道：「不多，一萬九千八百元正！」

顏天培叫了起來：「縱使利疊利，也沒有一萬九千八百元那麼厲害，我借這些錢還不夠十天！」

曹大廣冷冷一笑，道：「本來是用不着這樣多的，但你使我們不放心，要派手足來追尋閣下，單是這些費用，就已經很不得了。」

顏天培道：「這和搶劫有什麼分別？」

曹大廣乾笑着，道：「怎會沒有分別？搶劫的劫匪，會不會事先借一萬元給你作爲賭本？倘若你根本不向洪哥借錢，我們就決不會向你追討一塊錢。」

顏天培道：「但我現在沒有一萬九千八百元……」

曹大廣嘿嘿一笑：「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把這位小姐帶走好了，無論到什麼時候，只要你能夠本利淸還，我們馬上就把這位小姐送回到你身邊！……」

說完，就要把雅兒帶走。

顏天培連忙喝止：「不行，我可以先付利息！」

曹大廣獰笑着：「怎麼？終於捨得把錢掏出來了？」

顏天培道：「但我只有一萬元。」

曹大廣道：「一萬元也有一萬元的用處，你先把錢拿來！」

顏天培吸了口氣，只得把贏回來的一萬元交給曹大廣。

曹大廣接過鈔票後，就把雅兒向前一推，同時，說道：「這位小姐好福氣，有一個這樣的男朋友。」

雅兒臉色蒼白地靠着顏天培身邊。

「對不起，是我連累妳受驚了。」顏天培抱歉地說。

雅兒搖搖頭：「別說這種話，我不是那些只會懂得跟紅頂白的人。」

曹大廣哈哈一笑，道：「你們慢慢談心好了，小顏，有了這一萬元，我們會在洪哥面前爲你說盡好話的，可是，這只是利息，你越早還淸，對你就越是有利，哈哈……哈哈……」

曹大廣等人離去後，顏天培的情緒十分惡劣，他簡直不想說話。

倒是雅兒不斷安慰他，說每個人都會有遭遇到逆境的時候，這些小事，實在用不着擔心。

「小事！虧妳還說是小事！」顏天培嘆了口氣，道：「我差點連累了妳，這還能算是小事嗎？」

雅兒聳了聳肩，說：「我現在不是很好嗎？你根本沒有對不起我，而且，你若對我不好，剛才大可以一走了之，不顧而去，但你並沒有這樣做。」

顏天培感激地望着她，又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妳眞好，我以前眞是個愚蠢的男人！」

雅兒一笑：「你現在也不見得怎樣聰明。」

顏天培道：「不！我深信這一次的選擇是絕對正確的，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先送你回家，然後明天再見！」

「好的，一言爲定！」

* * *

翌日，顏天培和雅兒到新界遊玩，兩人都玩得很愉快。

到了晚上十一點半兩人才依依不捨地分手。

顏天培才把雅兒送回家，燦伯就出現了。

「他媽的，臭婆娘！」燦伯一開口就罵道。

顏天培一呆，道：「你爲什麼要罵人？」

燦伯「呸」一聲，道：「誰說我在罵人？我是在罵鬼！」

「罵鬼？這裡除了你之外，還有別的鬼嗎？」

「我罵的是那個女鬼！」

「噢，那個什麼女鬼，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本來是的，但現在別提了。」燦伯悻悻然地說。

顏天培奇道：「出了什麼岔子？」

燦伯道：「有鬼橫刀奪愛，把我的臭婆娘搶走了。」

顏天培一怔，繼而叫道：「這還得了？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嗎？」

燦伯揮了揮手，說道：「他媽的算了算了，大丈夫何患無臭婆娘，這些事再也不要提起。對了，明天是賽馬日，你有什麼心水馬？」

顏天培道：「我最喜歡的是第五場『管理員』。」

燦伯道：「這匹馬不錯，不出三年必有馬贏。」

顏天培一呆：「什麼？三年？」

燦伯冷冷一笑：「難道你以爲這一匹馬明天就可以跑出來不成？」

顏天培乾咳一聲，說道：「『管理員』在第二班也有頗優異的演出，如今降班出擊，路程又很適合……」

燦伯搖搖頭，道：「適合個屁！總之，這匹馬你不必理會。」

顏天培道：「那麼，我們明天該投注那一匹馬？」

燦伯道：「還是第五場，但却不是賭『管理員』，而是重鎚出擊，賭最輕磅的那匹『金色櫻桃』。」

顏天培「嘩」的一聲，道：「這是大冷門，提都沒有人提。」

燦伯道：「別人不提這匹馬，是因爲他們無知，而我向你提這匹馬，是因爲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顏天培道：「你知道這匹馬明天肯定會全力搏殺？」

燦伯道：「他媽的天機不可洩漏，你全力進軍，集中注碼賭『金色櫻桃』好了。」

顏天培道：「該怎樣賭法？」

燦伯道：「買五千元獨贏，另外以『金色櫻桃』作爲連贏位馬膽，吃全餐，一拖十，每條五百元下注！」

顏天培吃了一驚，道：「賭得這麼厲害？」

燦伯兩眼一瞪：「什麼厲害不厲害？你要大翻身，明天就是最好的機會！」

「可是……」

「可是什麼？」

「我現在已沒有錢了。」

「什麼？」燦伯跳了起來，「你在開什麼玩笑？你在俱樂部贏了的錢呢？」

顏天培乾咳一聲，道：「都給貴利洪的人取去了。」

「什麼？」燦伯怒道：「你在搞什麼鬼？」

顏天培道：「這不關我事，我欠下貴利洪一筆債，他的手下苦苦追纏，我又有什麼辦法？」

燦伯兩手一攤，冷笑道：「這就眞是很好玩了，連賭本也沒有了，明天還賭什麼？賭風濕還是賭個屁？」

顏天培嘆了口氣，道：「我也不想沒有賭本的，但錢已給貴利洪的手下拿去了，那又有什麼辦法？」

燦伯「哼」一聲，道：「貴利洪這混蛋，非要好好對付他不可。」

顏天培目光一閃，道：「你有辦法？」

燦伯道：「只要肯花腦筋，什麼辦法想不出來？」

顏天培道：「你老人家不是想打劫貴

利洪罷？」

燦伯道：「就算眞的要打劫他，又有什麼不對？」

顏天培道：「這傢伙不好惹，我可不敢幹。」

燦伯罵道：「瞧你神氣活現的，怎麼中看不中用。貴利洪也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有什麼值得害怕的？」

顏天培道：「倘若貴利洪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我自然是不怕他的，但他的手下，全是吃人不吐骨的傢伙，單憑我一個人的力量，又怎能跟他們硬拚？」

燦伯道：「誰說要跟他們硬拚？我早已說過，要花腦筋，可不是叫你亂來！」

顏天培皺了皺眉，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燦伯道：「你帶我去見他好了。」

「什麼？」顏天培大吃一驚，連忙搖手不迭：「這個不可以，不可以，萬萬不可以！」

燦伯道：「你怕什麼？有我在，貴利洪又算是什麼東西？」

顏天培道：「但那傢伙根本不是人！」

燦伯道：「貴利洪雖然不是人，但燦伯却是個鬼！」

顏天培一想，也覺得燦伯的話不錯，他再三考慮之後，終於決定帶着燦伯去見貴利洪。

* * *

貴利洪並不像曹大廣那樣面目猙獰，但却是個深沉狠毒的人。

有時候，他看來很和氣，而且還好像很有禮讓精神，但實際上，他是個吃人不吐骨的惡魔。

否則，他也不會在黑社會裡冒升起來。

平時，他總是喜歡在辦公廳裡看電視，聽聽粵曲。

他的辦公廳並不在寫字樓大廈，而是在一間夜總會裡。

貴利洪是這間夜總會的副董事長，而這裡的董事長則是他的岳父。

貴利洪的岳父，在黑道上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正因如此，貴利洪才能夠在短短十年之間，冒升得這樣快，爬得這樣高。

在這夜總會辦公廳門外，通常都有兩個打手在看守着，顏天培一出現，這兩個打手就目不轉睛地盯住他：「培哥，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

顏天培哼了一聲，只是道：「我要見洪哥。」

其中一個打手笑了笑：「你若是來還錢的，洪哥當然很樂意接見閣下，但若想說什麼廢話，只怕不太合時了。」

顏天培沉着臉道：「現在說廢話最多的人，似乎是你，而不是我！」

那個打手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但另一個打手却笑吟吟地說：「培哥近來似乎意氣風發，準是手風大旺，贏了不少錢吧？」

顏天培冷冷一笑：「你的廢話也不少，是不是洪哥不在這裡？」

「不！你且等一等，待我進去通傳一聲……」

* * *

貴利洪自然很樂於接見顏天培，可是，顏天培還沒有出現，辦公廳裡的燈光忽然就熄了。

貴利洪一呆，心想：「是不是總掣燒掉了？」正待叫手下檢查一下，忽然眼前出現了一道青藍的光芒。他心中一凜，不由喝道：「是誰在裝神弄鬼？」

「我是顏天培——」黑暗中响起了一個人的聲音，這聲音聽來十分詭異，令人有着毛骨悚然的感覺。

貴利洪一聽見這聲音，立刻便說：「不！你不是顏天培，我記得你的聲音，你的聲音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聲音桀桀一笑，道：「朋友，你還沒有聽完哩，我是說，我是顏天培的仇鬼！」

「顏天培的仇鬼？」貴利洪一愕，「什麼叫仇鬼？」

那聲音怪笑着，道：「你有沒有仇人？」

貴利洪吞了一口口水，像他這種人，倘若連一個仇人也沒有，那才是天下奇聞。所以，他也無從掩飾，只得說：「我有仇人，而且不只一個。」

他說的眞是實話，但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如此坦白。

那聲音似乎在乾笑着，道：「你的仇人，全都是活着的，對不？」

貴利洪點點頭，道：「是的——」

那聲音道：「有沒有給你幹掉的？或者是已經死掉的？」

貴利洪道：「這個……這個……」他平時說話並不是結結巴巴的，但這時候，他却像個有口吃病的人。

那聲音冷冷一笑：「你也不必答覆這個問題了，總之，活着的仇人，就叫仇人，至於那些已經死掉了的仇人，應該稱之爲仇鬼！」

貴利洪聽得爲之發楞，那聲音又道：「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貴利洪只得連連點頭，道：「我明白了！」

「很好！你果然是個很聰明的人。」那聲音繼續說：「我和顏天培之間的仇仇怨怨，局外人是不會明白的，我也用不着向你解釋，對不？」

貴利洪忙道：「這個自然，這是你和顏天培之間的事，我用不着理會，也無從理會。」

那聲音冷冷一笑：「可是，你却妨碍了我進行報復的計劃！」

貴利洪道：「我怎樣妨碍你的報復計劃了？」

那聲音又道：「你要是派人纏住他，分明就是跟我搗蛋！」

貴利洪道：「我不是無緣無故派人纏住他的，他欠了我的錢，我自然要派人向他追討。」

那聲音道：「他不是還了一萬元給你嗎？」

貴利洪道：「那只是利息……」

那聲音冷冷一笑：「我不喜歡聽見你說的種種理由，總之，你老是派人纏着顏天培，我就不高興！」

這時候，貴利洪已漸漸鎮定心神，他想：「這傢伙未必是什麼鬼怪，說不定有

人做了手脚，故弄玄虛而已。」

想到這裡，膽子倏地壯大起來，他大喝一聲，道：「別再裝神弄鬼了，我從不相信這一套——」

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禿頂老者突然在他眼前出現。

這老者正是燦伯！

燦伯正對着貴利洪微笑。

貴利洪看過無數人的微笑，但却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可怖的微笑。

那是因爲燦伯的腦袋並不在他的脖子上，而是在他的手裏。

他用雙手捧着自己的腦袋，而在脖子之上，却是空空如也，什麼也不存在的。

貴利洪的臉色變得一片蒼白，他想叫，但再也叫不出任何聲响。

燦伯把自己的腦袋遞到貴利洪面前，同時怪笑着說：「捧着它！」

但貴利洪不敢，燦伯笑了，笑聲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大哥洪，你怎麼了？你平時不是胆大包天的嗎？怎麼現在連一個人的腦袋也不敢拿着？嘿嘿，這還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貴利洪嚇得連腿都軟了，他突然「噗」一聲跪了下來，顫聲叫道：「我不是英雄好漢，我……我只是一個胆小鬼吧了！」

「胆小鬼？」燦伯嘿嘿一笑，道：「但照我看，你的胆子比維多利亞公園還大哩，否則又怎會做吸血鬼？」

貴利洪汗如雨下，道：「我知道錯了，以後再也不敢幹這些傷天害理的事。」

燦伯冷冷一笑：「話是你自己說的，但以後若再放高利貸，那又怎樣？」

貴利洪道：「任憑尊駕處置！」

燦伯哈哈一笑，道：「我也不會把你怎樣，大不了把你拖進地獄，大家交個朋友好了。」

貴利洪連忙搖頭不迭，道：「不！我不要交你這種朋友！」

燦伯笑了一笑，道：「你交不交的這個朋友，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你最好別讓我成爲你的敵人，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貴利洪急急點頭，道：「我明白！明白！」

燦伯道：「我看你也不像個笨人，正是他媽的識時務者爲俊傑，顏天培的事，你怎麼處置？」

貴利洪忙道：「我曉得！我曉得！我不再向他追討欠債便是！」

燦伯道：「你當然不能再向他追討欠債，否則，你會把他活活逼死的，倘若你逼死了他，我又怎能再找他算帳？」

貴利洪苦着臉，道：「你要我怎樣？」

燦伯道：「我要顏天培活得好好的，至於我將來怎樣整治他，那是我的事。」

貴利洪道：「是的！是的！」

燦伯道：「不管怎樣，你決不能騷擾他，你不但不能繼續追討欠債，連那一萬元利息也要歸還給他！」

貴利洪連忙說：「好的！好的！我馬上把那一萬元還給他，而且保証以後再也不去騷擾顏先生。」

燦伯冷冷一笑，道：「你把一萬元給我就可以了。」

燦伯馬上從保險箱裡取出一萬元，交給燦伯，只見燦伯左手拏着自己的腦袋，右手却伸出，從貴利洪手裡接過一疊千元大鈔。

這樣情況，眞是駭人聽聞，恐怖之極。

燦伯接過鈔票之後，就不再說話，忽然間燈光又再亮着，燦伯也同時消失了影踪。

* * *

從貴利洪的夜總會出來，空氣清新得多了。

但對顏天培來說，空氣清新與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鈔票。

明天就是賽馬日，他需要的是賭本，倘若沒有賭本，就算有必贏貼士，又有什麼用處？

燦伯把一萬元鈔票交給顏天培，愼重地對他說：「這次你要小心了，能否大翻身，發大財，就得看明天一役！」

顏天培道：「你有什麼好貼士？」

燦伯道：「本來，我早已有了線路，但馬圈風雲瞬息萬變，在半小時甚至是幾分鐘之內，都可能發生驚人的變化，所以，我決定到明天賽馬日，才給你最準確的貼士。」

顏天培道：「這樣也好，最少可以避免情況突變而導致損失。」

燦伯笑了笑，道：「你越來越聰明了，但你可知道，在馬場裡輸得焦頭爛額的，全是聰明的人！」

顏天培苦笑了一下，道：「是不是那些畜牲比人還更聰明？」

燦伯道：「你錯了，畜牲畢竟還是畜牲，而且，根據動物心理學研究所得，越是聰明的馬，就越是不肯拚命競賽，只有那些笨馬，才會不顧一切地向前疾衝，爲馬主帶來勝利。」

顏天培道：「這是燦伯的經驗之談？」

燦伯道：「這並不是我的經驗之談，而是那些專家研究所得的結果。」

顏天培道：「但有許多專家的話，根本就是胡說八道，亂放响屁！」

燦伯笑道：「不錯，那些專家所放的屁，又臭又响，但不少人却視之爲金科玉律。」

顏天培道：「賭馬不易，眞眞不易。」

「你這樣說就錯了，」燦伯道：「賭馬是最容易不過的，縱使是阿婆阿伯之流，他們可能目不識丁，但却懂得怎樣賭馬，但難却難在怎樣才能贏錢！」

顏天培想了想，道：「不錯，賭馬是很容易的，但想贏錢却是難乎其難。」

燦伯道：「但我們不同，我是賭鬼一世，你是賭鬼二世，我們一經合作，想不贏個盤滿砵滿也很難。」

「如此多謝燦伯了。」

「現在時候不早了，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準備在馬場裡大搏殺。」

「回家休息？」顏天培吃了一驚。

爲了要躲避貴利洪的追債，他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所以一聽見「回家休息」這四個字，他就不由自主地吃驚起來。

燦伯「呸」一聲，罵道：「你別膽小如鼠好不好？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從今後起，貴利洪不但不敢再騷擾你，而且一看見你還得培哥前培哥後，你相信不相

信?」

顏天培這才吁了一口氣，道:「這都是燦伯帶給我的福氣!」

燦伯道:「別再婆媽了，快回家休息，明天到馬場，我會面授機宜，保証你可以贏大錢!」

燦伯說完之後就消失了踪影。

* * *

顏天培回到家裡，感到渾身都是倦意。

他淋了一個冷水浴，好讓自己的頭腦可以清醒一點。

淋完了冷水浴之後，他就大字型地躺在床上，他閉上了眼睛想睡覺，但却沒法子可以睡得着。

過了十幾分鐘，他從床上跳了起來，到廚房打開了冰箱。

冰箱裡有啤酒，他一連喝了兩罐，覺得身上有點發熱，但却還是不想睡覺。

他扭開了電視機。

第一個電視台正在播影恐怖電影，畫面上出現的是一個穿白色長裙的女子。

這白裙女子的臉色很蒼白，但眼眶却是一片血紅色的。

不問而知，她是這齣影片裡的女鬼。

這種電影，對顏天培來說，覺得實在是太無聊了，他伸手按了另一個掣，轉台看別的節目。

可是，他按了另一個掣之後，畫面上出現的，還是那一個「女鬼」。

顏天培奇怪極了，還以爲自己沒有按動轉台掣，於是又再按另一個掣，再度轉台。

這一個掣按下去，應該是轉到英文電視台的，可是，當他按下去之後，畫面上出現的還是那個「女鬼」!

顏天培不禁開始吃驚了。

他伸手再按掣，那是另一個英文台的按鈕。可是，無論怎樣，電視機畫面上出現的，仍然是那一個穿着白袍的女鬼!

顏天培吃驚極了，因爲這是完全不合乎常理的事。

他心想:「是不是電視機壞了?」

不錯，準是電視機壞了，否則決不會每一個電視台都在播影同一齣恐怖電影的。

他索性把電視機關掉。

可是，他分明已把關電視機的掣按下去，但電視畫面仍然沒有消失，那個穿白袍的女鬼仍然在他眼前，而且還對着他不斷微笑。

女鬼在微笑，顏天培却笑不出來了，這部電視機究竟出了什麼毛病?

他驚惶之下，索性連插頭也拔了出來。

電視機沒有了電源，自然不會再有任何畫面出現的。

但這是對正常的情況而言，而顏天培現在所面對的，却是一件完全不合乎常理的事。

雖然他把電視機的插頭都拔了出來，但那個女鬼仍然在他的眼前不斷微笑。

顏天培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簡直給這個女鬼弄得快要神經錯亂了，只見女鬼越笑越是得意，但眼神却也越來越是恐怖。

顏天培再也忍受不了，他突然拿起一張摺椅，用力向電視機擲過去。

只聽見「波」的一聲，電視機的螢幕立刻被擲得完全碎裂。

連電視的螢幕也給擲碎了，那個女鬼自然不可能再在螢幕上出現。

顏天培呆呆地望着碎爛了的電視機，過了一會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他坐在床邊，心想:「剛才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又抑或是自己神經過敏了?」

但無論怎樣，電視機已給打爛了，他倒不在乎這一點錢，他只求心安理得，今晚好好的睡上一覺。

他越來越是疲倦了，終於又躺在床上。

這一次當他閉上眼睛之後，很快就睡着了，但就在他開始進入夢鄉的時候，他忽然發覺鼻子有點癢癢的。

他用手撥了撥鼻子。

但他撥了鼻子一下之後，忽然又感到身邊好像有一團灼熱的火在燃燒。

他驚醒了，睜開眼睛一看，赫然發現自己身邊有一個赤裸裸的女人。

這女人的身材十分惹火，臉上的表情也是令人爲之迷惑不已。

她不但漂亮動人，更是每一個男人都不能抗拒的惹火尤物。

顏天培呆住了，他揉了揉眼睛，還以爲自己正在做夢。然而，這並不是夢，這是活生生的事實。

一個令任何男人都無法抗拒的尤物，正像一條水蛇般纏着他。

這女人似乎有點面熟，但一時之間，顏天培却又沒法子可以想起，她到底是誰。

顏天培想把她推開，但他似乎沒有這個力量。

他是沒有這個力量?還是根本捨不得把她推開?這一點，就連他自己都不怎麼清楚。

這女人的確是個罕見的美人兒，蘇菲亞和雅兒已經是很出色的女孩子了，但和眼前的這個女人相比，却還是相差得太遠了。

這個女人纏着他，越纏越緊。

顏天培的情慾不斷高漲，他再也無法可以控制自己。

他終於要了她。

* * *

顏天培當然不是處男，他對女人已有相當的經驗。

可是，他從來沒有這樣衝動過，那就像是地震，他從前所遇上的只是三、四級地震，而這一次，却最少有八級以上!

他獲得極大的滿足。

他抱住這個女人，忽然問:「妳是從那裡來的?」

這個女人說:「你爲什麼不先問一問我的名字?」

「噢，對不起，這是我的疏忽，」顏天培說:「妳貴姓芳名?」

「我叫安安。」

「安全的安?」

「不錯，你和我在一起，是安全加安全，以後誰也不敢欺負你。」安安說。

顏天培道:「沒有人欺負我。」

安安搖搖頭，說:「你錯了，貴利洪不是屢次欺負你嗎?」

顏天培道:「不!現在貴利洪再也不敢對我怎樣了。」

安安道:「你認爲這是燦伯的功勞?」

顏天培道:「燦伯的確對我很好——」

「胡說!」安安冷冷的笑:「你以爲燦伯眞的是個好鬼?」她不說「好人」而說「好鬼」，顯然已知道燦伯的一切。

顏天培忽然冒出了寒意。

「妳到底是誰?」

「我已說過，我叫安安，安全的安，你遇上了我，是安全加安全，以後就連燦伯也不敢再利用你。」

「燦伯利用我幹什麼?」

「你和他一起賭博，是會增添你的罪孽的，他是個邪氣十足的鬼魂，無論是誰和他混在一起，都會遭遇到悲慘的收場。」安安在他的耳朵邊說。

顏天培吸了一口氣，道:「安安，妳到底是從那裡來的?」

安安微微一笑，指着電視機說:「你瞧!」

顏天培看着已經毀爛了的電視機，突然恍然大悟:「妳……妳就是螢幕上的那個女鬼?」

安安抿嘴一笑:「怎麼了?你害怕嗎?」

顏天培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和一個「女鬼」發生關係，這種事想一想也會爲之毛骨悚然。

而他却確確實實做過了這種事。

安安的眼眶開始變了，變成血紅之色。

顏天培尖叫起來，他推開了她，嘶聲叫道:「快走!妳不要纏住我!」

安安眨動着眼睛:「你以爲自己是個很有魅力的男人?你以爲連我也會爲你着迷?」

顏天培連忙道:「當然不是的!當然不是的!」

安安淡然一笑:「但無論怎樣，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了。」

顏天培抽了一口冷氣，道:「可是，妳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鬼。」

安安道:「這也是一樣的，反正我現在已經是你的鬼，而且……」

「而且什麼?」

「我已算得出，我肚子裡現在已經有了你的骨肉!」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顏天培連臉都白了:「人鬼殊途，妳怎可能有我的骨肉?」

安安一笑，道:「世事之奇，無奇不有，你以爲不可能發生的事，偏偏就發生了。」

顏天培道:「妳快走，我們之間，絕不可能有什麼結果的。」

安安道:「你放心，我不會永遠纏着你的，但你的孩子，你一定要把他好好撫養。」

顏天培道:「妳是個鬼，就算眞的懷了孕，又怎能把孩子帶到陽間?」

安安道:「我當然有我的辦法。」

顏天培聽得心慌意亂，道:「我不能要妳這個孩子!」

安安道:「這不單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

顏天培道:「既然孩子也是妳的，那麼，妳帶着孩子好了。」

安安冷冷一笑:「這樣說，你是不肯負責任了?」

顏天培道:「並不是我不肯負責任，而是……」

「而是怎樣?」安安的神情變得冰冷無情:「你別以爲我是好欺負的!」

顏天培大叫冤枉，道:「現在究竟是妳在欺負我?還是我在欺負你?」

安安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們似乎是談不清楚的了，既然這樣，你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往什麼地方去?」顏天培愕然問。

安安道:「去見閻王，由閻王來評一評道理!」

「不!我不去!」

「你若不想去，就得聽我的話。」安安的語氣充滿着威脅的味道。

顏天培苦着臉，道:「你要我怎樣?」

安安道:「和燦伯脫離關係，而且以後再也不要見他。」

顏天培嘆了口氣:「並不是我想見燦伯，而是燦伯主動來找我的。」

「那很容易，只要你依照我的話去做，燦伯以後就再也不會纏着你。」

「妳要我怎樣?」

「太簡單了，你到詹瞎子那裡討一道辟邪符，把這道符放在衣袋裡，那麼燦伯以後也不會再找你了。」

「詹瞎子?他是什麼人?」

安安道:「詹瞎子就在貴利洪那家夜總會側邊開館，他是個算命先生，而且對治邪治鬼很有功夫。」

顏天培奇怪地望住安安:「妳也是個鬼，難道妳就不怕詹瞎子的辟邪符?」

安安道:「詹瞎子是我的表叔，他的辟邪符，我是絕對不怕的，但燦伯却不同了，只要你身上有這道辟邪符，燦伯就不敢接近你。」

顏天培沉吟了一會，忽然問:「妳和燦伯有什麼過節?爲什麼非要對付他不可?」

安安道:「這是我和燦伯之間的事，你用不着多管，總之，你要依照我的話去做，否則，你以後的麻煩恐怕比螞蟻還多!」

顏天培無奈，只得答應下來。

翌日，顏天培果然去找詹瞎子。

但他還沒有來到詹瞎子的相命館，就已給一個人攔住去路。

攔住他的人，居然是貴利洪。

顏天培一看見貴利洪，不禁連臉色都變了:「你要怎樣?我現在可沒有錢……」

貴利洪搖搖頭，道:「我並不是向你追討欠債的，而且，你的欠單我早已撕掉了。」

顏天培聽見他這樣說，才鬆了一口氣，道:「你不是討債，爲什麼攔住我的去路?」

貴利洪道:「是燦伯叫我來找你的。」

「燦伯?」顏天培一怔，道:「他在那

裡？」

貴利洪道：「他在我的辦公廳裡等你，你非要去見他不可。」

顏天培考慮了一會，道：「好罷，你先走，我要去買一包香烟。」

貴利洪搖搖頭，道：「無論你要什麼香烟，我夜總會裡都有存貨，你還是少弄花樣，先去見一見燦伯再說好了。」

顏天培無法擺脫，只得跟着貴利洪進入夜總會。在這時候，夜總會是冷冷清清的，但裏面的空氣，仍然充滿着烟、酒和女人香水的氣味。

貴利洪帶着顏天培進入辦公廳裡，只見燦伯神情嚴肅地坐在一張大班椅上，顯然十分不高興。顏天培心知不妙，但這時候已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面對着燦伯。

燦伯盯着顏天培的臉，盯了很久才說：「那個女妖精的確很迷人，是不是？」

他分明是在說安安。

顏天培無言，燦伯冷冷一笑，又道：「你可知道安安的底細？」

顏天培吸一口氣，搖搖頭道：「我對她的事，一無所知。」

燦伯道：「這個安安，她姓卓，是珠寶鉅子卓萬容的獨生女兒。」

顏天培道：「卓萬容的名字，倒是响噹噹的。」

燦伯道：「但他這個女兒，卻是太任性了，她愛上了一個專門打刧銀行的大盜，後來還跟着這個大盜，打刧他父親的珠寶公司！」

顏天培一呆，道：「香港有那麼多珠寶公司，卓安安何以偏偏要打刧她老子的店舖？」

燦伯嘆了口氣，道：「卓安安是個反叛性十分强的女孩，她父親反對她和那個刧匪來往，她不但不聽父親的話，還索性策劃打刧父親的珠寶店，算是還以顏色！」

「這就太過份了。」

「所以，她和那個刧匪都得到了報應。」燦伯嘆了口氣，「當他們在行刧珠寶公司的時候，和警員發生了槍戰，結果這一對雌雄大盜雙雙伏誅，死於亂槍之下。」

顏天培聽得為之一陣心寒，道：「這眞是太不幸了，可是，卓安安為什麼對你懷有敵意？」

燦伯道：「在槍戰的時候，我曾經救了一個警長，因為這警長是我的朋友。」

顏天培道：「你沒有不對。」

燦伯道：「但我把那警長救出生天之後，他却一槍把那個男刧匪幹掉了。」

顏天培道：「所以，卓安安就對你懷恨於心了？」

「不錯！」燦伯道：「卓安安的確為了這件事對我懷恨於心，但在另一方面，她也想清楚了，那個刧匪男友實在不是好人！」

顏天培道：「既然卓安安已明白這一點，她就不該和你老人家作對。」

燦伯嘆了口氣，道：「若是正常的女孩子，當然會像你這樣想法，可是，她却是任性慣了的，雖然明知道自己不對，但還是要找我算帳。」

顏天培道：「那麼我們該怎辦？」

燦伯道：「你若給那個妖精迷住，我也是沒法可想的，我是個鬼，她也是個鬼，但她這個女鬼比我這個老鬼好看得多，說不定你已和她有上了一手。」

顏天培不禁臉色一紅，道：「這件事，的確是我不對，但……」

「不必解釋了。」燦伯淡淡道：「就算你是柳下惠再生，遇上這種女妖精也是刧數難逃的，現在，你喜歡怎樣便怎樣，但老實說，詹睹子的辟邪符，我這個老鬼還沒有將它放在眼內！」

顏天培忙道：「我不會去找詹睹子，我還沒有忘記，你是睹鬼一世，我是睹鬼二世！」

燦伯這才高興地一笑，道：「說得好，你還能記住這些事，總算還有良心。」

顏天培道：「但我現在該怎樣對付卓安安？」

燦伯道：「你不妨到詹睹子那裡去，向他要一道符。」

顏天培吃了一驚，連忙道：「不！我雖然曾經一度糊塗，但現在已想清楚，又怎會再去取什麼辟邪符來對付你老人家？」

燦伯笑了笑，道：「你以為詹睹子只有一道辟邪符嗎？你若眞的這樣想，那便大錯特錯了。」

顏天培一呆，道：「難道詹睹子除了辟邪符之外，還有別的法寶嗎？」

「當然有，而且他的法寶還多着哩。」燦伯道：「雖然我不怕他的辟邪符，但他還有別的法寶，足可對付一般的游魂野鬼有餘。」

顏天培怔住，半晌才道：「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要借助詹睹子的力量，來對付卓安安？」

燦伯點了點頭，道：「正是這樣。」

顏天培立刻搖搖頭，道：「我看不行了，因為詹睹子是卓安安的表叔！」

燦伯冷冷一笑：「你別聽卓安安胡說八道，詹睹子從上海到香港，數十年來一直都是孤家寡人，連一個親戚也沒有。」

顏天培「哦」的一聲，道：「這樣說，卓安安的話都是靠不住的。」

「當然靠不住！」燦伯道：「正是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女人固然是麻煩的動物，女鬼更不好惹，你若不擺脫卓安安，以後的麻煩就大過大西洋了。」

顏天培道：「我若去見詹睹子，該向他索取什麼法寶來對付卓安安？」

燦伯道：「你什麼都不必要，只要向詹睹子索取一隻臭襪就可以了。」

「什麼？要他穿的一隻臭襪有什麼用？」顏天培大為訝異。

燦伯搖搖頭，道：「誰叫你要詹睹子的臭襪？你要他的臭襪有什麼屁用？」

顏天培道：「不是要詹睹子的臭襪，又要誰的臭襪？」

燦伯道：「是淨洗大師的和尚襪。」

「他是個法力高深的高僧嗎？」

「不錯，淨洗大師是詹睹子的師父，他曾經苦練過『聚底神功』。」

「聚底神功？那是什麼玩藝兒？」

「那是一種玄門奇功，你是不懂的。」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聯合抗擊未定　求存送子議和

楔子

黃山始信峯上，日將落，夕陽把草木和岩石染成鮮血似的一片腥紅。事實上，草地上亦佈滿殘肢斷骸和血淋淋的屍體。

這些屍體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且僧道俗一應俱全，放眼望去，怕有上千具，似是人間地獄。

太陽西移，夕陽照在一塊大岩石上，只見岩石上趺坐着幾位衣衫沾滿鮮血，神情疲乏，上了年紀的人，當中那位花白鬍子已被血水染紅的老和尚，正是少林掌門上慧禪師，只見他的雙眼微睜，依然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今日九大門派，雖然傷亡慘重，但總算將魔教一網打盡，不負武林正義人士之期望，貧僧深覺安慰，料諸位施主亦有同感！」

旁邊那道長是武當掌教一木道長的師長一石，他悲聲道：「只是此次九大門派元氣大傷，非十年八年能夠恢復，尤以本派為甚，連掌門師兄亦殉難……」

崆峒派的童九山亦道：「敝派何嘗不然？上一輩的祇剩童某一人，小一輩的能夠活下來，恐亦不足十個！」

峨嵋慈心師太道：「依貧尼之見，魔教一滅，武林大概有一段平靜的日子過，而九大門派元氣大傷，亦無力再干預武林，何不封關三十年，休養生息，使各派武林得以繼續流傳下去？」

丐幫幫主『窮海神龍』招振家道：「三十年太久吧？以老要飯的看，二十年也足夠了！」九大門派之首經過協議，遂決定封關二十五年，但丐幫因弟子衆多，形勢特殊，便無封關之限。

上慧禪師道：「以後便多多辛苦招施主了！」

招振家苦笑一聲，默默點頭。

＊　＊　＊

少林武當等八大門派封關，丐幫獨力難支，且已四分五裂，如同一盤散沙，形成武林烽烟四起，羣雄割據之局面，這當中以一幫二門三教為最强，次為四莊五寨，經過一番爭奪之後，武林又再平靜下來，但有識之士都認為此乃暴風雨之前夕。

距離黃山決議十五年之後，黑白兩道高手輩出，靜極思動之下，開始醞釀變化，在此新形勢下，既有人憂，亦有人喜，因為每一次大變動，都有人倒下去，亦有人冒出頭來……本故事便在這種形勢下展開。

＊　＊　＊

八月初的山野，樹葉已開始轉紅，在騷人墨客眼中，可能會引起一片愁緒，但看在余青玉眼中，層林盡染，落葉鋪地，卻是良辰美景，最低限度，在這個季節他可多了一項好玩的事兒：打獵。

秋天固然是郊野的好日子，更是打獵的好時候。所以名震一方的『流星門』掌門余修竹的小兒子余青玉一早便帶了三個親信，到大別山下打獵。

大別山裡猛獸不少，但余青玉却不喜到深山裡去，因為他只喜歡騎射，尤其是飛禽和奔跑快速的麞鹿之類的小獸，只有如此，方可顯出其高出同儕的百步穿楊絕技。

誰都知道余修竹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各有所長，大兒子余青山武功最好，二兒子

余青峯不但聰明，而且最得人緣，女兒余青秀能做詩詞；而最小的兒子余青玉射術及暗器最準繩。

也許他的運氣，亦可能是那些禽獸倒霉，今日出現在余青玉面前的獵物竟然不少，而余青玉亦非浪得虛名之輩，幾乎箭無虛發，半天的工夫已大有收穫。

時已近午，秋天正午的陽光，依然火熱，余青玉汗流浹背，吩咐休息，他三個親信是表兄弟，年紀比他較大，瘦高的那位叫蔣田，而矮的那位叫楊秋潭，那位與余青玉同年，臉上時帶笑容的叫蕭鐘。蕭鐘與余青玉最談得來，首先找到塊乾淨的地方，略為打掃一下，請余青玉坐下，蔣田和楊秋潭則拿了幾件獵物，去找地方宰洗。

蕭鐘取出一條乾淨的汗巾給余青玉，余青玉邊揩汗邊道：「由河南來的那位琮師傅到了麼？你替少爺聯絡過否？」

蕭鐘道：「三少爺，小的已替您聯絡好了！哼，瞧不出那老頭架子還大得很哩，他說要先跟你談談才決定是否收你為徒！」

余青玉眉頭一皺，問道：「他有什麼條件？要多少酬金？」

「這些都尚未談，但小的已替您約他今晚去醉園吃飯！您要是沒空，小的便先去告訴他改期！」

「琮師傅名氣响得很，相信必是眞材實料，再忙也要抽時間去會他！咱們吃了東西便回去吧！」說着楊秋潭和蔣田經已回來，蕭鐘連忙壘爐，又從囊中傾出炭塊來，生火燒烤獵物。

吃自己獵來的禽獸，是余青玉的嗜好，他認為這是最愜意的事，所以其他事他雖然懶得動，但却親自用鐵線串起一隻雉鷄，放在爐上燒烤。

未幾，熱風中充滿着肉香，獵物烤熟了，蕭鐘又取出酒壺水囊來。余青玉坐在樹下慢慢享用。只覺味香肉嫩，食指大動，不覺將那隻雉鷄吃得乾乾淨淨，正想再吃點麞肉，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余青玉忙道：「蕭鐘，快出林看看來的是什麼人，」蕭鐘放下手中的食物，飛奔出林，過了盞茶工夫。只見他帶着一位五十多歲，精神矍鑠的老者進來，此人是「流星門」的聯絡香主，一向負責總舵一帶的聯絡，是余修竹的親信，他匆匆趕來，必然有急事，當下連忙長身問道：「裴香主，爹派你來找我？」

裴香主顧不得拭汗，道：「三少爺，請立即跟屬下回去，余掌門有事與你商量！」

余青玉訝然道：「爹有什麼事與我商量，就算有事他也會跟大哥、二哥和大師兄商量！」

裴香主道：「掌門有何事與少爺共商，屬下不知道，不過依屬下之見，可能與『蓋天幫』準備進犯之事有關，請三少爺速速回去！」

余青玉一怔，脫口道：「蓋天幫要來攻打咱們？」

「消息是如此，三少爺速回，屬下尚要去傳達掌門的令諭！」裴香主言畢又匆匆騎馬出林而去。

裴香主手下有不少人，今次親自趕來通知，可見情況必定嚴重，是故余青玉立即令三個親信收拾行裝，騎馬回去。

「流星門」在大別山下的風雷鎮，創自余青玉之祖父，由於八大門派封關之後，羣雄割據，至余修竹執掌時，便大事擴展，名雖曰門，實則與一般幫會已無甚分別。「流星門」的地盤頗大，自大別山以西至武當山，南至洪湖，北至信陽，共設十三分舵，門下徒衆幾千之數，乃一幫二門三教之一。

余家的「流星劍法」馳名武林，是故以流星門為名，余修竹除了教授三子一女之武功外，另外尚收了十二名徒弟，號稱「流星十二劍」，首徒俞永浩老成持重，最得余修竹喜愛，與余青山被視為余修竹之左右手。

當余青山匆匆趕回總舵時，門外的守衛悄聲道：「三少爺，快請到內廳，掌門人正在發你脾氣！」余青玉最害怕父親，聞言吐吐舌頭，將馬交給蕭鐘，快步進廳。

到廳外已聞余修竹焦慮的聲音：「玉兒怎還未回來？快派人去找尋！別讓『蓋天幫』奸細擄去！」

只聽余青山道：「爹，事情緊迫，咱們先商量對策應付吧！」

余青玉趕緊進去，垂首低聲道：「爹，孩兒來……來遲了！」

余修竹沉聲問道：「你跑去何處？」

余青玉聲如蚊蚋地道：「孩兒……去打獵！」

「混帳，快些到一邊去！」余修竹自己則站了起來，在廳內踱着方步，心事重重，內廳一時間無人開腔。余青玉悄悄坐在青峯身旁，偷眼一望，內廳除了自己一家人之外，尚有大師兄俞永浩、二師兄周明、三師兄殷志雄，總舵的內三堂總堂主凌鐵壁，外三堂總堂主雲開。余青玉剛到，未知情況如何，心頭忐忑，不敢吭一聲。

俞永浩忽然道：「師父，『快刀門』與『蓋天幫』素來有隙，咱們何不派人與他們協議，合力反擊『蓋天幫』？」蓋天幫佔的地盤與流星門毗鄰，盤據在洞庭與鄱陽兩湖之間，而「快刀門」則在蓋天幫之側，是故俞永浩有此建議。

余修竹搖搖頭，道：「去年郝不滅派人來為他兒子說媒，被為師所拒，只怕他不肯……何況一幫二門三教能夠相安無事，乃因為互相制肘，這次蓋天幫必是知道郝不滅提親被拒，所以才敢來犯！」

雲開道：「掌門人若備些禮物，再派俞侄去說親，也許郝不滅肯答應也未定，屆時蓋天幫審時度勢，自然不敢妄動！」

凌鐵壁道：「只怕蓋天幫已早咱們一步，跟快刀門訂下協議，此路不通，何況郝不滅此人性烈，睚眥必報，而又短視，未必能說服得了他！」

余修竹焦慮的道：「難道沒有其他辦法？」

廳內衆人都垂首不言，眉頭鎖起，一時間都沒了主意，余青玉忍不住道：「爹，蓋天幫眞的這般强盛麼？孩兒就不信咱們抵禦不了他！」

余修竹怒道：「小畜牲，你整日只知玩樂，懂得什麼？」

周明低聲道：「聞說蓋天幫幫主帥英傑的『潛龍玄功』已練至第八重，最近才開關出來，雄心勃勃意圖統一武林，根據咱們派去蓋天幫卧底的探子報告，最近他又收服了幾位高手，若全力來犯，咱們實難抵擋！」

余青玉回道：「咱們也可以去僱些高手來助陣！」

他聲音雖低，不料仍被余修竹聽見，喝道：「眞是胡說八道，高手可以用金錢僱請得的麼？你給老夫閉嘴，省得惹我生氣！」余青玉再也不敢吭聲。

凌鐵壁道：「掌門，不管如何，咱們也得提防對方來襲，首先須作一番周詳的佈置，且等『快馬堂』的侯堂主到洪湖一帶視察回來之後，再作定奪！」

余修竹不悅地道：「屆時只怕已來不及了！」凌鐵壁猛向他打眼色，余修竹想了一下，續道：「今日至此為止，大家回去設想一下，看看能否拿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衆人紛紛離座告辭，余修竹又道：「玉兒，不許你再往外亂跑！」

余青玉唯唯喏喏，余青峯拉着他一齊回內堂，道：「三弟，爹說得有理，最近不太安穩，你不要跑遠了！」余青玉與青峯比較談得來，當下笑道：「二哥，小弟已快十八歲，你還以為我是小孩子麼？」

余青峯嘆了一口氣，道：「三弟，你人很聰明，可惜貪玩，學歌舞樂器，那是紈袴子弟所為，你年紀尚小，幫不了爹，但亦應該將精神放在武功方面，將來也好幹一番事業！」

「小弟自覺不是學武的材料，而且學每一項武技興趣都不能持久，要想在武學上有所成就，非十年八年時間的苦練難見成效……」

余青峯截口笑道：「你的射術不是很好麼？聽秀妹說，你常在夜內去後花園練發暗器！」

「那是小弟喜歡打獵！」

余青峯知道難以說服他，也不多勸，臨走時只道：「三弟，你莫忘記，你是武林世家子弟，你不想在武學上有所成就，形勢也不容許你！你記住二哥這句話就是！」

余青玉沒把他的話記在心上，到內室向娘親請過安之後，又去找姐姐余青秀。余青秀正在練發暗器，見他來到，喜道：「玉弟你來得正好，快指點愚姐一下！」

余青秀已十九歲，因余修竹只此一女，視若掌珠，至今尚未許人，由於余青玉年紀與她接近，兩人感情最佳，當下余青玉見她全副武裝，不由笑道：「姐姐你不去塡詞，來學這種勞什子作甚？」

余青秀道：「三弟，你不知道蓋天幫要來攻打咱們麼？瞧你嘻皮笑臉的，一點都不担心！」

余青玉笑嘻嘻地道：「你不早說這只是雕虫小技麼？何況臨急抱佛脚，也未必生效！姐姐，我告訴你，小弟已找到琮師傅了，不過不許你告訴爹！」

余青秀訝然地道：「那一位琮師傅？」

「哈？你居然不知道河南鼎鼎大名的戲曲大師琮鈴子的大名呀？嘿，河南多少名角都是他的得意門徒！」

「你找到他又怎樣？莫不成要拜他為師？」

余青玉笑道：「姐姐你眞聰明，小弟正有此意！」

余青秀愕然道：「你瘋啦？你拜師學歌舞樂器，已惹爹生氣，還想學戲？」

「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總比學武好，整天練劍打拳，悶也悶死人！」

余青秀正容道：「如今不比尋常，你還是打消主意吧！戲演得再好，也不能教帥英傑改變主意！」

余青玉有點意興闌珊，道：「你自個練吧，小弟已約了他吃晚飯，待我先洗個澡，換件衣服！」

* * *

風雷鎮才建立了十年，不但房舍新淨，而且街道整齊，這個地方能夠建鎮，與「流星門」的興起有莫大的原因，由於「流星門」强盛，各方來「朝拜」的人亦多，形成商業繁盛，來往的人也就更多了，風雷鎮也就多人聚居，更為熱鬧。

醉園地方不算大，但燒的菜却是全鎮最好的。酉牌未過，余青玉已帶着蕭鐘來了，特地叫夥計用屏風圍起一角，泡了茶等候。琮鈴子架子不小，余三公子等了近半個時辰才施施然駕臨，蕭鐘道：「三少爺，他來了！」

余青玉見這個老人，神態悠閒，舉止動作優雅，抬步就像在台上踏步，便知其身份，經蕭鐘介紹之後，三人便坐下，余青玉親自替他斟茶，恭敬地問道：「琮老，您喜歡吃什麼菜，請隨便點！」

琮鈴子大剌剌地道：「你不知道規矩麼？你頭一遭見我，自然是用最好的來招呼！」

蕭鐘心中暗道：「你這老頭是什麼東西？好大的架子，竟敢對我流星門的三少爺無禮！」正想發作，余青玉已吩咐小二把最好的幾個菜端上來。

「你老是肯收我為徒了？」

琮鈴子道：「沒這麼簡單，老夫且問你幾句話。你上台演過沒有？」

蕭鐘道：「咱三少爺是歌舞能手，還彈得一手好琴！」

「這樣說就是從未演過戲了！那就得從頭開始，大概要花七年的時間……」

蕭鐘驚呼一聲，余青玉瞪了他一眼，低聲問道：「琮老，眞要這般長的時間？」

「假如你天賦奇材，也許時間可以縮短一點，除了學戲學唱之外，還要學上粧，嘿嘿，工夫可不少哩！還有，你想學那一個行當？」

「我最喜歡文武生和老生！」

「兼學兩行當，那就得花更多的心血，你若想縮短年期，那麼每天練習的時間便要加長，還得能吃苦！告訴你，學戲不比練武輕鬆，你可得想清楚！」

「這倒沒問題，未知你要求什麼酬勞？」

「且慢。老夫經常搭班演出，我的徒弟也隨團學習，最近老夫跟原有的班主鬧得不歡，所以辭退，但老夫假如要落班，不愁沒有出路，我想問你，你要隨我到戲班學戲，還是要老夫全職教你？」

余青玉毫不思索地道：「那自然是後者，你的起居飲食，全由我負担，另每月六十兩銀子！」

琮鈴子頷首道：「這條件倒還不錯！不過老夫要另賃一個地方居住和教戲，另者老夫只教你半天，餘下半天可任我擇徒而教！」

余青玉道：「像琮老這等人材，總該多教點學生！」

「你拜我爲師之後，就是我的徒弟，尊師敬老，自不待言，可不準你拿流星門的名頭來欺壓我這個老頭子！」

蕭鐘插腔道：「這個你大可以放心，咱三少爺最沒有架子，不過掌門那裡……」

余青玉道：「師父不上我家，這有何難處？你不必多言！」

琮鈴子道：「那好，你幾時賃到房子，咱們幾時開始，不過你總先付一年的酬金！」

余青玉道：「一年的酬金，明天便奉上，三兩天之內，必能賃到合適的房子！」

琮鈴子道：「老夫答應你的一切條件！」

余青玉大喜，立即斟了一杯茶，跪在地上雙手奉上，琮鈴子接來喝了一口，哈哈大笑。未幾，小二捧上酒菜，三人飲宴之後，余青玉又親自送他回客棧，然後回家。

余青玉回家之後，見父親不在，便去找他娘親崔翠。崔翠出身武林，她父親是江北著名的拳師，她自小隨父習武，只是嫁給余修竹之後，生了幾個兒子，把武功都丟廢了。當余青玉到她房內時，見她一身勁裝正在抹汗，奇道：「娘，你這樣晚還練武？」

崔翠道：「娘正想叫你陪我一起練！噢，平時不練，現在臨急抱佛脚，可有點吃不消啦！」

「娘，孩子想向你拿一千兩銀票。」

「你要這麼多銀子作甚？」

「孩子想跟琮鈴子師父學戲，他已答應收我爲徒了！」當下余青玉將適才的經過說了一番。

崔翠怨道：「你這孩子，這時候還想學戲！」

「娘，爹的武功已臻化境，你何必担心那個帥英傑？他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

「唉，你怎曉得那個帥英傑的厲害！聽娘說，你趁早打消這主意吧！」

「娘，孩兒已經答應人家，怎能失信？假如失信，可不單只是孩兒一個人的事，人家連你老人家也會看不起！」

崔翠輕罵道：「胡說！他又不認得爲娘，怎看不起我？再說一個戲子有多大的份量，他看不起娘，娘身上也不會掉下一兩肉！」她見兒子不高興，心頭似被刀尖戳了一記，又道：「錢，娘可以給你，你交給他，但暫時不要去學了，要不你爹知道，可又要罵娘溺愛你！」

余青玉滿口答應，心想我暗中去，你怎知道？當下取了銀票，又跟母親閒扯了一陣，然後回房休息。次日一早，他便吩咐蕭鐘等三人設法找房子，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加上「流星門」的勢力，到黃昏便已找到一幢半新不舊的小院，琮鈴子看後頗滿意，即晚便由客棧搬到小院居住。

余青玉替琮鈴子安頓好後，才敢回家。流星門上下一片緊張，與他好像全沒關係。一宿無話，翌日，余青玉一早起床，便去向師父請安，還帶他到茶館吃早點，然後一齊回小院。

琮鈴子把椅子拿到階前，大剌剌的坐下，叫余青玉在院子裡滾幾個觔斗給他看，余青玉心想這還不容易？當下用心打了幾個觔斗，琮鈴子也不置評，又要他「金雞獨立」，原地踢腿。

余青玉不費力地連踢三記，心想自己練過武，這幾下一定能博得師父讚賞，誰知琮鈴子板着臉問道：「你已經盡了力？」

余青玉一怔，忙道：「徒兒不敢敷衍！」

「老夫再問一遍，你學戲是爲了打發時間，還是玩兒的？你到底能不能吃苦？」

余青玉又是一怔，忙道：「徒兒對戲曲的確有濃厚的興趣，只要師父肯教，徒兒不怕吃苦！」

「好，這句話老夫記住了，屆時你可怪不得我！」琮鈴子返身拿了一根籐條，道：「你看淸楚了！」只見他輕輕鬆鬆地站着，左脚倏地踢起，踢起好高，大腿貼着胸，小腿貼着頭面，而身子紋風不動。

他左脚連踢十記，落地改踢右脚，又踢了十記，然後是左右各踢三記，最後是左右連環飛踢，看得余青玉目瞪口呆。琮鈴子左右各踢數十記之後立定，上不出氣不喘，彷似無事一般。「老夫已近花甲，仍然有此功力，你年紀輕輕，又自小學武，居然如此『蹩』，十足是『三脚貓』！哼，老夫十分失望，也不知道這十多年你是如何過的！」

余青玉臉上發熱，赧然道：「請師父指點，徒兒今後必苦練之。」

琮鈴子口授注意的地方，又再示範了幾次，然後要余青玉練習，余青玉只要踢腿不直，脚板高不過頭，琮鈴子籐條便落在他身上！

余青玉自小錦衣美食，嬌生慣養，幾時吃過這種委屈！淚水幾乎奪眶而出，琮鈴子道：「除非你已改變主意，否則便繼續踢下去，直至老夫准你停方可停止！」說罷走上廳泡茶。

余青玉踢了一陣，實在累得吃不消，便停了下來。

琮鈴子喝道：「你是不是改變主意了？」

余青玉忙道：「不是，但……今日練了這麼久，徒兒實在吃不消了！」

「嘿嘿，要想學一技藝，豈有不需吃苦用功的？天下間有這樣便宜事？假如有的話，老夫勸你別學戲了，哼，人家像你這樣的年紀已經上台演出了，你如今才開始，吃的苦若不比人多，豈能成材！」琮鈴子往椅子上一坐，道：「我看你剛才打的觔斗，也不成樣子，相信你平日練武亦不肯吃苦，不問而知，你懂得的也只是些花拳綉腿！却不知令尊令堂因何這般放縱你？當然你上有父兄，得其蔭庇，且可快活逍遙！但萬一失去父蔭兄庇，不知你可做些什麼？」

這幾句話像箭矢般，每枝皆射中余青玉的心房，他淚水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

身子也因激動而發顫，他恨這老頭不知好歹，居然開口傷人，不過又沒有胆量反駁。

琮鈴子忽然又走下石階在院子中站住，道：「你讓開！」余青玉使性子依然站住，琮鈴子輕蔑地一笑，一個箭步，直打個側翻，至余青玉身前，雙脚一頓，身子倏地彈起，越過他的頭頂，在他上空打了個觔斗，落在他身後，再連打幾個觔斗，然後立住，頭也不回地道：「老夫給你一天時間回家考慮，明天再告訴我肯不肯繼續學習，但不管你的決定如何，酬金一概不退！」言畢負手於背，悠然走進自己的卧室。

余青玉一陣風般跑出小院，到了外面方覺得雙腿酸痛無力，想起剛才的委屈，幾乎又掉下淚來，恰巧裴香主經過，勒馬訝然問道：「三公子，你身子不舒服？」

余青玉心頭泛起一陣愧意，忙揮手道：「沒有，你忙你的去吧！」

裴香主關懷地問：「你眞的沒事？屬下讓你騎馬回去吧！」

余青玉老羞成怒，大聲道：「少爺叫你滾，你就滾！」裴香主臉色一變，終於自己去了。余青玉吸了一口氣，慢慢向鎮外走去。

到鎮外樹林裡，他眞想放聲一哭，又怪自己自討苦吃，把琮鈴子恨得牙癢癢的。忽然他自地上跳了起來，暗道：「你琮鈴子是什麼東西？一個老戲子罷了！不學就不學，有什麼稀奇！」

心中不滿似乎隨此而消了不少，余青玉這才回家，不想一躺下床，便睡着了，到醒來時已經是下午，下床仍覺雙腿疼痛，腿上的肌肉，比石頭還堅實。他覺得有點肚餓，便開門出去，只見裴香主匆匆由走廊經過。

余青玉經過父親的書房，忽聽母親在內道：「修竹，叫玉兒也去吧，他已快十八歲，門內的事，應該多點參預，就算你不讓他參預，也該讓他多知道些事！」

余修竹冷哼一聲：「咱們晚上都睡不着覺，那小畜生，這時候居然睡得着！他都是被你寵壞了，你還幫他說好話！昨天叫他一齊商量應付之策，哼，他什麼也不知道，老夫幾乎被他氣死！」

崔翠嘆了一口氣，道：「你莫只怪我，兒子可也是你的！嗯，不如你安排個職位給他，有了職責，他就會開始懂事！」

余修竹哈哈笑道：「阿翠，流星門下千餘人，比他强的人比比皆是，就算我有私心，也要他有本事，要不愚夫如何服衆？我倚重山兒，那是他自己爭取得來的，你記得攻打六合幫那一役麼？他身先士卒，身負幾處傷，仍然來回衝殺，救出『猛虎堂』的傅堂主和大批兄弟，本門上下誰不敬佩？假如我不扶持他，人家反會譏我惺惺作態，再說峯兒，他幫我定計克白蛟塢，使我幾乎不費一兵一卒，便收服白帆，玉兒做過什麼？」

房內一陣沉寂，料崔翠無言以對，余青玉又羞又愧，又覺委屈，覺得父親太看輕了自己，心中有氣，但雙脚偏似生了根般，站着不動。

半晌余修竹又開腔，語氣仍頗激動。「我十二個徒弟，個個都比他有本事，假如他不是我的兒子，誰會尊敬他？」

崔翠埋怨道：「修竹，你今日怎地這般激動？平日又不見你教誨他？其實玉兒生性聰穎，只是……只是無心向學而已！」

「他不是無心向學，而是學些無用的東西，我寧願他蠢鈍而勤奮！平日他好玩，愚夫念他年輕，二來無暇教導，但心中仍認爲他始終是余家子弟，他的心與兄弟都是一般的，誰知此刻面臨滅門之禍，他還……」余修竹道：「算啦，別再提他了！」

余青玉一聽便知父親快出來，連忙閃在柱後，只見余修竹開門出來，匆匆而去。崔翠隨後出來，垂首而行，向余青玉的卧室走去，余青玉愧對娘親，不敢與她相見，匆匆溜出去。

余青玉一口氣跑到醉園，呼小二送一罎酒來，也不叫菜，喝得醉薰薰的，走在街上，歪七斜八，有個漢子認得他是余青玉，忙上前呼喊道：「三少爺，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吧！」

余青玉一把將他推開，怒道：「誰說我是三少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哈哈……」說着狂奔而去，不知不覺間，竟然返回琮鈴子的居所，只見他在門上張貼告示，余青玉一看，怒道：「咱們早說好，你上午只准教我一個人，你怎麼又貼告示招生？」

琮鈴子冷冷地道：「老夫料你吃不了苦，不會再來學的！」

余青玉借酒賣狂，高聲大笑。琮鈴子道：「難道老夫說錯麼？」

「不錯！你的確看錯了人，誰說我吃不了苦，自此之後，我便與你一起生活，跟你學戲！」言畢已「砰」的一聲，摔倒地上，琮鈴子將他拉起來，余青玉醉倒不醒人事，琮鈴子只好扶他進去。

* * *

待余青玉醒來，紗窗上矇矇亮，他頭還有點痛，揉揉雙眼，才發覺不睡在家裡，他吃了一驚忙跳下床來，只聽琮鈴子道：「你要去了麼？老夫早知道你昨天是說醉話，幸好不是當眞！」

余青玉這才發現琮鈴子坐在胡床（躺椅因傳自胡人，故又叫胡床）上假寐，不由一怔，問道：「是你？我怎會在此睡覺？」

「昨天你喝醉，跑來這裡說不回家，從此與老夫生活，隨我學戲！人謂酒醉三分醒，難道你會忘記了？」

余青玉這才記起昨天下午的事來，當下咬一咬牙，道：「誰說我說醉話，我一定跟你學戲，如今便開始吧！」

「趁我老人家未吃東西，便與你拉拉腔！嗯，你是不是學過唱曲，你且唱一闋與我聽聽。」

余青玉略一猶疑，終於開腔，剛唱畢，正等琮鈴子置評，誰知大門却被人拍得震天價响！

余青玉一愕，問道：「師父，你有朋友住在鎮上？」

琮鈴子淡淡地道：「快去開門吧，一定是你的家人來找你！」

余青玉賭氣道：「弟子不開，也不回去！」

「你再不開門，便要把隣居全吵醒了！」

余青玉沒奈何，這才跑出去開門，拍門的是蕭鐘，他喜道：「三少爺，你果然在這裡！」

余青玉 道：「誰叫你來的？如今是什麼時候？」

蕭鐘急道：「三少爺，你不知道，昨夜有刺客，後來雖然無事，但夫人却因找不到你，叫人四處找你，小的估計你會來這裡，果然……」

余青玉截口道：「那來的刺客，要行刺我爹爹麼？」

「小的不知道他從那裡來的！說也奇怪，他只把麗萍擄去！三少爺，你說這事奇不奇怪？」

余青玉鬆了一口氣，冷冷地道：「這樣小事，你也跑來煩我，快回去吧，告訴娘親我決心學戲，其他的事都不理了，還有，你悄悄替我拿幾件衣服來！」

蕭鐘雙手抵住門板，道：「三少爺，麗萍是你的好搭檔，她被人擄去，你不緊張？」

「她只是一個歌伎而已，我爲何要緊張？何況我如今對歌舞已興趣索然，別再囉嗦，你回去將她們解散了吧！」原來他好歌舞，還組織了一個班子排練，麗萍是班裡最出色的一個，蕭鐘深知他的脾氣，垂首回去。

余青玉關上門，一回頭便見琮鈴子，乃問道：「弟子適才所唱之曲，未知師父有何指教？」

「還不錯，但戲曲跟小曲可不一樣……」琮鈴子沉吟道：「咱一齊練腔，看誰哼得最久，不許用鼻，要用喉！」余青玉自然不敢不遵從，於是開口拉腔，直至氣盡方停，可是琮鈴子還哼了好一陣才住口，他訝然道：「老夫常聽人說練武的人，丹田氣最足，爲何你反不如我？難道令尊沒教你內功及運氣之法？」

余青玉羞愧地道：「稟師父，家父教過不少，只是弟子疏懶，又性好動，所以學得不好！」

琮鈴子輕輕一嘆，道：「假如像你昨天的脾性，恐怕要十年才能有成！」他不待余青玉回答，又道：「走吧，咱們吃了飯再說！」可是余青玉却站着不動，琮鈴子問道：「你是跟老夫賭氣？」

余青玉紅着臉道：「弟子……恐怕遇到 人……」

琮鈴子看了他一眼，目光似有輕蔑之意，道：「既然如此，你且留下來，待老夫替你買點心；嗯，你先替我燒點水吧！」

余青玉走到柴房，心情甚爲不快，他自出道至今，幾時燒過水？不由又怪琮鈴子不知好歹，可是如今再回家，又要吃家人恥笑，萬般無奈，只好咬咬牙，坐在灶前燒火，燒火雖然簡單，却也有點學問，余青玉嫌不斷加草麻煩，索性塞了一大把進去，誰知反將火弄熄，灶膛內不斷冒出烟來，嗆得他連淚水也淌了出來，直至琮鈴子回來，水還未開，他囁嚅地道：「師父，弟子……請師父指點……」

琮鈴子冷冷地道：「你吃點心吧，老夫只教人唱戲，可不教人燒水！」

吃了點心，喝了茶，休息了一陣，琮鈴子便坐在階上看余青玉在院子裏練踢腿，余青玉左右腿各踢了五十下，雙腿已提不起來，琮鈴子仍不叫停，直至他站不住，跌坐在地上喘息方道：「今日到此爲止！」

余青玉暗罵自己無用，眼淚又奪眶而出，他恐琮鈴子看不起自己，不敢回頭，悄悄抹了眼淚，待他回頭，琮鈴子已不在。

午飯仍由琮鈴子負責烹飪，他脾氣有點古怪，不跟他談戲。「你不用練武麼？」

余青玉賭氣道：「弟子以後只練戲，什麼武也不練！」

「那我可要去午睡了！」

余青玉一個人坐在廳裏，胡思亂想，自怨自艾，又怪父親不保護自己，恨不得跑到一個沒有人烟的地方生活，忽然一陣拍門聲，將他的思路拉回來……

* * *

門輕輕被敲响，崔翠應之，外面傳來余修竹的聲音，「夫人請開門，愚夫有事與你商量！」

崔翠開門將丈夫迎入，問道：「修竹，是什麼事？」

「今早『快馬堂』的侯堂主回來了，帶來了一件消息……」余修竹吸了一口氣，道：「夫人可知昨夜刦麗萍的人是誰麼？」

崔翠嘆道：「你不說，我怎知道！」

「原來他是『飛鴿』司馬七！」

崔翠一怔，訝然道：「司馬七不是蓋天帮的人麼？」

「正是，今晨他出鎮之後，被『巡堂』的弟兄逮住，原來他是帥英傑派來的！」

崔翠截口道：「帥英傑派他來刦一名歌伎？修竹，你殺了他？」

余修竹微微一笑，道：「愚夫怎會這般魯莽。凌堂主審問過他，原來帥英傑新近納了一妾，甚好歌舞，聞麗萍之名，想請她去蓋天帮爲她訓練歌伎和舞伎，司馬七爲了逞功，自薦來咱這裏擄刦。適才侯堂主亦謂曾聞有此事，凌堂主建議咱們義釋司馬七，並將玉兒所訓練的歌伎，盡送與帥英傑，算是爲他祝賀納妾……」

崔翠笑道：「你認爲帥英傑便會因此打消攻打咱們的主意？」

「據知帥英傑對那小星寵愛之至，言聽計從，只要能討她歡心，便有機會改變帥英傑的主意，最低限度亦可以替咱們爭取時間應付！」

崔翠道：「相信玉兒也會以大局爲重，不會反對，這事何須跟我商量？」

余修竹冷哼一聲：「我何怕他反對？只是欲委曲求全，須派一個適合的人送那批歌伎過去，愚夫想派玉兒……」

崔翠截口道：「修竹，難道你不知道派玉兒去，甚是危險，萬一帥英傑殺了他，你不傷心？」

余修竹嘆了一口氣，道：「愚夫何嘗不知？只是他習過歌舞，能取得帥英傑愛妾的歡心，唯有他而已！」

崔翠道：「你不怕別人譏你手法卑劣？」

余修竹臉色微微一變，坦然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何況若能救『流星門』者，再卑劣的事也得做一趟！」

「你已做過一趟，當年你逼走大哥和三弟……」

余修竹斥道：「住口！不許你再提此事！」原來余修竹尚有兄弟，當年余修竹父親暴卒，未有交代由誰繼位，余修竹勉强接位，又恐兄弟爭奪，遂使計逼走之。

崔翠飲泣道：「大哥和三弟在此，你們兄弟同心合力，何懼帥英傑？也免玉兒去冒險！」

「那已成過去，如今要說的是目前，若不派我的兒子去，如何顯得出，我欲求修好之意？再說，玉兒被殺，總好過山兒和峯兒被害！」

崔翠泣道：「修竹，我看不出，你的心腸這般狠！」

余修竹凜然道：「無毒不丈夫，要幹大事的，豈能效婦女之仁！」

「虎毒尚且不吃兒……」

余修竹霍地轉首道：「夫人，假如眞讓蓋天帮打進來，死的就不止一個玉兒！何況他不學無術，能爲衆人做件好事，還不失我余家的好兒孫！夫人，你再想想，除了派玉兒之外，還有誰比他更適合？愚夫已吩咐峯兒去找他！」

崔翠哭道：「你既然已經決定，又何必來問我？」

余修竹臉色放緩，道：「夫人，等下玉兒回來，你可不許露出半點憂傷的神色！而且他也未必不能回來！」

* * *

余青玉本不想回家，但青峯說父親有要事要請他辦，心情轉好，便隨二哥回家，到書房見父親，父親臉色特別地好，余青玉未知吉凶，垂首怯生生地喚了一聲爹。

余修竹含笑指指桌前的椅子道：「玉兒你坐下，爹有話要說！」余青玉應了一聲，乖乖坐下，眼睛不敢視父親。

余修竹道：「爲父知道你自幼便好歌舞戲劇，不知你可曾看過『趙氏孤兒』這齣戲？」

余青玉聲如蚊蚋地道：「孩兒看過，不知……」

余修竹忙道：「你且不必多問，爹今日有興趣聽你說戲，你且將故事梗概說與爹聽！」

余青玉心中奇怪：「爹一向不大喜看戲，如今局勢緊張，因何反而要聽戲文？」他心裏忐忑，便精簡地道：「這個戲是說忠臣趙盾爲奸臣所害，大臣程嬰爲監斬官，他恐忠臣無後，便將自己的兒子與趙氏孤兒對換，而事後程嬰尚要忍受別人對他的指責，甚至被人痛打，最後眞相大白，受人景仰！」

「這樣說程嬰的親生兒子被他自己斬殺了？他爲何這般呆？豈不知父子連心？殺了自己的兒子，保全別人的兒子，不覺傷心？」

「爹，戲裏的程嬰暗地裏是傷心的，但他爲救忠良之後，犧牲自己的兒子，雖說是無可奈何之事，但精神崇高！」余青玉見父親聽得津津有味，不覺將聲調提高，「爹，孩兒看戲時，流了不少淚！」

「你景仰程嬰？」

「當然，爲了別人，無奈殺了親兒，唉！眞慘啊！」

「程嬰的心情，爲父完全理解！」余修竹又問：「玉兒，你對程嬰之子又有何看法？」

「戲裏程嬰之子還小，他雖然是犧牲品，但也算做了好事！但假如程嬰之子已長大，而他又是自願代趙盾之子死的，也就比程嬰更加値得人敬佩了！」余青玉忍不住問道：「爹，你今日因何對這齣戲興緻勃勃？」

「因爲爲父知道你去學戲，而爹又想與你改編這齣戲，不過當然不叫『趙氏孤兒』！」

余青玉一怔，懵然不知所對，余修竹站起來，道：「這齣戲不但由咱們改編，還由咱父子主演，爲父便是程嬰，你便是程嬰之子！」

余青玉腦海中「轟」地一响，大驚失色地道：「爹，您，您要殺我？」

「放心，如今又沒有趙盾，我何須殺自己的兒子？爲父只是要你爲流星門做一件事，不過這件事可能有點危險，本來我三個兒子以你最小，應該派別人去，可是山兒和峯兒都不會是個好演員，爲父只好選你！」

余青玉也站了起來。「爹，這到底怎麼一回事，請您說清楚！」

「只怕爲父說了之後，你不敢去，因爲我三個兒子之中，以你最缺乏勇氣！」

余青玉大聲道：「爹，孩兒知道您一直看不起我！」

「難道你肯爲流星門冒險？」

「孩兒爲何不敢？大哥跟二哥爲本門做過不少事，冒過不少險，獨是孩兒……」余青玉激動地道：「大不了一死而已，有何可怕？」

「這樣說你是答應了！」余修竹含笑拍拍余青玉的肩膊，道：「爹與你娘親果然沒有看錯你，你平日雖然貪玩，但體內流的却是余家的血液，余家子弟沒有一個是懦夫，沒有一個不肯爲余家而犧牲自己的！」

余青玉心底突然升起一股勇氣，道：「孩兒義不容辭，請爹爹明言，孩兒若不敢去者，便非余家子孫！」

「好，你且坐下！」余修竹自己亦坐下，然後將計劃說了出來。「爲父要你討好帥英傑的愛妾，再向她輾轉說出流星門欲與蓋天帮修好，再不行也希望蓋天帮先攻打別處，待本門有時間招兵買馬，以作防範！」

余青玉料不到父親要他做的是這種事！要他上陣殺敵，死不過挨一刀，但肩負此重任，關係千人生命，他可有點吃不消，一對手掌亂搖。

余修竹喝道：「玉兒，你怕死麼？你剛才說過什麼話來？」

「爹，孩兒不是怕死，而是怕能力有限，未能完成任務，則要連累無數生命，請爹另請高明，孩兒寧願辦其他更危險的事！」

「假如別人可以代替你，爹也不會求你！」余修竹又放緩語氣道：「玉兒，只要你盡力，無論成功與否，你都已爲余家辦了一件事，將來流星門上下只會敬佩你，再無人敢看輕你！你平日學歌練舞，正好用在今朝！你試想想，除了你之外，還有

誰比你更合適？」

余青玉心亂如麻，沒法集中精神細想，余修竹雙目烱烱地望着他，余青玉有點慌亂，結結巴巴地問道：「爹，幾時起程？」

余修竹一拍桌子，高聲道：「這才是我的好兒子！」

他這樣一說，余青玉倒不便再說什麼，呆呆地道：「爹看得起我，孩兒又怎敢……嗯，只是若孩兒沒法完成任務，尚盼爹爹原諒！」

「爲父豈會怪你！帥英傑愛妾喜歡歌舞，你要盡你所能，討她歡心！」余修竹一頓又道：「此事宜早不宜遲，你後天便出發吧！」

「是，爹還有什麼吩咐？」

余修竹道：「帥英傑反覆無常，你應對時要小心，爹只怕他不悅時，會對你不利！」

余青玉心裏一抖，顫聲道：「爹……放心，孩兒自會處處小心，只是，只是孩兒無用，怕討不了他夫婦的歡心，屆時……」

余修竹又伸手在他肩上一拍，道：「你娘常讚你聰明，依我看你就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美玉，換而言之，你尚未發揮你的潛質……嗯，這對你來說，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你去休息吧，一切有爹替你安排！」

余青玉離開父親的書房，本來想去跟娘親說一聲，可是雙腿却不聽使喚，但覺渾身無力，似生了一場大病；不禁回房躺在床上，竟不想離開一步，良久，他腦海裏仍然一片空白。

不料他不去找崔翠，崔翠却反而來找他了，余青玉欲掙扎下床，崔翠却將他按住，「玉兒不用下來，娘聽你爹說你肯出使蓋天帮……你眞是好孩子，娘總算沒看錯你……嗯，此去蓋天帮並不太遠，最多一個月，咱母子又可團圓了！玉兒，你喜歡吃什麼？娘叫人替你做！」

這些話聽在余青玉耳中，有如劊子手去安慰死囚，余青玉雙眼湧出兩行淸淚，霍地撲在母親肩上，嗚咽地道：「娘……孩兒害怕……爹爲何偏要選孩兒去蓋天帮？」

崔翠心如刀割，却强忍着淚，含笑道：「傻子，你害怕什麼？又不是要去刺殺帥英傑！你爹派你去，那是看得起你，他以前認爲你學歌舞沒出息，娘替你說盡好話，都未能改變他對你的印象，如今你倒有個發揮的機會，可別讓娘失望。」

余青玉這才勉强收了淚，抬起頭來，道：「娘，孩兒怕……回不來！」

崔翠心裏一沉，强笑道：「別說傻話，除了你爹娘之外，誰還肯養活你？」

「娘，帥英傑會否殺了孩兒？」

崔翠道：「你別胡思亂想，他殺了玉兒，不怕惹起天下大憤麼？蓋天帮雖然强盛，却還未到斗胆公然與二門三敎爲敵的地步！」

余青玉這才稍稍放心，崔翠又道：「你休息一下吧，明天你爹必有事交代你，今晚娘親自下廚燒幾個你最喜歡吃的小菜給你嘗嘗！」

余青玉點點頭，送母親出房，又覺坐立不安，他很想一個人淸靜一下，但又不想留在家裏，便更衣又到琮鈴子住所。琮鈴子正準備做晚飯，見他回來，愕然道：「你眞的想與老夫過活？」

余青玉默默搖頭，琮鈴子訝然問道：「瞧你臉色不大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余青玉這才道：「家父派弟子帶一班歌伎獻與蓋天帮，弟子怕短期內不能跟您學戲了，所以特來向你告辭！」

琮鈴子又是一怔，問道：「令尊爲何要送歌伎與蓋天帮？藉此與其修好？」

余青玉點頭。「因爲蓋天帮準備攻打流星門，家父自忖難敵，而唇齒相依的快刀門，最近又與本門心存芥蒂，所以……」

琮鈴子皺眉沉思，余青玉覺得他的態度，有點出奇，乃問道：「師父，你在想什麼？」

琮鈴子瞿然一醒，忙道：「你坐吧！爲師只在想，咱們的緣份也太短！」

余青玉道：「弟子此去料最遲兩個月便能回來，屆時……」話至此，他忽然聽出琮鈴子話中有話，忙又問：「師父，您……您不想再敎弟子？」

琮鈴子顧左右而言之。「誰說的？爲師收了你一年的薪酬，自然要完成責任……嗯，你今晚在這裏吃飯？爲師燒的菜還不賴哩！」他一直以老夫自稱，至此才改稱爲師，余青玉卻沒留意，只輕輕搖頭。琮鈴子又問：「幾時起程？」

「後天。」余青玉道：「今晚弟子要陪娘親吃飯……」

「爲師也不留你，不過爲師再問你一句：你還有興趣學戲麼？」

余青玉心頭忽然泛起一片悲愴，道：「弟子只怕以後無此良機，否則此心仍然不死！」

琮鈴子嚴肅地道：「你明天若有空，最好抽空來一下，爲師有話交代你！」

余青玉微微一怔，道：「師父有話，如今不能說？不過無論如何弟子明天也會來向你辭別！」

＊　＊　＊

余青玉回家，崔翠已著丫頭來請他到內廳吃飯了，余青玉以爲父兄必在一起，不料內廳靜悄悄的，只有崔翠一個人，他雖覺得意外，但心中又暗暗高興，事實上他如今實在不想再見到其他人。

「玉兒坐下吧，菜快涼了！」崔翠邊說邊將碟蓋揭開，果然都是余青玉平日喜歡吃的小菜。余青玉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忍不住道：「娘，你眞好！」

崔翠嘆道：「娘養了你十八年，你到如今才知道？」

「說眞的，孩兒直至此刻才覺得娘待孩兒好……孩兒好生後悔，以前沒聽您的敎誨，至今仍一無所成！」

「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只要你肯努力，還怕將來沒有成就？快吃吧！」

余青玉捧起飯碗，喉頭忽地一哽，竟有難以下咽之感，勉强扒了幾口飯，又將碗放下，崔翠忙替他佈菜。「多吃點吧，到江南未必吃得到！」

余青玉道：「娘，孩兒走後，您要多多保重！孩兒會請姐姐和二哥多照顧您！」

崔翠眼圈一紅，道：「娘又不是七老八十，何須人家照顧？倒是你從未出過遠門，自小又嬌生慣養，恐你吃不了苦！到蓋天帮即使帥英傑當你爲上賓，但總不如在自己家裏，你言行必須小心，千萬莫亂使少爺脾氣！」

「孩兒曉得！」余青玉沉聲道：「孩兒是未曾吃過苦，爹說得不錯，此行對孩兒來說，反是件好事，將來孩兒一定會改變，不讓父母蒙羞！」

「其實在你離開後，娘的心一定會跟着你走……」崔翠也哽咽了，余青玉連忙安慰，這頓飯母子都以爲會吃得愉快，沒想到反而惹來愁思。

＊　＊　＊

秋夜星光璀璨，點點繁星掛在漆黑的天空上，閃閃發亮，後花園的菊花已開始開放了，夜風吹來，帶着絲絲的芬芳，余青玉坐在石櫈上，仰首望天，腦海裏空空盪盪。

忽然背後傳來余青秀的聲音：「玉弟，你在想什麼？後天要起程了，不準備一下？」

余青玉轉頭苦笑道：「姐姐，一切都有爹安排，何須小弟担心？」

余青秀在他身邊坐下，問道：「你怪爹爹？」

「小弟怎敢？事實上父母養育十八年，却毫無貢獻，小弟自己也十分慚愧，我只是在後悔，以前將歲月都花費在玩樂上，白白浪費了青春，亦辜負了父母的厚望。」

余青秀笑道：「你如今不是學有所用？若非你，也不知有那一個人合適！弟弟不須妄自菲薄。」

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不談這個了，姐姐，小弟走後，也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我走了之後，你得代小弟孝順父母，則小弟在遠方亦會感激你！」

余青秀心頭一酸，悲聲道：「孝順父母是爲人子女應爲之事，弟弟放心……嗯，你要保重，到了那裏說話要小心，須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小弟受敎！」余青玉忽然道：「姐姐，小弟有一事求你，盼你玉成！」

余青秀訝然問道：「弟弟請說，愚姊若能力所及，自無推却之理！」

「小弟要請姐姐替我繪一肖像！」

余青秀大感意外，余青玉苦澀地一笑：「小弟怕娘想念我，所以留下一像，亦可堪慰慈母心！」

余青秀毅然答應，余青玉隨她到書房，余青秀點了兩盞燈，磨墨鋪紙，提筆而繪，她只繪頭部，到第三張才感滿意，這時遠處已傳來雞鳴聲，兩姐弟才各自回房休息。

余青玉只睡了一陣，便被拍門聲驚醒，不悅地問：「誰？什麼事？」

外面傳來蕭鐘的聲音：「三少爺，掌門請你到廳裏，說有事與你商量！」

余青玉連忙披衣下床，匆匆盥洗一下便出房到大廳裏。只見廳裏坐了十多個人，全都是流星門的首領。余青玉見父親雙眼佈滿紅絲，知道父親一夜沒睡，垂首道：「爹，你傳孩兒有事？」

余修竹道：「玉兒，你坐下吧！昨夜爹與諸堂主商量過，咱們已擬好一封信，你先看看有沒有問題！」凌鐵壁將一封信交給余青玉，余青玉忙拆開閱之。

此信寫得十分婉轉，道出流星門並無稱霸武林之雄心，只求保存目前之局勢，希望與蓋天幫訂下永好盟約。余青玉無心細看，道：「孩兒明白！」

余修竹道：「玉兒，你到了蓋天幫之後，若帥英傑問你，你就以此信之精神回答，知道否？爲父會給你足夠的金錢，並派雲堂主親送你到蓋天幫，你還有什麼要求？」

余青玉身心已經痲木，想了半晌才道：「爹，孩兒希望你准我帶蔣田、楊秋潭和蕭鐘齊去！」

余修竹道：「可以，還有什麼？」

余青玉呆呆地道：「沒有了！」

余修竹喜道：「好，你爲流星門辦大事，弟兄們都很敬佩你，今午要宴請你，希望你凱旋歸來！」

余青玉忙道：「爹……孩兒也沒多大的信心，這個還是免了吧！」

凌鐵壁道：「三公子這話錯了，只要你有信心，自無不能克服之事！何況天下人誰敢說，凡事均有十足之把握？只要盡心，對得住良心，便無人怪你了！」

侯鷹接道：「不錯，請三公子莫冷了兄弟們的心！」

余青峯拉拉余青玉的衣袖，道：「三弟，你就答應吧，也算是弟兄對你的鼓勵，盼你馬到功成，平安歸來！」

余青玉說不過衆人，只好答應，堂主們都過來向他道賀，態度與以前全不相同，余青玉不覺有點飄飄然，他從來未被人如此重視過，英雄感油然而生，話也多了。余青山更是大大地稱讚了他一番，衆人散會之後，青山和青峯都拉着他說話。

余青玉笑道：「大哥，二哥，小弟又不是不回來，你倆怎地比小弟還緊張？」

余青山道：「不錯，你當然會回來，但你今日肯爲本門冒險，愚兄佩服之至！」

殷志雄也了過來，道：「師弟，愚兄來向你道歉，以前咱們大家都有點瞧你不起，今日見師弟的英勇行爲，方感慚愧！希望你原諒一二！」

余青玉忙道：「殷師兄這樣說，小弟反要汗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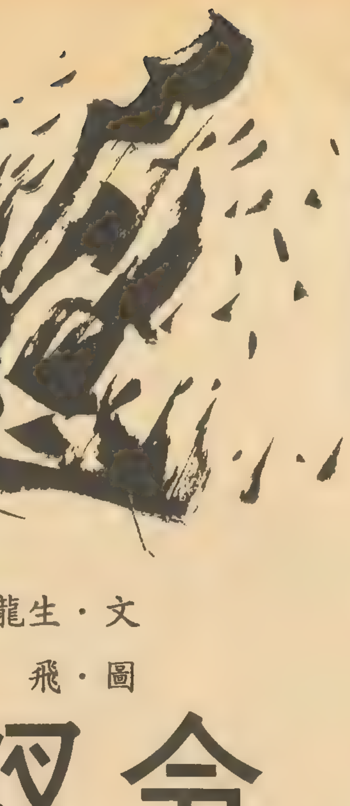
未幾，讌席擺了上來，廳裏七席，坐的全是流星門香主級以上的頭目，人人均要向余青玉敬酒，余青峯知他不勝酒力，代他喝了不少杯，誰知到後來，連他自己亦酩酊大醉。

余青玉比他醉得更死，席未散，已「砰」的一聲，跌倒地上，余修竹連忙叫余青山和俞永浩扶他回房休息。待得余青玉醒來，紗窗上已一片漆黑，他吃了一驚，一骨碌坐起來，脫口叫道：「這是什麼時候？」

黑暗中有人道：「戌牌剛過，玉兒，娘替你熬了一碗醒酒湯，你先喝了再吃飯吧！」

「娘，原來你在這裏！」余青玉醒來頭痛欲裂，接了醒酒湯，一口喝乾，跳下床道：「娘，孩兒不吃飯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四先生護送于飛虹上路，在路上居停時間都有侍婢服侍，各司其職，如理廚、調味丫頭，都是名廚；有奉衣、畫眉、馭車、飛馬、雍被、抱枕，都是以名司職，除職司之外，還司護衛之責，隨行護衛以金百輪爲領隊，四先生覬覦于飛虹的美色，似另有企圖，于飛虹心中有數，找自己的隨行保鏢周杰、姜全諮詢，商議應付之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見乘龍圖迷佳　緬懷難友存亡

「那就好……」金百輪說：「西湖近在咫尺，姑娘難道不去西湖一遊麼？」

于飛虹道：「既是近在咫尺，隨時都可以去，倒是不用着急了——」

金百輪呆了一呆，道：「原來如此。」

于飛虹道：「金叔叔如此關心姪女，不知出於自己的心意呢？還是受命查問？」

這幾句話如刀似劍，刺得金百輪滿臉苦笑，道：「姑娘既然知道了，又何必苦苦追問呢？」

他始終以姑娘稱呼，不敢以前輩自居。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既然金叔叔很關心我的生活寂寞，咱們今天就去遊遊西湖吧！一切就麻煩金叔準備了！」

「是！」金百輪說：「不知姑娘要帶些什麼人去？」

「八龍女、瑤華、若華、茶花、劉星、周杰、姜全都要去，至於金叔要帶些什麼人，那就請金叔自己決定了。」

「好！在下這就去準備。」一抱拳，退了出去。

* * *

若華低聲道：「小姐，看他一臉奴才相，妳尊稱他金叔，他也不敢回應。」

于飛虹嘆息一聲，道：「他本來就是一個奴才，不過，他替翠園紅樓守了十餘年的大門，就算別有所圖，奉命監視我們，但這十幾年的相處，我也該尊他一聲叔叔。」

若華道：「小姐，忘了他打傷妳的事了？」

于飛虹笑一笑，道：「事過境遷，還提它作甚？」

若華笑道：「小姐大人大量，小婢可沒有這個風度呀！」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我們的平靜時間短了一些，如果能再多兩三個月，我們的收穫會更大一些，但這也差强人意了，天下事不如人意者，總是十之八九……」

「小姐的意思是……」若華似是不太明白的問道：「我們的生活，會有改變？」

「是的，很大的改變……」于飛虹說：「他們早已經爲我們鋪好了一條路，看似繁花如錦的一條路；但實質上，這條路却充滿着兇險。」

「小姐，能不能說明白一些，讓婢子早作準備——」若華說：「八龍女心性正在改變，希望能兩變合一，她們是很好的幫手！」

于飛虹道：「其實說穿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要我們很快在江湖上闖出聲名，也讓我們受到武林同道仇恨，我們的遭遇就像懶龍、怒獅、閃電豹一樣，名滿天下，却又寸步難行，我們必需永遠保持着强大的力量……」

「我明白了……」若華說：「這些力量，是他給我們的，他隨時可以收回，就像八龍女一樣……」

「對！那時候，我們一切，都需要依附在他們身上，一切聽從他們擺佈了——」

「小姐……」若華說：「他們是誰啊？」

于飛虹道：「可怕的也就是在此了，到現在爲止，咱們還不知道他是誰。」

若華道：「婢子還有一點想不明白，他爲什麼要花費如此龐大的工夫，來對付小姐呢？妳在江湖上，沒有任何恩怨情仇呀！」

「我想不通的，也就在此了，但個中一定有原因，也許是上一代種下的因……」于飛虹突然住口不言。

這一次，若華沒有插嘴，她只是靜靜的等着。

「難道，他們把我困在翠園紅樓中，等我長大？」于飛虹緩緩的說：「就是爲了現在，他們究竟對我有什麼企圖呢？」

「姑娘……」金百輪的聲音，遙遙的傳了進來，道：「車馬都已備齊，恭候姑娘。」

「我們走……」于飛虹當先舉步向外行去。

* * *

一輛華麗的篷車，早已等候在門外，馭車、飛馬二婢，站在車上。

于飛虹目光轉動，不禁微微一皺眉頭，此去西湖，不過是數里之路，但擺出的氣勢，却很赫氣，十二匹健馬，一字排開，瑤華帶着六個女婢，控轠而立，劉星、茶花、周杰、姜全、金百輪，也都牽馬恭候一側。

于飛虹低聲道：「金叔叔，這不像是去遊湖？」

「這是姑娘的氣派……」金百輪說。

于飛虹吁一口氣，道：「若華，扶我上車。」

若華此時也成熟多了，扶着于飛虹登上篷車，進入車廂。

這是一輛特殊的篷車，車廂很寬敞，鋪着粉紅色的毛毡，粉紅色的坐墊，可坐可臥，非常舒適。

飛馬、馭車，躍上車轅，放下垂簾。

蹄聲得得，金百輪一馬當先行去。

瑤華帶着六婢，走在車前，劉星、茶花，緊隨車後，周杰、姜全，却故意落在十丈之後隨行。

「姜兄，咱們該怎麼辦？」周杰是很謹慎的人，他心中早想到了很多事，但却一直隱忍不言，直到確定了完全安全時，才說了出來。

姜全道：「這一個多月，在下學到的比十年還多，武功博大，遠在我們想像之外……」

「我知道……」周杰說：「我是說，我們定個主意了，留下來，還是早些離開？姜兄，應該看出來了，我們的去留，對大局不會有任何影響，也不會引起金百輪的關心。」

姜全道：「咱們和于姑娘的約定，還差十個月才能滿期，現在離開，豈不有失道義？」

周杰道：「姜兄的意思是要留下來了？」

姜全道：「作人應該有始有終，就算咱們留下來，幫不上什麼忙，也該等約定期滿再走——」

「如果人家要咱們走呢？」

「誰？」姜全說：「除了于姑娘，誰會攆我們離開，再說，別人也沒有資格攆咱們！」

但聞蹄聲盈耳，走在最前面的金百輪，竟然兜了回來，而且來勢很快，馬近周杰、姜全，竟然一帶韁繩，健馬長嘶而立。

周杰、姜全心中唬地跳了跳，不由得相互對視一眼。

周杰心中暗忖：「莫非又是想趕我們走。」

暗忖之際，周杰抬頭，正好碰上金百輪那雙精光灼灼、冷冷注視他們二人的眼神。

金百輪冷哼一聲，道：「兩位戀戀不捨離去，難道兩位自信有能耐，保護于姑娘麼？」

周杰心中暗忖道：「來了！果然又是來攆我們的。」

但此時，他腹中已有對策。

「金爺！」周杰雙拳一抱道：「我兄弟二人拿人錢財，當人差。于姑娘僱用我們二人，言明只管帶路，至於安全上自有人保護。不是我倆不自量力，不識好歹，而是于姑娘在僱用我們時，曾言明除非她親口解約，否則誰也不能擅離一步。江湖上走鏢重的嘛就是信諾……」

姜全和周杰相交甚久，一聽周杰把事情往于姑娘推去，老江湖了，那會不明白，立刻接口道：「金爺，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走闖的，一諾千金，靠的就是這個，人家才敢來托鏢，我們若是擅自離去，別說總鏢頭會怪罪下來，就是慕白公子和于姑娘他們，隨口問上一句，也等於是我們砸碎了鏢局的招牌！」

周杰看看金百輪的面色不再那麼深冷，打鐵趁熱道：「金爺，您想，就因我二人在未得于姑娘首肯之前，就妄自離去，傳出江湖道上，我們倆可以不要做人，但毀了『龍鳳鏢局』的招牌不打緊，只是以後還有誰敢托鏢，而鏢局裡上下十多家分局，大小近千口人靠什麼為生？這等大罪人，我等實在不能做！」

金百輪點點頭，但刹那間，臉色又冷硬起來！

「如果我不說出去？」

「此事你不說，尚有天知、地知、于姑娘一行主僕知，瞞不了人的！」

「如果我還是要你們走呢？」

「只有兩個辦法。」

「什麼辦法？」

「第一，求于姑娘開口遣我們走！」金百輪臉上閃過一絲猶豫，為難的神色。

「第二呢？」

「第二嘛……」周杰和姜全相對苦笑一下，道：「那只有請金爺動手，殺了我們吧！」

金百輪眼中殺機頓熾，冷冷道：「那我就殺了你們！」

姜全和周杰走南闖北，世面見得多，在方才說到第一個方法，求于姑娘時，便發現了他的弱點，看到金百輪手抬高，二人不但不避，反而靜坐馬上，等待掌勢落下。

說也奇怪，金百輪那一掌並未落下，反而嘆了口氣，左手軟軟垂下，一臉的晦黯。

雙腿一夾馬腹，馬轉身正欲前行時，忽又勒住馬，他轉頭朝周姜二人深深看了一眼，道：「你們可知道，今日不走，他日你們面臨的是什麼嗎？」

「呀」地一聲，金百輪已策馬前行。

留下二人，楞坐馬上。

待周杰回過神來，再一想，全身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他朝姜全一看，只見姜全拉韁繩的手，抖顫的更厲害。

姜全蒼白的臉，無奈地一笑道：「周兄，你知道，此後……」

周杰也苦笑道：「我知道，今後，他們不會再對我們客氣了！」

姜全道：「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那麼在乎，我們兩個武功又低，對他們又有什麼害處？」

「也許是和于姑娘僱用我們同一理由！」

「對！于姑娘主僕武功、才智皆在我們之上，所欠缺的是江湖經驗，于姑娘想到的，他們也想到了！」

周杰微一點頭，領先策馬前行，直到離于飛虹的馬車一丈，才放鬆馬韁，與金百輪默默地並轡而行！

于飛虹坐在舒適的馬車裡，透過細竹軟簾望出去，湖畔的路上，不時有路人停下腳來，看着這麼大排場的一行人，甚至指指點點，做不同的臆測和不絕於口的讚美。于飛虹却沒有一絲驕傲或得意之情。

她一心一意低聲在為若華解說這幾天練功時，所碰到的難題，一一地為若華講解，糾正。

駁車的技術眞好，一路行來，很平穩，沒有絲毫的顛簸。

說來好笑，在這陽春三月的西湖畔，這兩個美女竟無心於瀏覽風光，而在苦研傷敵致勝之技，實在一大諷刺。

六婢個個是嬌美豔俏，領前的瑤華更是姿容絕世，一路上引人注目。加上金百輪銀鞭白馬，在那七女之前領着篷車人馬，浩浩蕩蕩前行，十分惹人注目。

街道上有些人乾脆在門口站着，你一言、我一語，指手劃脚的在觀看着。

一行十來匹馬及車，看似緩來，實則馬蹄聲疾促。

沒多久，已來到西湖畔。

只聽得駁車輕聲道：「姑娘，請換舟。」

那一邊的瑤華又迎上來，捲起垂簾，先下篷車的是若華。若華一下車，便肅立在車下，等候于飛虹下來。

四周的人，有大半是來遊湖覽勝的遊客，乍見如此大的排場，紛紛駐足圍觀，此刻見到垂簾捲動，立時一股香氣撲面而來，雖不知是何種香味，聞起來却令人全身輕飄飄的，有如置身雲端。

就在眾人神馳之際，一陣衣裳「嗦嗦」，環珮叮噹響動聲中，一個天仙麗人，由車上欵欵而下，在眾人驚呼聲中，目送着八女簇擁着，往遊舫停泊處而行。

金百輪在遊舫前，恭候着于飛虹。

他一見于飛虹到來，彎身一禮道：「姑娘，船已備妥，靜候……」

于飛虹不語，微微一笑，領着八女上船，茶花、劉星、姜全等跟着在後，金百輪候眾人皆上船，才一躍而上，飛身上了船首，下令起泊。

船艙寬闊異常，設置亦很典雅，兩側的窗中，設有垂簾窗帘，窗下設有仰榻、坐榻，艙中另設有一房間，可在此休憩。

于飛虹挑了一個臨窗的位置，坐下來靜靜欣賞西湖之美。

船上望去，岸邊水上落花片片，湖水却是清朗如明鏡。湖畔垂柳倒映，桃杏參植，紅白相間。

偶而在柳蔭桃樹縫中，會露出一角曲橋朱欄，或是一間瓦舍、草房、一堵紅牆，偶而會有一兩艘小船、畫舫划過水面，劃破水中的層疊山巒。

朱簷飛閣、寺廟重椽，一一在眼底掠過。

忽的由風中傳來一陣音樂聲。于飛虹本來就會彈琴譜曲，在這種涼風習習，流水琴韻中，不由得仔細搜尋音樂來處。

音樂聲是順風而來，起先是琴聲悠柔，輕緩漫漫，進而清脆，又一兩轉折後，似乎琴聲中雜有人聲吟和，在琴聲慢緊之時，忽地瑟聲響起，初時低低，再者清揚。不注意聽時，以為是琴、瑟各自為調，再細聽，則如龍吟鳳鳴般，此唱彼和，有如好友問答，你來我往。

于飛虹雖會琴瑟，但此和曲未曾聽過，所以聽得格外仔細。初聽時，她還在留心那琴瑟勾弦，再過不久，她已全神融入樂聲中，只覺得自己如彩鳳般，飛翔於雲彩間，那份心情，如痴如醉，數月來的奔波疲乏，消失得無影無踪。

在恍惚神馳之中，又聽到琴瑟琤琮幾聲後，琴瑟聲一齊消失。

于飛虹人已神轉，立起，近窗邊探看，只見畫船已過「蘇公堤」，正順着潮向，在湖上飄盪着。

在湖岸邊，有一水榭，伸出湖面，水榭迴廊上有兩張小長几，一人面前有張瑟，想必是剛才鼓瑟者，另一人面向湖面，几前擺的是一張琴，這時正對着另一人，拍手讚好。

站在于飛虹身畔的若華，忽然嬌聲道：「姑娘，是慕白公子！」

這一話聲雖不大，水榭上的兩人，却猛地回頭往湖面看來。雙目中，精光陡射。

青衣撫琴人揚聲問道：「是于世妹麼？小兄正是南宮慕白！」

于飛虹欠身微微一禮，說道：「正是小妹，南宮世兄！這和曲眞是妙到極處，小妹雖曾學彈過幾年，却沒聽過見過此曲，請問此曲叫什麼曲名？有譜沒有？」

南宮慕白道：「這曲是子平兄所譜，彈法亦山中古調，外人難知，曲名嘛？還得請教子平兄！」

鼓瑟的那人，也立起身，走到朱欄邊，笑答道：「在下也是偶感作此和曲，雖有草譜，却未取名，姑娘不嫌棄的話，請到小屋中，在下還請姑娘指正。」

于飛虹稍一凝思，點頭道：「先生不嫌小女子無狀，飛虹這就前來打擾。」

話完，瑤華已下令船隻駛近竹榭。

候于飛虹下了船時，南宮慕白和那個鼓瑟的人已站在石板斷頭上。

南宮慕白在前，領着于飛虹和瑤華、若華順着小徑往前走，穿過石階上去，一行人進入院中，只覺一陣異香撲鼻，原來園中栽植着一些異草奇花，尤其在靠迴廊的廊柱上，植着一行蒼翠的葛藤，結了一些朱紅的小菓子。

進入屋子，上面掛了數盞紗罩宮燈，及一串串竹鈴在風中迴旋，發出清脆的聲音。屋內闊朗，連着幾間屋子不曾隔開，在尾端上放一湘竹垂簾，隱約中可以見到竹簾後設有一床。這邊有一張雲石大案几，上面堆着各式的書畫字帖，及三個墨硯，兩個筆筒，筆海內豎立插着筆，面向湖。

那一邊，則是一整面牆的書架，書架上放着滿滿的書。西牆上掛着一幅南宋馬遠的「乘龍圖」。

乘龍圖，于飛虹於書上知道南宋有這麼一幅畫，却未曾見過，當時顧名思義，應為描繪仙人乘龍得道昇天圖，此時見到這畫，心中一動，不由得停下腳步，細細的欣賞。圖為素絹本着色，色極雅淡，軸高三尺多，寬一尺半多，署名馬遠，右方尚有蒼巖子、蕉林居士二印。

圖中仙人戴帽、披風、長袍大袖因鼓風而揚起，與翻動的襟帶，襯着天風罡烈，雲深不勝寒。仙人頭後有光，鬚眉蒼虬，目光烱然，垂視侍者，神情肅穆莊嚴。

更令于飛虹注意的是那仙人胯下的「龍」。

龍角挺直枝少，耳大如牛耳，耳後髮茸茸然，頷下肉鬍四出，足為三爪，右前足伸出，右足拳起而平舉，微現空中。後足描繪動態至為精妙，左足向前收屈而右足平伸，描寫出一足正發力後蹬，而另一足力用盡，輕妙地虛懸空中，彷彿正翺翔於雲海中，表現出騰躍而滑翔的神態。尾部半現空中，夭矯有力，有如一般所稱的神龍見首不見尾。

左側雲中侍者，面醜而諂媚的微笑，和卑謙的神情，流露於專注的目光中。衣裳上揚，動作極為激越。左足前伸右足後引，全身重量傾注於前足的足跟和後足的足尖上，使發力奔躍的感受，躍現絹上。

「姑娘覺得此畫如何？」那鼓瑟者笑問。

「小女子學淺，不敢擅自妄評。」于飛虹道。

「姑娘直說無妨，前人之作，乃是用來讓後人覽評。」

「此畫氣勢雄偉，從圖中顯示宇宙的無限，襯托出此人的浩瀚的胸襟，磅礴的正氣，迴蕩於人龍之間。二人相互牽引的神情，使人體會出生生不息的意趣……」

話猶未了，只聽南宮慕白在旁笑道：「只有世妹才能有此見解，愚兄至此多次，從未特別注意。看來愚兄的悟力實不及兩位了。」

那鼓瑟者笑道：「別再自謙了，慕白，我們還是請于姑娘到那迴廊上，喝一盅茶，歇口氣，再慢慢說！」

他微微一側身，等待于飛虹三女先行。

于飛虹目光一掠，果然在迴廊竹榭上，已擺下一張紅色小几，几上擺了個漆金的天女散花小茶盤，裡面放三個五彩蓋的白色瓷杯。

三人又讓了一番，方坐下。

書童送上茶來，輕巧的斟了三盞茶，淡綠色的茶，才倒出壺口，清香已撲鼻。

于飛虹端起茶來，喝了一口，覺得又香又甜，入口生津，連連又喝了兩口。只覺那股甘味，入沁脾胃，說不出來的舒服。

于飛虹問道：「這是什麼茶？很好喝！」

南宮慕白把一盞茶端在手上，眼睛看着于飛虹，一瞬也不瞬，聽到于飛虹在問，臉一紅，回神過來。

南宮慕白道：「茶是『碧螺春』，這種茶葉不稀罕，倒是這個水，來自天下第一泉，可珍貴得很。子平兄派人從……」說到這裡，他忽然舉起手往自己腦袋一拍，接着咧嘴傻笑，眼光一掃于飛虹和那個鼓瑟人，道：「抱歉！兩位，我實在太高興了，沒想到能在此碰到飛虹，心中一高興，就忘了給兩位引見了！」

于飛虹抿嘴一笑，道：「這不能怪南宮世兄，小妹于飛虹一進門便被那『乘龍圖』迷住了，失禮忘了請教先生貴姓 還望先生不要見怪。」

「姑娘請別那麼客氣，在下姓趙，名子平，和慕白賢弟相交多年，寒舍沒有什麼好招待的，姑娘喜歡這茶，那就請姑娘再品一盅。」

「于世妹，子平兄出身仕宦之後，博覽羣書，文韜武略，無不精通，琴棋書畫更是絕妙，爲人端正、謙恭、厚道，他一身武學，莫測高深，只可惜他不喜世務，長年把自己置身在山水之間……」

趙子平連連搖手，阻止南宮慕白再說下去。

他笑道：「于姑娘，休要聽慕白賢弟謬讚，在下是讀書不成，只有棄文就武，偏又資質魯鈍，以致文武兩不……」

于飛虹見那趙子平，俊逸瀟洒，氣宇軒昂，談吐不俗，已有三分好感，再看到南宮慕白一副五體投地，崇拜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內心的好感又增加多了幾分。

南宮慕白長的亦是溫文儒雅，瀟洒英挺，人品學識亦是一時之選，但和趙子平相較之下，總覺得差了一點。于飛虹內心稍一比較，一觀察，便明白了。

南宮慕白缺的便是那一份成熟穩重，同樣的溫文儒雅、俊逸瀟洒，但那一份來自歲月洗煉、風霜磨礪，相形之下，趙子平就讓人看起來老成多了。

雖然她與南宮慕白相處的時日並不多，對南宮慕白卻了解的不少。南宮慕白的才情自己知道，南宮家的武學她也清楚，他爲人性格，更是瞭解，這趙子平若非是一個值得他尊敬、欽佩的人，他是絕不可能如此爲他吹捧的，不管南宮慕白的爲人是否謙虛、隨和。

看到南宮慕白，不禁讓于飛虹想起那個在不歸谷中，捨命運起全身內力，推送她出谷的杜秋寒。

那個不幸的人，總是生活在生死邊緣，到處被追殺的人，雖然自己也一樣，不過自己比他還幸運多了，最起碼她還有個父親、瑤華姊妹、茶花、劉星他們，甚至還有個南宮慕白。而他，什麼也沒有！

＊　＊　＊

杜秋寒在運掌將全身內力發出，推送于飛紅上半空後，身後的落石已如雨般，滾滾落下。

腳底下在晃動，頭上的巨石也在晃動，岩壁突然噴出的水柱，竟然一股比一股强，在杜秋寒往前面空曠處跑不一丈遠處，一股强大急勁的水柱往前一衝，撞上杜秋寒的後背，杜秋寒的身體站不穩，一個踉蹌，身體往前跌去。

在意識到危險以前，他的身子已跌了一個空，整個人翻倒了下去。

接著，是樹枝折斷的聲音，還有發自自己嘴中的一聲尖叫，本能的，他伸手想抓住一點什麼，却什麼都沒有抓到。整個人就以驚人的速度從斷裂的岩峯上滾下。

杜秋寒咬緊牙齒，腦中一片空白，連害怕的感覺都沒有，像塊石頭一般，只能被動的，昏亂的，閉上眼聽天由命的由上向下一路滾著。

他好像手中碰到什麼東西，下意識的抓住抱住，但並未減慢速度。

下降的速度依舊未減，不過，他張開眼睛，發現自己抱著一根光禿的大樹幹；心底似乎有依靠般，竟低下頭去望了下面。

這一看，驚得他魂飛魄散！

下面是一個寬闊的山澗，激流奔瀉，巨石在激流中嵯峨聳立，水勢如萬馬奔騰般向下流去！

杜秋寒心忖：「這一下子是死定了！山崩沒壓死自己，反而是死在這山澗上，跌下去落在水中，是老天爺保佑！若是落在巨石上，那……」

他不敢再想，閉上眼睛，在最後面臨揭曉結果的那一剎那，杜秋寒已痲木了，神智陷入了完全迷惘，全身像虛脫般的失去了力量，昏迷過去了！

直到那濕冷的寒意凍醒了他，杜秋寒才爲了撿回來的命而慶幸。

隨水勢不斷往下衝去的身子却冷得受不了。他下意識的抱緊了手中的木頭，木頭？天！他竟然抱著一截樹幹由崖上直墜入山澗，而沒鬆手過。

在往下流的時候，杜秋寒强打起精神注意著四周，想找個機會登岸。

沿途看不到林木，連完整的草坡也見不到，澗中翻落的都是黃色的水花，山崩，形成的山洪，山洪一起，泥沙俱下，加上山谷險峻起伏，水勢巨不可擋，滿山遍谷，齊吼亂叫，使得這山崩地裂之勢更加上幾分恐怖氣氛。

杜秋寒一來不熟水性，二來在這亂石嵯峨的急湍的山澗中，一不小心便會被利石割得皮破血流，除了特別小心避過巨石外，還不時的拍打痲木的雙腿。

山澗的地勢越來越陡峭，出口已越來越小，逐漸變得狹窄了。下了一個陡坡之後，忽然水聲又大作。

杜秋寒眼前一亮，放眼看去，一座瀑布正倒掛下來，瀑布高而陡，水勢洶湧澎湃，飛泉四濺，滙聚在一齊，再往下流。

往下流去，杜秋寒看到往下流的方向，不由得倒抽一口氣，痲木的神智恢復了一些。

從他所處的地方看過去，那地方只怕又是另一個斷崖，若順水流下去，自己這一跌下去，能找回全屍，就夠慶幸的了，更別說是活命了！

他眼睛再一瞄，不覺高興得笑起來，

一張口，澗水便直湧入口中，嗆得他連咳了好幾聲，吞了好幾口水。

在激流中的一塊巨石上，有一根樹木搖搖欲墜的架在上面。

「這是一條生路！」杜秋寒提醒自己。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要怎樣接近那塊巨石？

水勢如此湍急，若自己順著水勢，一定會被冲過那巨石畔，而直落下斷崖。這中間差了二丈多，這是個大難題！

杜秋寒旺盛的求生慾，迫使自己想，想出可以挪近巨石的方向。

他腦中忽地靈光一閃，手中緊抱的樹幹漸漸放鬆，任其隨水勢飄往前，在樹幹的尾部飄至面前時，倏地伸手抓住樹幹尾，在水流將他冲到瀑布下時，樹幹猛地往前一擲，方向稍微偏斜，整個人順著水流，衝向巨石。

岩石在多年水花飛濺下，長滿了一層綠色的茸苔，滑不留足，杜秋寒差一點沒抱住，一急之下，忙用脚勾住。

「天啊！」杜秋寒心中在呻吟，他注視著那根浮架著的橫木，和橫木下翻翻滾滾的流水，顫慄著想：「現在我四肢乏力，又凍又痲的時候，走得過嗎？不管怎麼樣，最重要的是爬上這塊巨石，免得待會兒力氣不支時，鬆手再掉入水裡，一定會被激流冲走。」

他手脚並用想爬到巨石上，儘管十分小心，仍然滑進水裡兩次，頭上也磕得起了個疱疱！

待爬到巨石上，他已滿頭大汗，連手背上都冒出汗珠，他跌坐在石頭上面喘息，本來有點紅褐的臉頰上，顯出一片蒼白。

瀑布依舊奔流湍急，岩石依然聳立在激流中，那根顫巍巍的樹幹，也依舊岌岌可危架在岩石上。

杜秋寒望著底下的水，清澈而透明，一眼可以見到水底的石頭，水流迅速的奔瀉著，激起無數洄漩的泡珠。

「只剩最後一道難關，跨過去就可休息了！」

撐起最後一口氣，他狠狠咬了自己手臂一下，試圖讓自己精神更集中一些。

舉起一雙沒有知覺痲木的腿，跨上木頭。

乍聽一聲呼喊出自他的口中，原來杜秋寒剛跨上木頭就滑了下去，一隻脚已落入水中。他用手撐住樹幹，順勢坐在那細瘦的樹幹上，濕淋的腿掛在那兒淌著水。

「站起來，走過去！」

他腦中這意念指揮著他。

顫抖的腿，一步步的移動著，這不到三丈的距離，好像有幾百里路長，好不容易，看到底下的水灘，已不足一尺深，他集中所有的力氣，搖搖晃晃的向前衝去。

等衝到陸地上，他才發覺雙腿仍抖顫得厲害呢！

頭上的太陽正晒著，逐漸的灼熱起來。

杜秋寒努力維持著身子的平衡往前走，他必須再走上去一點，不能留在這澗底，萬一等會澗水再漲高，自己就無路可逃。

濕衣服的重量，使他疲累的身子更加喘不過氣來，汗珠自額頭流下，迷濕了他的視綫。

加速的邁步，越過淺水處，越過岩石，越過荊棘，陡坡。

衣服早被利石劃破了，手上滿是山岩擦傷的裂口。

他的頭發昏，喉嚨發痛，嘴唇乾燥。

但他不能停下來！

他必須用最快的速度爬到那半山峯。

因爲他害怕自己一放鬆，便爬不起來了！

脚底被山藤絆了一下，他差點摔倒，用手扶住山壁，喘了口氣，衣服已半乾了，頭髮被汗弄濕了，貼在臉上，額頭上，黏黏的，很不舒服。

杜秋寒閉上眼睛，幾乎要昏倒了。

他沒有清醒多久，在眼睛張開前，就昏睡過去了。

……

「寒兒，這兒！」

一道溫柔的聲音在呼喚，那個走起路來環珮叮噹响，身上只散發出一股淡淡幽香的女人，拿著一顆梨子，在逗著那個好小好小的孩子。

小孩面孔胖嘟嘟的，紅潤潤的，小手上還拿著糖，咯咯笑著往前搶，一個不穩，小孩跌倒了。

在淚珠未滾落前，那女人便已衝到孩子身邊。

小孩見到那女人，立即撲進她懷中，用手臂抱住她的腰，把面頰藏在她的衣裙裡，抽噎著喊痛。

女人的手環繞著小孩的頭，溫柔的拍撫著。

「乖！寒兒不哭，寒兒有個天下最好的爹，寒兒要像爹那樣做個大英雄，小小的跌傷，不能哭！」

女人放開了小孩，慈愛的笑著，往後退去。

小孩伸出手去拉，沒拉住。

小孩急得大叫：「娘……」

……

地上的杜秋寒口中猛喊著娘，突然地醒過來。

杜秋寒睜開眼，一時間，他有些迷糊，沒看見娘，也不知自己正處身何處，只知道閃爍、耀眼的太陽，晒得全身發熨。

嘴唇乾渴，似乎有點裂開了，他用舌頭小心的碰觸著利用唾沫來滋潤。

他抬頭看天色，太陽又正當中，突然他想起來了，自己掉落斷崖山澗中的事，至少也有一日一夜了吧。

記得和于姑娘分手時，日已漸偏西，沒想到在一日夜中變化有這麼大，自己已再世爲人了。

對了，那個于姑娘是否也逃出去了呢？

想起了于姑娘，腦中就不覺浮起了她的倩影，她的一蹙眉、一舉手、一投足、她的笑……

最鮮明的是她那在湖中洗浴時，那露出水面圓潤瑩白的肩膀，還有那細緻柔軟的皮膚……

不行！杜秋寒用力搖搖頭，盡力的想搖掉腦中那個動人的影像，不知怎的那影像却更加鮮明的烙印在他腦中。

杜秋寒突然伸出手，用力地在自己臉上「啪啪」的打了兩下，借著刺痛來使神智清醒。

「眞卑鄙！」杜秋寒自駡著。

他往前走了幾步，伸出手捧住石縫流出來的泉水，洗了臉和手，水清涼而舒適，一些水流入口中，帶著沁人心脾的淡淡甜味。

乾脆將頭靠近石縫，仰頭用嘴咕嚕咕嚕的喝了幾大口，清涼無比的水，讓他的精神爲之一振，元氣也恢復不少。

杜秋寒開始打量四周，後面是山澗，山澗下是一個大約百丈高的斷谷，此路不通。

另兩邊也是斷谷，唯一相銜的通路是西南方的一條小山岩道倚攀在山壁上。

攀過岩道，可通至另一山頭，雖然同是叢山峻嶺，但有路走，就表示有出山的一點希望。

既只有那條路，杜秋寒不再遲疑，大步向前走，直到那岩道前，他才停下來。

眼前的岩道長而險，那突出的岩塊看來單薄而細弱，幾乎令人無法相信它能受得起一個人的重量。山崖下斜，衍長出的雜草，像一條綠色的毯子，從草叢的空隙處向下看，一片黑黝黝的，深不可測。

他告誡自己，要儘量踩穩步子，岩壁上的草，根淺不能抓。

左脚跨過去，右脚也跟着踏上去。那些岩石，在他的脚下掙扎呻吟，整條小道都震動起來，發出喀吱喀吱的聲音，彷彿隨時都有可能折斷。

他硬著頭皮往前行。

不理會那落石咕嚕咕嚕的往下滾，岩道那麼長，不知走了多久，他的神思開始因緊張而痳木，而恍惚。在一種重復的機械化動作下，扶著岩壁，迷迷糊糊的走，終於繞過岩道，穩穩的站在山腰上了。

山腰中，一邊的山壁上佈滿了原始林木，高聳入天。一邊的綠谷更是深邃，觸目驚心。

四面張望了一下，杜秋寒發現不遠處有一塊凸出的大岩石，岩石下形成了個凹洞，看起來倒很整潔清爽。

越過了幾塊岩石和草地，來到那平坦的山凹裡，頂上凸出的石塊遮去陽光，一株枯木成了天然的椅櫈，洞內陰涼、乾燥、舒適，地上還鋪滿了枯黃了鬆脆的落葉。

杜秋寒吸了口氣，坐在枯木上，倚著洞口石壁，眺望一望無垠的山嶺，和山谷對面的山頭。

總歸一句，綠；四周一片綠，有深綠、淺綠。

順著對面的山崖看，山崖上掛著一條瀑布，銀鍊閃鑠，山嶺上却是一片蔚藍，雲在山腰中浮動，忽來忽去……

暮色從谷底向上升，緩緩的瀰漫，但沒多久時間，日色已淡薄得像一層灰色的紗網。

肚子發出的飢鳴聲，提醒了沈醉在祥和寧靜中的杜秋寒，他有三、四頓沒吃了吧，難怪肚子叫得這麼响。

有如弦上的箭般，杜秋寒一躍而起，兩眼發著光，灼灼的搜尋著任何可吃的東西。

失望的垂下眼廉，沒有，這附近除了石頭、樹木、野草外，什麼也沒有。

突然從草叢深處，傳來了聲音，杜秋寒的心緊張了起來，兩眼盯著密密濃濃的林木和深草。

心底猜測著：野兔？山雉？還是猛獸？

他一瞬也不瞬的注視著前方的草叢，手心捏著汗。

突然間，遠處的草叢裡，有什麼東西在移動，深草嘁嘁的響了起來。杜秋寒的鼻子在空氣中吸了幾下，想了一會，他蹲下去，在地上拾了幾片尖銳的小石塊，然後向那草叢跑去。

雜草越走越深，他走得很快，全不管荊棘和樹枝的刺扎。

突然，他蹲下來，察看著地上的某些痕跡。

這是一片長滿雜草的凹地，草下的土地濕潤泥濘，在上面，可以看出一個新鮮的野獸足跡。

附近的草，也有仆倒的現象，他用手撥草，可以很清楚看到那野獸走過的痕跡，凡牠經過的地方，多少都留有痕跡可尋。

忽然間，一隻動物從樹後突地跳出來，顯然杜秋寒已驚動了牠，使牠領悟到危險迫在眼前，而急於想脫逃。杜秋寒抖手打出一塊石頭，沒中！

那野獸更驚惶，拔腿跳進草叢。

杜秋寒又是一塊石頭，那野獸嗥叫一聲，跑到樹林中走了。

杜秋寒滿意的開心笑了。

在方才追那怪獸前，他就聞到一股濃郁的香味，便是那從不歸谷生還的「千敗老人」告訴他的。

——在不歸谷的附近山區中，有一株千年「水火靈芝」，散發出一種奇特的香味，在附近的禽獸住久了，身上都會染上那股異香。

——「水火靈芝」的功效在於能怯萬毒、治百病、延年益壽外，練武之人吃了，可以憑添百年之內力，在受傷時，皮肉傷口可以很快的癒合。

——服食之人，身上也含有那股異香，在靈芝旁邊還長有一種細小生紫色小菓的草，那草葉有續骨之功效，紫菓可解百毒。

杜秋寒才故意打傷那怪獸，便是想借助牠之力，去找尋那千年靈芝。

在草叢中，果然有一絲血跡。

杜秋寒循著血跡前去。

天色暗了，樹木由清晰而變爲朦朧，由朦朧轉爲一幢黑影。

黑夜來了。

杜秋寒停在一處濃密的草叢、藤蔓和樹林裡，迷惑、困擾。

他皺着眉想：「找不到血跡了，難道牠已經逃進洞了？帶著傷，牠應該跑不了太遠，明天再重新找一找，現在牠可能匿藏起來了，沒有光線，在黑暗中，實在不好找，尤其是這個到處是懸崖的地方。」

他並沒有返回原先那石洞，就附近揀一個可以避風霜的石壁角，打坐休息一晚。夜晚遠處的瀑布的水流聲聽得更清楚了。他早已行功數次，最後一次睜開眼睛

時，天邊已露出濛濛的一片灰白色。

微側著頭，下意識的傾聽著。

山林中並不寂靜，風聲中夾雜著野獸的低鳴。

隨着曙色的升起，鳥聲也多了些。

杜秋寒用手掏了一些山泉止飢，然後開始在羊齒山蕨及荊棘叢中搜索起那動物的踪跡。

在他即將氣餒放棄時，在一棵芭蕉葉片上，發現了幾滴血跡，這發現鼓舞起杜秋寒的希望。

他更仔細的搜尋，再走一段路，又看到一片染血的羊齒葉，跟踪著這個新發現的痕跡走，山路是越走越艱難了，坡度隨著山高而變得陡峻。

雜草蔓生的山路，不易行走。

藤葛經常像蛇般，纏住人的腿。

草叢下的坑洞，更如陷阱般，使人必須步步留心，以免失足落入下面的深谷中。

杜秋寒抽出寶刀，不停的砍伐雜草和藤葛，陽光在刀背上閃鑠反射著。

轉過山坳處，杜秋寒站住脚，前面的山坪上，有一棵松，枝幹形狀古拙，奇特的高大古松，孤傲的挺立著，樹幹約有兩人合抱那麼粗，落了一地松針。

松樹下，有兩塊粗大的石頭，長滿了一地柔軟翠綠的小草，一股濃郁的香味就由那裡傳了出來。

那松針、小草，踩下去又軟又脆，嘁嘁作響，嗅著那股香味，一種靜謐、溫馨又恬然的感覺，襲上心頭，杜秋寒告訴自己，「眞好」。

筋疲力竭的在石頭上坐下，幾天來的疲困不安，及逃出鬼門關的那股倦怠，通通襲上心頭了，那種緊張這時才眞正得到鬆弛。

杜秋寒疲累的身子往後一倒，眞正的酣睡入夢。

這一覺，睡得眞舒服，再醒來時，又是日正中天了。

他想起了「紫菓」，千年「水火靈芝」，還有續骨草。

事實上，杜秋寒根本不必找。

在他坐起時，第一眼便看到了好幾朶有著碧玉梗、牡丹紅罩盤大的靈芝，倚著松根，在那兒亭立著，隨風飄香。

——不能用刀切割，靈芝神效會減弱，必須用玉器割下——千敗老人的話在耳邊迴響。

杜秋寒拉出藏在胸前好大一片玉鎖片，解下絲絛，小心翼翼的割下靠近身邊的一朶。

靈芝方拿近口邊，一股清甜香味便誘導得杜秋寒腸胃大開，一口咬下一大塊。

論理說，生長千年的靈芝，其肉質早該木質硬化，但這靈芝並沒有，反而入口即化成甘液，直往腹裡吞。

第一口好吃，便急不及待將靈芝往口裡塞，沒多久，一朶有如盤大的靈芝便已吃完，杜秋寒竟還意猶未盡的用舌舔著手中的汁液。

肚中那份飢餓已沒有，只是那種美味惹得他還想再吃，杜秋寒拿著玉鎖片的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

他想：「天地至寶，須生長千百年，何其難求。我杜秋寒，一個苦命人，得天之幸，能食一株於願足矣，怎能貪心再多吃呢！不如留待有緣人吧！」

到底是個君子，心胸必須磊落坦蕩，不貪心，一念救了自己一命，只是它不知道而已，也因此沒有糟塌這種天地至寶。

因爲凡人食一株，水火交攻，可打通人的生死玄關，增加功力，再多服，必因血脈賁張，血流過速，而五臟六腑爆裂而亡。

他將玉鎖片收回，忽摸到懷中的小小瓷瓶，心念一動急將懷中三個小瓷瓶掏出，三種不同顏色的丹丸倒在一瓶。

再將空的小瓶，分別裝入地上的「紫菓」和「續骨草」，滿滿的裝了二瓷瓶。

瓷瓶收入懷中，杜秋寒小腹一陣雷鳴，接著一陣絞痛，他急急忙忙衝到一邊沙石處，挽起下襟，唏嘿嘩啦方便過後，聞到一股奇臭的怪味，似乎是一個人身上所蘊臭氣，一股腦兒全洒了出來。

杜秋寒心頭惘然，忖道：「怎麼如此？」忽覺全身奇癢無比，忍不住伸手去搔，越搔越痛快，越搔越舒服，這一來，全身上下沒一處是完整的，血痕處處。

杜秋寒祇覺得全身火辣辣的，痳癢難當，只想找一處有水的地方，浸個痛快。

他邊抓邊看四周，想看看那裡有水。

就在眼睛瞄到古松樹後時，他發現那兒有一座小水潭，在來不及想到爲什麼這裡有小水潭，動物爲什麼跑那麼遠去喝水時，杜秋寒已「噗咚」一聲跳到小水潭了。

在他的身子浸入水中時，只聽水中「嗤嗤」聲起，竟然冒出一股股的白煙，這情形先是讓杜秋寒自己感到吃驚，接下去，他便感到一股來自脊椎的冷意，直泛四肢，冷得他牙齒上下打顫，四肢痳痺，他忍不住自水潭中，一躍而起。

剛一躍起，那股痳癢火辣的感覺又來了，强忍住不去理會，血脈又快爆裂，杜秋寒無奈，只好再跳入水潭中。

但沒多久，那冷寒澈骨的冷意又湧上，他只好一上一下在水潭中來回，弄得自己疲乏不堪，心力交瘁，在潭中力脫，昏了過去。

再度醒來時，杜秋寒只覺全身舒暢無比，這種舒暢的感覺，是從小到大所沒有過的，而且他現在四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熱流，躍躍欲出。

他爬出水潭，發現濕淋淋的衣裳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便脫下來，掛在松枝上晒乾。

掛好衣服，發現光裸的手臂上似乎黏了一層薄皮，用力一搓，他楞傻了眼，那竟是一層薄薄的皮，用手輕輕一撕，整張皮都撕下來！

杜秋寒心裡一驚，急急忙忙往潭水邊走去，臨水一照，嚇得「啊」地叫出聲！

原來不僅他的手臂，臉上、脖子亦如此，他以最快的速度，脫下內衣，一看從胸前到小腹，到大腿上，都可撕下一層薄薄的人皮。

人皮下的臉、手、皮膚，非常地光滑、白嫩。

輪廓不變，但整個人看起來有如玉琢般，往日那些手脚上、臉上、身體上的刀傷處，未會在新皮留下一絲痕跡。

「脫胎換骨……脫胎換骨……」杜秋寒

忍不住的自語起來。

是的！

這就是脫胎換骨！

舊的形骸盡行脫去，現在的杜秋寒從裡到外，全是新的！

杜秋寒對著潭水，欣喜若狂的撕下全身舊皮。

他欣喜的不是容貌的改變，而是內在的改變。「水火靈芝」的千年靈氣，改變他那一身鈍骨，「千敗老人」所教的那套「死裡求生」無法練得十全十美，就是因為天生資質所限，以致無法再增進。

如今胎骨已換，生死玄關已打通，今後他對武學的修練，將不再受先天不足而限制了。

想到此，杜秋寒忍不住內心的欣喜，一個人對著潭水哈哈大笑！

杜秋寒的神智一片朗明，石洞中壁上的那些口訣，在剎那間，源源上湧，杜秋寒每一比劃，招式源源而出，即使有所不解，稍一凝思，難奧之處自解。

這一發現，杜秋寒有如瘋子般，獨自在草坪上，擎著寶刀，上下揮動比劃。

一連數天，杜秋寒著了迷般，對著空曠的山野在練習，渴了就飲潭水，餓了就在附近地上尋些小紫菓，從嘴巴塞進去，什麼味道，好不好吃，他全不在意。

他只是練，從石壁上的武學練到「千敗老人」的招式，又從那兩種不同的武學中，融合衍出另一套招式武學，又從這一套招式武學中，盡蛻其形，存其菁華。

這天早上。

杜秋寒不再練習了。

他時而坐在石頭上沉思，時而眺望四週山巒，時而傾訴那嘿嘿琮琮的瀑布泉水聲。

現在他抬頭仰望著藍天。

天剛黎明，那微弱的曦光散佈在山巔、樹木、岩石。曦光透過浮雲，為浮雲染上一道道橘紅、金黃的邊。

雲飄走了，太陽的紅彩，恣無忌憚的為天空抹上無數色彩，在曦光微風搖曳的枝葉，枝枝葉葉都帶有一股高深的哲理般。雲在天空浮動，忽來忽去，忽聚忽散，忽隱忽現。

杜秋寒在悟道？

不！

他只是在想一個如何在山澗深谷中跌落，而又不致受傷死亡的方法。

原來杜秋寒自遠離死神之後，幾日來睡夢中，不是夢見娘，便是夢見于飛虹。

在夢中夢見于飛虹，除了她的一顰一笑，和婷婷倩影外，便是絕谷中臨別的那一吻。醒來時，他的心頭總是甜甜的，練武時，心情也格外輕鬆愉快有勁。

每夢見于飛虹一次，心中對她的思念就加深一分。

這便是他在將三奇和千敗老人武學融合後，急著出山的原因。

要出去，在他來說並非難事，只要假以時日，多攀點山岩，多走些路，一月走不出去，兩個月也可走出去！

但杜秋寒不如此想，他觀察過攀渡湘西這千山萬嶺費時太久，他想循澗溪而下，比較快些。因為溪澗臨水處，比較有人居住。

他站在這山坪的南端看過，在這個山坪下有一條山澗，澗水雖然洶湧澎湃，但直穿過好幾座山，或許可以流入海，因為從這地方看過去，山澗是越去越寬闊了。而幸運點的話，碰上船隻，一路搭回江南，是絕無問題的。

現在要做的是由這山坪到山下，有一兩百丈高，他必須想辦法讓自己安全到達山下不受傷。

那必須有上乘的輕功，這是他最弱的一環。

從他懂事屢遭人追殺時，所學的武功，便是以招式對敵為主，往往招式怪異，著重在擊破敵人的殺招，救命為主，其他方面並不太注重。

即使這幾日來，他也是如此偏重於招式的練習，而忽略了其他三奇的武學。

其他……想到這裏，杜秋寒忽然想起刻在壁上的一組口訣：

……氣在丹田中運轉，……在半空中借氣換氣……以氣御氣……

杜秋寒的氣，果隨念動，照著壁上的口訣，依次練了起來。

只見他吸一口氣，身形隨之上昇，昇起丈高處，陡地吸一口氣，未料這一口氣方吸入，身子猛地直往下降。他心一驚，雙手平伸，一振動，排出一口濁氣，身子又冉冉上升一丈多。

直到力竭，身子墜地。

杜秋寒心中大喜，沒想到第一次就能昇高二丈，當下調勻眞氣，再試。

連續幾次下來，杜秋寒竟然能一次在空中借氣換氣十多次，連升十多丈高，雖是直升，但已頗為進步。

在抓到一些要訣後，杜秋寒決定練到口訣的第三步。即是在升浮之際，以氣御氣，變換身形，或左飄，右斜，前翻、後轉。

三日後，杜秋寒滿意的停下來。

他一邊伸手抹去額頭的汗珠，隨手砍下一枝竹枝走近南邊的山坪朝下看。突然吸一口氣，身形往前疾竄出一丈遠，在半空中一個翻滾，頭朝下，雙手握緊竹桿，直往下衝墜。

好個杜秋寒！

眞是藝高人胆大，從山坪到山下至少也有一百多丈高，竟然就持著一根竹竿，靠著一套新練的身法，就從山坪上衝下來，眞是令人捏一把冷汗！

山風獵獵響，振拍得杜秋寒耳膜發痛，吹得他眼淚直流；由於急速的下墜，使得血流動過速，一顆心「怦怦」直跳，幾乎要迸出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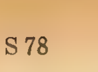
山邊，不時有突出的石塊、尖岩，杜秋寒不時的用竹竿撐抵，以免身子下墜給碰上、撞傷。

就在距離地面還有十來丈時，杜秋寒身子借著竹竿一橫甩之勢，斜飛，減緩了墜勢，飄飄然降落在岩床上。

驚險、厲害，沒有絲毫損傷。除了那一頭凌亂散披的頭髮，及紅灧灧的眼睛及臉外，一點也看不出他是個方才從死門關回來的人。

單就這份異於常人的機智、魄力作為，就夠令人佩服了！

（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

南宮白因偷窺司馬英投靠綠毛幫而被幫中人擊傷，護法于眞拚死相救，潛在翠樓內又見司馬英說出金人只用銅衣包裹未死，只將血手財神一人澆鑄銅液死去，幫主馬上派人到武林當舖搶銅人，南宮白趕去攔截，却被他們搶去，在途中發現一女人挾走兩個銅人，追截又失去她的踪跡，却遇到周至剛父女三人……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探魔窟救慈母　查銅人找父親

樓兩層向百里香眨眨眼，道：「這樣可以相信了吧！」

那少年人向侍從吩咐一陣，不久就抬來三個大食盒放在地上，另外兩大漢抬着一大桶酒，放在樓兩層面前。

樓兩層早就餓了，先抓起幾個饅頭，一口一個，一口氣先吞了二十來個，接着就拿起蒸餃，一口七八個，根本不嚼，囫圇吞下。

不到半個時辰，連五碗酸辣湯也涓滴未賸。接着一摸肚皮，把頭伸在酒桶之中，只聞一陣「骨嘟嘟」之聲，不一會工夫，就賸下半桶。

只見他脚下一個水潭，泥土濕了一大片，不久，一桶老酒全部喝光，一摸嘴巴，抱拳道：「一飯已見盛情，不敢再擾，就此別過！」

一干觀衆目瞪口呆，那少年人也怔在當地，「大力神」和百里香撿起銀子，鑽出人叢，「大力神」腰幹挺得畢直，因為他已經無法彎腰了。

南宮白上前一拍他的肩胛，道：「老樓，我看不出你還有一套！」

樓兩層道：「少爺，你不在我身邊，老樓就斷了煙火了，總不能眼睜睜地餓死呀！」

百里香笑道：「白哥哥，你從那裏來？」

南宮白冷冷地道：「武林當舖！」

「武林當舖？就是你一個人？」

「嗯！」

「沒有遇上當舖主人？」

「遇上了！」

「好險呀，你怎能脫身？」

南宮白沉聲道：「百里姑娘，咱們上一輩有深仇大恨，今生已無法再結合，不如趁早分開，以免日後雙方痛苦！」

百里香不由一震道：「白哥哥，你為何口出此言，家父和令尊及令師都是好友，怎會有仇？」

南宮白道：「正因為是好友，所以做點壞事，別人也想不到！」

百里香道：「白哥哥，請你告訴我，到底是什麼仇恨？」

南宮白道：「妳還是去問令尊吧！」

百里香冷笑道：「家父已經慘死，你又不是不知道，哼！我知道你有了新人，對我膩了！」

南宮白沉聲道：「令尊並沒有死，妳可以到『綠毛幫』去找他，在下正為上次多言，使令尊遇險，才抱愧在心，如今恩怨兩抵，如果令尊確已投靠『綠毛幫』，下次遇上，可別怪我心毒手狠！」說畢，拉著樓兩層疾馳而去。

百里香乍聞她爹爹沒死，疑信參半，因為她曾親眼看到百里空被鑄成銅人，但她又深信南宮白不是信口開河之人。等她頭腦清醒之後，南宮白和樓兩層已經走得蹤影全無了。

*　*　*

三更，「綠毛幫」中出現兩條人影，這兩人正是南宮白與樓兩層。

兩人又躍上那座高樓，只聞樓中有人交談，兩人往裏一看，只見「綠毛幫」幫主仍然半倚在那鑲金太師椅上，對面站着一個蒙面婦人。

「綠毛幫」幫主一雙電目自綠髮中射出兩道奇芒，蹺起二郎腿道：「尊駕意欲何爲？」

蒙面婦人道：「想和你交換一樣東西！」

「綠毛幫」幫主道：「什麼東西？」

蒙面婦人道：「冬眠復元大法！」

「綠毛幫」幫主怪笑一陣道：「妳以何物交換？」

蒙面婦人道：「兩個銅人！」

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震，這不是那個搶銅人的婦人麼？一點不錯！如果她搶去銅人是一份善意，怎地又以銅人爲交換條件？

「綠毛幫」幫主不由一震，拖地的綠髮無風自動，道：「兩個銅人是誰？」

蒙面婦人道：「你也別裝糊塗了，貴幫近來到武林當舖搶刦銅人，主要就是爲了那兩個，難道還要說麼？」

「綠毛幫」幫主坐了起來道：「妳既然把銅人搶走，爲何又要交換？」

蒙面婦人道：「我當初以爲是別人，沒想到是『風雷客』和『逍遙先生』兩人，本人與他們毫無瓜葛，當然不値保留！」

「綠毛幫」幫主道：「妳要『冬眠復元大法』何用？」

蒙面婦人冷笑道：「這是秘密，恕難奉告！」

「綠毛幫」幫主道：「好吧！何時交換？」

蒙面婦人道：「明夜三更，在邙山斷魂谷交換，屆時只能你親自前去，如果不守諾言，本人絕不現身！」

說畢，不待回答，穿窗而出。

南宮白正待跟踪而去，突聞「綠毛幫」幫主道：「司馬英！」

司馬英應聲進入樓中，道：「幫王有何吩咐？」

「綠毛幫」幫主道：「本幫主的話，你轉達她沒有？」

司馬英道：「轉達了，但是她……」

「她怎樣？」

「她破口大罵！」

「綠毛幫」幫主笑了一陣，突然打住，道：「把本幫女奇刑抬到水牢門口，讓她看一看，如再不從，本幫主準備用强！」

司馬英道：「我看她不會答應，幫主乾脆來個霸王硬上弓了吧！」

「綠毛幫」幫主道：「不，我想再試一下！」

司馬英躬身而退。

南宮白不由疑心大起，聽二人之言，好像是捕到一個女人，在他們淫威之下，至死不從，立即招呼樓兩層暗暗跟踪。

司馬英出了樓門，向屬下沉聲道：「把本幫女奇刑抬到水牢門口！」

說畢，逕向後面走去，不久來到一個大鐵柵欄之前，只聞「嘩嘩」水聲，自牢中傳出，且發出腥臭之氣。

司馬英沉聲道：「孫寒香，妳到底答不答應？」

南宮白腦中「嗡」地一聲，差點昏倒，他簡直不相信，這句話是司馬英說的。

突然，柵欄中傳來切齒之聲道：「司馬英，你這畜牲，你若還有一份人性，就讓我快快死去，別再來胡言亂語，爲娘深以你這種行爲感到羞恥！」

司馬英陰笑道：「這有什麼羞恥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妳守寡十餘年，總得想法調節調節，況且本幫幫主雄才大略，不久將一統武林，他對妳好，是瞧得起妳——」

「呸——」一口唾沫如電射至，差點吐在司馬英臉上。

司馬英不由暴怒，獰笑道：「孫寒香，妳的兒子把我弄成這個樣子，我在妳身上收回本錢也是一樣！」

孫寒香道：「畜牲，滾得遠一些！」

「嘿嘿！今夜我要讓妳開開眼界！嘗嘗本幫的大刑！」

說畢，兩個大漢已抬來「驢中腿」奇刑，所謂「驢中腿」，是指驢的生殖器奇大，好像中央一條腿，乃美其名曰「驢中腿」奇刑。

南宮白目眥皆裂，他這時的恨，是無法估計的，他以爲司馬英能以這種奇刑對付自己的母親，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爲，已經不是殺了他就可解恨的。

司馬英一按圓欖下的機鈕，只聞「錚」地一聲，那根粗逾茶杯的鐵棒錘猛戳而上，在圓欖中央孔隙中微微顫動。

「看見沒有？這滋味足使妳解除十餘年的寡居之苦，妳應該感激……」

「忽」地一聲，柵欄中劈出一道掌風，接著又傳來鋼鍊的聲音。

南宮白忍無可忍，正待掠上，突見一條纖小人影疾奔而來，原來是朱麗葉，她乍見奇刑擺在水牢門外，不由冷哼一聲，道：「司馬英，你要幹什麼？」

司馬英道：「奉幫主之命，要她歸順本幫！」

朱麗葉道：「她是你什麼人，你還記得否？」

司馬英冷笑道：「在下有幫主之命在身，朱護法請別干與！」

朱麗葉冷峻地道：「告訴你，這女人和本護法也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以這種漫無人道的奇刑對付於她，太沒人性！」

說著，羅袖一拂，「蓬」地一聲，那「驢中腿」刑具，竟被震得支離破碎。

司馬英獰笑一聲，道：「朱麗葉別以爲妳在幫主面前吃香，本護法並不怕妳！嘿嘿！妳毀了本幫刑具，就等於藐視幫主，看掌！」

「轟」地一聲，兩人接了一掌，竟是半斤八兩，朱麗葉怒叱一聲，再次撲上，司馬英也不甘示弱，兩人立即打得難分難解。

南宮白一掠而出，欺身逾電，一手各抓住一個大漢，他動了無邊的殺機，往牆上一甩，只聞「卜卜」兩聲，立即變成兩個月餅。

「大力神」樓兩層掠到鐵柵欄邊，一手抓住鐵柱，用力一分，只聞「吱」地一聲，那鐵柱僅微微彎了一點。

這鐵柱粗逾水管，樓兩層雖有天生神力，怎奈用不上力，分了三次，再也無法分開半寸，不由暴怒。他退後一步，力貫兩掌，吐氣開聲，力推而出。

只聞一聲大震，大鐵柱向內彎去，但仍未斷，他再推出兩掌，地動山搖，只聞「卡察」一聲，大鐵柱轟然倒地。

這時司馬英不由大急，力劈一掌，道：「咱們暫且罷手，先對付敵人！」

那知朱麗葉故作癡呆，道：「司馬英，莫非你怯戰了，咱們今夜非拚個結果出來不可！」

司馬英厲聲道：「朱麗葉，如果犯人逃了，妳可要負責！」

朱麗葉悶聲不響，狠命搶攻，司馬英空是焦急，却脫身不得。

南宮白和樓兩層進入柵欄之中，不由心膽皆裂，只見孫寒香兩手兩脚都被鎖住，鋼鍊粗逾拇指，身子泡在水中，墊起足尖，僅能露出鼻子。她的衣衫已破碎不堪，根本無法掩體，面色蒼白，奄奄一息。

突然，南宮白驚呼一聲，只見水池中有一個大岩洞，洞中游出數百條長約五寸、身形如刀、嘴若利剪、通體銀光閃閃的怪魚。

「啊！分屍魚！」

南宮白和樓兩層立即拉那鋼鍊，樓兩層用力一拉，僅斷了左手一根，但那些「分屍魚」已游到孫寒香身邊，張開利口猛噬。

南宮白母子連心，一時情急，「卜通」一聲鑽入水中，他恨透了這些怪魚，揮掌力劈。水中發掌雖然難以著力，但他內力雄厚，那些怪魚畢竟受不了，立即死了許多條。

但這些「分屍魚」生於窮山惡水之中，悍不畏死，前仆後繼，而且那水底岩洞中又湧出數百條之多。

樓兩層終於又拉斷了孫寒香右手的鋼鍊，但她兩隻足踝上仍有兩根，而南宮白在水底又無暇顧及，因爲他必須不停地捕殺怪魚，不然的話，不但孫寒香將被噬傷，即他自己也難以倖免。

突然——「嘎——嘎——嘎——」一陣怪笑之聲傳來，柵欄門外已站定一個綠髮及腰的怪人，正是「綠毛幫」副幫主「五花肉」黃奮，他陰聲道：「朱護法還不住手？」

朱麗葉誠心想讓南宮白把孫寒香救走，這本是她不願作的事情，但一個少女爲了愛情，甚麼事都會做出，她認爲孫寒香雖是她的仇人，但爲了南宮白那份「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情感，決定讓孫寒香脫險之後，再找她報仇。

朱麗葉道：「司馬英侮辱本護法，致使敵人進入牢中，錯不在我！」

司馬英厲聲道：「胡說！分明是妳招惹我，把我纏住，讓敵人乘虛而入！」

「五花肉」進入水牢，嘿嘿獰笑道：「本副座讓你們三人都死在這水牢之中——」

說著，伸手掏出一個小瓶，倒入池中，接著又取出兩塊火石，以打鴛鴦鏢的手法「察」地一聲，燃燒起來，立即遍及全池。

樓兩層不由大怒，大吼一聲向「五花肉」推出一掌。樓兩層雖有神力，畢竟比「五花肉」遜了一籌，蹬蹬蹬倒退了三大步，他沉聲道：「老小子，你的蠻勁不小哪，再拚三掌！」

「蓬蓬蓬」！三掌下來，樓兩層被震退七八步，但「五花肉」也不敢硬拚，兩人立即打在一起。

突然，水花一冒，南宮白抱著孫寒香鑽出水面，身懸半空，兩人身上都有火苗，且皮破肉綻，鮮血淋漓。

原來當南宮白爲孫寒香解除足踝上的鋼鍊時，被「分屍魚」所噬。

這時，突然有人獰笑一聲，向半空中的南宮白和孫寒香推出一掌。

「蓬」地一聲，兩人身上有火，視線不清，且南宮白在猝然未防之下，一掌打在左肩頭之上。孫寒香本已昏厥，南宮白再一受傷，「卜」地一聲，摔在地上。

司馬英獰笑連連，「刷」地一聲，抽出一條龍頭軟鞭，道：「南宮白，你也有今天，這叫做『血債血償』，我司馬英要以這條軟鞭，取下你們母子兩人身上的零碎！」

南宮白雖然中了一掌，身負重傷，但若是他一個人，仍可勉强支撑力拚，但他不能放開自己的母親，他摟著母親，咬牙强忍！

樓兩層一看不好，抽空向司馬英推出一掌，但他根本就差「五花肉」一籌，這一分神，立即中了一掌。

而司馬英却閃了開去，道：「第一鞭先取你的兩耳，然後再取你的口鼻，最後才取你們的招子，我必須使你們睜眼看著！」

「刷」地一聲，軟鞭力抽而下，就在這緊要關頭，一條人影疾掠而至，向他推出了一掌，司馬英被震退三步。

司馬英回頭一看，又是朱麗葉，不由厲聲道：「原來妳是一個吃裏扒外的奸細，來人，把她拿下，一切由本護法負責！」

刹那間，「蟹面老祖」皮厚、「鐵板欖」胡不開、「鐵掃帚」金九、「無雙刀」洪寬、「黑燈追魂」冷清秋、「八臂雷公」史不秀等魔頭一擁而上。

朱麗葉一不做二不休，立即施出「天魔傘」絕學。

但高手太多，且司馬英也擅此學，使她有些支持不住，而這時樓兩層也落了下風，眼看支持不了二三十招，但他皮粗肉厚，挨一兩下子還不要緊，他大聲道：「『五花肉』，站住！」

「五花肉」立即收手，道：「你要投降？」

樓兩層道：「還早！老雜碎，我的肚子餓了，咱們先吃點東西再打如何？」

「五花肉」不由大怒，樓兩層長身一掠，向南宮白母子撲去，兩掌一分，「鐵板欖」胡不開和「無雙刀」洪寬立被震出一丈多遠。

樓兩層掠到南宮白和孫寒香身邊，伸手挾了起來，而這時「五花肉」又撲了過來。

突然，又是兩聲大喝，只見柵欄外又出現兩人，來人竟是「絕戶神偷」百里空和「神手狀元」尚鳳池。

樓兩層不由一怔，心道：「這兩個白道人物果然變節投入此幫了！」

百里空大聲道：「別放走了奸細，大家快加點勁！」

說著施出「閃電十三式」，竟向「五花肉」推去。

「五花肉」不由大怒，道：「老偸兒，

你這是幹甚麼？」

百里空道：「老雜碎，這一手叫著聲東擊西，指前打後，看——」

看字未了，以小巧身法，閃至樓兩層身邊，拍出一掌。這一掌分明拍向樓兩層的後腦，但這時恰巧司馬英劈來一掌，百里空收手挫身，在司馬英褲襠中摸了一把。

司馬英尖叫一聲，道：「老賊，你亂摸甚麼？」

百里空道：「好心不得好報，剛才有人向你下體踢出一腿，若非老夫出手，你那三大件早就完蛋了！」

這時「神手狀元」尚鳳池也撲了過來，大喝一聲，連劈三掌，一掌比一掌雄渾，樓兩層挾著兩個人，而且單掌應付四面八方之人，根本無法招架，竟被震出柵欄之外。

樓兩層不管對方是好意還是惡意，大吼一聲，全力掃出一掌，撒腿就跑，那知他剛掠出兩三丈，對面嘻嘻一陣怪笑，已站定一個綠髮拖地的怪人。

來人正是「綠毛幫」幫主。

樓兩層不知厲害，大聲道：「老怪物，你要幹甚麼？」

百里空和尚鳳池也不由面色肅然，但又不便上前攔阻，這時南宮白已經醒來，發現了百里空和尚鳳池，不由恨恨不已。

幫主怪笑一陣，道：「樓兩層，聽說你力能拔山扛鼎，萬夫莫敵，本幫主倒想試一試！」

樓兩層道：「老樓的肚子餓了，你老雜碎想佔我的便宜！」

幫主道：「你要吃甚麼？」

樓兩層道：「要吃的東西太多了，時間倉促，不能盡興，你先來八十個花卷墊墊底吧！」

場中傳來一陣嘩笑之聲，八十個花卷還是墊底，如果吃飽，怕不要兩百來個？

幫主一揮手，道：「好！快拿八十個花卷來！」

不久，兩個大漢抬來四籠花卷，樓兩層大手一抓，四五個花捲立即變成一個，張口塞了進去，一伸脖子，牛眼一翻，吞了下去。

於是四個一口，二十口就吞下八十個花捲，一摸肚皮，把蒸籠踢出十丈之外，道：「老怪物，現在可以了，要怎麼比法？」

幫主沉聲道：「你們都轉過身去，誰也不准偷看！」

上自副幫主「五花肉」，下至堂主及大嘍囉，都一齊背轉身形向外。

幫主道：「樓兩層，你現在可以出手了！」

樓兩層放下南宮白母子，道：「老妖怪，在咱倆動手之時，不准任何人動他們！」

幫主道：「你放心好了，本幫主要留下你們，還不必費這樣心思！」

樓兩層也不敢大意，將內力提足，立掌如刀，當頭罩下。

幫主不慌不忙，身形一挫，頭顱一搖，拖地的長髮「忽」地一聲，竟向樓兩層的腰上纏去。

樓兩層未防這一手，不得不收掌撤身，那知已經遲了一步，「刷」地一聲，樓兩層偌大的身子竟摔在三丈之外，竟把地上震了一個大坑。

南宮白躺在地上，不由駭然，他驚奇的不是幫主的長頭髮上有這等功力，而是他偷偷看到了幫主的面貌。

在他的想像中，這個幫主一定是猙獰可怖，再不然就是一臉刀疤，那知他甩髮一瞥之間，此人的儀表竟是不俗。

樓兩層爬了起來，道：「八十個花卷到底差勁，所以只有五六成力道……」

「道」字未落，平胸推出一掌，他也有點心計，心知若不出奇制勝，自己敗了小事，南宮白母子可就凶多吉少了。

兩道罡風呼嘯而出，那知幫主有恃無恐，兩掌一分，樓兩層的掌勁被分成兩股，向左右闖去，而幫主的身形再挫，長髮一抖，又將樓兩層摔出兩丈多遠。

如是者三，摔得樓兩層頭昏眼花，差點把八十個花卷吐出來。

幫主笑道：「怎麼樣？你服了吧？」

樓兩層道：「服了！」

幫主站在那裡，長髮又將面孔遮起，道：「把他們帶走！」

樓兩層大聲道：「帶走？」

「不錯！你不是服了本幫主麼？既然服了，本幫主當然也不能虧待你！」

樓兩層狂笑一陣，道：「我服了你的武功，可沒服你的人格。」

幫主沉喝一聲道：「副幫主給我拿下！」一干魔頭紛紛回過頭來，「五花肉」悶聲不響，欺身撲上。

突然，方圓百十丈之內，狂風大作，天昏地黑，土石四濺，只見一個人影擎著一柄紫芒閃閃的巨傘，自百丈懸崖上，疾瀉而下。

幫主隨著一震，驚呼一聲「天魔傘」！一干魔頭見幫主都驚呼出口，同時抽身暴退數丈。

風暴越來越大，拳頭大小的石塊滿天飛舞，打得一干功力較差的嘍囉鬼哭狼嗥。

樓兩層皮粗肉厚，乘石塊激射之中，挾起南宮白母子，狂奔而去，竟無一人攔阻，而那風暴待他出了「綠毛幫」之後，才告停止。

樓兩層跑出數十里外，找了個隱秘之處，放下南宮白母子，這時他們都已醒來，樓兩層立即為兩人運功療傷。

好在兩人內力都很深湛，一夜過去，都能自己調息，直到午夜，兩人才一躍而起。

孫寒香不由驚咦一聲，見自己腰上繫了一套女子衣衫，知道是朱麗葉給她的，立即換上。

南宮白狠聲道：「媽，司馬英這賊子人性已失，難道妳還能原諒他？」

孫寒香眉宇籠煞，道：「為娘下次遇上他，仍然給他一次悔過機會，如仍不悔改，我就宰了他，省得為害武林。」

南宮白道：「媽，剛才持著天魔傘現身之人是誰？」

孫寒香道：「為娘也不知道，此人持有武林至寶，可能與『魔傘神女』朱芳芳有點淵源，但他能為我們援手，為娘卻百思不解！」

南宮白立即又將綠毛幫幫主與一個蒙面女人約定今夜三更在邙山斷魂峽交換「冬眠復元大法」說了一遍。

孫寒香不由一震，道：「你爹爹和『逍遙先生』的銅人都在綠毛幫之中，而『冬眠復元大法』也只能治療冬眠之人，此婦交換此法何用？」

南宮白又將銅人被擄之事說了一遍。

孫寒香面色一肅，喃喃地道：「難道是她？」

「媽，她是誰呀？」

「一個不要臉的女人！」

「她到底是誰呀？」

「暫時不能告訴你，昔年她曾死纏你爹爹，而那時她已經身為人婦了！」

南宮白默然了，他前後一想，果然不錯，那女人若和爹爹沒有深厚的友誼，絕不會單獨搶走了那兩具銅人，而且又到綠毛幫索「冬眠復元大法」。

然而，她為甚麼又要以銅人交換呢？那樣豈不是虎頭蛇尾？難道她另有計謀，騙取「冬眠復元大法」？

南宮白道：「百里空和尚鳳池又在綠毛幫中出現，而且曾冒險暗中幫助我們，他們到底是甚麼回事？難道尚前輩真能做出那種事？」

孫寒香道：「為娘也是懷疑，不要說尚鳳池的為人我深為清楚，就是百里空也是俠行久著，但你爹爹重傷時曾說出他們的名字。」

南宮白道：「爹爹是怎麼說的？」

孫寒香道：「他那時斷斷續續地說出『南海酒客』宇文高、『血手財神』吳興、『七嫁寡婦』方君、周至剛以及柳浩然之父等人聯手將他擊傷，最後他說出尚鳳池和百里空的名字時，傷勢惡化，為娘就為他施行『冬眠復元大法』！」

南宮白道：「原來如此！我想這件事可能誤會了！」

此刻，夕陽啣山，倦鳥投林，樓兩層的肚子又餓了。

孫寒香道：「走吧，我們找個地方打尖，今夜三更前必須趕到邙山斷魂峽！」

三人出了山區，向邙山方向疾馳，樓兩層背著一袋乾糧，邊走邊吃，二更剛過，即到達斷魂峽附近。

此峽名為斷魂峽，果然險峻，兩山對峙，壁立千仞，峽深百丈，雲霧繚繞。

南宮白道：「此峽長約數里，我們在這裡，恐怕未必能看到他們！」

孫寒香道：「此處居高臨下，可以鳥瞰峽底，他們一現身，我們就能發覺，然後再下去不遲！」

南宮白低聲道：「快看！」

只見一條人影，疾瀉入谷，果然是那個蒙面婦人，只見她挾著兩個銅人，掠入谷心，隱起身形。

南宮白道：「就是這個女人，我們下去吧！」

孫寒香道：「且慢，此刻下去難免被她發現，待綠毛幫幫主一現身，咱們趁他們分神之際再下去不遲。我估計綠毛幫幫主還要遲一點才能來！」

果然，三更過後，峽上出現一條高大身形，遠遠望去，頭如麥斗，令人有頭重腳輕之感。

只見他直著身子飄落谷心，失去踪跡。

三人這才看清，原來他將數尺長的綠髮繞在頭、臉及脖子上，所以乍看之下，頭顱奇大。

孫寒香道：「快去！不過要小心隱住身形！」

三人掩在峽底亂石之中，轉頭向外望去，只見那蒙面女人和綠毛幫幫主相對而立，相距五七丈，默然不語，好像兩人都在注視對方。

良久，那綠毛幫幫主才低聲道：「帶來了沒有？」

蒙面婦人答道：「帶來了！」

蒙面婦人又道：「『冬眠復元大法』先拿出來！」

綠毛幫幫主道：「咱們一手交銅人，一手交『冬眠復元大法』，誰也不會吃虧上當！」

蒙面女人道：「也好！」

說畢，走到亂石中，挾起兩個銅人，放在地上，綠毛幫幫主也掏出一張紙箋，持在手中。

蒙面婦人道：「『冬眠復元大法』是你所創，是否是真的，你必須當面試驗一下，本人才能放心！」

綠毛幫幫主道：「銅人之中是否確是『風雷客』和『逍遙先生』，本幫主也要揭開看一下！」

蒙面婦人道：「那當然！不過，本人為了防你對他們下毒手，必須由我指定一具銅人讓你先試驗一下，試驗之後，才能讓你看！」

綠毛幫幫主不由一怔，似乎沒有猜出她的心意，停了一會，道：「也好！反正妳也跑不了！」

說畢，走到銅人身旁，道：「試驗那一具？」

蒙面女人一指左邊一具，道：「先試這一具！」

綠毛幫幫主嘻嘻一笑，道：「看起來，這一具一定不是重要人物！」

蒙面女人道：「這個你別管！」

綠毛幫幫主道：「請妳退出五丈以外！」

蒙面女人冷笑道：「讓我退開，你好搶走兩具銅人！」

綠毛幫幫主道：「妳知道甚麼？我這『冬眠復元大法』須運功施出，如果妳向我下手怎辦？」

蒙面女人一想也對，立即退出五丈站定。

南宮白以傳音之術道：「媽，我們何不趁機去搶？」

孫寒香道：「我們出手搶奪，未必能得手，因為這兩個魔頭似乎都勢在必得，況且，我們搶到之後，仍須『冬眠復元大法』，不如讓他試試看，如果靈驗，再見機行事。」

此刻，綠毛幫幫主將銅衣戳了一個洞，而那小洞正在銅人的丹田穴上，立即以口對著吹氣。

剎那間，騰騰蒸氣自銅皮中散發出來，越來越濃，瀰漫了數丈方圓之地。

孫寒香道：「白兒，依媽的猜想，這具銅人定是你爹爹！」

南宮白道：「何以見得？」

孫寒香道：「剛才你沒聽到那蒙面女人的話麼？她恐怕綠毛幫幫主下毒手，選出這具銅人讓他試驗，暗示不太重要，事實上這正是一種勾心鬥角的心理，她料斷綠毛幫幫主會以為這具銅人是『逍遙先生』，而不是你爹爹就不致暗下毒手。」

南宮白道：「她為甚麼對爹爹這樣好？」

孫寒香道：「她就是那個不要臉的女人！」

蒸氣越來越濃，只見那具銅人丹田處那個小孔中冒出水來，可見銅皮中之蒸氣更濃。綠毛幫幫主停止輸氣，把銅人扶了起來。

孫寒香道：「快看！他可能要讓銅人走幾步！」

南宮白這時才看出，那銅衣有幾個交接之處，如小腿彎及大腿根、腰部，都可以彎曲。

綠毛幫幫主道：「本幫主為了證明此法靈驗，必須當面試給你看！」

說完，那具銅人果然微微動了一下。此刻不但南宮白母子大為感動，即蒙面女人也不由身子顫動了一下。

綠毛幫幫主道：「看，我要讓他走幾步！」話畢在銅人頭上拍了一掌。

那銅人果然邁開脚步，直著身子向前走去，「咚咚」有聲。

南宮白道：「媽，現在我們快去搶！」

孫寒香也認為這具銅人必是「風雷客」南宮柳，而且機會難得，正在她轉念之間。綠毛幫幫主獰笑道：「本幫主就要這一具銅人，賤婦，妳上當了！」

在他說話工夫，那銅人已走出四五丈之遠，而且仍在向前走。

蒙面女人心知上當，冷笑道：「你才上當了！這一具才是『風雷客』南宮柳——」

說著，佯作奔向地下的那一具銅人，卻出其不意地向走路那具銅人撲去。

孫寒香道：「怎麼樣？媽媽沒有猜錯吧！這兩人都不簡單！」

南宮白道：「媽，機會稍縱即失，我們快搶！」

孫寒香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看……」

只見綠毛幫幫主獰笑一聲，向蒙面人推出一掌，道：「賤人，今生妳的願望是無法達到了！」

「蓬」地一聲，石落如雨，綠毛幫幫主身形一搖而止，而蒙面女人却退了兩步。

蒙面女人不由一怔，道：「你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綠毛幫幫主！」

蒙面女人駭然暴退一步，道：「原來是你！你……你怎地當起……」

「嘻……」綠毛幫幫主怪聲道：「我是誰？妳別危言聳聽！」

蒙面女人厲叱一聲，集平生功力一掌，「轟」地一聲，土石四濺，人倏分，這次綠毛幫幫主也退了一大步，而蒙面女人却退了四大步，趁勢一掠，向那走路的銅人撲去。

她快，綠毛幫幫主更快，又迎面攔住，道：「賤人，妳可知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句話？」

蒙面女人身軀震顫了一下，大聲道：「我知道你是誰！」

綠毛幫主道：「知道又怎樣？賤人，我要殺妳易如反掌，但時機未到，到時候我必須將奸夫淫婦集在一起，然後下手！」

孫寒香道：「現在是時候了，為娘伏在這裏準備攔阻他們，你們兩人快去搶那銅人！」

南宮白道：「如果這兩個魔頭聯手對付媽媽一人怎辦？」

孫寒香道：「不會，他們現在勢不兩立，快去！」

南宮白和樓兩層伏身向那銅人馳去，而那具銅人已經走出五六十丈之遠，在亂石中僅露出一個頭頂，而且越走越快。

突然，又是一聲大震，兩個魔頭又接了一掌，這次綠毛幫主似乎出了全力，竟將蒙面女人震出五步之遠，倒縱而起，向銅人追去。

孫寒香伸手往臉上一抹，戴上一個人皮面罩，閃出亂石，迎面攔住，同時推出一掌。

「蓬」，孫寒香也不是敵手，倒退三大步，但她不能讓他脫身，施出「天魔傘」絕學，搶攻不已。

那邊南宮白和樓兩層伏身向銅人追去，追出半里，竟未看到銅人，不由一怔，照銅人步行的速度，絕不會這樣快！

兩人又追了一程，仍然未見銅人的踪跡，不由大叫「怪事」！連忙再折回來，仍未看到，因這裏是一片亂石，錯綜複雜，若不走遍，根本看不到五七丈外的景物。

他們兩人在亂石轉來轉去，只聽到遠處「蓬蓬」過手之聲，兩人找遍了亂石中每一個角落，銅人竟失去踪跡。

這不是怪事麼？銅人行走極慢，即普通人也可以追上，除非他——

南宮白恍然大悟，道：「老樓，不必找了，可能那銅人自己脫了銅衣溜走了！」

樓兩層道：「不錯，我們快去接應伯母！」

兩人立即趕到現場，綠毛幫幫主、蒙面女人和孫寒香已經不見，只有另外一個人，仍然躺在地上。

南宮白揭開銅衣，不由驚呼一聲道：「我們都受騙了！」

原來這銅衣裏面之人，既不是「風雷客」南宮柳，也不是「逍遙先生」呂逸民，而是一個不相識的屍體。

南宮白道：「快！我們去找我母親！」

兩人正要離去，突見亂石中走出一個少女，低垂着頭，神態黯然。

南宮白馬上看出是朱麗葉，她曾連番救過他的性命，此番也曾攔阻司馬英對孫寒香施用奇刑，南宮白對她感激在心。

但他也是倔强之人，自朱麗葉上次對他撕毀婚約之後，他的自尊受了嚴重傷害，他這時也不願打招呼。

樓兩層大聲道：「少爺，朱姑娘流淚了，你還不過去安慰她！」

樓兩層這一撩撥，朱麗葉不由悲從中來，嚶嚶悲泣，胸衣濕了一大片。

南宮白見她不說話却默默地悲泣，沉聲道：「算啦！別哭啦，人家又不是來聽

妳哭泣的！」

朱麗葉以為他會說幾句溫存話，那知南宮白此刻心情極壞，竟粗言粗語的，根本不解風情，不由大怒，道：「我愛哭就哭，不用你管！」

南宮白道：「老樓，咱們走！」

樓兩層搓搓手，道：「少爺，你不能把她一個人留在這裏！」

南宮白不過做做樣子，立即回頭望去。

朱麗葉冷哼一聲道：「走呀！那個留你了！」

南宮白冷笑道：「走就走！誰要妳留！」

說著，不理樓兩層，大步而去。

朱麗葉厲聲道：「回來！」

南宮白不由一震，心道：「我不能走，留下她一個人在這荒山之中太不放心！」立即停了下來。

朱麗葉見他停了下來，又哼了一聲，道：「你不是要走麼？為什麼不走？」

南宮白暗自一嘆，他强忍一肚子不悅，沉聲道：「走吧！別耍千金小姐脾氣了！」

朱麗葉小鼻子一皺，道：「你管不著！你要走就走，我也沒拉著你！」

南宮白大喝一聲，道：「老樓，快走！」

樓兩層也沒有辦法，回頭就走，兩人掠出五六丈，後面的朱麗葉放聲哭了起來，邊哭邊道：「好哇！你欺負人，我……我不管！」

南宮白充耳不聞，低聲道：「老樓，別理她！」

突然，一聲厲喝「站住！」

兩人悚然止步，只見那蒙面女人已站在迎面三丈之地。

南宮白沉聲道：「請問，我媽媽那裏去了？」

蒙面女人道：「那個是你媽媽？」

南宮白道：「孫寒香！」

蒙面女人冷峻地道：「死了！」

南宮白陡然一震，厲聲道：「妳的話是真是假？」

蒙面女人道：「雖然沒死，也和死了差不多！」

南宮白不由暴怒，大喝一聲，施出「天魔傘」第九式。

「轟」地一聲，蒙面女人一點也沒佔到便宜，二人各退了三大步。

蒙面女人厲笑一陣，道：「好小子，無怪你敢欺侮我女兒，原來你是有恃無恐！」

朱麗葉撲到蒙面女人懷中，道：「媽，妳不要難為他！」

蒙面女人道：「這小子和他爹爹一樣，眼睛長在頭頂上，好像天下的女人都配不上他！」

南宮白道：「妳和我爹爹有什麼關係？」

蒙面女人慘笑一聲，道：「還是回去問妳那不要臉的媽媽吧！她就會搶漢子！」

南宮白不由一怔，心道：「媽媽說她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而他又說媽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還說媽媽就會搶漢子，難道她和爹爹昔年有交情？」

南宮白道：「請問剛才那兩個銅人那一個是我爹爹？」

蒙面女人道：「失踪的那個！」

南宮白道：「妳就是『魔傘神女』朱芳芳？」

蒙面女人道：「好小子，姑不論我將來是不是你的丈母娘，你對前輩如此不敬，我要教訓你一下，挫挫你的傲氣！」

南宮白大聲道：「妳為老不尊，咎由自取，誰叫妳侮辱我的母親？」

「魔傘神女」道：「我不但要侮辱她，一旦遇上，還要殺了她！」

南宮白道：「老樓，我們走！」

「魔傘神女」道：「走？你把我女兒交給誰？」

南宮白道：「交給妳！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有了妳這樣一個母親，我可不要了！」

說畢，拉著樓兩層就走。

「回來！」「魔傘神女」聲色俱厲，道：「你要是不要？」

南宮白道：「現在不想要了！」

「魔傘神女」疾撲而上，全力推出一掌。

南宮白也不甘示弱，又是「天魔傘」第九式。

「轟地」一聲，兩人各退三步，正要再上，朱麗葉嬌叱一聲，向南宮白撲上，說道：「你把我打死算了！」竟鑽入南宮白懷中。

南宮白往外一推，朱麗葉竟打了個踉蹌，差點栽倒。

母女兩人都動了眞火，同時怒叱一聲，推出一掌。

南宮白倉促接了聯手一擊，竟被震出一丈多遠，冷哼一聲，和樓兩層閃入亂石之中，疾掠出峽。

南宮白道：「現在我們只有再到綠毛幫去探一下，也許我母親也去了那裏，如果沒有，只有在論劍大會上見她了！」

兩人疾馳了數里，突聞數十丈外林中傳來「蓬蓬蓬」之聲，而且每次都是三下，一下比一下雄渾。

南宮白道：「這是『神手狀元』的『連中三元』掌法，我們去看看！」

兩人走近，往林中一看，原來是「絕戶神偷」百里空，「神手狀元」尙鳳池、「七嫁寡婦」方君、四富之首周至剛夫婦和周茜茜及柳浩然兄妹。

此刻，尙鳳池正和周至剛打得難分難解，而尙鳳池畢竟遜他一籌，連連向後倒退。

周茜茜道：「爹爹，快別打了，都是自己人！」

尙鳳池厲聲道：「那個和他自己人？嘿嘿，他昔年和『南海酒客』宇文高、『七嫁寡婦』方君等人聯手，把老友南宮柳打得重傷，而且老賊竟覬覦柳兄之妻孫寒香的美色，竟企圖强姦於她——」

周茜茜悚然一震，大聲道：「爹爹，這件事可是眞的？」

周至剛道：「別聽他胡扯！」

「蓬」地一聲，尙鳳池中了一掌，百里空一掠上前，施出「閃電十三式」，向周至剛遞出三掌，道：「這件事老夫可作證人

，周老賊確曾覬覦孫寒香的美色！」

周茜茜厲聲道：「爹爹，你……你……」

周茜茜粉面失色，顯然對周至剛的行為大失所望。

周夫人也厲聲道：「至剛住手，這件事必須弄清楚！」

周至剛那能住手，而且暗中加力，誠心想殺人滅口，「蓬蓬」兩聲，尚鳳池連中三掌，跌坐地上，百里空一閃而上，道：「周老賊，你想殺人滅口，還有老夫，你一併打發了吧！」

周至剛大喝一聲，「無極黑風爪」施至極限，百里空更不是敵手，手忙脚亂。

周夫人一拉周茜茜，道：「茜兒，咱們走！」

突然，兩條身影一掠而至，冷峻地道：「慢點，待收了屍再走！」

來人正是南宮白和樓兩層。

周茜茜叫了一聲「白哥哥」，便撲了過來。

南宮白道：「站住，待本人了斷這件事再說！」

周至剛打鐵趁熱，「蓬」地一聲把百里空打出一丈多遠，重傷不起，他掠至尚鳳池身邊，手起爪落，就要立下毒手。

南宮白大喝一聲「老賊你敢——」只見一蓬傘狀紫芒，向周至剛頭上疾罩而下，在周茜茜驚呼聲中，一聲震天價響巨震，黃塵暴捲，傳來一聲悶哼。

只見周至剛口鼻鮮血直冒，面色慘白，站在一丈之外，身形搖搖欲倒。

南宮白冷笑連連，道：「老賊，說說你一生的罪孽，我好生打發你上路！」

周至剛道：「小子，你快動手吧！」

南宮白道：「周老賊，尚鳳池的話是不是眞的？」

周至剛默然不語，南宮白殺機陡起，緩緩欺近，周茜茜嬌呼一聲「白哥哥！」

南宮白回頭一看，周茜茜淚光瑩瑩，美目中泛出哀怨的神色，她本來是有男子作風，且個性十分倔強的少女，這一聲「白哥哥」却是萬分哀怨。

南宮白冷笑一聲，却對周夫人道：「周夫人，妳說句公道話，這老賊該不該殺？」

女人雖有妒嫉的通病，但周至剛和她是夫婦，她的一句話就可能斷送丈夫的性命，這話怎能隨便應答，不由大感為難怔在當地。

南宮白道：「周至剛，我再問你一句，當年你們向家父下手，尚鳳池和百里空有沒有份？」

周至剛道：「沒……有……」

有字未了，南宮白一掠而至，掌心向他百滙穴上一貼，只聞「卜」地一聲，周至剛一顆頭顱，竟被硬生生地按進胸膛之中。

屍體倒下，慘不忍睹，因為這具屍體已分不出那面是頭，那面是脚。

周夫人和周茜茜同時發出一陣凄厲的悲呼，向周至剛的屍體撲去，周茜茜咬牙切齒地道：「南宮白，你簡直心如鐵石，我爹爹即便該死，你也不該以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殺死他，我和你拚了——」

說著，一頭向南宮白撞去。

就在這時，「七嫁寡婦」方君，悶聲不響，疾馳而去。

南宮白冷哼一聲，將周茜茜震開一旁，長身一掠，迎頭攔住「七嫁寡婦」方君，冷峻地道：「老妖婦，妳還想跑麼？」

「七嫁寡婦」方君見南宮白迎頭攔住，嚇得面無人色，自知不是敵手，「噗」地跪了下去，道：「南宮少俠，你做做好事，老身昔年參與其事，却未動手！」

突然，柳氏兄妹一掠而至，道：「南宮兄，這妖婦留她不得！」

南宮白哼了一聲，道：「柳兄，參與此事之人，也有令尊一份，不信問百里空與尚鳳池二位前輩！」

南宮白知是誤會，所以對尚鳳池和百里空又尊敬起來。

柳氏兄妹不由一震，道：「南宮兄，江湖傳言不可盡信，家父一生俠行頗著，諒不至——」

尚鳳池和百里空互相扶持著走了過來，道：「不必說了，令尊昔年也是參與此事的一份子，且曾擊中南宮柳一掌！」

南宮白嘿嘿冷笑道：「在下希望從今以後不再看到兩位，現在你們請吧！」

柳浩然一臉慚容，而柳飛燕却走了過來，道：「白弟，上一輩的恩怨，不應該扯到我們這一代身上，我們——」

南宮白冷峻地道：「說得那麼輕鬆，翻過來說，假如妳是我，又該如何？」

柳飛燕為之語塞。

突然周夫人挾起周至剛的屍體，周茜茜厲聲道：「南宮白，我不會饒你！」

說畢，電馳而去。

南宮白不由黯然，他和周茜茜曾有盟約，且周茜茜曾背叛父母，設法助他取得「天魔傘」絕學，雖然結果沒有得到，這份情意也十分難得。

他眼看著周氏母女身影消失，回頭一看，不但柳氏兄妹已悄然離去，連「七嫁寡婦」方君也溜之大吉。

南宮白道：「晚輩險些誤會了兩位前輩，尚幸司馬英私心自用，預先做了手脚，險些家母必遺憾終生！」

尚鳳池道：「這也難怪，令尊重傷之後，可能語言不清，提到我倆的名字，以致使令堂懷疑我倆也曾參與此事！」

南宮白道：「那時，兩位前輩在做甚麼？」

尚鳳池道：「我倆趕到之時，令尊已經受傷，但尚能還手，就在我倆還未動手之先，令尊又中了兩掌，這時恰巧令堂來了，也看到我倆，以為我倆也曾參與此事！」

百里空道：「小子，看到香兒沒有？」

南宮白不由大為尷尬，上次他疾言厲色對百里香斥責一番，不顧而去，如今想起來，心中眞是無限愧疚。

百里空道：「好小子，你辜負我女兒是不是？如果她有個三長兩短，老夫非找你算帳不可！」

南宮白道：「兩位前輩內腑受傷，讓晚輩為前輩療傷！」

尚鳳池道：「不必了，我們自行調息一下就好了！」

說畢和百里空就地趺坐，運氣自療。約三個時辰，兩人一躍而起。

百里空道：「小子，我要去找香兒，咱們在伏牛山論劍大會上見！」說畢和尚鳳池聯袂離去。

* * *

伏牛山落魂坡，位居一個奇陡的山坡之上，奇險天成，因而得名，此坡斜度極大。形如絕壁，就在這絕壁中，陷進一塊方圓約有十丈之地，十分平坦。

因此，論劍大會設於此處，那些輕功略差之人，根本無法到達落魂坡。

此刻，秋高氣爽，艷陽高照，正是九月重陽正午時分。

落魂坡上，有六塊天然大石，形成一朵梅花形，五塊平坦大石圍繞一塊方圓不下四五丈的大石，有如衆星捧月一般。

這時五塊大石之上，都以金剛指寫了字跡，第一個大石上寫著「八奇之首」南宮白，第二個大石上是「綠毛幫主」，第三個是「大悲龍隱」朱芳芳，第四個是「當鋪主人」孫寒香，第五個是「無名氏」。

而此刻五塊大石上，只有一、二、三、四塊大石上各盤膝坐了一人，「無名氏」大石上却是空著。

四周並無座位，一干黑白高手，駐足圍觀。

南宮白在排名大會上，曾被「龍僧」和「虎道」加賜「八奇之首」之名，今天坐在第一塊大石上，容光煥發，神采飛揚。

他的身後有「神手狀元」尚鳳池、百里空父女，樓兩層、「海天雙醜」、四川唐門掌門人「六月雪」唐飛。

綠毛幫幫主身後人數最多，除了副幫主「五花肉」未到外，差不多是傾巢而出。

「大悲龍隱」朱芳芳，就是那個蒙面女人，她身後只有一個人，就是朱麗葉。原來她投入綠毛幫担任護法，是為了查訪昔年「大悲龍隱」的仇人，因為「大悲龍隱」朱芳芳，已對綠毛幫幫主起了疑心。

此刻，朱麗葉不時偷看著盤膝而坐的南宮白，她此刻心中充滿了矛盾，希望媽媽能贏得所有的人，但又希望南宮白一鳴驚人。

當鋪主人孫寒香身後站著柳氏兄妹，他倆自知上一代理屈，所以自感愧對南宮白母子，自動為孫寒香守衛。

無名氏大石上沒有人，大石後也沒有人。

南宮白緩緩睜開眼睛時，向綠毛幫一干高手望去，只見「血嫦娥」于眞也站在那裏，此刻她也含情脈脈地睨著南宮白。

綠毛幫中一幕怵目驚心的奇刑，雖然于眞沒有受刑，但南宮白對她挺身涉險的營救自己，已經銘記在心，不由向她微微點頭。

幾個少女都在注視他，見他和于眞點頭，而于眞嬌靨上也泛出羞澀和喜悅之色，都不由打翻了醋罐，暗自哼了一聲。

突然，人羣中一陣騷動，「龍僧」、「虎道」緩步入場，站在中央大石之下，道：「無名大俠迄未蒞場，大會吉時已到，就此開始！」

「龍僧」、「虎道」的身份雖然高於四富，但和這五位絕世高手相比，都差了一籌，他們能被聘為見證人，無非是因為他們與世無爭的超然身份。

「龍僧」宏聲道：「武林論劍大會，首重武德，在座都是當今俊彥，諒能大公無私，倡導『上揖下欽』之武風！」

他微微一頓，續道：「此會之召開，由綠毛幫幫主發起，並借重老衲和虎道友為見證人，深感任重道遠，無限惶恐！此次大會規定自行挑戰，但以兩次為限，也就是任何一人，只能接戰兩次，希望不要流血！兩戰兩勝者為武林盟主！」

「虎道」宏聲道：「大會規定，由最末一位出而挑戰，無名氏既然未到，就請當鋪主人孫施主先出手，但以五百招為限！」

孫寒香緩緩站了起來，掠到中央大石之上，她一頭白髮，却面目姣好，看來不過三十許人，一干觀衆不由「嘖嘖」稱奇。

孫寒香美目一掃，一干觀衆以為她挑戰的對象，一定是「大悲龍隱」或綠毛幫主，然而，事情大出意料，她沉聲道：「老身向八奇之首南宮白討教幾招絕學！」

此言一出，全場嘩然，南宮白不由一怔，但立即會意，而一干高手也都暗暗點頭，知道她用心良苦，志在使南宮白登上武林盟主寶座。

南宮白一掠上了大石，向孫寒香深施一禮。

綠毛幫幫主和「大悲龍隱」嘿嘿冷笑不已。

「大悲龍隱」道：「第一回是過定了，早知如此，老身也為小女報名參加！」

孫寒香冷笑道：「現在還來得及，妳如不服，這一場我讓給妳！」

「大悲龍隱」道：「老身如果挑戰，絕不找妳兒子，我要找的是妳這不要臉的女人！」

「龍僧」宏聲道：「本會旨在較技，請朱施主按大會規章行事！孫施主既然向『八奇之首』挑戰，也不違反大會規定，朱施主要出手也得等下一場！」

「大悲龍隱」冷笑不語。

孫寒香道：「白兒出手吧！不必顧忌，盡量施為！五百招之內，你未必能贏得了我！」

南宮白雖然不願，却不便橫生枝節，立即與孫寒香打在一起。

兩人都會「天魔傘」絕學，一上手南宮白施出「三合一」掌法，因他內力深厚，自信能保持不敗之勢，「三合一」掌法用完，才施出「天魔傘」絕學。

五百招過去，兩人勝負不分，孫寒香知道兒子不願贏她，一番心機白費了！因為這一場不能算是南宮白獲勝，而南宮白也不願故意相讓，這正是他光明正大之處。「大悲龍隱」一掠上台。

「龍僧」宏聲道：「孫施主與南宮施主打成平手，未分勝敗，請問朱施主向那一位挑戰？」

「大悲龍隱」道：「孫寒香！」

南宮白一掠下台，又回到他那一塊大石上。

「大悲龍隱」厲聲道：「孫寒香，妳這毒婦，妳毒死了我丈夫，竟又向老娘下手，搶走了秘笈，也搶走了我的丈夫！」

孫寒香冷笑道：「別不要臉，男女間之事一點勉強不得，妳雖然認識南宮柳在先，却與軒轅斌結褵，難道妳是被軒轅斌搶去的？」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殭屍祖宗大鬧將軍府，阿歷山大如果沒有茅山堅率徒弟來阻截老殭屍，眞是不堪設想，老殭屍雖然頑强，但終被堅叔用黑狗血趕走，離開將軍府，將軍府一向鬧鬼，原來是死去的鬼將軍父子作祟，以前作弄過阿歷山大和老杜，現在又想迷惑蘇姍，要將她娶爲兒媳，這隻厲鬼也鬧得很兇，茅山堅用了很多法寶才救回蘇姍……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茅山學堂起作用　厲鬼將軍化成灰

阿麥吊兒郎當的走進去，看見小三子阿光還在忙着，隨口便笑問：「笨手笨腳的，到現在還未弄好啊？」

「少廢話，還不過來幫忙，你看阿光多費力。」小三子就是瞧不慣阿麥這副德性。

阿麥隨即一個「哈哈」。「你沒有聽到師父吩咐，我們不可以胡亂插手，這件事必須由你們弄妥。」

「這我實在不明白。」小三子抓着腦袋。

阿光那邊這時候已將最後一張治鬼符糊好，蘇姍看着不由又問他一句：「那個鬼是不是眞的會到來？」

「師父不會弄錯的。」阿光順手拿起桃木劍。「來了最好，到時候砍他一個痛快，替你消一口氣。」

蘇姍笑笑。「就是担心他來了你也不曉得。」

「怎會不曉得，你沒有看見枱子上放着的羅盤，鬼要是到來，羅盤上的針便會不停轉動，指示出那個鬼在什麼地方。」阿光手指羅盤，說得很認眞。

「是眞的？」蘇姍仍然有些懷疑。

「放心好了，師父這一次什麼法寶也拿出來的了。」阿光這句話才說完，那邊便傳來一陣驚叫聲。

阿麥小三子亦不由循聲望去，只見屛風開處，阿嬌一身洋服走出來。

那是蘇姍送給她的，雙肩外露，襟開得很低，可見乳溝，兩條白緻光滑而且圓渾的玉腿亦露出在裙子外。

*　*　*

阿嬌一向都是村姑娘裝束，未曾穿過這種衣服，實在看不出她的身材原來這麼動人，也當然給人的感覺，完全換了另一個人似的。

那些弟子也全都沒見過多大世面，之前蘇姍洋服出現已經令他們目定口呆，何況阿嬌的身材比蘇姍還要好。

她臉上更加上脂粉唇膏，眉毛畫得黑黑的，彎彎的，再添眼線，本來的一雙大眼睛更大，而且還有幾分媚態。

她站在堅叔平日講課的講壇上隨隨便便身一轉，已經千嬌百媚，難怪那些弟子脫口驚呼，不由自主的圍攏上前來。

阿麥反應最是誇張，平日他其實多少已有些喜歡阿嬌，只是看見蘇姍那種洋裝，難免心動，便覺得阿嬌土氣，現在阿嬌脫胎換骨的，顯得比蘇姍更動人，又怎能不心動。

阿嬌就是聽蘇姍說，不夠時髦，才接受蘇姍的建議，換上洋服，打扮一番，現在發覺果然有效，當然高興。

她也是第一次被這麼多人包圍着看，情不自禁，搔首弄姿。

阿麥推開人羣，走到前面上下一望，脫口大讚。「下面蒸鬆糕，上面賣涼粉哩。」

阿麥亦是傻裏傻氣的。「這是阿嬌哩，想不到一下子變得這樣好看。」

阿麥大力的點頭。「啊，眞的好看哪，她怎會變成這樣子的？」

「是啊，怎會的？」小三子張着嘴巴，就像是一個傻瓜。

蘇姍那邊看見暗笑，正想舉步走出硃

砂符圈，堅叔已聽到叫嚷聲走進來，一眼瞥見，喝住：「不要跑出硃砂符圈，否則神仙也救不了你。」

蘇姍給這一喝，連忙收住腳步，堅叔跟着走前去，排開衆人，阿麥他們完全不知道堅叔進來，繼續在評頭品足。

阿麥更一疊聲的。「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堅叔忍不住輕咳一聲，衆人這才知道堅叔的存在，連忙左右讓開一些。

阿嬌目光及處，不由一聲：「阿爹，你看怎樣，是不是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阿麥接一句：「師父，原來師妹這樣漂亮呢。」

阿光亦接上一句：「我們就是不知道女孩子穿上洋服原來這樣好看。」

「少廢話！」堅叔喝住。「祖胸露背，不知所謂。」

蘇姍那邊不由插口：「堅叔，城裏的女孩子現時都是這樣裝束的了。」

她說着已有走出硃砂圈之勢，完全不知道，在堅叔離開硃砂符圈附近同時，將軍府那幅畫上將軍父子的畫已然凌空飄來。

羅盤的指針同時震動，指向魔畫飛來的方向，堅叔後腦沒長着眼睛，當然看不到，蘇姍的注意力亦是放在阿嬌那邊。

魔畫也就飄進枱子卜面，待機而發。

堅叔也就在魔畫飄進枱子下面的時候才回頭，看不見那幅畫。

「這裏不是省城。」這句話出口，堅叔又回過頭來，盯着阿嬌。「這樣子成何體統，還不快快進去換過衣服！」

阿嬌委屈的垂下頭，堅叔接罵：「那兒來這樣裝束，不倫不類。」

「是我送給她的。」蘇姍終於忍不住走出硃砂圈。「堅叔，你保守，不能夠要我們年輕人也保守呢。」

在她腳步踏出硃砂圈的時候，那個羅盤的指針已疾轉，話口未完便爆炸開來。

衆人一驚回頭，便看見那幅畫突然飛出，變大，就像是一疋布將蘇姍裹起來，接往外飛出。

阿光阿麥反應最敏捷，左右一齊撲出，「一把抓住了布的一角，立時隨那幅畫飛出。

阿麥同時撲出，一把抓住了阿光的雙腳，但仍然不能夠將魔畫的去勢停下來。

兩個人一跌一起，被那幅魔畫拖的一摔再摔，雙手終於鬆開，那幅魔畫立時飛了出去。

堅叔也就在這時候擲出了四枚銅錢，那四枚銅錢每一枚都相連着長逾數丈的紅線，已全部經過堅叔以茅山術煉製。

四枚銅錢不偏不倚，分別正中魔畫的四角，紅線牽開，正好套住了樑木，將那幅魔畫懸在半空中。

堅叔緊接一個箭步搶前，其他人亦湧上，一見畫中像，除了堅叔，其他人都嚇一跳。

鬼將軍卻是一臉冷笑，那個鬼公子則是畏縮的靠在一旁。

鬼將軍冷笑着洋洋得意的看堅叔一眼。「怎樣，茅山堅？」

堅叔亦回報一聲冷笑：「出其不意，不是正人君子所爲。」

「少跟我說這一套。」鬼將軍板着臉，語聲接一沉。「你空負一身本領，還是保不了要保的人，還這麼神氣！」

堅叔不由瞪一眼阿嬌，若不是阿嬌那件事，他根本不會走開。

阿嬌這時候當然無話可說，只有垂下頭。

鬼將軍隨即仰首一聲冷笑。「現在你雖然將畫扣下，可也難不了我的。」

堅叔只是冷笑，莫測高深，鬼將軍亦是再一聲冷笑。「喏，看着我殺他好了。」語聲一落，他手一擧便向蘇姍的脖子抓去。

堅叔即時一抬手，往中指一咬，咬破了中指，疾點在畫中鬼將軍的額上。

畫中其實一片漆黑，那種黑暗是無盡的黑暗，深不見底。

鬼將軍父子蘇姍也就立在這一片無盡的黑暗中，與堅叔一指點向畫同時，鬼將軍的額上便出現了一個紅點，紅得發，然後鬼將軍驚呼一聲，一個身子倒飛了出去，又飛回來，一張臉更白，陰沉得怕人。

「好，我看你有多少根中指？」鬼將軍說着再抓向蘇姍。

堅叔即時飛身撲回，探手往几子上抓起了一根毛筆，迅速點上硃砂，凌空再撲回，一筆將硃砂圈在畫中蘇姍的身上，將蘇姍裹在硃砂圈中。

與此同時，那一片無盡的黑暗中出現了一個硃紅色的光環，將蘇姍包圍着。

鬼將軍的手與那光環接觸，一縷縷電光便從光環散射出來，鬼將軍也立時觸電也似的，被光環的電光將手彈開。

他既驚且怒，將手再抓出，電光又出現，將他的手再彈開。

堅叔的聲音就在這時候傳來：「中指我只得兩根，硃砂可是有幾醒子。」

鬼將軍一聽這聲音更加憤怒，拳脚齊施，可是怎也攻不進那個硃砂圈，光環所散射出來的電光也就更加强烈了。

堅叔在畫外看着，不由打一個「哈哈」。「現在你知道我茅山堅的厲害了。」

這句話也就像是尖針也似刺進鬼將軍的心窩，他盛怒之下，大喝一聲：「好，我們玉石俱焚！」語聲一落，沉腰坐馬，雙手疾擧，一股鬼火立時從他雙手之間射出來，化成一個火圈向他們一人二鬼罩下。

掛在他們面前的那張畫同時燃燒起來。

鬼將軍的聲音緊接傳出：「茅山堅，這一次倒要看你如何應付！」

堅叔他們的眼中，看見鬼將軍仰首叉腰，在畫中洋洋得意。

眼看着那幅畫已被燃燒得捲起來，阿光不由脫口大叫：「師父，進去吧！」

「進去和那幅畫跟他拚一個你死我活。」阿麥亦接上口。

堅叔瞪他們一眼。「進去，你以為我是神仙。」

「那是看着她燒死的了。」阿光難過的。

堅叔無可奈何的歎一口氣。「你可以閉上眼睛不看的。」

聽到堅叔這句話，阿光阿麥只好呆在那兒。

黑暗中，蘇姍已感覺到烈火的灼勢，花容失色，驚呼起來，突然一咬牙，衝前去，伸手撞向那個硃砂環。

電光閃射，他的雙手刹那就像是燒焦了也似的，一個身子也不由震盪起來。鬼將軍發覺回頭，驚問：「你在幹什麼？」

「爹，算我對不起你了。」鬼公子用力一推，將蘇姍從光環中推出。

與之同時，蘇姍從畫中仆跌出來，鬼將軍緊接追出，伸手抓向蘇姍的背心。

堅叔無疑想不到蘇姍竟然會這麼容易從畫中跌出來，但鬼公子的動作他却是看得很清楚。

他的反應當然快，硃砂筆已準備好，立即向追出來的鬼將軍點去。

鬼將軍一驚一縮，已回到畫內，那股鬼火也就在這時向後倒捲，將畫吞噬。

阿光阿麥左右上前，連忙將蘇姍扶起來，燃燒着的畫內即時傳出鬼將軍凄厲的叫聲：「茅山堅，十八年後我再來找你。」

堅叔不由冷笑。「十八年後，我有這麼長命等到那時候嗎？傻瓜。」

說話間，畫已燒盡，灰飛烟滅。

衆人驚魂一定，堅叔鬆一口氣，立即喝問：「殭屍那邊可有消息？」

「還沒有。」一個弟子急急回答。

「那個官呢？」堅叔再問。「也沒有消息到來啊？」

「沒有。」阿光接上。「天曉得那個傻瓜跑到那兒去？」

「說不定躲在家裏，根本沒有理會殭屍那回事呢。」阿麥接道。

堅叔知道每個徒弟的性格，對那一個沒有好感，成見亦加深，但同樣亦懷疑對阿歷山大的行事作風。

殭屍祖宗無疑一直在等待出土的機會，即使阿歷山大不闖出這個禍，總會有機會跑出來，但那可能是很多年之後，歸根到底，還是阿歷山大的錯。

之後阿歷山大的所為雖然沒有令他生出太大的惡感，但也沒有太大的好感，甚至覺得這個人多少有些糊塗，胆小怕事，也所以他並不懷疑阿光的說話。

他也毫不猶疑的一聲：「好，求人不如求己，我們準備所有對付殭屍的東西去找那個殭屍祖宗。」

衆弟子齊應一聲，趕緊去裝備，才戰勝了那個鬼將軍，他們當然士氣高昂。

墨斗繩、屍符、糯米、黑狗血、火把全都準備妥當，他們高擧火把，齊集在院子裏，只等堅叔一聲令下。

「出發——」也就在堅叔這一聲呼喝中，衆人聲勢浩大的奔出茅山學堂。

* * *

阿歷山大入夜便準備收隊回去，這個人其實並不太壞，也知道自己的職責，忙了一整天，不管是胡亂搜索，亦的確有意將殭屍祖宗找出來。

當然，那襲金縷玉衣對他來說始終是一個誘惑。

殭屍日間不能夠作惡，除非在黑暗的環境中，這點他是知道的，所以日間搜索他懂得不往太黑暗的環境，入夜便立即想到回去。

可惜他那輛代步的老爺車不聽話，到懸棺地附近突然又出毛病，不得不停下來。

老杜當然馬上修理，阿歷山大越是催促，他便越是手忙脚亂。

那些士兵已弄好火把照明，懸棺地風大，火把的火焰不住的晃動，阿歷山大看着便心寒。

「真要命，什麼時候壞不好，偏偏在這時候才壞。」阿歷山大不由又催促。「阿杜，快——」

「老闆，你以為只是你害怕，我也害怕啊。」老杜苦着臉回答。

「害怕，放屁；有什麼好害怕的！」阿歷山大打了一個哈哈壯胆。

「殭屍啊——」老杜大搖其頭。「要是現在出現，我們便完了。」

「閉嘴！」阿歷山大突然長歎一聲。「不要說那麼多了，來，大家一起動手推車，老杜，你上來駕駛。」

老杜突然傻了臉，他是看見殭屍祖宗在那邊草叢出現，一步步向這邊走來。

「快快上來！」阿歷山大再喝一聲。

老杜忍不住脫口叫出來：「殭屍啊——」手接住向那邊一指。

阿歷山大與衆士兵回頭一看，大驚失色。

「大家準備射擊！」阿歷山大總算不失鎮定。

衆士兵馬上丟下火把，拿起步槍，對準了那個殭屍祖宗。

眼看殭屍祖宗接近射程，阿歷山大馬上大叫：「開槍！」

一時間槍聲大作，子彈橫飛，那此士兵雖然驚惶當中，仍然大都瞄準得很準確。

殭屍祖宗連中數十顆槍彈，竟然若無其事，繼續迫前來。

那些士兵子彈趕緊上膛，惶急當中當然手忙脚亂，再開第二槍的並不多。

殭屍祖宗繼續迫近，那些士兵終於驚魂四散，有些甚至連槍也丟掉。

這地方原就許多奇奇怪怪的傳說，對那些東西他們都有一定的恐懼，現在親臨其境，面對殭屍，又看見殭屍槍彈不入，如何不驚恐。

阿歷山大叫也叫不住，看見殭屍更接近，也想跳下車逃命，阿杜却在這時却叫出來：「老闆，車子修好了。」

他其實沒有動什麼手脚，只是車子的引擎剛好在那時候再次發動。

阿歷山大連忙坐下來，一面叫：「開車。」

引擎雖然已經開動，車子的後輪却陷在泥土裏，轉動着泥土激飛，就是離不開土坑。

眼看殭屍更迫近，阿歷山大不由大叫：「加油、加油！」

老杜拚命踩油門，終於在殭屍祖宗凌空下撲當中，車子一下子駛離了土坑，疾向前駛去。

殭屍祖宗雙手撲下，正好落在車後面的鐵板上，一把抓住。車子開出，這個殭屍祖宗亦被拖着往前走，雙脚在地上拖出了兩條土坑。

車子駛出了一段路，阿歷山大也有回頭看，看不見殭屍祖宗，以為已經擺脫，怎也想不到車子在拖着殭屍祖宗走。

車子風馳電掣的很快便遠離懸棺地，駛向市鎮，駛不了多遠，便看見前面火光閃耀。

老杜一見大叫：「救兵來了。」

阿歷山大應聲瞪他一眼。「廢話，甚麼救兵，那一個要他們救。」

老杜當然同意，但仍然添一句：「不管怎樣，看見這麼多人心也覺安定很多。」

阿歷山大不能不點頭。「這倒是。」

老杜眉宇隨即鬆開。「有他們保護我們回去，安全得多了。」

「他們是去抓殭屍的。」阿歷山大大叫出來。

「老闆，那個殭屍那麼厲害，我看還是算了。」老杜這絕無疑問是心裏話，以他所知，阿歷山大也一定贊成。

那知道阿歷山大一張臉却沉下來。「不成，無論如何我們也要將殭屍抓起來。」

「老闆，金縷玉衣雖然很值錢，可是命更要緊。」老杜歎一口氣。

「你懂什麼，這地方出了殭屍，又是由我們弄出來，不把它抓起來，上面知道，我這個官是丟定了。」阿歷山大冷笑。「我幹不下去，你怎樣？」

「應該沒有什麼影響的。」老杜衝口而出，頭上立即吃了阿歷山大手指一記。

說話間，兩方已接近，火把照耀中，當先一人正是堅叔，左右阿光阿麥小三子，還有一羣龍精虎猛的徒弟。

堅叔一見車子駛至，雙手一張，將衆人截下，只見阿歷山大二人回來，他已經知道事情不妙的了，可是他表面仍然保持鎮定。

阿歷山大那邊却展開笑臉。「堅叔，看見你老人家太好了。」

堅叔循例先擺起架子，鼻應一聲才問：「殭屍呢——」

「在懸棺地那邊——」阿歷山大這句話才說完，便覺得車子升起來。

那事實是事實，被車子拖到這兒來的殭屍這時候已站起來，雙手抓住了車子，將車子擧起來。

堅叔那邊看得清楚，一聲：「上——」把手一揮。

那些弟子應聲手執火把一齊衝上前去，將火把疾插向那個殭屍祖宗。

以堅叔的經驗所知，殭屍是怕火的，火甚至可以將殭屍燒毀。

可是，他却不知道殭屍祖宗身上有一襲金縷玉衣，連槍彈也起不了作用，火焰更就不用說了。

殭屍祖宗也顯然比昨夜更厲害，反應敏捷了很多，手抓車子左一送，右一撞，將衝前來的弟子撞得東倒西歪，火把散了一地。

阿歷山大老杜兩個坐在車上忽然左搖右擺，不由得驚呼連聲，到殭屍祖宗把車子整輛擧起來時，更就是嚇得魂飛魄散。

堅叔看着喝一聲：「洒糯米——」

衆弟子隨即將盛載糯米的竹筒從腰帶上拔出來，拉開塞子，將糯米往殭屍祖宗洒去。

糯米落在殭屍祖宗身上，冒起了一股

股白烟，殭屍祖宗顯然也有點痛的感覺，身子一下接一下震抖，雙手終於鬆開。

車子立時摔在地上，老杜手執駕駛盤，總算沒有事，阿歷山大冷不提防，不由從車子內跌出來。

他連滾帶爬的逃向茅山學堂的弟子那邊，一面大呼大叫：「燒死他，燒死他——」

那些弟子都應聲左右散開，他們都看見殭屍祖宗將那輛車子疾向這邊推來。

阿歷山大回頭一看，大驚失色，慌忙逃命，車子緊追在他身後，坐在車子上的老杜連聲驚呼，混亂一片。

阿歷山大看着總算懂得一個虎跳，跳過一旁，車子隨即從他身旁經過，撞向一戶人家的門欄內。

那門欄之內養着不少鷄隻，立時都飛起來，車子一下子撞進泥土裏，老杜亦不由從車子上飛摔出來，跌進鷄羣中，羣鷄當然又一陣亂飛亂撲。

老杜不由脫口大叫：「殭屍鷄，殭屍鷄——」

阿歷山大驚弓之鳥，一聽連忙找路逃命，鑽進一堆樹叢中。

殭屍祖宗這時候已與那些弟子大打出手，那些弟子有些拿起大棍擊去，有些拳打脚踢。

殭屍祖宗當然完全不受影响，手脚伸及，那些弟子一個一個撞飛開去，更加混亂。

堅叔終於大喝：「退下，佈墨斗網！」

衆弟子齊皆退開，一個個翻騰着拖着墨斗繩半空中交織，迅速織成了一個墨斗網，凌空張開來。

堅叔再揮手，衆弟子張着網一齊退到他面前，他探手抓住了網中央，看準了迫向前來的殭屍祖宗，看見是時候，手一鬆，墨斗網便向殭屍祖宗彈去。

殭屍祖宗迎着墨斗網彈飛丈外，摔在地上，衆人看見不由齊聲歡呼，但隨又停下。

殭屍祖宗已再又彈起來，且向這邊接近，堅叔看着咬牙切齒的大喝：「網着他！」

衆弟子齊聲呼應，抓着墨斗網衝上前去，當然將殭屍祖宗網着。

殭屍祖宗再次倒在地上，衆弟子緊接撲上，將殭屍祖宗壓在下面。

他們連隨拉上繩子，企圖將殭屍祖宗的手脚綑綁起來，殭屍祖宗當然掙扎，猛一掙，那些弟子立時飛摔開去。

阿麥在最上，摔得也最遠，摔碎了旁邊茶寮的頂，摔在一張桌子上，連那張桌子也壓碎。

他從地上爬起來，目光及處，殭屍祖宗已向他迫近，連忙跳起來。

殭屍祖宗雙手緊接抓到，他半身一閃，連跳帶滾，順手抓起了一張長板櫈，力掃在殭屍祖宗的胸膛上。

板櫈碎斷，殭屍祖宗若無其事，繼續撲前來，阿麥急忙一跳，爬上了茶寮的一條柱子，那條柱子連隨被殭屍祖宗掃斷，他人也摔下來。

「師父——」他急叫。「救命——」

堅叔人在遠處，只有阿光推着一輛木頭車子急急趕來相救。

木頭車子力撞在殭屍祖宗背後，殭屍祖宗混身一震，半轉過身來，手一推，將阿光連人帶車子撞向後面。

車子在殭屍祖宗推來其快無比，阿光也算手急眼快，眼看後背快要撞在一幅土牆上，手一按，身子躍起，上了土牆總算及時避開。

木頭車子隨即撞進土牆下的樹木叢中，阿歷山大也正就躲在那兒，急躍而出，仆倒在車子上。

殭屍祖宗那邊手一拍木頭車子的另一端，阿歷山大這邊立時飛起來，橫飛三丈，落在那邊的一個木桶內。

他摔了一個滿天星斗，驚魂一定，反而開心起來。「這裏安全，怎也爬不出去了。」

語聲一落，他也就在木桶內蹲下來，一聲也不發，只等危機過去才露面。

外面激戰繼續，阿麥阿光兩個抄起担挑，一陣亂劈，担挑斷掉，殭屍祖宗一些影响也沒有，追着他們繞着那輛木頭車子疾轉。

兩人一轉再轉，終於上了木頭車子，殭屍祖宗雙手隨即拍在木頭車子上。

他們立時被震得往上飛起來，凌空落下，又落在車子上，這落下之勢，勁力也很大，將木頭車子撞得翹起來。

殭屍祖宗正好飛上車子的另一端，立時被震的往上飛起，橫越三丈，正好落在木桶內。

阿歷山大這實在意料之外，不由脫口叫出來，殭屍祖宗也就在木桶內追着他亂轉。

他也算福大命大，疾轉着從殭屍祖宗胯下穿過，連跳帶爬，雖然狼狽，也終於爬出了那個大木桶，那些衣服已經支離破碎，但總算沒有受傷。

這實在堅叔他們意料之外，原以爲阿歷山大沒命的了，那知道他又爬跳出來。

他連滾帶爬的逃到堅叔這邊，拚命喘氣。

堅叔那邊即呼一聲：「大家上前先將木桶綑起來。」

衆弟子應聲手抓繩子上前，兩個兩個的將繩子牽開，將木箱綑一個結實。

堅叔這才看阿歷山大一眼。「你倒算得有本領，弄成這樣子也沒有受傷。」

阿歷山大傻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堅叔接喝一聲。「將木桶抬到桃木廠那邊燒掉。」一頓接向阿光阿麥道：「我們先到那邊準備一切。」

這邊他們離開，那邊弟子已找來兩條粗大的長木扁担將木桶挑起來。

阿歷山大即時又上前。「多謝大家合作，大家聽我指揮。」

衆人不由齊聲一句：「去你的。」抬着大木桶跑向堅叔那邊。

阿歷山大目光一轉，大叫：「阿杜——」

他手下現在就只得老杜一個。

老杜這時候已爬回車子上，原是想開車子開溜，看見衆人已制服殭屍祖宗才停下，這下聽得叫喊，連忙應一聲：「在這裏。」

阿歷山大目光一轉。「還不開車子過

來。」

「我們回去了？」老杜手把軚盤。

「到木廠那邊。」阿歷山大跳上車子。

「不用去了吧。」老杜囉唆着。「天曉得那個殭屍會不會出亂子。」

「他現在已經被困在木桶內，還能夠兇到那兒，這種偉大的場面我若是不在，傳出來如何是好。」

老杜嘟喃着。「我只是担心自己的性命。」

「廢話什麼，開車。」阿歷山大接喝一聲。

老杜連忙開動車子，他實在很希望車子又出毛病，開不動，可是世事就是這樣，他要開不動，車子却是開動了，而且出奇的順滑。

* * *

殭屍祖宗一路上在木桶內掙扎，跳躍不停，大桶的底部脫下來，殭屍祖宗也很自然的身子下沉，雙脚落在地上。

衆人並未發覺，繼續走向木廠。

這時候已到了木廠面前不遠，阿歷山大老杜的車子也趕上來了，他們旁觀者清，看得清楚，阿歷山大不由脫口大叫：

「停下停下——」

衆弟子應聲回頭，又是齊聲一叫：

「去你的！」

當眞是衆志成城，這一叫有如行雷一樣，嚇了阿歷山大一跳。

阿歷山大不敢再作聲，老杜不由問一句：「老闆，要不要追上去？」

「當然要，難道看着他們出亂子。」阿歷山大突然變得很有正義感。

「可是他們擺明是不會理會你的。」

「追上去再說。」阿歷山大連聲催促。

說話間，那一衆弟子已經進入了木廠，阿歷山大的車子也隨着駛進去。

堅叔阿光阿麥還有一些弟子已等在木廠內，並且燒起了一個大火堆。

那燒的完全是桃木，古老相傳，桃木乃是辟邪之物，堅叔也深信桃木燒起來的火能夠將殭屍燒滅。

看見衆人抬着木桶進來，阿光阿麥左右回到堅叔身旁。「師父，殭屍給抬來了。」

堅叔目光一轉，把手一揮。「將木桶倒向火堆，燒死那個殭屍祖宗。」

衆弟子應聲將木桶再抬高，這時候阿歷山大老杜已從車子跳下來，眼看形勢危險，阿歷山大忍不住大叫：「桶子的底脫掉了。」

語音未已，衆弟子已經將木桶高舉，倒在火堆上，與之同時，罩在桶子內的殭屍便出現衆人眼中。

阿光阿麥立時發覺，脫口大叫：「脫底了。」

堅叔連忙喝令。「快將殭屍再罩起來！」

他的反應雖然快，可是殭屍祖宗也不慢，在大木桶再罩下的時候已經發動攻勢，幾下子將旁邊的弟子打飛，再往較遠的撲擊。

阿光阿麥左右齊上，一撲雙手抱住了殭屍祖宗的雙脚，便用力拖下去。殭屍祖宗却紋風不動，小三子那邊看見，暴喝聲中疾撲上前，凌空一躍，雙脚踢向殭屍祖宗的胸膛。

兩下相撞有如敗革相擊，殭屍祖宗毫無影响，小三子却被震得倒翻地上。

殭屍祖宗接撲來，小三子一滾避開，直上梯子，那乘梯子隨即被殭屍祖宗打碎，小三子當然亦摔下來，殭屍祖宗揮手接抓住他的腰帶，把他抛出數丈，掉進爛木中。阿光阿麥即時躍上高樑，雙手抓着垂下來的繩子，借力使力，凌空往殭屍祖宗踢去。兩人這一踢力道非常强勁，只踢得那個殭屍祖宗的身子凌空抛起來，向火堆那邊落下。

一蓬火屑立時揚起來，着了火的桃木四下亂飛，衆弟子慌忙閃避。

殭屍祖宗也就倒在烈火當中，一躍而起，已經被烈火包圍着，怪叫着掙扎起來，一時間火舌飛舞，令人看來魄動心驚。

他掙扎着，突然一下子衝出了烈火的包圍，身上竟然一些火焰也沒有。

阿光脫口驚呼：「他不怕火燒的。」

堅叔心頭一動，嘟喃一聲：「一定是那襲金縷玉衣，非要把他脫下來不可。」

那邊殭屍祖宗已跟茅山學堂的弟子惡鬥起來，當然是一面倒之勢，也總算那些弟子反應敏銳，閃避及時，傷的不多。

阿歷山大老杜兩個都是沒有那麼靈敏，到殭屍祖宗向他們迫近，不由得大叫大跳，繞着那輛車子轉動。

殭屍祖宗追了一圈，脾氣大發，手抓着那輛車子一推，那輛車子立時飛起來，飛撞在院子的圍牆上，四輪朝天，一綑炸藥接從車尾廂掉到地上。（未完・九）

上文提要：

丁伯超和丁少秋將回來經過的事告知丁老爺子，因爲風靈寶笈爭奪之事，爲了向武林同道交代，決定組成聯誼大會，端陽節在玉皇殿召開，發起人由各派掌門具名，日期接近，參加的人不斷來到，難免發生一些節外生枝的事，丁少秋被一扁臉老者誣告偷去他錦盒的「至寶丹」蠟丸，錦盒是由另一人交給丁少秋，故犯了極大嫌疑……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奪寶丹救同道　護寶笈趕兇魔

室中雖然黝黑，但丁少秋看得清楚，扁面老者說話之時，臉色變得十分險惡、陰沉，心中不由一動，暗自忖道：「看他神情，不像好人，莫非他是故意要套取自己的『避劍身法』？」哦，對了，他剛才現身的時候，曾和爲首勁裝漢子說過：「爲師都看到了」，就因爲他看到三個門人揮劍急攻，還傷不了自己，才生出覬覦「避身劍法」之心，藉機脅迫自己說出避身劍法來。他人本聰明，心念一動，登時想明白了。只是自己四肢動彈不得，一時之間解不開穴道，只好故作爲難的道：「小可……」

扁面老者不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老夫一向不好說話，對你小哥已經十分客氣了，現在老夫給你一晚考慮的時間，只要說出來了，老夫立時可以放你，否則嘿嘿，莫怪老夫無情！」

右手一抬，接連拍了丁少秋左右「天府穴」，轉身往外行去。

丁少秋這回感覺得特別清楚，他手掌拍得不重，卻有一縷陰寒之氣，由「天府穴」直透骨骼，心中暗暗吃驚，不知他使的是什麼手法，竟有如此厲害！

房門已被闔上，丁少秋靠壁坐着，心中暗暗着急，自己下午出來，現在天色已黑，還沒有回去，爺爺一定很急了，自己四肢若廢，那該怎麼辦呢？

幾次想運氣衝穴，但只要剛一提氣，幾處被制的穴道就如針刺一般，隱隱作痛，雖然痛得並不厲害，卻使人無法忍受，只得作罷。

這樣過了約莫頓飯工夫，木門被人推開，就有燈光從外射入，那是一個身穿玫瑰紅衣衫的少女一手掌燈，一手提着一個食盒走入。

這少女丁少秋見過，她是扁面老者的小徒弟。她進來之後，把手中油盞和食盒放到一張木桌上，然後回過身去，輕輕掩上木門，才悄悄的朝丁少秋走來，口中「喂」了一聲，說道：「我是給你送飯來的。」丁少秋看了她一眼，沒有作聲。

紅衣少女眨着眼睛，問道：「你怎麼不說話呢？」

丁少秋道：「妳師父封閉了我四肢穴道，妳就是送飯來了，叫我如何吃法？」

紅衣少女咭的笑道：「我師父說過，你四肢不能動彈，才要我來餵你的……」

話說出口，一張春花般的臉上，忽然嬌紅欲滴！

丁少秋看着她，心頭一陣跳動，說道：「我不餓。」

紅衣少女幽幽的道：「你是不是不肯說出同伴來，惹師父生氣的？你不說，師父是不會放你的。」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不是。」

紅衣少女愕然道：「那是什麼呢？哦，飯菜快冷了，你吃了再說吧！」

丁少秋道：「在下眞的不餓。」

紅衣少女看着她，低低的道：「你眞傻，人是鐵，飯是鋼，你賭氣不吃飯，師父就會放你了嗎？」

丁少秋道：「在下不是和妳賭氣。」

紅衣少女訝道：「那是爲什麼呢？」

丁少秋道：「在下怎好叫姑娘餵呢？」

紅衣少女眨眨眼睛，低聲道：「這有

什麼關係，你是四肢動彈不得，我是奉命行事，這又不是……不是……咳，不用說啦，我餵你吃完飯，還要回去覆命呢！」

她轉身提着食盒，放到丁少秋面前，掀開盒蓋，從裡面取出一大盤蛋炒飯，又道：「這是我特地叫張媽爲你炒的。」

丁少秋道：「爲什麼？」

紅衣少女咭的輕笑一聲道：「師父只交代我，說你四肢穴道受制，無法舉動，要我來餵你吃飯，我想：如果餵一口飯，再餵一筷菜，那多痳煩？所以叫張媽炒了一盤蛋炒飯，只要用湯匙一口一口的餵，飯也有了，菜也有了，不是省事多了？」

說着一手端起盤子，一手用湯匙舀了一匙飯，朝丁少秋口裡送來，又道：「快吃吧，別說話了。」

丁少秋正要說話，她已把一匙飯送到口邊，只好張嘴把一匙飯吃了。

「這才乖！」紅衣少女低聲嬌笑，又舀了一匙飯來。

丁少秋道：「妳把我當作小孩！」

「你說對了！」紅衣少女嬌笑道：「從前我弟弟不肯吃飯，就是我餵他的，要說他乖，他才肯吃。」

說到這裡，把一匙飯送到丁少秋口裡，又嬌笑着道：「你和我弟弟一樣。」

丁少秋看她又說又笑，嬌憨之中，另有一種少女說不出的嫵媚，心中不禁微感蕩漾，果然又把一匙飯吃了，才低聲道：「我年紀比妳大，怎麼會是妳的弟弟？」

紅衣少女一雙水漾輕柔的秋波瞟了他一眼，她自然聽得出丁少秋言外之意，怎麼會是弟弟，那不是哥哥嗎？一時粉臉緋紅，披披小咀，輕哼道：「你不見得會比我大。」

丁少秋道：「在下今年十八，你呢？」

「我……」紅衣少女臉色更紅，低低的道：「我……也十八咯！」

她不好承認丁少秋比她大，所以才說「我也十八」的，但在說話之時，她臉上不覺有着笑意。

丁少秋笑道：「妳明明才十七，硬要說十八，豈不可笑？」

紅衣少女睁大雙目，奇道：「你聽誰說的？」

丁少秋笑道：「自然是妳師父說的了，他說：小哥今年十八歲，那就比小徒大了一歲……」

紅衣少女披咀道：「我師父才不會說呢！」

丁少秋道：「但妳十七歲總是沒錯吧？」

「你好壞！」紅衣少女道：「我不和你說啦！」

舀起一匙飯送了過來。這回她果然沒再和丁少秋說話，只是一匙一匙的餵着他。

丁少秋呢，有小佳人餵着他吃飯，燈前相對，愈看愈覺得紅衣少女嬌憨動人，像一朵含苞初放的玫瑰花般嬌艷可愛，她餵過來，他張口就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不過一回工夫，就把大盤蛋炒飯吃了下去。

紅衣少女咭的笑道：「看你，方才還說不餓，現在不是把一大盤飯全吃下去了？」

丁少秋痴痴的望着她，問道：「姑娘芳名，可以告訴我嗎？」

紅衣少女被他突然問了出來，不覺臉上一紅，漾起甜笑，說道：「我不能告訴你。」

她收好盤匙，蓋起食盒，低低的道：「我該走啦！」

她一雙秋波流露出依依之色，望着他，壓低聲音道：「我師父脾氣不好，他問你什麼，你最好乖乖的答覆他，不可觸怒了他。」

說完，轉身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低低的道：「我叫池秋鳳。」

丁少秋忙道：「我叫丁少秋，是白鶴門下。」

池秋鳳點點頭道：「我知道。」

拿起食盒，急步走了出去，又隨手關上了門。

她沒把燈盞帶走，室中一燈如豆，卻結了一雙燈蕊，丁少秋忽然好像失落了什麼，心中有忽忽若失之感，池秋鳳的笑貌，也隨着在眼前浮現！

方才餵自己吃飯，倒也並不覺得什麼，如今這一回想起來，就有着說不出的香艷！

就在這時候，木門被人悄悄推開，一條人影輕巧的閃了進來。

丁少秋方自一怔，只聽「噗」的一聲，燈盞被人一口吹滅，屋中登時一片漆黑，那人也在此時一下閃到丁少秋面前低聲問道：「你是不是被點了穴道？」

丁少秋目能暗視，抬眼之間，就已看清這人面目黧黑，個子瘦小，身上穿着青布勁裝，背負長劍，目光之中對自己流露出關切之色，心中覺得奇怪，不知這人是誰？這就問道：「兄台是什麼人？」

瘦小個子低聲道：「我是偷偷溜進來救你的，這時候還通姓報名嗎？快告訴我，你那幾處穴道受制了？」

丁少秋道：「他使的不是普通點穴，在下幾次想運氣衝穴，都沒衝開……」

「當然不是普通點穴。」瘦小個子道：「他使的是『透骨針』針從穴道直入骨骼，不把針取出來，如何衝得開穴道？快告訴我是那些穴道？」

丁少秋心中暗道：「難怪自己一運氣，幾處穴道中就如針刺一般疼痛！」一面說道：「天府、玄機、章門、臂儒、委中。」

瘦小個子道：「老賊打了你這許多穴道！」

要知丁少秋所報的這幾處穴道，除了「玄機穴」是單穴之外，其餘均是雙穴。

他話聲一落，立即伸手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塊黑黝黝的吸鐵石，迅快放在丁少秋「玄機穴」，然後默默運功，把內力凝集掌心，按在吸鐵石上，緩緩吸氣，提起吸鐵石，石上果然黏着一支細如牛毛的鋼針。

他左手拈着鋼針遞給丁少秋手中，說道：「你瞧，這就是透骨針了。」

丁少秋接在手中，吃驚的道：「好厲害的東西。」

瘦小個子沒有作聲，繼續用吸鐵石依次替他從穴道中吸出鋼針，每吸出一支，就遞給丁少秋，九處穴道，足足化了一頓

飯的工夫，才算全數吸出，吁了口氣道：「總算大功告成。」

丁少秋道：「兄台化了不少力氣，快些下來歇息。」

瘦小個子輕哼道：「你當這裡是你的家裡？只要被他們發現，咱們還走得脫？還不快跟我走？」

丁少秋慌忙站起身道：「兄台說得極是。」

瘦小個子壓低聲音道：「你跟在我身後，出去了，就不可再說話了。」

說完，輕悄的掠近門口，側耳聽了聽，才輕輕推開木門，閃身而出。

丁少秋跟在他背後，閃出房門，原來外面是一條長廊，此刻黑沉沉的不聞聲息。

瘦小個子朝他打了個手勢，迅快的朝後面掠去。等丁少秋跟他掠到長廊盡頭，再折而向右，此處是一個小天井，短牆右首有一道小門，瘦小個子輕輕開啓小門，外面是一片竹林。

兩人迅快的隱入竹林，曲折穿行，最後到了一堵圍牆之下。

瘦小個子一伏身子凌空飛起，越過圍牆，飄身落地，回頭看去，丁少秋已經跟着落到自己身邊，這就低聲道：「快隨我來。」

連縱帶躍朝前奔去，身法輕捷，十分快速。

丁少秋緊跟在他身後，不即不離和他保持了五六尺距離。兩人展開輕功，在起伏的山嶺間足足奔行了將近半個時辰，少說也有五六十里路程，瘦小個子依然馬不停蹄的趕路。

丁少秋忍不住問道：「兄台要去那裡呢？」

瘦小個子連頭也沒回，只是口中說道：「快了，咱們要趕到前面一座神廟，才能休息。」

丁少秋看他這麼說了，不好再問。

這樣又奔行了十來里路，前面的瘦小個子轉身忽然朝左首一條山徑行去，走沒多遠，果見小山麓間，矗立着一座小廟。

瘦小個子回頭笑了笑道：「不是到了嗎？」

當先舉步朝廟中走入。

這座廟小得可憐，一共只有一進，圍牆倒塌只剩了一些殘垣，兩扇大門也早已不見。門內有一個小天井，滿院草長及膝，迎面是一個大殿，只有一座神龕，一張供桌，就別無他物，四處都是灰塵沙礫，一看就知業已久無人跡。

丁少秋問道：「兄台就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有什麼不好？」

瘦小個子隨口說着，一面領着丁少秋越過小天井，走近石階，彎下身去，用口吹了幾下，說道：「請坐呀！」

自己已在石階上坐了下來。丁少秋只好跟着坐下。

瘦小個子把身子挪開了一些，偏頭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道：「在下丁少秋，方才多蒙兄台相救，還沒請教兄台如何稱呼？」

瘦小個子朝他露齒一笑，說道：「我叫李……飛虹，瞧你說話文縐縐的，好像秀才，酸不酸？」

他臉色黧黑，但這一笑，却露出了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

丁少秋道：「原來是李兄，不知李兄怎麼知道兄弟被他們擒去囚禁的？」

李飛虹笑道：「你和古靈子三個寶貝徒弟動手，我都看見了，後來古靈子把你擒去，我就暗中跟了下來，怎麼會不知道？」

丁少秋問道：「你說的古靈子，就是那個老丈嗎？」

李飛虹睜大眼睛問道：「你連古靈子都不知道？」

丁少秋臉上不禁一紅，說道：「兄弟初走江湖，什麼人都不知道。」

李飛虹越聽越奇，問道：「你師父沒和你說過？」

丁少秋道：「家師方外之人，不問江湖之事，自然不會和兄弟談江湖上的人物了。」

李飛虹道：「古靈子是當今排教教主閔長江的師兄，武功極高，尤以透骨針打穴，針細如牛毛，肉眼根本看不清楚，令人防不勝防，他和師弟不睦，跑到古靈山，創立古靈門，自稱門主，江湖上人因他為人虛偽、貪婪，就叫他古靈一怪。」

丁少秋聽得不勝佩服，說道：「李兄眞是見聞廣博。」

李飛虹經丁少秋這麼一稱讚，心頭極為高興，笑着道：「還有呢，古靈子的哥哥是有神醫之稱的九九先生……」

丁少秋道：「這名字好怪！」

李飛虹笑道：「一點也不怪，九九先生原本姓張，因為他醫術高明，活人無數，病家見到他時總會說：求求先生，救救我家的什麼人，久而久之，大家都把他當作救命先生，還有經他診治的病人，一百個人中，至少也有九十九個得救的，所以就稱他為九九先生了。」

丁少秋只是聽他說着，沒再開口。

李飛虹續道：「九九先生幾年前去世了，古靈子聽說九九先生採擷天下名山九十九種罕世靈藥，合製了三顆九九丹，功效如神，他就動了覬覦之心，脅逼寡嫂交出九九丹……」

丁少秋憤然道：「這人眞是豈有此理。」

李飛虹嗤的笑出聲來，說道：「他從武夷回來，半途中被人把九九丹盜走了。」

丁少秋一怔，問道：「這是幾時的事？」

李飛虹道：「就是一兩天以前的事，古靈子不是指你和盜走他九九丹的人是同黨嗎？」

丁少秋道：「原來他說的至寶丹，就是九九丹。」

李飛虹問道：「他怎麼說？」

丁少秋就把古靈子和自己說的話，大概說了一遍。

李飛虹哼道：「原來他把你擒去，是另有目的的，哼，眞不要臉，虧他還是自稱門主，還覬覦你的避劍身法。」

丁少秋在他說話之時，思索着李飛虹怎麼會知道古靈子九九丹的事？忽然想起昨晚把錦盒塞給自己的人，當時雖沒看清他的面貌，但對方身形瘦小，和李飛虹相彷彿，莫非就是他……

回過頭去，正待朝李飛虹詢問，突聽遠處傳來了一陣輕快的腳步聲，似是朝小廟飛奔而來，這就低聲喝道：「李兄，有人來了！」

李飛虹一怔道：「我怎麼會沒有聽見？」

丁少秋道：「好像有四五個人，說不定是古靈子追來了，哦，他們剛到山下，離這裡有一段路，但也快到了。」

李飛虹半信半疑的看了他一眼，站起身來道：「好吧，咱們那就躲一躲，你隨我來。」

走上大殿，雙足一點，縱上神龕，一下閃到神像後面，叫道：「你快來呀！」

丁少秋跟着縱上神龕，舉目望去，神龕離地本來就有四五尺高，那是舖了地板之故，如今神像後面的地板上，破了一個窟窿，李飛虹已經躍入窟窿，只要再蹲下身子，就沒人可以找得到了。

丁少秋跟着躍下，李飛虹笑道：「這裡好不好？」

丁少秋趕緊「噓」了一聲，壓低聲音道：「他們已經到廟門口了，你快別作聲！」

話聲未落，果然聽到一陣腳步聲從門外走入。

李飛虹附着丁少秋的耳朵輕聲說道：「你耳朵果然靈得很。」

「嘿嘿！咱們第二次到這破廟來了！」

話聲蒼老而深沉，正是古靈子的聲音。

丁少秋不禁縮了下脖子，彎低了些腰，這下鼻子正好碰到李飛虹的頭上，隱約聞到一縷淡淡的幽香！

只聽一個嬌脆聲音說道：「師父，我們是不是追姓丁的來的？他已經逃走了，還會躭在這裡？我看追不上他就不用追了。」

這說話的是池秋鳳。丁少秋自然聽得出來，她這話是暗中幫着自己，心頭不由對她暗暗感激。

「嘿嘿。」古靈子深沉的乾笑了兩聲，才道：「天下雖大，姓丁的小子逃得了嗎？為師是等一個人來的。」

池秋鳳聽說師父是等一個人來的，那就不是追丁少秋來的了，她心頭不覺放寬了下來，接着問道：「師父，你老人家是等什麼人來的呢？」

古靈子門下，有三個男弟子，一個女弟子。平日裡也只有池秋鳳敢向師父問東問西，三個師兄，在師父面前連屁都不敢放。

古靈子嘿嘿笑道：「妳看，和為師約在這裡見面的人，不是已經來了嗎？」

池秋鳳抬目望去，只見廟門口正有一個身穿黑袍的老人一手用竹竿點地，朝廟門行來，心中暗道：「原來這人竟是個瞎子！」

黑袍瞎子跨進廟門，就拱拱手，呵呵笑道：「古門主請了，兄弟遲來一步，請多多恕罪。」

躲在神像後面的兩人不知來的是什麼人，恨不得探出頭去瞧瞧，但他們站在地板窟窿中，要想探看，就得先縱上地板，此時面對古靈子這樣的高手，自然不敢稍動。

只聽古靈子大笑道：「鄢長老請了，老哥怎的和兄弟也客氣來了？」

接着一陣竹竿點地，响起的「搭搭」之聲，黑袍瞎子已經走上大殿，感慨的道：「古門主切莫再以長老相稱，兄弟已經退休多年了。」

古靈子道：「鄢老哥可是有什麼消息見告嗎？」

黑袍瞎子大笑道：「古門主果然明察千里，兄弟若無重大消息，豈敢勞動門主大駕？」

「鄢老哥言重。」古靈子道：「老哥有什麼重大消息，但請明示。」

黑袍瞎子呵呵一笑道：「古門主總聽到過有關風雷寶笈的傳聞了，不然的話，古門主也不會巴巴的從古靈山趕到這裡來了。」

古靈子心頭一動，急忙問道：「鄢老哥莫非知道風雷寶笈的下落嗎？」

「一點不錯。」黑袍瞎子沉笑道：「而且在天色大亮之後，風雷寶笈就會一步近一步自動送上門來。」

古靈子聽得深感意外，不期一怔，急急問道：「鄢老哥是說天亮之後，風雷寶笈會自動送上門來？送到這裡來？風雷寶笈已經出土了？」

「沒錯。」黑袍瞎子笑道：「古門主不相信？」

古靈子忙道：「這話從你鄢老哥口中說出來，兄弟自然相信，但請鄢老哥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黑袍瞎子得意的道：「據兄弟得到的消息，風雷寶笈出土已有多時，為白鶴門所得……」

「哦！」古靈子口中哦了一聲，突然想起丁少秋自稱是白鶴門下，連史錦堂(大弟子)和二個師弟聯手，連發二十餘劍，竟然佔不到他半點衣角，當時自己就已看出他身法有異，如此看來，這小子使的身法，竟是出自風雷寶笈，無怪在三個門人的快劍環攻之下，遊走自如，半點也傷他不得了。

黑袍瞎子續道：「白鶴門松陽子明早一早，就會從山前經過。」

古靈子道：「他會把風雷寶笈帶在身上嗎？」

黑袍瞎子大笑道：「松陽子就是不放心把風雷寶笈放在白鶴觀，所以要帶在身邊。」

古靈子問道：「鄢老哥準備如何下手？」

丁少秋心中暗道：「原來這姓鄢的想搶風雷寶笈！」

黑袍瞎子沉吟了下道：「兵法上曾有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的說法，光是松陽子，已經不易對付，他此行還有松雲、松雪兩個師弟以及八名弟子隨行，實力相當堅強，但有古門主和兄弟聯手，就可穩操勝算了。」

「哈哈！」古靈子大笑一聲道：「他八個門人，由兄弟門下四個弟子對付，已綽有餘裕，兄弟對付松陽子，應該也沒有問題，鄢老哥對付松雲、松雪，以一敵二，稍稍吃力，但鄢老哥若能支持到五十招以外，兄弟相信必可制住松陽子，一切就沒有問題了。」

黑袍瞎子大笑一聲道：「兄弟若是連

白鶴門的松雲、松雪兩人都對付不了，兄弟還叫什麼翻天掌？」

古靈子大喜道：「那就這麼辦。」

黑袍瞎子道：「寶笈到手，古門主的意思，該……」

「哈哈！」古靈子大笑道：「這還用說嗎？由兄弟和你鄢老哥共有，兄弟決無獨自吞沒之心。」

「好！」黑袍瞎子道：「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古靈子抬抬手道：「天快亮了，鄢老哥請坐歇一回吧！」

黑袍瞎子和古靈子各自在殿前石階坐下，史錦堂和兩個師弟一個師妹（池秋鳳）也在石階左右兩旁坐了下來。

這下可把躲在神龕後面地板窟窿中的丁少秋、李飛虹兩人害慘了！

他們縮着身子，躲在窟窿裡，殿前坐了兩大高手，你只要呼吸重濁一點，就會瞞不過他們的耳朵，因此兩人不敢交談，也不敢直起身來，甚至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丁少秋個子較高，蹲着身子，還比李飛虹高了一個頭，兩人蹲在一起，身子自然靠得很攏。

丁少秋不時可以聞到李飛虹頭髮上隱約傳來的幽香，和他口中輕微的細息，心中暗暗奇怪，李飛虹面貌如此黝黑，身上衣衫好像還經過香薰！

過了約莫半個時辰，東方才漸漸露出魚肚白！

天色只要透出一點曙光，很快就大亮了。只聽殿前响起黑袍瞎子的聲音說道：「古門主，天色已經亮了吧？咱們也該出去了。」

他雙目雖瞎，但時間却算得很準！

古靈子呵呵一笑道：「鄢老哥說得是。」

接着只聽一陣竹竿點地之聲，朝外而去，可見黑袍瞎子和古靈子相偕走出廳去，古靈子的四個門人也一起跟着出去。

李飛虹長長吁了口氣道：「他們總算走了。」

他這一抬頭，臉頰差點碰上丁少秋的咀唇，口中不期輕輕啐了一口。

丁少秋並沒有覺得什麼，低聲道：「李兄，我們上去。」當先一躍而上。

李飛虹跟着躍上，再由神龕躍落地面，一面問道：「丁兄，我們要不要跟他們去？」

丁少秋道：「古靈子和那瞎子覬覦崑崙寶笈，要在山前攔截家師，兄弟自然要跟了。」

李飛虹點頭道：「好，咱們也該走了。」

丁少秋看了他一眼，本待問他，古靈子的九九丹，是不是你盜走的？但因對方已經走了一回，怕追不上他們，因此話到口邊，還是沒有問出來，就舉步朝外行去。

李飛虹跟在他身後，輕聲問道：「我看你像是有什麼話要和我說，怎麼不說了？」

「是的。」丁少秋道：「我想問你，古靈子的三顆九九丹是不是你盜走的？」

李飛虹跨上一步，和他走成並肩，然後偏頭問道：「是怎樣？不是又怎樣呢？」

丁少秋道：「沒什麼，如果那隻錦盒是你塞給我的，你雖然要我替你背了黑鍋，但你也把我從他們那裡救了出來，也可以扯過了。」

李飛虹笑了笑道：「我救你，原不望報，扯過也好，不扯過也好……」

話沒說完，丁少秋忽然揚了下手，脚下一停，輕噓道：「快別說話了。」

李飛虹悄聲問道：「他們就在前面嗎？」

「閃進樹林去了。」

丁少秋一手握住李飛虹的手，拉着他迅速的朝左首松林閃入，一面低聲道：「我們至少要和他們保持十丈距離，才不會被他們發現。」

他無意之中拉着李飛虹的手，但却立時感到李飛虹的手生得很小，而且柔膩如玉，不類男人的手，想起在神龕窟窿中，隱約聞到他髮上的幽香，心中不禁暗暗起疑。

李飛虹任由他拉着手閃進松林，才脚下一停，輕輕縮回手去，說道：「在樹林裡還能看得到他們人影嗎？」

丁少秋道：「不用看到他們，因爲他們已經到了地頭，所以我們也不用過去了。」

李飛虹道：「他們就準備在這裡動手嗎？」

丁少秋道：「前面不遠就是通往玉皇殿的大路，家師一行，就會從這裡經過，他們要攔截，自然會在這裡動手。」

李飛虹問道：「他們動手的時候，你要不要出手呢？」

丁少秋道：「有家師和二位師叔出手，我就不用出手了。」

李飛虹道：「你出手，我一定會幫你的。」

丁少秋道：「謝謝你。」

李飛虹摸了下身邊長劍，問道：「丁兄，你用不用兵刃？」

丁少秋道：「劍。」

李飛虹道：「你沒帶劍，待會用我這柄好了。」

丁少秋道：「我有。」

李飛虹好奇的道：「你劍在那裡？」

丁少秋笑道：「就在我袖裡，是一柄短劍。」

李飛虹道：「難怪我看不到，啊，他們當時沒有搜你的身，否則就被老賊搜去了。」

丁少秋目注遠方，矍然道：「前面大路上傳來十來個人的脚步聲，莫非師父他們來了？」

李飛虹道：「奇怪，我怎麼會一點聲音都沒聽到？」

丁少秋道：「再近一點，你就會聽到了。」

說到這裡，急急說道：「我們快過去。」

李飛虹問道：「古靈子他們呢？」

丁少秋道：「他們已經出去了。」

兩人穿行松林，朝前走了八九丈光景，就以樹身作掩護，悄悄探頭看去。

古靈子和黑袍瞎子兩人已經並肩站在大路旁一棵大樹之下，兩人身後，一排站着三男一女，則是古靈子門下的四個門人。

這時山麓東首已經出現了一行人，爲首一個鬚髮花白的灰袍老道人正是白鶴觀主松陽子。稍後則是他兩個師弟松雲、松雪，最後則是四個身穿青袍的道人，白鶴觀門人，一路疾行而來。

他們還沒走近，古靈子和黑袍瞎子已從大樹底下迎了出來，站在大路中間。

古靈子森冷的道：「松陽道兄別來無恙！」

松陽子急忙稽首道：「原來是古門主，多年不見，却在這裡遇上，眞是巧極，道兄大概也是赴玉皇殿之會去的了？」

黑袍瞎子大聲喝道：「松陽子，你可是不認識鄢某嗎？」

松陽子被他喝得一怔，慌忙稽首道：「這位施主恕貧道眼拙……」

古靈子接口道：「這位就是名動大江南北的翻天掌鄢茂元鄢老哥。」

李飛虹低聲道：「我知道了，他本是排教長老，自從雙目失明，就離開了排教，這人以翻天掌成名，下手十分毒辣……」

只聽鄢茂元洪笑一聲，說道：「松陽子，你當咱們兩人站在這裡做什麼？」

松陽子道：「古門子，鄢大俠莫非在此等人？」

「你說對了。」鄢茂元深沉一笑道：「鄢某和古門主等的就是白鶴觀主松陽道長。」

松陽子一怔道：「二位在此相候，必有見教，貧道洗耳恭聽。」

鄢茂元沉笑道：「鄢某想請問道兄，江湖傳言崑崙風雷寶笈落在白鶴觀，不知可有此事？」

松陽子平靜的笑了笑，頷首道：「確有此事。」

他回答得如此爽直，倒出翻天手鄢茂元意料之外，不覺微微一怔，又道：「道兄可曾帶在身上？」

松陽子道：「貧道帶來了。」

「如此就好。」古靈子大笑道：「不知道兄可否取出來，讓兄弟和鄢老哥一閱？」

松雲、松雪眼看兩人攔在路上，分明不懷好意，尤其鄢茂元，試想大師兄身爲白鶴門掌門人，江湖上誰不尊稱一聲「道長」？他一口一聲「松陽子」，態度傲慢，好生狂妄！

兩人心中早就深感氣憤，這時聽古靈子的口氣，大有攔路劫奪「風雷寶笈」之意，忍不住不約而同的朝前走了上去。

松陽子神色絲毫不變，微微一笑道：「古門主，鄢大俠要看，本當雙手奉上，但貧道此次攜帶此笈，前去玉皇殿赴會，乃是應少林、六合、黃山、武功、丐幫等各大門派之請，將此笈在大會中當衆公開，如今離大會已不過兩日，二位要看，就請到玉皇殿會場上當衆觀看，此處實有未便，這點只有請古門主、鄢大俠多多原諒了。」

古靈子臉色一沉，嘿然道：「這麼說，道兄是不肯賞臉了？」

松陽子含笑道：「今天離大會不過兩天，貧道自會在會上公開，二位也不急在一時，何用教貧道爲難……」

鄢茂元大聲喝道：「松陽子，你可知道鄢某和古門主如何約定的嗎？」

松陽子還沒開口，松雲子冷聲道：「鄢大俠和古門主如何約定的，與咱們何干？」

鄢茂元大笑道：「自然有關，鄢某曾和古門主約好了，萬一松陽子不肯交出崑崙風雷寶笈，那麼白鶴觀的人就不用再離開這裡了。」

松陽子沉聲道：「此話怎說？」

「這話還不夠明白嗎？」鄢茂元厲笑道：「不用再離開這裡，就是要你們永遠留在這裡了！」

松雲子怒喝一聲：「好個狂妄無知之徒！」

「鏘」「鏘」兩聲，松雲子和松雪子同時撤出長劍。

鄢茂元大笑道：「你們兩個不是就叫松雲、松雪嗎？咱們早就約好，你們兩個就是由鄢某打發的。」

手中一根四尺長的竹竿，「咻」的一聲朝兩人橫掃過去。

松雲、松雪早有準備，對方一竿掃來，兩人一個輕旋，分向左右旋開，兩柄長劍同時使了一記「揮鞭斷流」，朝竿上劈落，但聽錚錚兩聲，長劍劈到竹竿上，竟然被震得反彈而起。

鄢茂元雙目雖瞎，反應却十分敏捷，竹竿一挑，又發出咻咻輕嘶，飛出十數點流芒，分向兩人襲去。

松雲、松雪展開劍法，劍光連閃，忽伏忽舞，宛如兩隻白鶴，一左一右朝鄢茂元進退夾擊。

鄢茂元聽聲辨位，一支竹竿每每搶先發招，佔得先機，松雲、松雪子聯手合擊，還是不時的被逼後退，但因有兩人聯手之故，縱然不時被逼後退，却也並無敗象。

古靈子看得大是不耐，右手抬處，掣出劍來，目注松陽子沉笑道：「松陽道兄既然不肯交出風雷寶笈，古某只好不客氣了，道兄請亮劍吧！」

松陽子微微攢眉，依然打了個稽首道：「古門主明鑒，崑崙風雷寶笈內容如何，兩天後即可公開，古門主到時自會明白，值不得爲此動手，傷了兩家和氣……」

古靈子長劍一指，沉笑道：「道兄交出寶笈，就可不傷兩家和氣，如果不肯交出寶笈，那就只有放手一搏，道兄快亮劍吧！」

「善哉、善哉！」松陽子仰天稽首，說道：「古門主即使勝了貧道，也是得不償失，何苦……」

古靈子目射兇光，喝道：「不必多言，道兄再不亮劍，古某要開罪了！」長劍對着松陽子徐徐刺來。

松陽子歎息一聲道：「古門主一再相逼，貧道也只好奉陪了。」

話聲一落，「鏘」的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

古靈子先前因松陽子沒有亮出劍來，他究是一門之主，不好急攻過去，刺出的長劍去勢極緩，此時眼看松陽子長劍已出匣，他就存了先下手爲强之心，口中沉喝一聲：「道兄小心了！」

劍光乍閃，由緩而速，化作三點寒光

，一下朝松陽子胸前三處大穴飛射過去，出手之快，變招之速，可說歎為觀止！

松陽道長身為白鶴門掌門人，對「白鶴劍法」浸淫數十年，一身功力深厚無比，長劍在手，豈會在乎你劍勢加速？身形輕輕一旋，雙手揚起，如鶴展翼，飛身而過，劍光快若飛練，反向古靈子當頭飛來。

光是這一招避招還擊，輕靈走青，不愧劍術名家，爐火純青。

古靈子沉哼一聲：「好劍法！」振臂發劍，直向松陽子劍光上點去。但聽「叮」的一聲輕响，兩支劍尖抵個正着！

古靈子口中大喝一聲，左手袍袖一展，上身微向前撲，功運右腕，直透劍尖，志在全力向前推去。

松陽子忽然身形一偏，長劍倏然收回，急急朝前劃了一個圓圈，口中笑道：「古門主透骨針貧道領教了。」

原來古門主藉着力貫劍尖，朝前推進之際，左手已打出七支透骨針。松陽子却不和他比拚內力，迅即把長劍收回，隨着一圈之際，却以內力吸住了打來的七枚透骨針。

古靈子暴喝一聲，長劍揮舞，急撲猛攻而上，左手也似爪似掌，乘間出手。

這一番猛攻，是他怒極而發，威勢極盛，但見劍光如輪，掌風似濤，就像漫天風雨飄洒而來！

白鶴觀主松陽子長劍開闔，有如白鶴飛舞，展翅相撲，强烈劍光，電閃雷奔，和古靈子以攻還攻，毫不遜色！

這對丁少秋來說，眞是最好的機會，他初出江湖，毫無對敵經驗，可以從這一戰中，吸取白鶴劍法的精微變化，融會貫通，對古靈子快捷如風的劍法，也足可吸收它的長處。

一時之間，眞看得心領神悟，緊記在心，有時看到奧妙之處，還不自覺的以指代劍，隨手劃着，眞是獲益匪淺！

李飛虹傍着他低聲問道：「丁兄，你在做什麼？」

「啊！」丁少秋漫不經心的應了一聲道：「沒什麼。」

李飛虹又道：「你看那一邊的人會有勝算？」

「啊！」丁少秋回過頭來，問道：「你說什麼？」

李飛虹輕哼道：「瞧你心不在焉的，是不是看那紅衣姑娘看着迷了？」

丁少秋臉上不期一紅，說道：「李兄說到那裡去了？兄弟是在看家師使出來的劍法，變化繁複，不是平日裡所能講解得出來的……」

話未說完，忽然發出一聲輕咦，說道：「不好，家師着了他的道……」

縱身穿林而出，朝古靈子凌空激射過去，人還未到，左手揚處，一記「百步神拳」已先聲奪人，轟然直擊過去。

原來古靈子和松陽子久戰不下，有時還被白鶴劍法逼退，心頭不禁大為怒惱，本來還以為自己可把松陽子拏下，如今看來，自己最多也只能和對方打成平手，如何還能把風雷寶笈從他手中奪得過來？

一念及此，不由得凶心陡起，口中大笑一聲，左手袍袖驀起揮起，朝松陽子迎面拂去。

這一拂，從他大袖中飛出一蓬淡淡的黃烟，如霧如霞，隨風而散！松陽子趕緊閉住呼吸，已經嗅到了少許，脚下跟蹌後退了兩步，一屁股往地上坐了下去。

四名白鶴門弟子覩狀大驚，急忙揮動長劍，搶了上去。

古靈子一記「迷仙散」得手，仗劍追撲過來，看到四名白鶴觀弟子攔在前面，口中大喝一聲：「滾開去。」

劍光橫掃，响起四聲「噹」「噹」金鐵狂鳴，把四名白鶴弟子震得後退不迭！

就在此時，陡覺一記勁急拳風迎面撞來，急忙揮起左手大袖朝前迎擊出去。

這一下聽得蓬然一聲大响，古靈子被震得上身往後一仰，一時間站不住樁，雙足移動，後退了半步，口中忍不住叫了出來：「百步神拳！」

他後退半步之際，凌空飛來的一道人影已在他面前瀉落，這人正是丁少秋，他連正眼也沒朝古靈子望上一下，就朝四個白鶴門人抱了拳：「這姓古的由小弟來對付他，四位師兄快去照顧師父，他老人家怎麼了？」

「會是丁師弟！」

四個白鶴門人先前以為一下震退古靈子，必然來了幫手，那知來人只是白鶴門的關門弟子丁少秋，但他們聽丁少秋的口氣極大，雖然疑信參半，(他們並不知道丁少秋跟老道長學內功的事)還是迅快的退了下去，保護師父。

古靈子先前也以為此人一記「百步神拳」有如此深厚功力，來的不是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就是丁南屏，那知定睛看去，瀉落在自己面前的，竟是昨晚逃走的丁少秋，不覺厲笑一聲道：「好小子，原來是你，昨晚讓你逃走，老夫正要抓你，你倒自己送上門來了！」

丁少秋冷哼一聲道：「古靈子，虧你還自稱古靈門的門主，連你寡嫂的東西，都要巧取豪奪，據為己有，你居然賊性不改，又來攔路劫奪白鶴門的東西，眞是喪心病狂，不知廉耻，昨晚我只是驟不防中了你的暗算，你以為丁少秋怕你不成……」

古靈子的大弟子史錦堂一手提劍，跨上一步，大聲道：「師父，讓弟子把這小子拏下！」

古靈子緊閉着咀唇，目光烱烱，只是盯着丁少秋，一言不發，直到史錦堂搶出，才左手一擺，沉聲道：「你退下去，為師要劈了他！」

池秋鳳今天早晨得知丁少秋已經逃走，心頭暗暗吁着氣，總算放下了心，不，她心頭依然牽掛着放不下，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他？這時驟見一記拳風震退師父的竟會是丁少秋，他竟就在師父面前出現，她心頭不禁又驚又喜！

驚的是他已經逃出去了，這下豈不是自投羅網？喜的是自己又看到他了，在大白天，他看來比昨晚穴道受制更顯得意氣飛揚，英俊瀟洒！

啊！他竟敢在師父面前如此說話，他……他簡直不要命了！她聽得臉色發白，一個人幾乎搖搖欲倒，她邊上一個勁裝漢子急忙問道：「小師妹，妳怎麼了？」

池秋鳳一手掩着頭，說道：「沒……沒什麼。」

史錦堂聽師父這麼說了，就不敢多說，迅即退下。

古靈子目凝凶光，厲笑道：「姓丁的小子，你準備好了沒有，老夫要一劍劈了你。」

丁少秋瀟洒一笑道：「你隨時可以出手，丁某何用準備？」

他口中雖然如此說着，實則右手早已緊握短劍劍柄，隨時都可以出手。

古靈子目光冷厲，沉哼道：「小子，你眞夠狂！」「狂」字出口，一道匹練般的劍光已經貫胸飛射過來。

丁少秋如今已知道老道長送給自己的這柄短劍可以削鐵如泥，他要試試古靈子到底有如何厲害？不想一下子就削斷對方長劍，身形倏然一個輕旋，擰腰發劍，使了一招「白鶴亮翅」，用劍脊朝古靈子劍上拍去。

一聲鏘然劍鳴，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古靈子暗暗驚凜，忖道：「這小子那來如此强大的內力？」他自然不相信自己數十年修為，只能和丁少秋平分秋色，口中大喝一聲，揮手一劍直朝丁少秋刺去。

丁少秋左足提起，短劍由上而下，再使「鶴爪撥蛇」，劍尖向右撥出，他仍以劍脊向對方劍身拍去，又是鏘的一聲金鐵大震，兩人一左一右錯開數尺。

古靈子是何等人，眼看丁少秋手中短劍，光芒强烈，分明是一柄稀有利器，但他兩次都以劍脊拍向自己劍身，不敢用劍刃相擊，乃是為了不想削斷自己長劍，給自己難堪。哼，老夫乃是一門之主，何須你小子手下留情？

一念及此，心頭不覺更怒，右腕連振，劍勢突然加快，一片劍光縱橫交織，記記不離丁少秋左右前後週身要害大穴。

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雖然還只有三四成火候，但已經足可和當今武林有數十年修為的高手不相上下。

但這是指內力拚搏而言，如論劍上造詣，丁少秋自是不如古靈子遠甚。這回古靈子展開快攻，丁少秋究竟練劍日淺，功夫經驗都比人家差了一大截，一時之間，頓感手忙脚亂，手中一柄短劍就有施展不開之感！

差幸他一發現自己劍法運用不熟，不是古靈子對手之時，立即使出老道長所教的「避劍身法」來，身形閃動，如魚逆水，在紛披劍光之中，乘隙蹈暇，潑刺自如，任你古靈子劍法再快，也休想沾上他半點衣角。

古靈子昨天就見識過他這套身法，十分奇奧，此刻親自和他交手，每一劍依然是毫釐之差，被他避了開去，心頭又氣又怒，左手取出幾支透骨針，揚手打出。

那知丁少秋此時展開避劍身法，身形飄忽，晃動的人影，大半都是幻影，古靈子平日百發百中的透骨針，這回也失去了準頭，有如泥牛入海，悄無蹤影！

丁少秋在他劍下接連閃避了十幾劍之後，漸漸有了心得，就隨着身形閃動，選擇「白鶴劍法」和「武功劍法」中比較接近的招式，因勢發劍，出其不意，朝對方攻去。

這是說先前只有閃避的份兒，現在總算有了還擊的能力。

再說松雲、松雪兩人聯手迎戰鄢茂元，這一陣工夫，已打出百招以外。鄢茂元早先曾在古靈子面前誇下海口，自己如果連松雲、松雪都對付不了，還叫什麼翻天掌？

但他縱然武功極高，怎奈雙目失明，出手避招全憑聽覺，總究比雙目完好的時候要差上一點，才會和對方二人拖延了這許多時光。

他心念轉動之際，臉上神情就平添了一股凶戾之色，口中沉哼一聲，左手覰準松雪方向，猛地欺身飄飛過去，翻手一掌，疾如電火朝松雪背後印去。

松雲子和師兄聯劍迎戰對方一支竹竿，却沒想到他會倏然欺來，向自己下手，等到發覺，已經遲了半步，急急向右閃出，對方一掌已經拍在左肩之上，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應掌飛起，跌了出去。

松雲子看得大吃一驚，喝了聲：「姓鄢的老賊，拿命來！」

長劍一抖，劍先人後朝鄢茂元撲了過去。

鄢茂元在打鬥經驗上，勝過松雲子甚多，聽聲辨位，手中竹竿使出「粘」字訣，一下貼着松雲子長劍，朝外甩出。

松雲子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一個人就隨着他竿勢呼的一聲凌空飛出。

鄢茂元口中冷嘿一聲，揚手一記「翻天掌」朝松雲子劈去，這下他把松雲子當作飛靶，可以說是十拿九穩，非傷在他掌下不可。

丁少秋正在和古靈子動手的人，耳中聽到三師叔(松雪)的一聲悶哼，急忙舉目看去，二師叔(松雲)又被鄢茂元竹竿挑起，揚手發掌凌空追擊，心頭一急，立即捨了古靈子，縱身朝二師叔和鄢茂元之間飛撲過去，身在半空，揚手一記「百步神拳」朝鄢茂元「翻天掌」掌風截去。

兩道勁風乍然一接，發出蓬然一聲大响，鄢茂元好像被人推了一把，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他認出這一記拳風正是武功門的「百步神拳」，一時只當武功門有高手趕來支援，一手以竿拄地，喝道：「來的是武功門那一位高人？」

丁少秋微哂道：「我不是武功門的高人，我是白鶴門下丁少秋。」

古靈子眼看正在和自己動手的丁少秋忽然捨了自己，去搶救松雲子，心頭自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凌空朝丁少秋撲來。

鄢茂元聽說截住自己「翻天掌」的竟是白鶴門下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心頭也不禁勃然大怒，手中竹竿抖處，「咻」的一聲朝丁少秋頂門抽下。

這兩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向丁少秋出手！

松雲子被摔出一丈以外，等落到地上，驚魂甫定，瞥見古靈子、鄢茂元二人不約而同朝丁少秋出手，他要待出手搶救，因相距尚遠，已是不及，口中急叫道：「少秋，小心！」

丁少秋道：「不要緊，二師叔快去瞧瞧三師叔怎樣了。」

口中說着，手上可絲毫未懈，左手揚處，朝凌空飛撲而來的古靈子打出一記「百步神拳」，右手寒光乍現，短劍使了一招「三花護頂」，幻起三朵劍花，朝鄢茂元當頭擊落的竹竿上削去。

這一記他是存心要削斷鄢茂元竹竿的。因爲鄢茂元雙目已瞎，這支竹竿不但是他隨身兵刄，而且也是他仗以走路眼睛，若是把他竹竿削斷了，至少可以使他空有一身武功，也無從施展了。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短劍寒光乍起，但聽接連响起三聲「嗒」「嗒」輕响，鄢茂元手中一根三尺六寸長的竹竿，立即截斷了三截，跌落地上，手中只剩了兩尺來長的一截了。

要知鄢茂元手上這支竹竿，却是百鍊純鋼所鑄，外表故作竹竿之狀，剛中有柔，不是任何利刄所能砍削得斷，這回可眞是遇上了剋星。

鄢茂元耳朵何等敏銳，再加每一聲「嗒」，都會感到手中一輕，三聲「嗒」响之後，手中輕了一半，心知遇上了神兵利器，左手急忙往竿上一掄，一支百煉精鋼的長竿已只剩下兩尺來長一截，心頭又驚又怒，厲聲喝道：「好小子，是你削斷了我的長竿？老夫非把你碎屍萬段不可！」

在他說話之時，丁少秋身邊忽然多了一個身材瘦小、面目黧黑、身穿青布勁裝的少年，這人正是李飛虹，他手中仗劍，大聲說道：「哼，你們兩個老不死的打一個，還要不要臉？丁兄，我來幫你！」

飛身撲擊而來的古靈子就和丁少秋的一記「百步神拳」相遇，身在半空，自然無法躲閃，只好揮手拍出一記劈空掌和「百步神拳」硬拚，半空中爆出一聲蓬然大响，古靈子立即施展「千斤墜」身法飄落地面。

丁少秋這一記「百步神拳」雖然傷不了古靈子，但却把他在半途中逼落地面，也就是延緩了他的攻勢，使他比鄢茂元落後了一步。

鄢茂元喝聲出口，右手忽然把半截精鋼竹竿交到左手，右手倏翻，一掌朝丁少秋拍來。

方才他也曾幾次施展「翻天掌」，除了松雪子驟不及防，傷在他掌下，一般說來，掌勢威力並不是最强的。

但現在可不同了，他因竹竿被丁少秋削斷，使他殺機陡起，非把丁少秋立劈掌下，難消他胸頭之怒，才把竹竿交左手，由右手發掌，這才是他翻天掌仗以成名的「翻天掌」。

掌勢甫出，一丈周圍空氣好像遇上極强的壓力，頓使人有窒息之感，一團無風無聲的掌力，宛如奔雷迅發，猛朝丁少秋身前衝撞而來！

李飛虹長劍一領，正待出手！

丁少秋叫道：「李兄，不可用長劍去接。」

說着，左手五指上翹，朝外揚起，右手直竪，迎着對方掌力朝前推去。

這一記正是老道長敎他的怪招，招式和白鶴掌法中「鶴舞空庭」頗相近似！

這原一瞬間的事，丁少秋這一招「鶴舞空庭」未使出之前，鄢茂元的「翻天掌」掌風所至，幾乎使得一丈方圓風雲變色，大有沛然莫之能禦的聲勢，但等到丁少秋這「鶴舞空庭」擺出招式，右掌緩緩推出，既不見絲毫風聲，却把對方來勢洶湧的「翻天掌」聲勢硬行壓制了下去！

不，迅疾無儔把對方的一團掌風推了回去。「翻天掌」來勢迅若奔雷，這回去勢更是快若颷風！

鄢茂元雙目雖盲，但他外號就是「翻天掌」，在「翻天掌」上下過數十年功夫，縱然有一絲一毫不對，立可察覺，何況他拍出去的一團掌風，整個完璧歸趙，被推了回來。

這是他從練「翻天掌」以來，從未有過之事，心頭這份驚駭，當眞莫可言宣，一時之間，那還猶豫，身形倏然朝地上撲下，一個「懶驢打滾」，接連向旁滾出去一丈七八尺以外，才用左手半截竹竿點地，躍了起來。

就在他堪堪向旁滾開，翻天掌一團掌風已經朝他原來立身之處轟然下擊，泥土蔽天，地面上已被轟擊成一個大窟窿！

這下直看得古靈子、松雲子、李飛虹等敵我雙方的人，莫不驚詫萬分，目瞪口呆，誰也想不到丁少秋小小年紀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池秋鳳更是睜大一雙美目，望着丁少秋，怔怔出神！

古靈子縱身撲來的人，被丁少秋一記「百步神拳」在中途逼落地面，原待再次縱身撲擊，恰好丁少秋使了一記怪招，把鄢茂元的「翻天掌」全數奉還，轟得地面出現了一個大窟窿。

他平日裡縱然目空四海，狂傲不可一世，但自思也絕不是丁少秋的對手。心念一動，立即返劍入匣，口中喝了聲：「徒兒，走！」

當先一個飛旋，縱身向林中投去。他四個門人眼看師父已走，也紛紛躍起，跟着往林中掠去。

翻天掌鄢茂元仗着機警，避開丁少秋的一記反擊，口中不覺發出破鑼般的一聲大笑，說道：「好小子，原來你學會了崑崙寶笈上的武功，哈哈，今後江湖上，你小子會寸步難行。」

說到最後一句，人已隨聲躍起，宛如飛鳥投林，快速無比朝林中投去。

丁少秋沒理會他，急步朝坐在樹下松陽子奔了過去，口中叫道：「師父，你老人家沒事吧？」

松陽子在古靈子撒出「迷仙散」之時，已經及時屏住呼吸，因此只吸入了少許，由四個門人扶着坐下，舀來泉水，喝了兩口，便已清爽，再經這一陣工夫坐息，業已復原，聞言含笑道：「爲師已經沒事了。」

這時松雲子也扶着松雪子走來。松雪子是被鄢茂元「翻天掌」擊中左肩，傷勢雖然不輕，却差幸並非要害。

松雲子道：「少秋，幸虧你及時趕來，否則眞是不堪設想了。」

丁少秋連忙躬身道：「二師叔過獎。」

松雲子目光朝李飛虹投去，問道：「少秋，這位少俠是什麼人？」

丁少秋忙道：「回二師叔，他叫李飛

虹，是弟子最近才結識的朋友。」

李飛虹朝松陽子、松雲子抱抱拳道：「晚輩李飛虹見過二位道長。」

松雲子問道：「李少俠是那一派的門下？」

李飛虹低頭道：「晚輩沒有門派，只是跟家父練過幾年拳劍，如此而已！」

人家不肯說，松雲子也就不好再問了。

松陽子朝四個門人吩咐道：「你們三師叔傷得不輕，快去砍幾棵松樹，用藤條紮好，才能抬着上路。」

四名道士答應一聲，立即去砍了兩棵較小的松樹，用藤條編紮成担架，讓松雪子躺下，由兩名弟子抬着上路。

以松陽子爲首的一行人也就繼續上路，不過在行列中多了丁少秋和李飛虹二人。

松雲子對丁少秋毫不費力的擊敗古靈子、鄢茂元二人，心中甚是驚詫，但看大師兄臉上竟然沒有絲毫異色，好像早就知道內情，幾次要待開口向大師兄詢問，因有李飛虹和丁少秋跟在自己身後，不便問出口來。

松陽子問道：「少秋，你和李少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回師父，這話說起來可長着呢！」丁少秋接着就從自己找上丁家莊說起，一直說到自己被古靈子所擒，昨晚由李飛虹替自己起下透骨針，一同到小廟歇足，聽到古靈子和鄢茂元勾結，覬覦風雷寶笈，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把池秋鳳餵自己吃飯一節略過不提。

他口中雖然沒說出來，但一想起當時情景，池秋鳳的嬌羞笑容，就在面前浮起，心頭有着說不出的漣漪！

李飛虹和他並肩走着，忍不住偏頭問道：「丁兄，你心裡在想着什麼？」

「啊……」丁少秋忙道：「沒有，沒想什麼……」

李飛虹披披咀道：「我看得出來。」

丁少秋急得脹紅了臉，說道：「我眞的沒想什麼。」

李飛虹點起腳尖，附着他耳朵，悄聲說道：「你是不是在想那個紅衣姑娘？她長得不錯呀！」

丁少秋被他說到心裡去了，臉上更紅，壓低聲音道：「你才想她呢！」

中午時光，趕到玉皇殿。玉皇殿主持松風子和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丁老爺子南屏早已得到信息，一起迎了出來。

松陽子朝邵、丁二人稽首道：「兩位老施主怎的和貧道也客氣起來了？」

邵南山道：「兄弟聽說道兄在路上遇上勁敵，松雪道兄還負了傷，那就快把他抬進去。」

丁少秋走上前，口中叫了聲：「爺爺。」

丁老爺子沉哼道：「你出去也不和爺爺說一聲，害得大家爲了找你，一個晚上，四處出動，到這時候，還有好幾個人還沒回來，你說，你到那裡去了？」

丁少秋從小到大，從沒看到爺爺如此疾言厲色過，心頭一怕，不由說不出話來。

白鶴觀主忙道：「丁老施主莫要責怪少秋了，少秋是遇上歹人被擄了去……」

丁老爺子矍然道：「是道兄把他救下來的嗎？」

「哈哈！」松陽子大笑一聲道：「今天早晨是徒兒救了師父。」

丁老爺子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松風子道：「丁老施主，請觀主到裡面再說吧！」

邵南山笑道：「對了，咱們是迎接松陽道兄來的，師弟攔着他問個沒完，要他站在這裡說嗎？二位道兄快到裡面待茶。」

丁老爺子失笑道：「兄弟失禮，二位道兄請。」

這時四名白鶴觀弟子抬着松雪子，早有玉皇殿的道士接應，先行往裡行去。

松陽子、松雲子兩人也由邵南山、丁老爺子和松風子的陪同，進入第二進東院。這裡已劃爲各大門派貴賓休息之所，連同後面二十幾間房舍，則爲貴賓的住所。

這時大家剛走進院門，就聽到大客廳中傳來高聲談笑。

松陽子道：「各位施主大概都到齊了，貧道忝爲主人，却遲到了。」

邵南山道：「離大會還有兩天，怎能算遲到呢？」

說話之時，已經行近廳門，這就抬抬手道：「道兄請。」

松陽子腳下一停，說道：「貧道是這裡的主人，怎好走在前面，二位老施主先請才是。」

大家站在門口，互相推讓，誰也不肯走在前面。

只聽一個破竹似的聲音大笑道：「瞧你們婆婆媽媽的，乾脆就站在外面，不用進來了。」

「哈哈！」松陽子笑道：「二位老施主，這說話的準是白大施主無疑，咱們偏不讓他笑着了。」

當先舉步走了進去。

謝傳忠大笑道：「道兄還是被白化子激進來了！」

廳上衆人也在此時，紛紛圍了上來，和松陽子互相寒暄，才各自落坐。

丁少秋走上前去，跟大家一一見禮。

萬天聲一把拉着丁少秋的手，問道：「小兄弟，你昨天去了那裡？把令祖和邵掌門人急得派人四出去找……」

李飛虹却獨自走到丐幫南昌分舵主蒼鷹白仰高面前，含笑說道：「白前輩，你好。」

白仰高目光一注，奇道：「少俠認識老化子？」

李飛虹笑了笑道：「晚輩如果不認識前輩，會走過來先和你老打招呼嗎？」

白仰高哦了一聲，問道：「少俠……」

李飛虹含笑道：「晚輩李飛虹……」

白仰高還是想不起來，口中沉吟道：「李……飛虹……」

李飛虹低笑道：「前輩眞是健忘，晚輩小時候，前輩還抱過我，我最喜歡拔前輩的鬍子……」

白仰高雙目精光陡射，注視着李飛虹道：「你……」

（未完・九）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浪子劉三取出聖旨交與天香公主，待她遣人到大漠去迎接驍騎將軍劉文龍回國；谷大用奉其乾爹劉瑾之命邀約宴請劉三，席間還有九州一霸司徒鰲，爲求拉攏劉三的第三勢力，不惜在酒菜中撒下五毒叟黃泉配製的軟骨散，由於毒性特別，延請名醫診治均無效，側聞回春堂的一帖大夫對治療奇難雜症甚有心得，遂前往求診，經多番刁難下，始知此人正是上官鰲的師父五毒叟黃泉，衆人皆苦無對策，但又不能屈服在這些閹官和惡賊的手裏，難道眼看着浪子就此死去？此時風塵俠隱張子樵疾掠而至，由於他與七寸婆婆冷如冰及五毒叟三人互有淵源，遂……

神奇乾坤指

劉三確知，石磊已將消息巧妙的傳達給當事人。

可是，許久，許久，却始終沒見到半匹狼。

直至近午時分，山下鐵牛傳來訊號，始知有人上山來了。

接着，半山腰上的鹵蛋也打出手勢，來人共是兩個。

好快，片刻之後，來人已出現在劉三、冬冬的視綫之內。

果不其然，正是杜少秋與上官瑜，亢自朝小廟奔來。

杜少秋的手裏提着一個籃子，籃子裏放着三牲及香紙。

二人的神色皆顯得有些慌張，進得廟來，將三牲供奉在冬冬被強暴的那個地方，點燃了六柱香，一人三柱，捧着香，開始膜拜。

態度甚是虔誠，口中還唸唸有詞，可借多數含混不清，聽不眞切，冬冬和劉三僅能聽到一些片段。

智鬥兩惡霸

只聽杜少秋惶聲道：「冬冬，事情已經發生，望勿冤魂不散，請安息吧！」

上官瑜接口說道：「佟玲，對妳來說，這是個傷心的地方，切勿留連不去，請速投胎轉世去吧，預祝妳二十年後找到一個如意郞君。」

禱告完畢後，將香插好，便即開始燒紙。

驀然，廟後吹來一陣陰風，燃燒中的冥紙火苗猛往二人身上撲。

隨着這一陣陰風，出現一位全身一色白衣，披頭散髮的女鬼。

光天化日之下，當然不可能有鬼，是冬冬裝的。

但是，上官瑜與杜少秋不明就裏，心裏又有鬼，却嚇得面無人色，驚惶萬狀的彈身暴退三尺，同聲道：「妳——妳——妳是什麼人？」

冬冬的話陰森、緩慢而又充滿鬼氣：「我不是人，是鬼，一個曾經被人強暴姦污的女鬼！」

上官瑜心裏發毛，頭皮發炸，鼓足勇氣道：「妳是誰？」

冬冬幽幽的道：「我在陽世的名字叫佟玲。」

杜少秋雙腿發軟，聲音抖顫得很厲害：「佟姑娘，妳既已身故，何不及早去投胎轉世，來這裏做什麼？」

冬冬道：「來討債索仇。」

上官瑜道：「請問姑娘找誰討債？找誰索仇？」

佟玲伸出一隻長着五寸長指甲的手，指着他們二人道：「就是你們這兩個沒有人性，禽獸不如的色狼。」

杜少秋矢口否認道：「不！不！那件事絕對不是我們幹的。」

冬冬道：「放屁，假如不是你們幹的，爲何會來燒紙贖罪？」

上官瑜強辯道：「聽說此地鬧鬼，我們是來做善事安魂的。」

冬冬怒道：「哼，巧言詭辯，言不由衷，既然不是你們幹的，怎知在此出現的女鬼是本姑娘？」

杜少秋道：「當初妳在此被人強姦的事，家曉戶喻，盡人皆知。」

上官瑜道：「本少爺想起來了，強暴妳的人不是那個無賴浪子劉三嗎，請勿冤枉好人。」

二人邊說着，邊往後退，意欲拔腿開溜。

不幸，爲時已晚，大門早被一個無頭男鬼堵住。

無頭男鬼的扮相甚是高大魁梧，浪子劉三縮在裏面，聞言斥責道：「住口，少胡拉八扯，這事與劉三毫無關係。」

一個沒有頭的龐然大物會說話，駭得二人魂飛天外，面如土色，杜少秋哆嗦不止的道：「你是那裏來的孤魂野鬼？」

劉三陰惻惻的冷笑道：「區區在下我，正是那個無賴浪子劉三，彼此老朋友了，雖然陰陽阻隔，咱家的聲音該還聽得出來吧？」

上官瑜吃驚道：「劉三，你怎麽沒有頭？」

浪子劉三道：「上官兄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家的腦袋早已經在斷頭台上被人砍掉。」

杜少秋道：「劉三，你不去轉世投胎，跑來陽間作甚？」

劉三道：「奉了閻王之命，咱家是來查案子的。」

上官瑜道：「查什麽案子？」

劉三正經八百的道：「冬冬被人強暴，小鬼們辦事不力，一個小鬼說是上官兄幹的，另一個小鬼則說是杜少秋的傑作，在森羅殿上吵鬧不休，閻王爺因爲資料不全，無法結案，所以特派咱家前來查證辦理。」

杜少秋的眼珠子骨碌碌的一轉，道：「劉三哥，你的意思是說，在閻王爺的檔案裏，只有一名被告？」

劉三道：「是呀，只有一名被告，另一人無罪，但必須查清楚才行。」

上官瑜的眸光閃爍不定的道：「如果查不明白怎麽辦？」

劉三故意嚇唬人：「那就慘啦，不管有罪無罪，閻王爺會派牛頭馬面來一起拿你們去上刀山，下油鍋，打入十九層地獄，永遠不得超生！」

杜少秋的反應好快，指着上官瑜道：「是他！是他！」

上官瑜立即以牙還牙，指着杜少秋道：「是他！是他！」

劉三罵道：「媽的，你們眞會推，到底是誰？可是親眼目睹？」

杜少秋道：「當時小弟也在現場，就是在這裏，親眼目睹上官師兄強暴了佟玲姑娘。」

上官瑜道：「不錯，當時本少爺也在這裏，但強暴冬冬的確是杜師弟，却不是我。」

生死關頭，互推責任，當着男鬼女鬼的面，上官瑜和杜少秋大吵大鬧起來。

從他們的吵鬧中，不打自招，強姦冬冬的人，他們兩個都有份，上官瑜拔了頭籌，杜少秋接力再上，而且還是奉了上官嵩之命行事，目的無它，是誤以爲石磊愛上了佟玲，爲防石頭背叛師們，同時藉此羞辱司徒鰲，故而出此下策。

眞相已明，沒有再裝神扮鬼的必要，劉三與佟玲立即恢復了本來面貌。

鐵牛、鹵蛋、天香公主等人也一湧而入，將杜少秋、上官瑜團團圍住。

「殺！」

「殺！」

命令是劉三與冬冬同時下達的，八個人一齊上，亂拳齊出，亂刀齊舞，何消盞茶工夫，兩頭罪有應得的色狼便告嗚呼哀哉，同時結伴上了西天，被丟下山澗去餵野狗。

積壓已久的奇仇大恨，總算得以報雪，冬冬顯得十分激動，香香慰勉有加，一直緊跟在她身邊，待情緒稍稍平復後，佟玲握着天香公主的手，很有感情的說：「香香，謝謝妳，眞的，希望妳能好好的照顧三哥，他現在是小侯爺，你們是很合襯的。」

這話顯然另有弦外之音，冬冬早已下定決心，一旦大仇得報，便要落髮爲尼，常伴古佛青燈，香香竟然沒聽出來，道：「冬冬姐，快別這樣說，今後我們都是一家人，妳爲大，我爲小，共事一夫。」

劉三却聽出來了，道：「香香，且先別以小侯爺的細姨自居，咱家要不要妳，尚在未定之天，我且問妳，妳是忠於韃靼王國，還是忠於大明皇朝？」

天香公主的答覆很得體：「本番婆希望兩國和好，永無刀兵，忠於我自已的丈夫。」

浪子劉三道：「好，很好，但妳要攪清楚，現在只是咱家的未婚妻的身份，想要升級做小老婆，必須要做到一件事。」

樹不開花道：「那一件事？」

劉三以異常鄭重的語氣道：「緊盯着冬冬，寸步不離，不論吃、喝、拉、撒、睡都不准離開她，待咱家打垮司徒鰲，擊敗上官嵩，將這兩股惡勢力徹底消滅後，咱們三個人再一起拜堂成親，倘若沒有盡到責任，被她溜走當尼姑，咱們的婚事就吹了，妳準備回大漠喝奶茶去吧。」

香香這時始恍然大悟，緊緊的拉住冬冬，道：「放心，我們主僕三個人看一個冬冬姐，保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長了

翅膀也飛不走。」

鹵蛋也在一旁帮腔，嘻皮笑臉的對傻妞、呆妹二人道：「你們兩個也要特別當心啊，若是跑了冬冬，走了香香，咱們的事也完蛋了，只有兩地相思，休想共枕而眠。」

×　×　×

在山下，以前鏢車被刦的那條馬路上，遇見一個人。

是一個陌生人，形色甚是匆忙，正迎面奔來。

但劉三却覺得有幾分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可惜一時想不起來。

來人已近在眼前，臉色驟然一變，猛地垂下了頭，擦肩而過，奔向北方。

不一時，從南方又奔來一人，劉三見是好友石磊，忙招呼大家停下來，待他來至切近時，立道：「石頭，你怎麽也來啦，不怕上官嵩犯疑？」

石磊歎息一聲，道：「實不相瞞，上官世家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心寒，小弟决心離開他們，是來投奔三哥的，順便看一看這邊的情形，上官瑜、杜少秋來了沒有？」

冬冬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道：「石頭，我能夠報此大仇，完全是你的功勞，眞不知道該如何謝你才好。」

石磊淡淡一笑，道：「冬冬，大家都是好朋友，謝什麽，而且，這兩個傢伙風流成性，不知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早就該死啦。」

浪子劉三道：「石頭，自家弟兄，說什麽投奔的話，今後，咱家的家就是你的家，指揮中心，武威侯府，隨便你住在那兒。」

石磊朝北方望一望，道：「剛才可曾發現一個中年男子從此經過？」

小猴子道：「有，剛過去不久。」

石磊道：「三哥，你是否覺得此人很面善？」

劉三一怔，道：「似曾相識。」

石磊振振有詞的道：「我也有此同感，所以一路追下來，覺得很像是鏢車被刦的那天，那個故意傳送錯誤消息，誤指冬冬被人囚禁在鏢車內，以致發生毆鬥，導致咱們被捕下獄，差點還被砍掉腦袋的傢伙。」

一語提醒夢中人，浪子劉三大叫一聲，道：「對，沒錯，咱家想起來了，就是他！」

猛一轉身，向北望去，那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事情至關緊要，亦復急如燃眉，劉三根本沒有時間多作計議，當即一馬當先追下去。

將輕功施展至極限，追追復追追，頓飯工夫之後，終於發現敵踪，那人已改變方向，轉往西邊。

西邊地勢甚為開闊，一眼望去，盡是農田農舍，那人又相當精明，至今仍不時回頭張望。

為了謹慎起見，劉三沒敢大意，僅與石磊結伴追去，其餘的人則留在後面，叫他們俟機而行。

利用地形地物，利用樹木房舍，始終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也始終沒被那人發現。

終於，那人走進一座農舍去。

農舍只有三間，一旁有一棟較大的糧倉，糟糕，由於距離稍遠，他們並未看清楚那人是進了農舍或糧倉？

正感不知如何是好，農舍的門打開了，那人入而復出，手裏提着一串鑰匙，向糧倉行去。

快！如風似電！

準！百發百中！

那人僅僅感覺到身後有異，還沒有弄清楚發生何事，已被劉三以「隔空打穴」的手法，將他的「痲穴」制住，泥塑木雕般呆呆的僵在那裏不動了。

石磊跨步而上，冷厲的聲音道：「朋友，久違了，還認識我們嗎？」

那人怒視着劉三、石磊，堅決否認：「不認識！」

劉三冷哼一聲，道：「你不認識咱家，咱家可認識你，我問你，為何要故意傳送錯誤的消息害人？」

那人依舊不肯認帳：「你我素不相識，從來沒有傳送任何消息給兩位。」

天香公主等人已到，鹵蛋一上來就拍！拍！賞了他兩個耳光子，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不想皮肉受苦，就實話實說，俺鹵蛋有個小嗜好，『整人為快樂之本』，你最好不要自尋煩惱。」

那人還是不肯招認，乾脆閉口不言。

鹵蛋拔出一把七首來，正要動手，劉三道：「先別理他，咱們搜，搜完之後再作計較。」

先搜農舍，屋裏陳設簡單，一床、一椅、一桌，有刀有劍，却沒有農具，根本不像是莊稼人的家。

再奪過鑰匙，打開糧倉，倉庫兩旁皆堆滿了糧包。

冬冬道：「翻開糧包看看，裏面說不定有名堂。」

果然，七八個人爭着搬，搬不到一半便露出馬脚來。

原來，在糧包的裏面，正隱藏着一輛車。

不是普通的車，是鏢車。

就是當初劉三和石磊為尋冬冬所見的那一輛。

打開一看，裏面的金銀財寶幾乎仍原封未動。

浪子劉三好不興奮，一樁撲朔迷離的刦案，至此總算水落石出，快步衝至那人面前，吼道：「你娘，鐵證如山，你現在還有什麽話說？誰是主謀？你的同夥在那裏？」

那人牙關緊咬，依然不肯開腔。

不禁惹火了鹵蛋，白刀子上，紅刀子下，當場割下他的左耳來，血雨噴洒中，痛得那人鬼叫不止。

有樣學樣，鐵牛也想快樂一下，亮出一把短刀來，道：「你再不招供，下一個目標是眼睛，接下來便是鼻子、舌頭、四肢、五臟！」

可不是空言唬人，刀尖已經架在他的眼角邊。

人是皮肉做的，不怕死是吹牛說大話，那人睹此情狀，骨頭再硬也不敢再充英雄，惶恐的道：「我說，我說，主謀人是

司徒鰲，同夥都是他的手下親信。」

劉三望了冬冬一眼，事情眞的被她料中，道：「你又是誰？與司徒鰲是何關係，這農舍是什麽人的產業？」

那人道：「我叫趙大，這是我的家，是司徒鰲一位親信的朋友，被他們臨時僱用，同時也租用我的糧倉，作為藏鏢車之用。」

小猴子道：「怪事，滿車的金銀寶貝，怎會原封未動？」

趙大說道：「據我所知，司徒鰲派人刦鏢的主要原因，並非為了錢財，而是想打擊上官世家，同時藉此陷害劉公子與石少爺，以徹底斷絕跟他的女弟子佟玲的來往。」

想不到，眞想不到，劉三、冬冬、石頭三人的交往，會掀起這麽大的風波來，上官嵩、司徒鰲的心也未免太狠毒了，三人相顧愕然，皆唏噓不已。

大家經過一番計議後决定，饒趙大不死，給他一條自新之路，並且也是一個絕佳的證人，足令司徒鰲百口莫辯，此處由石磊帶領一部份弟兄駐守，一切暫且保持原狀，待大局底定後，再行處理。

×　×　×

當日，天還沒有黑，劉三便返回武威侯府。

而他的老爹，驍騎將軍劉文龍，新上任的武威侯，早在午前就回到了自己的家，正在和風塵俠隱張子樵談天說地。

「爹！」

劉三眼尖，一見老父已返，喜不自勝，三步併作兩步走，衝上去便將武威侯劉文龍緊緊抱住。

此刻的劉文龍，長髮早已剪去，衣服也很體面，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大漠牧羊時的落魄相已一掃而去。

父子二人溫存片刻，寒暄數語後，劉文龍感慨萬千的道：「為父的這一次能重見天日，完全是張大叔與文儀公主所賜，但出力最大，帮忙最多的則是天香公主，我兒可要善待人家。」

浪子劉三接着道：「這事孩兒早有安排，勿須老爸操心，咱家已決定娶她作小老婆。」

劉文龍楞了一下，道：「孩子，人家貴為公主，怎可屈居小星，這——」

浪子接口道：「這沒有什麽，是香香心甘情願的，誰叫她動作慢，落在人後，在她的前面還有個冬冬呢，這些事相信老頭已經——」

劉文龍神色一變，打斷他的話，道：「三兒，風塵俠隱為父的都要尊稱他一聲張大叔，你怎麽可以叫老頭，這太不像話了。」

風塵俠隱張子樵笑呵呵的道：「文龍，沒有關係，隨他叫，說眞格的，我還眞喜歡聽他叫老頭，很親切，也很自然，無拘無束。」

劉文龍不以為然，道：「可是，長幼有序，尊卑有別，輩份還是不能亂。」

張子樵道：「亂了，已經亂了。你是我的侄兒，小子應該是徒孫才對，現在却是徒弟，你說亂不亂？」

劉文龍道：「可以馬上改過來，叫三兒稱你老人家為師祖。」

風塵俠隱道：「不成，不成，如此一來，跟司徒鰲、上官嵩的這一架就打不起來了，咱們三個人的這一輩糊塗帳還是分開來算比較好，不要扯在一起。」

事實如此，劉文龍也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只好默認，閉口沒再言語。

張子樵又道：「文龍賢侄，你也不必為香香抱屈，小子決心要娶冬冬，實在偉大，一定會名垂『情』史，天香公主沒落到第三第四，已是千幸萬幸了。」

武威侯劉文龍愕然道：「莫非這孩子情孽深重，還另有紅粉知己！」

風塵俠隱妙語如珠的道：「然也，然也，小子風度翩翩，魅力十足，不知迷死了多少妞兒，上官小雲死追活追不算，文儀公主也差點掉進來。」

劉文龍吃驚道：「什麽？連文儀公主也——」

張子樵頷首道：「好在事情已成過去，公主不忍傷害冬冬和香香，已懸崖勒馬，鳴金收兵。」

浪子劉三道：「爹，失陪，我要去練功啦，再不走，老頭準會發火罵人。」

劉文龍取出一個羊脂玉瓶來，交給劉三，道：「好，你去吧，要加倍努力，不要辜負了張大叔的一片苦心厚望，為父的這兒還有半瓶靈丹妙藥，或可再增加你十年以上的功力。」

浪子放步欲去，張老頭忽然說道：「算啦，今晚繼續放假，你們父子重逢，理當慶祝慶祝，咱們上館子，到五福樓去為你爹接風，順便將冬冬、香香、以及那一羣小兔崽子也叫來，讓你爹見一見你的朋友，以及未來的兒媳婦。」

劉三高興的跳了起來，道：「好啊，咱家舉雙手贊成。」

立與老爸劉文龍、風塵俠隱張子樵離開武威侯府。

×　×　×

五福樓。

龍鳳廳。

人數雖不多，氣氛却非常融洽熱烈，鹵蛋、鐵牛、小猴子、傻妞、呆妹、香香、冬冬都到了，加上張老頭，劉文龍，劉三，正好十個人，大家圍成一桌，就好像一家人似的，頻頻為浪子劉三父子的團聚舉杯祝福。

最高興的是鹵蛋，一面大口大口的喝酒，一面大談在漠北劉三父子相見時的情景，鐵牛、小猴子受到感染，也放浪形骸，開懷暢飲，大有不醉不休之勢，將接風宴裝點的妙趣橫生，多彩多姿。

傻妞、呆妹二人同樣興高采烈，樂不可支，不時與三個小男生作拌嘴與逗耍的遊戲。

冬冬與香香的情形則大異其趣，在未來的公公面前，顯得甚是拘謹、窘迫、渾身的不自在。

不過，儘管如此，香香還是沒有放鬆監視冬冬的責任，二人緊緊的靠在一塊，一起吃，一起喝，連方便也一起去，形影不離，儼然一對楚楚可人的姐妹花，看來冬冬縱然脅生雙翅，也飛不出香香的手掌心，從另一個角度看，將來二女共事一夫，想必也一定會和睦相好，不會有「房事」之爭。

浪子劉三眞絕，臉皮也眞厚，忽然站起身來，舉着一杯酒，對冬冬、香香道：「喂，兩位老婆，咱們共同來敬老爸一杯酒，歡迎他老人家重返故里。」

冬冬、香香早已羞紅了臉，還沒有過門就叫老婆，但當着大家的面，這一杯酒又不能不敬，只好羞答答的起身舉杯，敬酒如儀。

引發了鹵蛋的靈感，這小子的臉皮比城牆還厚，還不曾行禮，便認劉文龍作乾爹，道：「來，傻妞、呆妹，咱們也來敬乾爹一杯，祝乾爹早日抱親孫子，抱乾孫子。」

敬完了劉文龍，接着又敬張子樵，由於劉三、鹵蛋的笑鬧，更加增添了無限歡樂。

酒宴進行一半，龍鳳廳又來了數位嘉賓，丐帮帮主神丐唐威，殘七、醉丐、楚雲、小叮噹等人，已結束三龍寨的協訓工作返京，聞訊趕來五福樓。

無巧不巧，常勝將軍徐良，與副將張軍、李彪，入京謁見文儀公主，聽說劉三在此設宴，爲老父洗塵，也與朱雅蘭同來道賀。

這一來，劉三可樂了，乾脆命人將八臂神捕王鐵漢、大小通吃卜再來、九千歲冷九、飛毛腿燕青、烏面龍黑貴、頭目王平等人也一併請過來，撤走舊席，重開五桌。

雖非事先刻意安排，却已造成旣成的事實，經過一番敬酒、祝福、禮讚後，接風洗塵之宴，自然而然的變成軍事會議，趁此第三勢力的精英幾乎已齊聚一堂的機會，在文儀公主朱雅蘭與浪子劉三的共同主持下，開始討論如何利用天壇三雄決戰，兩股惡勢力蠢蠢欲動的時機，部署重兵，調遣江湖高手，一舉將他們擊潰的君國大事。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於透徹瞭解了劉瑾、司徒鰲與胡來、上官嵩的動態後，立即決定若干相對的應變措施。

這時，浪子劉三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指着天香公主道：「香香，咱家想問妳一句話，希望妳實話實說，但是妳也有拒絕的權利，畢竟妳是韃靼國的公主，咱家無權要求妳做一個叛國的人。」

這個話題太嚴肅，立即引起全場的注意，齊將眸光投注在天香公主一個人的身上。

樹不開花的囘答得體而又含混：「我希望忠於自己的丈夫，更希望兩國和平相處，不要讓我做一個不孝的女兒。」

文儀公主朱雅蘭對她這幾句話頗爲賞識，一本正經的道：「香香，我願意以大明公主的身份，向妳保證，只要韃靼不再興兵犯境，我朝願與貴國和睦相處，相互尊重。」

天香公主道：「有公主這句話本番婆就放心了，可以囘答任何問題。」

浪子劉三道：「現在，咱家只想問妳一件事，那個曾在此地跟我接頭的情報頭子是誰？」

香香不假思索的道：「是魏彬。」

八臂神捕王鐵漢大吃一驚，道：「魏彬魏太監是劉瑾身邊的第一號大紅人，會是一個頭號大間諜！」

天香公主道：「魏彬實乃我韃靼子民，從小在內地長大，淨身後由劉瑾引進宮內，倚爲左右手。」

常勝將軍徐良道：「這樣說來，那劉瑾必與韃靼有所勾結？」

香香毫不諱言的道：「這是不爭的事實。」

浪子劉三咬着牙齒說：「好，這一下子這個閹賊是死定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

鹵蛋却頗爲不快，道：「番婆嫂子，妳太不够意思啦，旣然和姓劉的有交情，老大中毒垂危之時，爲何不向閹賊加一點外交壓力？」

天香公主急辯道：「事急時本番婆曾夜訪劉瑾，可惱他決心要吞併第三勢力，不肯賣帳。」

鐵牛詭笑道：「赫！原來妳也很賊嗎，跟我們老大正好門當戶對。」

引得大家一陣哄堂大笑。

大笑聲中，劉三將再來賭坊的房地契取出來，還給卜再來，笑道：「卜大俠，眞對不起，爲了使第三勢力有一個立足點，強佔了再來賭坊，現在物歸原主，也免得咱家不幸在天壇失利，抱憾終身。」

大小通吃卜再來堅不肯受，道：「賭坊是小侯爺憑本事贏去的，並非強佔，卜某——」

劉三截口道：「娘哩，十賭九詐，什麼狗屁本事，是詐術！」

不再給卜再來開口的機會，逕又對九千歲冷九道：「咱家也要向九爺說一聲抱歉。」

冷九正容道：「不必說抱歉，冷某已經摸透了你的底，也已經原諒了你，死心塌地的甘願爲你劉三爺跑腿賣命。」

「你曉得咱家是浪子劉三本人，不是絲綢大王劉二？」

「冷某還知道，當初假扮強盜，搶刼古董的人，就是你們這一夥。」

「九爺，你眞了不起，是一個人物，這些事九爺是何時查明的？」

「就在小侯爺遠去大漠期間。」

「恨不恨咱家？」

九千歲冷九望了文儀公主朱雅蘭一眼，朗聲道：「奸賊當道，狼烟遍地，能爲朝廷盡一分力量，是我冷九的榮幸，小侯爺所以會出以詐術，實乃冷某做人失敗的結果，何恨之有。」

劉三聽他這樣一說，心裏甚覺欣慰，而酒宴與會議也已接近尾聲，風塵俠隱張子樵起身道：「好啦，小子，咱們該起駕囘宮練功去了。」

浪子劉三聳一下雙肩，作苦笑狀，對驍騎將軍劉文龍道：「老爸，我看你老人家也不必囘家了，就留在指揮中心，與唐帮主共同運籌帷幄，主持大局，免得眼見孩兒受人虐待，傷心落淚，或者是咱們父子多說了幾句話兒，影響了練功的進度，惹老頭生氣。」

話雖不雅，此乃本性使然，詼諧之中却已作了重大的安排，將調兵遣將的重責大任交付給老父與神丐唐威，同時風塵俠隱張子樵要求之嚴格，自已練功之辛苦，亦被他一語道破。

× × ×

終於，司徒鰲、上官嵩、浪子劉三決戰的日子到了。

這是一件轟動武林，震驚朝野的大事，一大早，天壇的四週便擠滿了圍觀的人羣。

決戰的地點選在祈年殿，祈年殿的週遭搭起三座鼎足而立的看台，係專爲三派首腦觀戰而建。

風塵俠隱張子樵、浪子劉三、鹵蛋、鐵牛、小猴子、冬冬、香香等人到得最早，已依序入座。

不久，七寸婆婆冷如冰、上官嵩、上官小雲、太師胡鶴圖等浩浩蕩蕩的一大羣人也到達現場，落坐在左面看台上！

接着，五毒叟黃泉、太監劉瑾、司徒鰲那一夥人亦接踵而至，前擁後呼，聲勢浩大，數目也眞不少，坐到右面看台上去了。

九門提督胡風來到。

谷大用、馬永成未來！

驍騎將軍劉文龍、神丐唐威、九千歲冷九、大小通吃卜再來、八臂神捕王鐵漢等人也沒見他們的踪影。

毫無疑問，他們另有公幹。

都在天壇外面，甚至更遠。

或則坐鎭指揮，發號施令。

或則進行封鎖，阻絕異己。

或則設下埋伏，待機而動。

或則揮兵他去，另有所圖！

總之，外面的情況比裏面更險惡，更緊張，殺機重重，危機重重，三股勢力皆傾巢而出，不論祈年殿上的輸贏如何，俱已下定決心，要決一死戰。

此刻，風塵俠張子樵、七寸婆婆冷如冰，五毒叟黃泉，正在場中爲如何比鬥的事爭得面紅耳赤。

九州一霸司徒鰲、八荒神君上官嵩，以及浪子劉三，是晚輩的身份，只有在一旁敲邊鼓帮腔的份兒。

七寸婆婆冷如冰掃了張子樵和黃泉一眼，道：「老鬼，老毒物，你們說，怎麼比，怎麼鬥？」

五毒叟黃泉嘿嘿冷笑一聲，道：「不管怎麼比鬥，一定要分一個勝負死生的結果出來，不能再往事重演，像咱們三個老傢伙一樣，爭了幾十年，快要進棺材了，依然難分高下。」

風塵俠隱張子樵道：「問題是他們有三個人，不是雙雄對決，必須有一套規則，方可分一個勝負死生的結果出來。」

黃泉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定什麼規則，反正勝者生，敗者亡，不死不休，讓他們打混仗好啦。」

七寸婆婆啐道：「老糊塗，咱們所以始終相持不下，就是因爲沒有一套規則，打混戰的結果。」

黃泉冷笑道：「老太婆，有屁快放，妳有何法子就說出來，別吊胃口。」

冷如冰道：「依我老婆子的意思，可叫他們三人中的兩個先鬥，另一人算是種子選手，先在一旁觀戰，待分出勝負後再與勝者決一死生。」

黃泉冷言冷語的道：「亂七八糟的什麼玩意兒，誰該當種子選手？誰又該當粽子選手？」

七寸婆婆冷如冰又道：「自然是抽籤決定。」

張子樵道：「不好，這樣有失公平原則。」

冷如冰不悅道：「老匹夫，你是不是吃錯藥了，抽籤還會不公平？」

風塵俠隱解釋道：「抽籤當然公平，但不公平的是二人拚死拚活，一人以逸待勞。」

五毒叟馬上大呼小叫道：「對對對，老鬼今天總算說了一句人話，以逸待勞的人自然勝面較大，勝之不武，並不表示他是眞正的強者。」

這話言之成理，老太婆亦有此同感，也不再堅持己見，隨卽問道：「那你們兩個老不死的認爲應該怎麼砍，怎麼殺才算合理？」

老太婆這一問可把黃泉、張老頭給問住了，二人相視愕然，都沒有事先想好的腹案。

浪子劉三嘻皮笑臉的道：「笨啊，笨啊，還不是普通的笨，而是特級老笨蛋，小事一樁就把你們給難倒了，丟臉啊，漏氣啊！」

七寸婆婆大怒道：「臭小子，難不成你有公平合理的好法子？」

劉三大吹法螺道：「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沒有好法子，豈敢在魯班門前弄大斧，孔子門前賣文章。」

黃泉臉一沉，道：「乳臭未乾的雛兒．你狂得可以，畢竟有何妙法，且先說出來聽聽？」

劉三往祈年殿上一指，道：「簡單，簡單得要死，只要在祈年殿的頂尖上插一面旗子，讓我們三個人來搶就成啦。」

七寸婆婆道：「娃兒，今天是要玩命，爭天下第一之名，搶旗子來玩算什麼英雄好漢？」

劉三戲謔道：「老太婆，說妳笨，妳是愈來愈笨，三條狗搶一塊骨頭，都會咬得汪汪叫，滿街亂跑，三個人搶一面代表天下第一的旗子，會不玩命？會不拚死拚活？不將另外兩人打得稀里嘩啦，如何能弄到手？」

黃泉大點其頭道：「嗯，狂小子的話確有點道理，你的意思是說誰會奪得旗子，誰就是勝利者？」

浪子劉三道：「早，還早，這樣就算得到天下第一，怕不笑掉江湖好漢的大門牙才怪。」

八荒神君司徒鰲不耐煩的問道：「臭小子，別賣關子，如何才算是最後的勝利者？」

浪子劉三跺一下脚，道：「可在咱家的脚下，畫一個圈兒，奪得旗子的人，不但要能平安的離開祈年殿，還得安全的將旗子插在這個圈圈裏，如果咱家的判斷沒錯，這時候另二人不死，也已經丟了半條命。」

七寸婆婆道：「這個主意不賴，雖是大混戰，却有規則可循，誰也無法偷鷄摸狗。」

黃泉、張老頭、上官嵩、司徒鰲皆一致同意，於是，比鬥的辦法就此敲定。

現場多的是旗幟，很快便找到一面紅色小旗，五毒叟黃泉展露一手絕妙輕功，登上祈年殿，插在頂尖之上。

就在劉三的腳下，由七寸婆婆畫了一個小得只有三寸見方的圈圈。

諸事一畢，三老立即同聲宣佈，比鬥開始。

可是，司徒鰲、上官嵩與浪子劉三，都依舊卓立原地，動靜全無。

因爲，他們心裏明白，誰要是先發動，必會成爲另二人攻擊的目標。

相互瞪視一陣後，各自散開，開始在祈年殿的下面兜起圈子來。

猛可間，颼！颼！颼！三聲響，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從三個不同的方向，三人一齊彈身而起。

一樣的輕功絕妙，一樣的疾逾閃電，大家的眼皮子才只一眨，三人已翻身上了祈年殿。

腳下一點，借力再起，全速撲向小紅旗。

蓬！蓬！蓬！人尚未到，掌風已至，三股暗力猛一撞，前進的勢子齊皆一窒，落在小紅旗丈許之外。

天壇祈年殿是一棟有名的建築，圓型尖頂，形狀如傘，舖滿了滑不溜丟的琉璃瓦，波度又大，面積頗廣，一般人置身殿頂，別說攻守進退，就是立足都成問題。

三人乃高手中的高手，自然如履平地，進退自如，腳一落地，便又再度撲出。

都是撲向尖椎形的中心點，是以，距離越近，彼此的間隔也越小，司徒鰲與上官嵩冤家路窄，幾乎要撞在一起。

「滾！」

「滾！」

吼聲相同，動作相同，雙方短兵相接，就在小紅旗下方五尺許處大打出手。

旗鼓相當，勢均力敵，誰也不可能趕跑誰，却便宜了浪子劉三，就在司徒鰲、上官嵩捉對厮殺當中，劉三猛地一長身，一探手，立將小紅旗拔在手中。

溜啊，轉身就跑。

「找死！」

「把旗子留下來！」

上官嵩、司徒鰲的動作好快，那還顧得下跟對方爭強鬥勝，乍然一個大廻旋，立從兩翼兜過去，欲將劉三截下來。

登時，劉三處境大險，有變成夾心餅乾的可能，冬冬、香香、鹵蛋等人齊都爲他揑了一把冷汗，猛唸：「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實在多餘，劉三賊得很，豈會吃眼前虧，一見大勢不妙，忙將小紅旗一丟，暴退五尺。

這可好，小紅旗成了豬骨頭，狗咬狗，就在劉三的面前，司徒、上官二人又面對面的幹上了。

打得更兇猛，更慘烈，壓箱底的功夫都施出來，「玄冰掌」奇寒如冰，「烈陽掌」剛烈似火，一陰一陽，一冷一熱，祈年殿上一忽兒陰風慘慘，如身在北極冰天雪地之中，一忽兒又烈燄熊熊，若身在非洲大沙漠上，看得殿下之人驚心動魄，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劉三却一點不緊張，也不去搶那面小紅旗，雙手環抱胸前，作壁上觀。

靜觀少頃，索性退後數步，一屁股坐在尖椎形的殿頂上。

口中不停的嚷嚷道：「加油！加油！雙方加油！」

有時候甚至於還會比手劃腳的指揮作戰，指出雙方的虛實。

絕，眞絕，只有劉三這種玩世不恭的人才會做出這種事來。

高，眞高，也只有劉三這樣聰明的人才會施出這種高招。

二人拚鬥得好狠好快，沒多久百招已過，額頭皆現出了汗珠。

浪子劉三暗想：「嗯，序幕戰差不多是該結束的時候了。」

出其不意，猝然下手，先用腳一踢，將小紅旗踢飛出去，然後再彈身飛出，探手撈住，動作美得已達到藝術的境界。

「哼，偷雞的臭小子！」

「哼，摸狗的狂徒！」

司徒鰲、上官嵩不可能會坐視，吼聲中咬着劉三的尾巴追上來。

劉三沒有玩命，也不會逞強，賊眼一翻，拋出小紅旗，猛打「千斤墜」，率先飄落地面。

小紅旗却仍然留在空中飄呀飄。

二人互不相讓，各展所長，又在半空中展開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龍騰虎躍，雁飛鷹揚，眞不愧是一方霸主，武林豪雄的身份，就憑着一口眞氣，居然在半空中，拚鬥了數十合。

因受暗力激盪的影響，小紅旗依舊飄呀飄的，久久不下。

九州一霸司徒鰲好奸，乍然故意賣了一個破綻，誘八荒神君上官嵩長驅直入，却在半途中一個急轉身，撈住小紅旗，沉氣疾墜而下。

「老狗，納命來！」

上官嵩全力反撲，以頭下腳上之勢，雙掌齊出，貫頂下擊，其氣勢有如泰山壓頂。

單手難敵雙掌，上官嵩又是居高臨下，司徒鰲若是不放棄小紅旗，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死也會重傷。

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司徒鰲不得已只好扔掉小紅旗，與上官嵩放手一搏。

却使浪子劉三檢了一個現成的便宜，拾起小紅旗，拚命的向前跑。

「老大加油！」

「老大快跑！」

「媽的，快呀！快呀！」

「娘哩，跑呀！跑呀！」

鐵牛、鹵蛋、小猴子在看台上吶喊助威，狀似瘋狂。

然而，他快，上官嵩、司徒鰲的速度也不慢，眼看情勢轉變，馬上掉轉頭來猛追浪子劉三。

司徒鰲的「烈陽掌」火辣辣的好似大火燒身，上官嵩的「玄冰掌」冷冰冰的彷若冰雪覆體，劉三大叫一聲：「我的媽呀！」丟下小紅旗，一式「旱地拔葱」，飛上了天。

這就是劉三聰明的地方，否則，九州一霸與八荒神君一定會啣尾追來，不被燒成灰，也會凍成冰。

更聰明的是，眼見二人打得難分難解，乾脆忙裏偷閑，盤膝坐在七寸婆婆畫的那個圈圈上。

妙，此乃絕妙好計，且讓他們龍爭虎鬥，最後不管是誰奪得小紅旗，必然會來插在圈圈裏，屆時劉三便可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鹵蛋看在眼中，却不以爲然，滿腹不痛快的道：「哼，差勁，老是當配角，跑龍套。」

鐵牛也一臉不屑跟着的說道：「是嘛，丟人，還是改不了投機取巧，鬼頭鬼腦的毛病。」

連小猴子也表示不滿，道：「苦修的秘密武器是不是沒練成，也沒見他拿出來用？」

風塵俠隱張子樵斥道：「無知小兒，你們懂個屁，既是秘密武器，豈可隨便亂用，待時機成熟時，再猝施奇襲，方可一擊奏效，一戰成功。」

鹵蛋還是不服氣，道：「哼，俺就不信，坐在地上偷懶，好運就會從天上掉下來。」

張老頭罵道：「傻小子，這是最高的策略運用，劉伯溫的後代豈是凡夫俗子，等着瞧吧，好戲還在後頭。」

忽聞文儀公主朱雅蘭的聲音接口道：「不錯，這確是最高的策略運用，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壓軸好戲很快就會登場上演。」

話落人至，戴着一頂寬邊帽，覆以薄紗，有意掩住自己的面貌，落坐在張老頭身邊。

冬冬輕聲問道：「公主，外面的情況怎樣？」

文儀公主朱雅蘭望望香香、張子樵，小聲而又充滿喜悅的道：「很好，在劉將軍與唐帮主的親自指揮調度下，各地都有捷報傳來。」

風塵俠隱道：「最令人憂心的是皇上的安危，馬永成乃劉瑾的義子，萬一被他就近挾持，可是天大的麻煩。」

公主道：「好在九門提督胡風率兵猛攻谷大用，錦衣衛不敵，馬永成領禁軍去支援，丐帮的主力乘虛而入，已控制整個皇宮大內。」

天香公主道：「胡太師乃兵馬大元帥，倘若調派大軍入京，恐怕抵擋不住。」

朱雅蘭微笑道：「此事早有萬全的安排，徐將軍的五萬精兵已將京城對外的孔道全部封鎖，保證滴水不漏，蚊蚋難入，放心吧！」

小猴子道：「可是，司徒、上官二世家的主力，皆齊集在京，人數衆多，又身懷絕技，也不能忽視。」

文儀公主道：「這兩派的主力均部署在天壇外面，雄心勃勃，欲將異己之人一網打盡，目前三龍寨、翠雲山、冷九的手下，以及丐帮的一部份高手，在馬千里、吳氏兄弟、冷九、燕青等人的領導下，正在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會戰，而八臂神捕王鐵漢，則已將刑部的捕快全部動員起來，前去抄劉瑾、胡來的家。」

鐵牛、鹵蛋聞言大喜，齊聲道：「這樣我們就放心啦，等着看壓軸好戲吧！」

好戲已經登場。

但對劉三而言，却不是好兆頭。

上官嵩與司徒鰲大戰五百合後，勝負難分，誰也沒有搶到小紅旗，已看透了浪子劉三欲得漁人之利的陰謀詭計，忽然大徹大悟，改變了主意。

司徒鰲道：「上官老兒，咱們別上了臭小子的惡當，先合力解決了這個小雜種，然後再各憑本事，一決雌雄如何？」

上官嵩的想法與他完全相同，二人一拍即合，道：「好極了，就這麼辦，先宰掉這個臭小子，再定高下。」

即說即做，一點也不會拖泥帶水，分從左右兩側攻上去。

情勢急轉直下，戰火驟然升高，鐵牛、鹵蛋他們緊張得要死，浪子劉三也吃驚不小，呼地一躍而起，破口大罵道：「媽的，以老欺小，以多爲勝，你們還要不要臉！」

「殺！」

「殺！」

吼聲相同，行動一致，皆使足十成十的功力，決心要在一擊之下，就要浪子劉三在武林中除名。

乖乖，不得了，劉三左右受敵，身子一邊冷，一邊熱，眼看命若游絲，危在旦夕。

孰料，千鈞一髮之際，劉三疾展「移花接木」功，暴退三步，本是聯手的伙伴，突變爲拚命的敵人，司徒鰲和上官嵩不折不扣，硬碰硬的撞在一起。

一撞之力，非同小可，皆胸中血氣翻騰，蹬！蹬！蹬的各退十餘步，始將搖搖欲欲墜的身子穩住。

直氣得兩位大宗師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馬上改變策略，同聲吼了一聲，「納命來！」齊肩並步的從正面攻上去。

劉三等待的時刻已到，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將所有的功力全部集中在右手食指上，口中則嘻嘻笑道：「有胆就來，誰怕誰呀！」

二人更火更怒，已以排山倒海之勢攻到，急切間，劉三出手如電，一口氣連攻十二指。

太神，大奇，也太凌厲了，「乾坤指」果然不同凡響，一鳴驚人，像尖錐，似電鑽，錐透了「玄冰掌」，鑽透了「烈陽掌」，不但二人的手掌血肉模糊，還在他們的身上戳出六個血窟窿。

窟窿很深，透體而過，俱爲致命要害之處，慘嚎聲中，二人已仰面栽倒。

九州一霸司徒鰲微弱的聲音道：「小子，你用的是什麼功夫？」

浪子劉三昂首道：「是秘密武器。」

八荒神君上官嵩鼓足餘力道：「是什麼秘密武器？」

浪子劉三冷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去問閻王爺吧！」

拾起小紅旗，邁開大步，輕輕鬆鬆，從從容容的插在那個小圈圈裏，完成了他爭得天下第一的最後一個動作。

與此同時，九州一霸司徒鰲、八荒神君上官嵩，則已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結束他倆罪惡的一生。

決戰已經結束，鹵蛋、鐵牛等人大吼大叫，欣喜若狂，黃泉、劉瑾、冷如冰、胡鶴圖他們却不肯接受失敗的事實，一齊衝到場中來！

浪子劉三疾迎而上，指責劉瑾道：「老賊，你來的正好，得到報應的時辰已經到了。」

劉瑾環顧四週，發現全係第三勢力的人，心頭不由一怔，大聲吆喝道：「大用，永成何在？」

驍騎將軍劉文龍越衆而入，手裏提着兩顆血淋淋的人頭，道：「谷大用，馬永成在此，你的惡勢力已全部瓦解，準備受死吧！」

將人頭往地上一丟，果然是谷大用，馬永成項上之物，劉瑾打了一個冷顫，猶圖作最後的掙扎，道：「反啦，反啦，你們簡直要造反。」

文儀公主朱雅蘭脫下寬邊帽，義正詞嚴的道：「這不是造反，是勤王除惡！」

劉瑾大聲抗辯道：「老夫無罪，誰也不能把我怎麽樣。」

驍騎將軍劉文龍咬牙切齒的道：「殺我全家，就罪該萬死！」

劉瑾辯道：「此乃皇上旨意，與老夫無關。」

浪子劉三道：「你倒推得乾淨，通番叛國的事你又如何自圓其說？」

劉瑾斷然否認道：「老夫旣未通番，亦未叛國。」

召來天香公主，指明劉瑾身旁的一名太監，就是韃靼間諜魏彬，劉三聲色俱厲的道：「老賊，事到如今，你還有何話可說？」

劉瑾的臉色接連數變後道：「老夫乃是皇上身邊的人，誰也無權加害於我。」

浪子劉三探手入懷，亮出了御賜金牌，朗聲道：「咱家有御賜金牌在此，有先斬後奏之權，殺！」

他這兒殺字甫出口，老爹劉文龍手起刀落，「咔嚓」！一聲，劉瑾的人頭業已滾落在地。

神丐唐威也帶來了一顆人頭，是九門提督胡風的項上之物，劉三轉對太師胡鶴圖道：「老太師，有什麽遺言後事，最好速作交代。」

胡鶴圖早已嚇破了胆，面無人色，僅僅吐出來四個字：「老夫無罪！」

劉三臉一沉，怒喝道：「放屁，你結黨營私，擁兵自重，殘害忠良，排除異己，還說沒有罪？殺！」

這一次是劉三自己動手，再度展露了一手「乾坤指」，在胡鶴圖的眉心戳下一個血窟窿，當場腦漿噴溢而亡，血流如泉湧，死狀恐怖之極。

眼見大勢已去，五毒叟黃泉、七寸婆婆冷如冰，不知何時，已悄沒聲息的溜之大吉。

另外有一個人也溜了。

是冬冬。

因爲天香公主要前來指認間諜魏彬，傻妞、呆妹一個不留神，被她乘機不告而別。

所幸的是冬冬尚未去遠，芳踪仍在視綫之內，香香大叫一聲：「冬冬姐！」拔腿就追。

劉三的動作也不慢，緊追不捨，與香香僅數步之隔。

「唉！」

文儀公主朱雅蘭看在眼中，輕微但却幽怨的歎息了一聲。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破蛇陣嚴懲毒神　錯殺人願償性命

上文提要： 慕小寰和展雲龍私奔，急煞爲父母的慕清平、林淑華，二人下山找尋不遇，皇甫冷風誘他們回家，才發覺小寰闖禍，連自己也被困在莊院內，中了金手書生的牛尾芒，黑驢老人趕至，尅制了金手書生和皇甫一雄，父母女三人重聚。這時百毒神君闖入，將皇甫一雄毒死，又向黑驢老人施毒，盲劍客、展雲龍及時闖入格鬥……

百毒神君吃了一驚，道：「血鳥，血鳥！」

李二拐得意的大笑：「你有血蝎子，我有逐蛇的大血鳥，我們一物尅一物，看看誰的道行高……」他輕輕拍了血鳥一下，道：「大紅，你給他點顏色看……」

血鳥一現，蛇羣立時引起一陣騷動，那些凶惡的毒蛇如遇上煞星一樣，俱伏在地上不敢再動，一副可憐的樣子。

大血鳥呱地一聲大叫，長喙在蛇頭輕輕一點，那條蛇立時翻了一個身，露出白色的肚子，血鳥嘴喙在蛇腹上一啄，穿破蛇腹挑出一顆蛇胆嚥了下去，牠動作如風，不多時便連殘殺七八條，看得百毒神君既怒且驚。

白衣漢子長竿直敲，笛聲轉劇，可是羣蛇自見血鳥出現後，已經不聽指揮，貼在地上那敢再動。

唯有距離較遠的羣蛇，紛紛亡命的逃竄於草叢之間，剎那之間，蛇陣大亂，逃去已有大半。

百毒神君心中大怒，喝道：「李跛子，我跟你拚了！」

李二拐冷冷地道：「正好，我已在等着你了！」

百毒神君博老五目眥皆裂，怒笑道：「你等一會兒！」他轉首對那些白衣大漢，道：「撤去蛇陣，速回百毒門等我。」

這些白衣大漢子知道蛇陣已破，傷敵無望，吹奏起笛聲，長竿點着地面，那些蛇紛紛倒退，隨着這些白衣漢子消逝在黑夜之中。

血鳥尖銳的叫了一聲，振翅追了出去。

蛇陣一除，展雲龍和盲劍客不由長長吸了口氣，雙雙一躍身形，將百毒神君博老五困在中間。

博老五輕喝道：「滾開，我要和李二拐單獨一拚。」

展雲龍冷笑道：「沒那麼容易，李老前輩一代宗主，豈會和你一般見識……」

他一舒金魔神，輕輕顫起一道金光，道：「你只要贏得我手中兵刄，李老前輩自然會和你動手。」

博老五氣得跳起來，大叫道：「好呀，我博老五如果連你們兩個娃兒都鬥不過，也甭在江湖上混了——」他忿怒的低嘿一聲道：「納命來吧！」

他左右一揮，兩道勁風斜捲而出，這個手法怪異詭秘，展雲龍和盲劍客同時一愣，身形急飄，各自退了兩步。

盲劍客長劍一揮，道：「龍弟，千萬不要和他掌勁相接。」

博老五一掌揮出，自指尖上泛起三道七彩的艷光，他終生研創毒物，在隨意一個動作裏，都會發出足以致人於死的鉅毒來，這時他在急怒之下，居然展出輕易不放的「五玄迷霧」，妄想以本身之毒，將這兩個年青人毀在掌下。

展雲龍身形急飄，搶在逆風之處，大喝道：「博老五，你看看這是什麼？」

「咻——」博老五還在一怔之間，一縷金光咻地顫起，他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右臂上已是一痛。

他駭顫的道：「金魔指環！金魔指環！」

一個碩大的指環緊緊扣在他的右臂上，血光一湧，一縷血水直冒而出，他痛得低吼一聲，道：「小子，我知道你是誰了！」

他目中凶光暴露，一縷駭人的煞氣在臉上佈起，揚起左掌一步步的向展雲龍身前欺來。

李二拐一聲驚詫道：「無影之毒，你們快退！」

盲劍客心中一寒，手中木劍陡地一揮，以幻化快速的手法，敲在百毒神君博老五的左手上。

「呃——」

博老五這時凝神運氣，正待施出無影之毒，手腕上突然拍地一聲，一股痛入心肺的劇痛，使他慘呃一聲，左掌突然垂落下來。

他痛苦的大吼道：「姓林的，你居然打斷了我的左腕！」

李二拐拍掌大笑道：「打得好，林森，你不愧是你爹爹的兒子，這一劍施來輕靈快速，如果不是這一劍，你和展雲龍可能都遭了他的毒手。」

博老五狠狠地道：「李跛子，你要趕盡殺絕？」

李二拐冷冷地道：「念你是一派之尊，趕快滾吧，你左掌已毀，已無法再施毒害人，要是好好修養，半年之內，還能康復，不過我希望你上稟天心，下稟良心，多多做些善事。」

百毒神君冷笑道：「斷腕之恨，本神君是非報不可，多則一年，少則半年，本神君定會率同門中弟子再向三位領教。」

展雲龍冷冷地道：「恐怕你沒有那個膽子。」

百毒神君博老五哼了一聲，狠聲道：「等着吧，事實會給你證明。」

他身形一起，慘笑一聲，拔起身子向前落去，身形去時如矢，眨眼之間便消逝不見。

林森冷笑道：「他惡毒如蛇，我恨不得一劍殺了他。」

李二拐搖搖頭道：「林森，你知道我找你有什麼事？」

林森一怔，道：「不知道，請老前輩指示！」

李二拐長長嘆了口氣，道：「你爹爹自和我在瓊華島一別至今已有三年，我們約好三年後在天池相見，他竟未能如約而來。」

盲劍客一驚道：「不會，我爹不是失信之人。」

李二拐頷首道：「是呀，我本來也不相信他會爽約，現在看起來他必定遇上什麼事了，所以我要你立刻往日月山，是關氏父子……」

他心中大驚，急忙拉着展雲龍向外奔去，李二拐呵呵一笑道：「你倆慢行，告訴天劍說我新收了青城山慕家的一個丫頭，無法和他相見，等我教那丫頭一點功夫後，自會來尋他敍舊。」

哈哈大笑聲在黑夜裏飄傳而出，一輪明月高掛穹空，閃爍的寒星稀疏的佈散在空中……

* * *

沉靜的黑夜裏，黑驢老人的笑聲逐漸遠去，嫣嫣的餘音尚停留在空中，在時間的消逝中散去。

盲劍客抬頭望着西沉的冷月，落寞的發出一聲長嘆，一絲焦急的心緒在心底中漾起，低嘆道：「日月山關氏父子，怎敢將我爹扣住？」

展雲龍自然不便於表示什麼，他沒有見過天劍，當然不知天劍和日月山的關係，關氏父子他倒是見過，那是在青城山之頂，曾和關洛奇動過手，他深知此人功力絕高，已得魔宗眞傳，是天下罕見的一代宗師。

展雲龍暗暗地嘆了口氣，道：「關氏父子魔宗之王，他們敢私犯青城山，又將令尊扣在山下，可能有併吞武林各派的意圖。」

「對——」林森哦了一聲道：「仙魔始終是互相敵對，我爹和青城山主都是仙譜上的高手，而關洛奇則是魔譜上的宗師，以目前這種情形看來，可能關洛奇包藏禍心，耍把仙譜上的人物通通打盡，然後達成獨霸武林的最終目的。」

「哼——」展雲龍冷哼一聲道：「關洛奇的野心倒不小。」

盲劍客搖搖頭道：「關氏父子出了名的背義小人，為求達到目的，他是不擇任何手段。」

展雲龍氣得大喝一聲道：「走！我們上日月山去闖一闖。」

喝聲未落，他忽然聽到一聲輕微的冷笑，自黑夜之中飄來，這聲冷笑仿如幽靈嘴裏發出來的，輕微的幾乎像是蚊子嘴裏的嗡嗡聲，展雲龍身形斜斜一飄，目光在黑夜之中輕輕一瞥，他的目光突然凝結在前方。

在黑黝黝的長夜裏，只見一點白影像幽靈似的朝這裏御風而行，這點人影如夢幻，輕閃而來。

展雲龍沉聲喝道：「誰？閣下是誰？」

這個飄浮的白影仿如沒有聽見一樣，沉寂的沒有發出一絲聲響，僅有一絲淡淡的輕笑在展雲龍和盲劍客的耳際迴盪繚繞，絲絲縷縷的緊緊扣住兩人的心弦。

盲劍客冷笑道：「閣下不願意答話，莫不是個啞……」

那個浮動的白影忽然疾飄而來，在淡淡的月光裏，見這個滿身着白綢羅衣的人影是個長髮披肩，面貌奇醜的怪女子，一聲幽靈般的輕笑響起，只聽她嘿地一笑道：「我是幽靈鬼女——」

「幽靈鬼女？」林森顫聲地道：「你便是那個只見其影，不見其人的幽靈鬼女——」

幽靈鬼女怪異的一聲大笑道：「不錯，我的生命只是活在黑夜裏，在黑夜之中，你們陽間之人不可撞見，否則非死即亡。」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那有這種事？」

幽靈鬼女斜睨了他一眼，冷冰冰地道：「陰陽本非同界，人鬼原是二途，你死到臨頭尚且不知，還敢對執掌死亡之神的本幽靈出言不遜。」

展雲龍冷冷地道：「妳不需要扮鬼嚇唬我倆，我倆也不吃妳這一套，有什麼事妳不妨直說出來，也許……」

幽靈鬼女冷漠的道：「怪不得你敢將日月山不放在眼裏呢？原來還眞有種，哈……日月山天下之尊，誰要是不把它放在眼裏，首先要通過本幽靈的一關……」

盲劍客哈哈一笑道：「我道妳是那派來的高手呢，原來是日月山關洛奇的徒兒，姑娘，妳莫不是日月山來的？」

幽靈鬼女冷冷地道：「關洛奇是我的乾爹。」

展雲龍哈哈一聲大笑道：「怪不得妳在替日月山吹噓呢！原來你們臭味相投，狼狽為奸。」

幽靈鬼女聞言大怒，冷笑一聲，回手一掌拍出，一股其冷如冰的寒勁如冰塊般的推去，冷勁激盪，週遭空氣頓時一冷。

展雲龍身形一晃，詫異道：「你居然練成了寒屍掌——」

他深知這種掌法陰毒冰寒，中人身體七日冰寒而死，避過對方掌勁的正鋒，斜斜的推出一掌。

掌勁如刃，其勁如山，幽靈鬼女沒有料到對方反應如此快速，自己掌勢甫出，對方已斜掌推來，她訝異的啊了一聲，身軀在空中一個大轉折，飄然墜在地上。

她冷笑一聲道：「你這點功夫也想闖日月山麼？」

展雲龍傲氣凌人的冷笑道：「日月山雖非銅牆鐵壁，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

幽靈鬼女冷冰的道：「日月山雖非銅牆鐵壁，但也不亞於龍潭虎穴，那裏埋伏天下之最，是出名的有去無回的奪命地方……」

她陰冷的望着展雲龍，道：「我勸你倆還是識趣點，早早打消去日月山的念頭，或許能夠多活幾日，否則……哈！這其中的結果，我想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林森冷冷地道：「姑娘，妳想憑這幾句話就將我倆兄弟嚇倒，我勸妳還是不要存有這種念頭，憑我兄弟兩塊牌子，在江湖上還沒有遇上一個眞正令我們喪胆的地方。」

幽靈鬼女不屑的道：「好個自負的盲劍客，我幽靈鬼女出道至今，還是初次遇上你們這種狂人，江湖上傳言天劍之子是何等的英雄，今夜一見倒是頗令人失望。」

林森一怔，道：「這話我不懂。」

幽靈鬼女冷冷地道：「很簡單，江湖上都說你是何等的英雄，那知見面不如聞名，在我看來，你只不過是目空四海，夜郎自大的狂夫而已。」

「嘿——」盲劍客低嘿一聲道：「姑娘也太瞧不起人了。」

他乘着說話時分，突然抽出懸於腰際的木劍，以使人看不清手法的快速，迎空揮出三劍，劍影所至，飛躍於空中的點點流螢，突然被那快迅的劍風劈成兩半。

幽靈鬼女心中一寒，似乎沒有料到對方劍法如此的高明，在一揮手之間，便把那流躍於空中的螢火蟲劈得細碎而落，這種手法非但要拿捏得準，勁道尤要適可而止，稍有大意，便無法將這細小流螢削得均勻相稱。

她目光淡淡的一瞥，道：「你是在向我示威？」

盲劍客冷笑道：「不敢，在下不過是個狂夫，那敢在姑娘面前顯露，只是姑娘口出不遜，在下借花獻佛而已。」

幽靈鬼女嘿嘿笑道：「於是乎便在我面前表現一番！」

林森臉色一寒道：「我只是警告妳，不要太看不起人。」

幽靈鬼女神色一變，道：「我也警告你，不要在我的面前逞能顯勇，這點微末之技不足道哉，你也許要看看我的幽靈大法。」

林森漠然的道：「幽靈大法在下聞名已久矣，如果姑娘不吝賜教，在下倒願意見識……」他語聲稍稍一頓，道：「到時不要令在下失望。」

幽靈鬼女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盲劍客哈哈一笑道：「因為江湖上太多欺世盜名之輩，僅拿着一點武功的幌子，僥倖的闖出一點名聲，就自認了不起——」

「你居然瞧不起我——」幽靈鬼女氣得尖銳的一聲大叫，身軀斜斜向外面躍去，她撩起潔白如玉的手掌，輕輕理了理流散於額前散亂的髮絲，醜陋的臉上突然罩上一片恐怖的陰影，怨毒的望着林森和展雲龍，像是要他倆吞噬了一樣。

盲劍客輕輕撞了一下展雲龍，低聲道：「你要注意，對方的幽靈大法發時無影無形，我雖沒見過，但可也曉得這必是一種極其霸道的邪門異功。」

展雲龍深吸口氣，道：「我會小心。」

幽靈鬼女身形像一團棉絮一樣，在地上連着轉了三圈，揚起潔白如玉的手掌，在空中連着擊了三下。

清脆的掌聲隨風飄出，傳遍整個黑夜……

她冷笑道：「你們將看到我手下的十二員幽靈。」

她的話聲緩緩而出，慢慢的消逝，一聲怪異的嘯聲響起，自四週突然出現一十二盞鬼魅樣的大紅燈，黯紅的燈影徐徐行來。

在這黯紅的燈影，十二個身着白衫的少女，像幽靈魂魅的出現，嘴裏發出一種令人駭顫的怪叫。

幽靈鬼女得意的一聲大笑道：「幽靈大法中的『仙魔舞』是最精彩的一章，這種仙魔舞發時令人眼花撩亂，當場嘔血而死。」

她向那十二個少女一擊掌，道：「仙宮之女自天來……」

那十二名少女同聲道：「瓊瑤仙子奔銀河。」

這些白衣少女俱一聲大笑，手中的大紅燈左右晃動，一片黯紅色的光華，照得黑夜幽暗紅晦，再加上白裙飄盪，陰風涼寒，端的是一幅極不調和的畫面。

盲劍俠心中陡地一緊，只覺這些少女身上散發出一種令人心意盪然，神昏目眩的感覺，一股氣血自丹田昇起，通體像沐浴在烈火中那樣難受，他心中大驚，急忙氣納丹田，將一口先天之氣運行於全身，胸口那股混濁又沉悶之氣，立時清朗了不少。

他疾忙盤膝坐於地上，道：「龍弟，這種仙魔舞看來平平無奇，暗中却是最耗

心神，幽靈大法能在江湖上這樣出名，必然還有更厲害的絕招……」

展雲龍也覺心晃神搖，有些不克自制，他嗯了一聲，暗自運功抗拒，可是對方在夜中婆娑起舞之後，似乎慢慢施出身上解數，十二個少女輕輕移動着脚步，扭轉着纖細的身軀，在她們身上，散發着少女的一股氣息，股股幽蘭似麝的幽香隨風飄盪出來，中人鼻息猶如置身百花叢中，彷如登臨仙境一樣。

幽靈鬼女自懷中拿出一個七孔小笛，道：「你們再聆聽一曲仙魔吟……」

一縷笛音破空而出，跳動的音韻宛如來自虛無縹緲裏，飄散於空中，笛音首先銳勁的穿過九重雲霄，擴散而去，那顫抖的笛音有如一個淒苦的幽靈所發出的哀叫，令人聽了爲之心酸，而覺得像一個少女在夜中悲泣一樣。

清朗的天際，在這一刹，似是突然蒙上一層哀愁，而顯得極端淒涼……

嗚嗚的笛聲變幻不停，像是一個人面對死亡掙扎般發出的悽號，在這哀愁的悽嗚之中，又像是一個幽怨的少婦，在閨房中輾轉難眠的那種孤寂心緒……

那十二個少女聞着笛聲，漫步而起，她們輕輕解着羅衫的扣子，露出誘人的潔白玉體……

顫動的乳頭陡然抖露出來，像是兩個渾圓的大珠，當中嵌着一顆紅寶石，搖動晃擺，好一幅動人的春色。

展雲龍朗聲大喝道：「無恥——」

這聲大喝雖然暫時將嗚嗚的笛聲壓了下來，可是那撩人意亂的笛聲在空中停了停又復響起，展雲龍急忙閉起雙目，對眼前奇景與耳中笛聲俱是不聞不問。

盲劍客身子晃了一晃，道：「龍弟，我要發出天雷吼了，如果再讓這些女子繼續下去，你我可能都會隨着她們而舞……」

他沉聲的大喝一聲，像半空裏驟然而起的悶雷一般，將那十二個少女震得身軀直晃，舞步頓時紊亂起來。

笛聲戛然而逝，幽靈鬼女手中的小笛突然斷爲兩截，掉落在地上。

幽靈鬼女身形一躍而至，道：「眞沒想到，你還有這種定力！」

她目光朝那十二個少女淡淡的一瞥，心中突然一驚，只見這十二個少女身子同時一陣劇烈的顫抖，各自吐出一口鮮血，像是讓人給打了一掌似的。

幽靈鬼女大驚，道：「你是怎樣傷着她們的？」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她們那樣子太難看了，我如果不施出天雷吼，她們可能會脫得一絲不掛，那樣子太難看了，這一吼有如天雷奔發，已喚醒她們那死去的靈魂。」

幽靈鬼女詫異的道：「你會天雷吼？」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這有什麼稀奇，妳不要忘記我爹是天……」

幽靈鬼女冷哼一聲道：「天劍有什麼了不起，在日月山還不是受了我乾爹……」

她似乎發覺了自己的失言，疾忙將幾乎要說出的話嚥了回去，可是盲劍客林森心中却是一震，冷寒的目光逼落在她的臉上。

林森焦急的問道：「我爹怎麼樣？」

幽靈鬼女冷冷地道：「你爹恐怕已經死了！」

「啪——」

盲劍客林森心中一顫，彷佛中了一下無形的重擊，他那魁梧的身軀一陣搖晃，伸手給了幽靈鬼女一個耳光，只聽啪一聲，幽靈鬼女捂着臉而退。

幽靈鬼女狠狠地道：「你敢打我？」

盲劍客林森怒叱道：「我非但要打妳，還要打死妳。」

幽靈鬼女在江湖上似乎從沒有挨人打過，她心裏一陣難過，眸子裏突然流出了兩行淸淚，一股怨憤在她心底漾起，氣得她全身直顫。

她怒吼道：「林森，我要你的命。」

右掌倏然抬起，一股冷寒濺光自掌心之中顫吐而出，她像是要將林森生吞了一樣，呼地一掌劈了出去。

盲劍客林森驟聞爹爹死在日月山關氏父子手中，方寸之間已失去往昔般的冷靜，一見對方揚掌向自己劈來，身子向前一挺，怒聲的道：「妳找死——」

他恨透了幽靈鬼女，運足十二成勁力推了出去，一股渾厚的大勁如山湧出，迎上對方的掌風。

「砰——」空中響起一聲如雷的巨響，幽靈鬼女尖叫一聲，連着退了七八步，身子一陣顫搖，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她顫聲的道：「林森，我們之間的仇恨永沒完……」

她輕輕一揮手，那十二個白衣少女同時向黑夜中隱去，好一個倔强的盲劍客林森，但見他冷笑道：「我盲劍客隨時都等着妳……」

「眞的嗎？」幽靈鬼女不屑的道：「我現在就要殺死你，你等着瞧好了——」

她自袖子裏拿出一個黑色的管子，抖手向空中拋出，蓬地一聲過後，一股藍色的火焰騰空而起，像殞落的星石自空中洒落。

盲劍客林森冷冷地道：「找起帮手來啦，哼！我倒要瞧瞧妳這個人鬼不分的臭女人能找出什麼人來替妳撐腰？」

幽靈鬼女冷冷地道：「我二叔一來，你連走的機會也沒有！」

盲劍客林森和展雲龍心中同時一震，沒有料到幽靈鬼女的二叔在這附近，他倆尚在猜疑對方是誰之時，夜空中已傳來一聲嘿嘿冷笑之聲。

幽靈鬼女回頭大聲道：「二叔，我在這裏。」

「嘿——」笑聲突然逝去，自黑夜之中行來一個圓頭跣足的大和尚，這和尚手持龍頭拐，雙眉舒捲、嘴角含着一抹冷酷的笑意，他大步而行，冷電般的目光在幽靈鬼女身上一掃，鼻子裏一聲冷哼，意味甚是冷淡。

幽靈鬼女上前道：「二叔——」

這和尚嗯了一聲，道：「誰打傷妳了？」

幽靈鬼女顫聲的道：「天劍之子——」

這和尚一瞪眼，道：「什麼，盲劍客在這裏，嘿，我智深佛僧正要會會這個小子，沒料到他自己倒送上門來……」

他目光朝盲劍客林森和展雲龍臉上一拂，大聲道：「那個是盲劍客？」

林森冷笑道：「在下便是。」

智深大和尚仔細的望了林森一眼，道：「你眞是盲劍客？奇怪，江湖上傳說你是一個瞎子，你的眼睛怎麼會好好的，我看你這小子準是冒充？」

「胡說——」展雲龍怒喝道：「我大哥乃是天地間的奇男子，豈會騙你！」

智深斜睨了展雲龍一眼，冷哂的道：「我沒問你，你又是誰？」

展雲龍伸手自背上拿出金魔神，道：「你認得它，就認得我。」

他見這智深和尚滿臉邪氣，頓知這種人雖然穿着佛家的袈裟，却從不做一件好事，他有意鬥鬥這個僧人，故意將金魔神伸到智深的眼前，給他看個仔細。

智深心中一顫，道：「你是血指金魔？」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現在知道已經晚了，在下要教訓你一頓。」

智深聞言大怒，憤怒的低吼一聲，揮起手中的龍頭拐，顫起一縷拐影，對着展雲龍的身上劈來。

展雲龍一穩身形，手中金魔神向上一舉，兩件沉重的兵器交擊在一起，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

智深手腕一震，暗中一寒，龍頭拐輕輕一揚，挽起數道拐影，對着展雲龍的左臂上斜點而去。

這一招又快又疾，逼得展雲龍連退三步，他正待回手還招，智深大和尚突然低嘿一聲，斜舉龍頭拐衝了過來。

展雲龍忿怒的叱道：「你再接我一招！」

他對挾勢而來的龍頭拐不閃不避，手中輕舉金魔神，迎着那斜飛而至的龍頭拐撞去。

「叮——」

火星四濺，縷縷火星噴射而起，智深身形一顫，踉蹌的退了二步，揚起龍頭拐一看，只見上面碰缺了一道口子，他憤怒的吼了一聲，道：「小子，你好可惡——」

而展雲龍也因受不了對方那沉重的一擊，踉蹌的摔倒在地上，他只覺胸口氣血一湧，哇地吐出一口鮮血，臉色刹時變得蒼白。

盲劍客林森身形一飄，道：「龍弟，你受傷了！」

他疾快的掣出木劍，凝立在展雲龍的身前，防備智深乘勢攻擊，展雲龍感激的望着盲劍客林森道：「大哥，我沒有什麼，你不用替我担心。」

幽靈鬼女精神一鬆，道：「二叔，你怎麼不殺死他？」

智深嘿嘿一笑道：「放心，這兩個小子一個也跑不掉。」

盲劍客林森一見這幽靈鬼女心腸惡毒，居然要智深殺死自己結義的弟兄，不覺氣得怒笑一聲，道：「妖女，有本事和我林森單打獨鬥。」

幽靈鬼女冷嗤道：「有我二叔在這裏，你還敢這樣狂。」

她看了智深大和尚一眼，道：「二叔，你給我教訓他一頓。」

智深大和尚見這個大妮子口齒伶俐，輕描淡寫的將一切推在自己的身上，不禁冷笑一聲，道：「當然，我總得教訓這個狂徒一頓。」

他沉聲一提龍頭拐，低吼一聲，如雷的劈了過來，盲劍客林森身形一晃，手中木劍連續揮出三劍。

這三劍輕靈迅捷，快得有如羚羊掛角，雪爪飛鴻，非但將智深沉重的一拐擋了開去，而且乘着智深分神的空隙，一劍往他肘下劈去。

智深大駭，身形一擰，道：「好厲害的劍招！」

他在空中一個轉折，巨大的龍頭拐自上而下，當頭往盲劍客林森的天靈蓋擊去，這一拐拚盡了他全身之力，威勢奇大，當眞有泰山壓頂之勢。

盲劍客林森看得心中一寒，道：「你想拚命！」

他見這一掌有威裂金石之勢，不敢硬接，木劍斜斜劃出一個大弧，身子一斜，躍出龍頭拐的範圍之外！

智深一招落空，身子緊隨而落，地上響起「砰」地一聲，龍頭拐竟將地上擊出了一個深深的大坑。

他低嘿一聲道：「好小子！」

盲劍客林森木劍一斜，道：「我們再來——」

智深嘿地一聲，道：「大佛爺現在沒有時間，總而言之一句話，本佛僧在前頭青龍灘等你們兩位，那時再好好鬥一番。」

他向幽靈鬼女一笑道：「妳隨我回去，青龍灘上找妳爹去吧。」

兩人身形一拔躍起，雙雙向夜色之中撲去，這時東方漸白，雲天中現出一線曙色，夜已近尾聲了。

淙淙的流水低吟聲，自青龍溪的彼端潺潺的流過，那澄清的溪水中，飄蕩着幾片枯葉，順着水流飄去，流去了逝去的歲月，也流去了一個少女的夢……

在那柔軟細碎的沙灘留下了一行少女的足跡，循着這足跡望去，只見一個頭挽髮髻，身着青綠緞綢衫的少女，赤着潔白的纖足，踏在細鬆的沙灘上，向清澈的溪水邊行去。

一塊渾圓的大石獨立在溪水之中，這村姑少女踏在石上，蹲在那裏，將竹簍裏的衣衫，一件件的拿出來，浸在水中洗着，修長的玉手揚起捶衣的棒子，輕輕敲着摺疊衣衫，擊得水浪波起，泡沫飛躍，刹時讓那清冷的溪水一沖，那泡沫隨水而去，一個個消逝。

景色是恬淡的，人也是恬淡的。

一股冷風捲起，飄起了無數的沙礫，使得空中濛濛的一片，混濁的沙塵墜落在溪中又沉沒於水裏。

那村姑抬頭看了看天空，輕輕地自語道：「是時候了！」

「颼——」空中響起一聲異響，一枝長箭脫空射向這村姑的身上，這村姑望着這疾閃而來的響箭，伸出纖纖的玉手駢起二指，將那枝響箭挾在雙指指縫之間。

她在箭尾拿出一張小小的信箋，看了一看，拿出一枝筆在信箋後寫了幾個字：「等我的信號」。她動作嫺熟的把信箋重行放在箭尾上，自竹簍裏掣出一柄特製的小

弓，輕輕一拉弓弦，對着南方的空中射去。

勁嘯響起，那枝長箭脫弦飛去。一縷箭影刹時便消逝在雲空裏，這村姑望了望四週，見四處沒有一個人影，又低着頭冲洗衣服。

「篤篤篤……」一陣蹄聲密集的響起，自一排葱綠的垂柳前端突然轉出二道騎影，滾滾的黃沙漫空而起，像一股黃霧一樣瀰漫於空際。

這村姑仿如沒有聽見，玉手揚起一件長衫在水中擺盪着，她藉着溪中的倒影，已看見馬上的二個青年。

她冷冷地一笑，暗忖道：「你們總算來了，我等你們已經很久了。」

蹄聲戛然而歇，展雲龍與盲劍客林森朝四週一掃，見這裏杳無人烟，心中同時一楞，同時忖思道：「這難道便是青龍灘？」

盲劍客林森身形輕輕一飄，緩緩走到這村姑的背後拱手道：「請問大姐，這裏是否就是青龍灘？」

「誰是你的大姐？」這村姑輕輕一轉身，道：「你這人好沒道理，怎麼胡亂稱呼？」

盲劍客林森一怔，沒有想到這洗衣的婦人會是一個少女，他見這少女伶俐，急忙施禮，道：「對不起，在下不知道是姑娘。」

村姑哦了一聲，微微發怒的臉上頓時緩鬆了不少，她輕輕拂理着額前的二綹海髮，冷冷地問道：「你們到這裏找誰？」

林森道：「請問這裏是不是青龍灘？」

村姑睜大了眼睛，道：「你們找的是青龍灘呀，那眞是問巧了，若非是遇上我，你們一輩子也甭想找着，這裏的人只知有個奪魂路，可不知有個青龍灘。」

「奪魂路？」林森詫異的道：「奪魂路又怎會叫青龍灘呢？」

村姑淡淡地一笑道：「奪魂路和青龍灘本是一個地方，只因最近青龍灘上常常有人死在那裏，所以這裏的人視那裏爲奪命的地方，大多不敢在這漫漫長灘行走，是故把那裏叫做奪魂路，表示一去無回的意思。」

展雲龍冷笑道：「世界上竟有這種地方？」

村姑冷冷地道：「你不信可去看看，便知我所說非虛了。」

林森見這村姑生氣，忙說道：「請問姑娘，青龍灘如何走法，我們在那裏因爲有個故舊，必須要去拜訪一下。」

村姑哦了一聲道：「你們找誰？那裏的人我都認識。」

盲劍客林森一楞，沒有料到這個少女突然有此一問，他來這裏赴智深大和尚和幽靈鬼女的死約會，自然不便和一個村姑說出來，心念電轉間，忖道：「我爲的是要趕路，何必要告訴這少女實話，乾脆隨便說名字，騙她一騙。」

他當即笑道：「我找的是一個老朋友，姓黃名河。」

「哦！」村姑哦了一聲，道：「你找的是我叔叔，眞沒想到你們會是我叔叔的朋友，他已多年沒出過門，我領你們去。」

盲劍客林森呆了一呆，出人意料的自己隨便說個名子，居然鬼使神差的是這個少女的叔叔，他怔怔的楞了半晌，似乎不相信世間有這樣十分巧合的事情。

他見這少女轉身離去，不覺朝展雲龍露出一絲苦笑，而展雲龍也暗覺好笑，兩人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

這村姑暗中冷笑，領着他倆循着沙灘行去，轉過密密的柳樹林，眼前出現一個波浪洶湧的大河，在那河對岸，展現出一片金黃耀眼的黃沙，黃澄澄地，白浪襲在黃沙上，緩緩流動而回，濤聲陣陣，浪花舒捲激盪。

在河畔的柳蔭處，一艘小船在裏面，村姑向小船輕輕一招手，對那凝立在船頭的艄公，道：「張漢，他要過河。」

那艄公嘿地一笑道：「妳有客呀，我載妳去——」

他輕輕搖着櫓，村姑赤着足輕輕跨過船上，展雲龍和林森看了看自己的坐騎，雙眉不由一鎖。

村姑一招手道：「你們上來呀，那馬放在這裏好了，放心，這裏沒有人偷你們的。」

盲劍客林森和展雲龍只得輕輕跨向船上，讓那兩匹坐騎放在岸上，船慢慢滑向河中，迎着激起的浪花徐徐前進，林森和展雲龍迎風而立，只覺清風拂面，有一種清涼的感覺。

突然，那船震動了一下，艄公嘿嘿一笑道：「二位客官，要不要進艙坐坐。」

林森一怔，道：「不要——」

突然，那村姑尖銳地叫了一聲，只見她手臂上的一籠衣衫跌落在河中，她急得直搖手，道：「我的衣服掉進河裏了。」

林森身形一飄，躍至村姑的身邊，道：「姑娘小心，那衣服不要了！」

村姑惶然的搖搖頭，突然一撩衣袖，伸出一指悄無聲息的朝林森身上點去，林森不料有此一變，等那勁強的指風觸體發覺時，已經來不及了，他啊地一聲，身子往河中摔去！

「噗通——」水花一濺，刹時便沒了身影，展雲龍心中一驚，沒想到結義大哥會驟然失落在河裏，他急忙叫道：「大哥，大哥——」

他因距離太遠，沒有看清大哥林森如何摔進河裏，急怒之下，抓着那個艄公道：「快去救他！」

那艄公身子一沉，冷冷地道：「這河是有名的奪命河，我雖然是略通水性，也不敢下去，你那大哥有死無生，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展雲龍氣得抓起那漢子往河中擲去，道：「下去，你給我下去。」

他這時急怒交加，根本忘記了林森的功力通神，縱是不會游泳，也不會一時淹死，村姑冷眼旁觀，滿臉不屑的神色，她冷冷地道：「你急也沒有用，還是見過我叔叔之後，再設法找尋你大哥的屍體，艄公的話不錯，此河暗流湍急，沒有人能夠抗拒……」

展雲龍向河面一掃，只見林森和艄公的影子同時消逝無影，他遍尋不着，足下的小船在水中直轉，村姑急忙搖櫓，小船緩緩抵達對岸。

村姑冷冷地道：「我叔叔住在前面，

你跟我去見他。」

展雲龍朝河灘上一望，只見這靜悄悄的河灘上，出現了一堆白骨，他心中一寒，不禁忖道：「這少女胆子眞大，怎麼會住在這種冷森恐怖的地方，難道她不怕這種陰寒的情景……」他心中疑念一生，頓時奇怪這少女爲何不在河畔洗衣服，而遠遠地跑到那個小溪中洗衣服，暗中反覆沉思，只覺這少女有着太多令人生疑的地方。

踏着鬆鬆的沙礫，他的心情陡地沉重起來，穿過一片樹林，一座茅屋依林而建，在那門首兩旁巍巍的立着兩個黑衣大漢，村姑伸手一指，道：「進去吧！」

展雲龍一怔，突然覺得對方口氣十分不善，他倏地記起這清脆的聲音，仿似是幽靈鬼女的語聲，心中一寒，立時緊張起來，他冷笑道：「妳的裝扮確是高明。」

村姑冷冷地道：「你現在知道已經晚了，若不是林森掉進河裏，他可能比你早些發現是我，現在我們身份已經暴露了，還是進去見見我叔叔之後，再作打算！」

展雲龍寒着臉道：「我大哥是不是妳推進河裏的？」

幽靈鬼女冷漠的道：「你的眼睛又不瞎，難道還看不出來？」

一股怒氣自展雲龍的心底之中燃燒起來，他雙眉一皺，如刃的目光陡地射出一股寒光，濃濃的殺氣逐漸在他臉上浮現出來。

他冷哼一聲道：「姑娘，妳眞是個狠毒的女人。」

幽靈鬼女一怔，似是出乎意料的不曉得展雲龍何以會說出這樣的話，她楞了一會，不解地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展雲龍滿臉殺氣的道：「一個女人如果要壞起來，比男人還要可惡，所謂最毒莫如婦人心，這話一絲不假，我大哥和妳無怨無仇，妳又何必這樣對付他。」

「住嘴——」幽靈鬼女突然一聲怒叱道：「你懂什麼？展雲龍，你只知道我暗中害他，是件不該的事件，你可知他會無情的將我母親一劍劈死，而使我幾乎含恨而死，若不是我乾爹關洛奇救了我，現在可能連報仇的機會都沒有了！」

展雲龍一呆，道：「我大哥曾經殺死妳母親？」

幽靈鬼女目中淚水一湧，道：「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媽因爲誤闖進天劍的禁地而和盲劍客動手，給他一劈成二半！」

展雲龍搖搖頭道：「不會，我大哥不會因這點小事而殺死妳母親，這其中必然還有別的原因，也許這原因連妳也不知道。」

幽靈鬼女冷笑道：「你不要替他辯白了，我的目的是要殺死他，現在他在河裏一定不是浪裏白條的對手，這個仇總算是報了，可是還有你，我不會放過和他任何有關的人。」

「嘿——」自那棟茅屋之中突然響起一聲低嘿之聲，只見一個雙足已殘的白髮老人由兩個漢子扶着走了出來，這老人雙目冷酷得沒有一絲人情味，他嘿嘿一笑道：「小雯，那個林森解決了沒有？」

「爹！」幽靈鬼女拭着淚水道：「我總算替媽報了仇，林森已由浪裏白條收拾去了，現在只剩下這個展雲龍了。」

這白髮老人嘿地一聲道：「好，孩子，你乾爹關老英雄一代宗主，能夠看上妳完全是因爲妳聰明，現在母仇已報，這個小子是你乾爹的仇人，妳如何處理，全由妳自己作主。」

幽靈鬼女目中凶光一閃，道：「毀了他，這個秘密的地方不能讓他漏洩出去。」

展雲龍見這對父女都是如此心黑手辣，登時氣得全身直顫，他回頭望了一下背後的沙河，喃喃地道：「大哥，小弟這就要給你報仇了，你放心吧，我會完成你的遺志，去日月山救助令尊。」

他那雙深邃如海的眸子裏突然隱隱浮現出一絲淚影，在他的腦中像一片茫茫的雲霧一樣，閃現出自己和結義兄弟林森出生入死的種種情景，他心中一酸，一股煞氣自眉梢上顯現出來，嘴角上漾起一絲冷傲的笑意。

幽靈鬼女心中一寒，道：「你……」

展雲龍恨恨地道：「我要替大哥報仇……」

「咄——」那白髮老人怒叱道：「你眞是瞎漢抱孩子，死到臨頭還要嘴硬——」

他輕輕一揮手，一股浩瀚的大力像海潮擊岸般的湧過來，展雲龍心中一寒，身形一移，揮手迎了上去。

「砰——」

展雲龍沒有料到對方手勁如此威猛，身子居然讓對方震得一晃，大吼一聲，在電光石火的刹那之間，連着拍出三掌。

白髮老人雖然雙足已殘，手法却是詭異得不像尋常武家手法，怪異至極的輕輕化解這沉重的三掌，低嘿一聲，反擊出一股寒勁。

展雲龍深深知道對方功力不下於自己，不敢再接這令人寒顫的那股暗勁，身形往斜側裏一移，反手將金魔神掣在手中，凝重的望着對方。

白髮老人目中異光一閃道：「金魔神之主原來是你。」

「不錯——」展雲龍冷冷地道：「金魔一現天下寒，閣下該知道它的厲害！」

語音未落，自河岸上突然傳來一聲慘哼，只見浪裏白條亡命的朝這裏奔來，而身後緊隨着的是盲劍客林森。

盲劍客林森手持木劍，向前連跨三步，手中木劍一顫，在空中圈起一道光影，對着奔馳的浪裏白條身後劈出一劍。

「呀——」

一聲淒厲盪動心弦的慘叫迎空飄來，浪裏白條慘嗥一聲，龐大的身軀在地上一分兩段，活生生地被劈死在地上。

展雲龍激動的道：「大哥，你沒死？」

盲劍客林森輕輕喘了一口氣，晃身飄至，道：「這點水豈能難住大哥……」他一看見幽靈鬼女，那股埋於心底中的怒氣不禁如火樣的湧了出來，道：「眞看不出，妳還是個武林高手。」

幽靈鬼女冷冷地道：「那一指僥倖沒死，現在居然說起大話來了……」

盲劍客林森深吸口氣，道：「智深那個禿驢呢，他怎麼還不出來！」

「嘿——」白髮老人低嘿一聲道：「你

就是殺我妻子的盲劍客?」

盲劍客林森一楞道:「閣下是誰?」

白髮老人嘿嘿一笑道:「老夫金正甲，你大概聽你老子說過!」

「哦——」盲劍客林森凝重的哦了一聲，冷冷地道:「不是寃家不聚頭，這話一絲不假，當年你們夫妻利用歹毒的藥物加害我爹爹，這些事情還沒了結呢，現在你我可以好好的解決了。」

金正甲嘿嘿兩聲道:「不錯，我愛妻一時疏神讓你一劍劈死，這只能怪她學藝不精，怨不得你，可是老夫這雙腿可得要報回仇來，天劍這個老渾蛋廢了我的腿，便以爲可沒事了!」

他冷酷地一聲大笑，輕輕一招手，智深大和尚領三個黑衣漢子自深林之中一躍而出，雙手捧着一柄長劍交給了金正甲。

金正甲一拔長劍道:「我姓金的今天可要再領教一下你們家傳的天涯劍法，看看天涯劍憑什麼能稱雄武林……」

盲劍客凝重的一揚木劍，道:「你死有餘辜，這次我不會再饒你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縷劍影搖顫而起，向前一移步，幻化似的擊出一劍，直點對方前胸。

金正甲雖然坐在地上，可是他身形却極靈活，身軀向上一拔，手中長劍搖顫而出，雙方身法都是快得令人不易尋出劍出之路，剎時，劍影重重，分不出雙方的身形。

「呃——」

金正甲由於雙腿已殘，不能靈巧的閃避盲劍客林森施出一招「茫茫天涯」，被一劍劈在身上，他低呃了一聲，身上陡地栽倒地上。

幽靈鬼女心神一顫，道:「爹——」

當她撲在金正甲的身上時，一股濕潤的鮮血沾在她的手上，她悲痛地哭了起來，伏在她父親的身上低泣不已。

嬝嬝的低泣聲迎風傳了開來，徐徐地散逝於空中。

智深大和尚見盲劍客林森一劍殺死了金正甲，大吼一聲，領着那三個持劍的漢子衝了過來。

他怒吼道:「小子，我們拚了!」

他一揚手中龍頭拐，連着揮出三招，這三招如風雷迸發，隱隱發出風嘯之聲，盲劍客林森可不敢輕視對方這致命三拐，長劍幻化的圈起一個大弧，削向對方手腕之處。

智深大和尚這裏才發動攻勢，而那三個漢子已揮劍撲了過來，展雲龍手持金魔神，一聲大喝道:「朋友，我們在這裏玩玩……」

他曉得這三個漢子都非普通高手，身形躍動，揮出金魔神將這三個漢子截住，那三個漢子低吼數聲，三枝長劍分攻而去。

展雲龍冷笑一聲道:「這位朋友我先送你回老家——」

他手腕一顫，金魔神化作一縷金光奔向身後的一個漢子身上，這一着大出那人意料，要躲已經來不及了。

「呃——」一聲低沉的慘呃之聲響起，那個漢子的頭顱立時給砸開了花，頓時倒於血泊之中而死。

剩下的那兩個漢子看得心中大寒，兩人魂散胆裂，嚇得各自退了一步，展雲龍冷笑一聲道:「二位的好朋友都已經上路了，你們還等什麼?」

他揮起金魔神，內力一逼，一道金光流灑而起，那兩個漢子只覺眼前金光流灑，無法睜開眼睛，他倆心中大駭，其中一個急喝道:「我們走——」

那知他倆身子尚未躍起，一道金影已挾着一股奇大的壓力當空而至，兩人只覺身子一顫，悶聲不吭的倒地而死，身子同時噴出一股血雨。

「呃——」展雲龍方始連斃三大高手，耳際已響起一聲臨死之前的慘呃，他回頭一瞧，只見智深大和尚抱着小腹緩緩倒在地上，雙目睜得像兩個銅鈴，滿臉都是恐怖驚懼之色。

而盲劍客林森却楞楞地僵立在地上，望着自己手中的木劍，像是有無限感嘆一樣，沉默的一語不發。

幽靈鬼女彷如對身前所發生的事沒有看見一樣，一個悲痛的伏在金正甲的身上低泣，展雲龍看得暗暗一嘆，移身至林森的身邊，道:「大哥，我們走吧——」

林森搖搖頭道:「我們做的似乎太過份了……」

他親眼看見人死之前那種苦痛，心裏不禁漾起一股憐憫之心，在以往他從來沒有這種感覺，那是因爲他不會看見一個死在自己手下的人臨死時的痛苦。

這就是一個看得見的人與瞎了雙目的人區別的地方，林森黯然的搖頭嘆息一聲，移動着身軀向前行去。

「站住——」幽靈鬼女突然一聲怒叱道:「你們連殺這許多人，就想這樣輕易的走了?」

展雲龍冷冷地道:「妳要怎麼樣?」

幽靈鬼女冷冷地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們殺了我媽又毀了我爹，這筆仇深似海，不還個公道就想走?」

她撩起羅袖將滿臉披掛的淚水輕輕拭去，冷冰的臉上湧起一股寒意，憤恨的眸子有如燃燒的火焰。

盲劍客林森輕輕一嘆道:「姑娘，妳好好的葬了妳爹吧，在下確實是不對，請妳不要再犯前嫌，往事一筆勾消吧!」

「哈——」

幽靈鬼女突然一聲大笑道:「殺了人一筆勾消，這倒是很痛快的事情，如果我殺了你的父母，你會這樣痛快的算了麼?」她憤憤地望着盲劍客林森，道:「林森，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連我殘廢的老爹都不放過，他到底和你結有多少仇恨?」

林森黯然的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當我看見令尊的時候，我便情不自禁的想殺死他，這大概是與令尊當年暗害我爹的事有關。」

他伸手遞出木劍，道:「姑娘，如果妳現在就要報仇的話，可以拿着我的木劍殺死我，我將不會怨恨妳，因爲我欠妳的太多了。」

「呸——」幽靈鬼女呸了一聲道:「現在又說好話了，林森，你怎麼殺我爹爹的，我也要怎麼殺死你，唯有在公平的決鬥下殺死你，才能消除我心底之恨。」

林森搖搖頭，嘆道:「好吧!我等着

妳。」

他突然覺得自己蒼老了許多，費力的移動着步子，向河邊行去，對於身後的哭泣聲與咀咒他都不去理會，河裏正翻起了洶湧的浪濤，擊在沙灘上，他希望這白浪能洗盡他手中的血腥，可是並沒有……

* * *

黃昏，幾隻歸鴉馱着將殘的霞光，墜向那日月山重重疊巒之後，輕柔的晚風吹得日月山遠遠含笑，幽馥的花香隨風飄散開來，給予人一種醉意……

在日月山的半腰上，一大片屋宇依山而建，崎嶇的小道上，有着幾片落葉飄在地上，幾個黑衣的漢子在這路上行走着……

「噹——」

清脆的鐘響聲自這半山裏響起，震得樹葉洒落地上，嬝嬝的餘音迴盪在山谷裏，響起一連串的回音。

這時，自這大片的屋宇裏，緩緩走出十二個黑衣佩劍大漢，他們由孤獨人領着，緩緩向一片黑黝黝的大林行去。

孤獨人目光冷冷一掃道:「你們在晚間要特別注意，只要發現有一絲動靜，馬上報告山主，這幾日風聲甚緊，聽說天劍之子已經到了這裏來。」

他一面走一面告誡着那些漢子，沉重的足履聲踏在黝黑的大林裏，發出沙沙的一陣聲響，足聲逐漸遠去，這批守山高手居然沒有發現有人跟在他們的身後。

左右兩方各自閃出了一條人影，互相一打手勢，各自遠遠跟着這些漢子的身後，只聽林森輕聲的道:「好險，差點讓他們發現。」

展雲龍低聲的道:「大哥，這裏防守嚴密，我們如何找尋令尊被困之處?」他輕輕躍至盲劍客林森的身旁，聽聽這位義兄的意見。

林森沉思道:「孤獨人領着這些漢子向這深林裏行去，到底是爲了什麼?難道這大林裏有什麼值得看守的地方。」

話音甫落，陡覺身後有足音之聲傳來，兩人心中一寒，疾快的一閃身形，暗藏於兩株大樹之後，四目如電，望着這片深林的盡頭。

只見兩個人影向這裏緩緩行來，展雲龍和林森心中同時一顫，幾乎不相信鐵心寒會和關天虹在一起。

兩人心中同時忖道:「怎麼會是她?」

鐵心寒臉上冷漠的沒有一絲表情，彷如非常厭惡開口說話，始終冰冷的不作任何表示，而關天虹却緊隨在她的身後，一副令人生厭的樣子。

關天虹長長地吸了口氣，道:「心寒，妳何必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鐵心寒冷冷地道:「我要看看天劍是否眞的困在那裏?」

關天虹陰冷的一笑道:「心寒，妳難道連我的話都不相信，我爹的計策天下無敵，天劍縱是三頭六臂之人也逃不過我爹的詭計之中，江湖上只要翦除了天劍和青城慕家那個老不死，我爹爹就可獨稱武林，而妳爹爹也可天下無敵。」

「哼——」鐵心寒不屑的冷哼道:「你好像很得意——」

關天虹哈哈大笑道:「當然，我有這樣一個父親，自然是感到十分驕傲，現在天下各派通通效力歸依，將來武林提起我們關氏父子誰不羨慕，那時，哈哈……我再娶了妳這樣一個美麗的妻子，在我這一生中已經值得驕傲了。」

展雲龍和林森聞言之後，同時一呆，沒有想到鐵心寒會要嫁給日月山的關天虹，展雲龍心中一酸，居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感覺，他暗暗地嘆了口氣，忖道:「妳總算有了歸宿，我祝福妳……」

鐵心寒突然停下了身子，如花的臉靨上沒有一絲笑容，她的身子彷如中了一下無形的巨鎚一樣，擊得她通體一顫，痛苦的道:「你怎麼可以說出這樣的話。」

「這有什麼關係，」關天虹向前踏出一步，伸臂摟着她的腰，道:「我爹和妳爹提過親了，而且令尊親口許諾我爹，所以把妳送到日月山來，希望我倆多多親近，以增加雙方的彼此了解。」

鐵心寒伸手將他的臂甩開，道:「你不要亂來。」

關天虹嘿嘿一笑道:「我倆都快要成親了，妳還防守得這樣嚴密幹什麼?」

鐵心寒冷嗤道:「我不是低三下四的女人，你要是妄想輕薄，當心我對你不客氣，不要以爲自己很了不起，我並沒有看上你!」

這話也許太重了，關天虹竟然一時呆立在地上，吶吶地不知所以，錯愕、憤怒，種種奇特的表情在他臉上浮現出來，像是要發狂一樣。

良久，他方急怒的道:「這是什麼話?」

鐵心寒冷冷地道:「我還是那句老話，在沒有結婚之前，你休想佔得一點便宜，況且這門親事是否能成功，還要等到實去決定呢。」

「嘿——」關天虹低笑一聲道:「這還不簡單，我回去叫我爹馬上下聘，豈不完事，我相信令尊一定很喜歡與我們關家變成親家。」

鐵心寒不屑的道:「我爹喜歡，就讓我爹嫁給你好了。」

關天虹一急道:「難道妳不願意?」

心寒痛苦的道:「我不願意。」

「這……」關天虹呆了一呆，道:「心寒，妳眞會開玩笑，居然將我弄得如墜在五里霧之中，這事我們慢慢再談，以後妳會答應的。」

他嘿嘿一陣大笑，和鐵心寒併肩向深林之中行去，展雲龍望着兩人逝去的身影，心中突然湧起一股迷惘和惆悵，輕輕閃出身子，喃喃地道:「她怎會不愛關天虹呢?」

林森輕輕拍着他的肩頭，道:「龍弟，不要再想了，我們得趕快跟着他們。」

兩人身形躍起，如電的射向深林裏面，經過這大片密林之後，漸漸出現一條湍急的瀑布，流瀉的水聲呼啦啦直響，藉着深濃的暮靄，只見鐵心寒和關天虹凝立在一塊大石之上，遙遙望着一條長谷裏面。

林森和展雲龍繞過石後，向深長的大谷裏望去，只見在一塊半斜的峭壁上，出現一個大洞，有一塊渾圓的大石堵住了洞口。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黑暗的子午峽中，岑少風被錦袍老者逼使他獨自乘皮舟前往拯救少主人趙嘉玲；錢繼原因心上人白丹被俞肇山擄去，無奈之下替他翻譯金剛經，遂操此皮舟阻止岑少風拯救趙嘉玲，當下二人惺惺相惜，眞誠相待……岑少風被多艘快艇追截，僥倖逃脫，來至附近的一座島嶼，匿身暗處，却發現俞肇山跟錦袍老者在商議詭計……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詭秘山洞內　高手大決鬥

眼看著山巖融了一大片，岑少風震驚得險些大喝出聲了，錦袍老者分明已練到了內家掌力的最高境界。

岑少風暗暗吃驚道：「昔日趙老爺子曾言，宇內心法以大禪宗『七曲』居首，但少林『大金剛禪』練到十成火候，似乎更在『七曲』之上，但從錦袍老者這難以思議的一掌推斷，他的掌力在百年內怕是無人能敵了！」

俞肇山目覩錦袍老者掌力的氣勢，亦不禁爲之聳然動容，他深沉地注視了對方一眼，道：「恭喜你的大功告成了！」

錦袍老者收回右掌，道：「俞大先生認爲我的掌力，足夠稱得上天下第一嗎？」

俞肇山道：「天下第一，沒問題，沒問題。」

錦袍老者面露頹容，道：「不過我總覺得，欲成爲天下第一的高手，可沒有十足的把握，落英塔左老兒不談，單就西域大禪宗及青牛童子二人，眞要動起手來我仍無必勝之信念，此外還有那武林奇人趙鳳豪。」

俞肇山打斷道：「趙鳳豪自從與七奇戰後功力盡失，早已不成禍患，至於大禪宗及青牛童子兩人，只是名氣特盛，未交手之先，你無形中便爲他們聲名所懾，是以會生出不能致勝的想法，其實以你目前的功力，斷然比他們高上一等！」

錦袍老者茫然應道：「是嗎？」

俞肇山道：「雖說如此，但因現在時機未成熟，你還不可輕易暴露實力，此所以老夫不欲你親自出手將岑少風解決。」

錦袍老者道：「可慮的是，目前南荒五邪叟冒大禪宗之名四出作案，爲禪宗得悉，遂隨同姓岑的與他的主母追到子午峽來。」

俞肇山冷哼一聲，道：「五邪叟脾性急躁，往往敗事有餘，成事不足，老夫得好好教訓他一頓。」

錦袍老者道：「萬一我與大禪宗碰上，該要如何應付？」

俞肇山略一尋思道：「你盡可能採取以虛避實的戰略，避免與他正面接觸，非至萬不得已更不許輕易動手，以免爲對方瞧出底細。」

錦袍老者道：「屬下省得。」

俞肇山道：「當然這只是個原則而已，臨事自可任你權宜應變，譬如對付岑少風那小子，欲誘他入彀，你大可故意露出一兩手。」

說到最後話聲漸低，咬字十分含糊，岑少風藏身之處距洞，只不過十來步遠，却一字也未聽見。

俞肇山沉聲說了一陣，錦袍老者唔唔連應，並未回話，只是不時朝俞肇山點一點頭。

俞肇山忽又放高聲音道：「飛葉石那邊尚有要事待理，老夫走了。」

言罷轉身朝崖壁小徑飛縱而去，錦袍老者目送俞肇山去遠，方始舉步走向巖的內側，足步聲愈來愈遠了。

移時，岑少風悄悄從暗處探出頭來，確定那兩個魔頭已然走得無影無踪後，他拍拍衣袂上的灰塵，現身出來。

岑少風瞧清四下無人，一縱身，閃入

山洞之中。

洞裡一片黝黑，烏墨墨無法辨清周遭物事，岑少風一脚踏入山洞，彷彿就與踏入了無邊地獄無異。

月兒漸次偏西，銀色光芒從洞口洒了進來，岑少風運足目力四盼，山洞內重壁疊巖，怪石滿佈。

他往裡側走了幾步，但覺洞中隱隱透出難以形容的險惡氣氛，霎時一股寒意自背脊昇起，迅速襲擊全身。

黑暗中他摸索前進，雙掌蓄滿眞力，一觸即發。

轉過一個彎角，陡覺脚步一蹌，足底踢著一塊硬物，發出「澎」地一響，岑少風反應何等迅速，響聲驟起，立即抽身倒退，凝目細瞧，却是一塊山石擋在道中，不覺啞然失笑。

他暗笑自己神經過敏，杯弓都成蛇影，正欲繼續舉步，倏然感到腦後被一件硬物擊個正著。

當下腦袋一陣暈眩，身軀向前直仆。

一條人影迅速從山洞死角鑽將出來，拂掌一揮，罩住岑少風背宮要穴，動作快得驚人。

那人沉嗓子道：「你若敢動一動，我立刻取你性命！」

岑少風聽出他那熟悉的聲音，脫口道：「錢兄，是你？」

那人鬆了口氣，緩緩縮回左手，道：「原來是岑大哥，小弟在黑暗中無法瞧得眞切，猶以爲是敵人來到哩，適才多有得罪。」

那人正是錢繼原，他略帶歉意地笑笑。

岑少風苦笑道：「不必介意，據岑某所知，此島已被敵人設下重重埋伏，隨時都有可能遭到伏兵，你我行動自是留神一些的好。」

他忽然想起一事，問道：「錢兄，你不是被那穿錦袍的老人拿住，關在石牢裏面嗎？刻前岑某竊聽他和俞大先生談話，他倆商議欲立刻將你剪除，我還爲錢兄你的安危著急呢？」

錢繼原低聲道：「那魔頭用分筋錯骨手法折騰了我好一會，我咬緊牙關熬住了，後來我僞裝昏死過去被收入石牢，鎖上鐵門，我相機殺了兩名守衞，撬開鐵門逃將出來。」

岑少風道：「有幸你能夠自己走脫，否則我地形不熟識，也不知應該到那裡救你才好。」

錢繼原道：「小弟現擬打救白姑娘，岑兄的少女主人十有八九與白姑娘因在一處，你要不要隨我一道前往？」

岑少風急道：「錢兄知曉趙姑娘被囚之處嗎？便請帶路。」

錢繼原道：「我雖然知道，却一直不敢貿然前往打救，只因兩位小姐囚禁之所在，消息機關特多，譬之龍潭虎穴亦不爲過，稍一不愼，自家丟了性命不打緊，反連累二位姑娘遭受池魚之殃，故以我寧願受其脅迫，不欲莽撞涉險。」

岑少風道：「現在呢？錢兄作何決定？」

錢繼原道：「現在我已和那魔頭正式鬧翻，再無其他路子可走，祇好孤注一擲，作最壞的打算了。」

言下邁步往山洞內行去，岑少風亦步亦趨跟在後面。

走了十數丈遠近，眼前出現了兩條小路，右邊的一條較爲窄狹迂曲，另一條寬大平直，微微向上傾斜。

錢繼原在歧道躊躇一忽，喃喃的道：「若是我記憶不錯，應該往這條向上延伸的道路走，反正咱們走一步算一步吧。」

於是向左邊那條平直的小路行去，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突見前方不遠處閃爍著幾道迷濛的光線，兩人心中倏地一緊，加緊足步前行，來到切近一望，却是一堆堆白骨橫散地上。

岑少風沉聲道：「此處山洞如許隱蔽，何來這些殘骸白骨，眞是耐人尋味了。」

繞過白骨，眼前景物突然一變，一重石巖阻道而立。

石巖呈乳白色，其狀猶似艨艟小輪，帆舵悉具，若欲張帆入洋，看似天生神工，又彷彿是人工所雕。

錢繼原低聲道：「就是這個地方了！」

伸手入懷，掏出火摺一晃，火舌應手而起，他探出右手順著石巖上角撫觸下去，未幾已摸到機關所在。

「拍」一聲輕響，石巖下方驀地緩緩開啓了一道寬可容人的小洞，定睛望進洞裡，黑壓壓無法看清裡邊景物。

忽然一股冷風吹過，將錢繼原手上的火摺吹熄了。

岑少風與錢繼原不約而同轉過身子，側耳聆聽了好一會，但洞內除了水聲潺潺之外，便沒有其他聲息。

兩人面面相覷，錢繼原低聲道：「咱們下一步行動如何？」

岑少風道：「不管裡面怎樣凶險，好歹也得入內一瞧。」

當下更不遲疑，晃身自小洞縱入石巖後面，錢繼原不遑多慮，亦相繼擰身躍將進去。

二人乍一入內，立刻感到這裏面瀰漫充溢著匪可言喻的恐怖氣氛，他倆神經不知不覺已緊張起來。

岑少風電目一掠，清楚是一間石室，他暗暗忖道：「若非錢兄帶路，說什麼我也無法尋到這間秘窟，揣摩情形，趙姑娘必定被囚在此處無疑。」

他繼續摸索前行，又繞過一座石屏，果然發現巖壁一角蜷縮坐著兩個纖小的人影，不是趙嘉玲和白丹是誰。

岑少風輕喚道：「趙姑娘……趙姑娘……」

兩女沒有動靜，岑少風續呼道：「趙姑娘，妳被點中啞穴了嗎？」

一連呼喊了幾聲，始終不見回應，霎時岑少風心中昇起了一陣不祥的預感，暗暗狂呼道：「莫非……趙姑娘業已遭到不測？」

想到這裡，陡覺腦子天旋地轉，整個人幾乎倒下去。他迅速亮起火摺，於是他看到了兩張滿帶驚悸恐怖的面龐。

趙嘉玲的尖叫聲音劃破了沉寂：「岑大哥，你……你中計了……快快退回去！」

話猶未完，「颼」一響，一股狂飆已自

岑少風身後襲到！

岑少風還沒有來得及轉身，但覺勁風壓體欲裂，他不暇回身正面迎敵，一反手，一口氣拍出三掌，這三掌雖在倉猝之間發出，但用力之佳，認位之準，確是難能可貴已極。

到了第四掌上才與對方那掌風硬碰上了，只聽得轟然一震，岑少風被震得氣血浮動。

未容他有絲毫喘息機會，黑暗中那人掌出如山，竟在倏忽之間，連續擊出了十四掌，「虎虎」「颼」風滿空迴盪，氣勢端的是駭人之極，岑少風匆促應戰，無形中便吃了許多大虧。

岑少風雙掌左支右絀，逐漸陷入危境。

石室內，響起了錦袍老者陰惻惻的笑聲，語聲：「嘿嘿，姓岑的小子，躺下！」語落掌起，又是一股强大無匹的掌力朝岑少風當胸襲到。

同時另有一條人影自壁角閃出，悄悄掠到岑少風背後，迅疾無倫地抬起一手往岑少風背宮一按。

這下禍起蕭牆，岑少風前後不克兼顧，仰身栽倒地上！

錦袍老者冷冷道：「抬他出去。」

這會子，石屏外邊錢繼原忽然脫口大聲道：「大禪宗！你……老人家來得正好！」

那「大禪宗」三字像三把無形的巨錘，在諸人心底狠狠敲了一記，但聞「颼」「颼」連響，錦袍老者縱身自暗處躍將出來，他的後面緊跟著滿臉邪氣的南荒五邪叟及數名疾服大漢。

錢繼原許是情緒激動過度，又脫口重複喊了一遍：「大禪宗，你老人家來得正是時候！」

南荒五邪叟寒聲道：「大禪宗？大禪宗在那兒？」

話聲裏夾雜著一絲顫抖的音調，似乎壓抑不住心中的緊張。

錦袍老者望了倒在地上，人事不省的岑少風一眼，指揮手下道：「快！快將姓岑的抬到鄰室去！」

兩名疾服漢子諾應一聲迅速把岑少風抬走。

蜷縮在室內一角的趙嘉玲慟呼一聲，喊道：「岑大哥！岑大哥！」

她掙扎著自牆角爬起，直衝而前，錦袍老者冷笑一聲，伸手虛空一按頭上岩石，「拍」一響，立刻有二面堅厚的石板自兩側石壁上橫伸而出，在趙嘉玲未及衝出之前，業已緊緊合閉，擋在她的面前。二扇石板閉合之後，登時將石室分隔爲二。

錢繼原瞧得心驚不已，暗忖：「此地果然機關重重，有幸我方才不曾莽撞行動，否則誤觸消息機括，適足誤事，可慮的是，岑少風岑兄中了錦袍老者一掌，眼下生死不明，不知又被他們抬到那裏去了。」

耳際隱約傳來石板後面趙嘉玲的慟哭嗟泣聲音，以及白丹的低聲慰勸，錢繼原內心不禁紊亂，却是無技可施。

南荒五邪叟等了許久未見大禪宗出現，陰笑道：「姓錢的小子，你又信口胡扯了，你說，大禪宗在那兒？」

錢繼原瞠目無話以對，驀地室中人影閃盪，一道清越的聲音朗朗喧了一聲佛號，緩緩說道：「阿彌陀佛，老衲在此。」

諸人眼前一花，一先一後走進二人，正是那仙氣盎然的西域禪宗與趙夫人趙蕭斐音。

錢繼原只覺心內激盪難以自己，刻前他目覩岑少風身遭危境，是以脫口喊出大禪宗之名，俾使對方分神，詎料大禪宗及老嫗居然當眞趕到此地，他錯愕之下，心中生似放下了一塊巨石。

老嫗雙目四下轉動，不見岑少風的身影，再瞧錢繼原一臉沮喪的表情，便已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

她急促的聲音問道：「你是誰？少風莫非已遭到了不測？」

錢繼原心想目下那裏有時間解釋自己的身份，遂匆匆報了姓名，伸手指著錦袍老者說道：「不到一刻之前，岑兄遭遇此人偷襲，不支倒地被抬出去了。」

老嫗神色一變，凝目盯住錦袍老者，喃喃道：「少風一身功力我是見過的，天底下要找出能一擧把他擊倒的人，是寥寥可數了，你……你是甚麼人？」

錦袍老者道：「老夫在武林中本無藉藉之名，說出來妳也是不會知曉的。」

停歇一下，反問道：「自你們進入子午峽後，一直在老夫手下監視之中，峽谷快艇停開了，禪宗與妳又如何上得了這座小島？」

大禪宗道：「子午峽艇舟果然皆在你控制之下，但老衲走的乃是旱路。」

錦袍老者一怔，道：「怎麼？這座小島與峽外陸地相連？」

大禪宗道：「看來你比老衲更不清楚此地附近的地勢了，多年前，老衲進入中原，曾多次經過子午峽，無意中發現一條隱秘的旱路接連峽中的島嶼和陸地，其實任何人若不詳加細察，都會以爲這是一座四面環水的孤懸島嶼。」

錦袍老者聞言一震，暗道自己苦心孤詣，在小島上利用天然形勢經營了許多秘窟，滿以爲外人絕對無從得悉的，至此方知禪宗對附近周遭的地勢，竟似較之自己猶要熟悉，心頭不覺大爲震動。

錦袍老者沉下嗓子道：「敢問大師來意爲何？」

大禪宗道：「老衲此番東來，風聞有人冒老衲之名四出作案，近日始察出係五邪叟所爲。」

錦袍老者瞪了身後的南荒五邪叟一眼，打斷道：「大師若因爲這事而來，老夫於三兩日內定會給與大師一個滿意的交代，現在便請你退出本島如何？」

大禪宗合目無話，那南荒五邪叟面色一變，傳聲對錦袍老者道：「你說將給大禪宗滿意的交待是什麼意思？莫非你想出賣自己人不成？」

錦袍老者亦運起傳音入密功夫，回話道：「別多口！老夫接到俞大先生指示，不許輕易在禪宗面前暴露本身實力，因此之故，不得不設法哄他走開。」

南荒五邪叟口裏「哦」了一聲，心底却已懷着一層鬼胎，老奸巨滑如他，怎會聽不出錦袍老者言下之意，竟有不惜除去他的暗示，心料必是俞肇山授意使然，他念頭一轉，已自有了計較。

但聞大禪宗道：「事情並不如許簡單，聽說你等殺人劫人，無所不用其極，老衲既然碰巧遇上，豈能不聞不問？」

錦袍老者道：「大師待要怎地？」

大禪宗道：「老衲要你放了趙女施主，還有岑施主……」

錢繼原插口道：「晚輩一位未過門妻子白丹姑娘，也在他們掌握之中。」

老嫗眼中掠過訝色，仔細打量了錢繼原好一忽，道：「對了，你姓錢，那錢大鼐是你什麼人？」

錢繼原楞道：「正是家祖父，前輩認識他嗎？」

老嫗道：「豈止認識而已，簡直太熟悉了，日前我在冀南遇見他，聽其言及他孫兒將與一個姓白的姑娘締婚，不想你倆也捲入了這個漩渦。」

錢繼原不暇說明此中緣由，只有苦澀的笑了一聲。

大禪宗朝錦袍老者沉聲道：「施主似乎對綁架女人一道頗有心得呢，老衲要你將他們悉數給放了，你是否答應呢？亦或乾脆拒絕老衲這個要求？」

錦袍老者厲聲道：「老夫若是拒絕呢？」

大禪宗道：「老衲遁迹佛門數十年，輕易不動殺戒，施主還望三思。」

錦袍老者道：「大禪宗！江湖傳言你是當今佛門第一高僧，功力超凡入聖，擧世無匹，但老夫可還沒把你放在眼中，你休要迫人太甚。」

大禪宗哈哈一笑，道：「武林中功力高於老衲者大有人在，施主未將老衲放在眼裏，自是不足爲奇。」

錦袍老者不料對方身爲佛門有道高僧，說起話來詞鋒竟是如此銳利，不禁呆了一呆，半晌無言以對。

他沉聲一字一字道：「此際本非老夫與你動手之時，但大師語含揶揄，倒迫得老夫向你領教不可了。」

大禪宗道：「施主好說了，老衲在佛門潛修多年，依然無法勘破世情，施主必欲動手，貧僧並無選擇，只有捨命奉陪。」

錢繼原暗暗皺眉，雖則他知曉大禪宗之能，但眼下所面對對頭的厲害，也是熟悉不過，他情不自禁爲大禪宗捏了一把冷汗。

這會子，老嫗忽然挺身而出，道：「賊輩，你好不自量，居然說出這等狂妄之言，且先接老身幾招試試。」

錦袍老者冷冷道：「妳非老夫之敵，最好不要自取其辱。」

老嫗大怒，騰身欺上，一掌疾拍出去。

錦袍老者見她手法詭異，掌力深厚，私心底下亦爲之一震，迅疾對掌相迎，兩股力道一觸之下，老嫗但覺對方雙手來勢居然完全封住了她的招式門路，令得自己無從發掌，當眞是她所未經歷過的怪現象。

僅僅一個照面之下，老嫗的掌招竟莫明所以地被敵方悉行封死，心中不禁大爲不甘。

更何況這一掌乃是她生平所修練有數絕招之一，當日强如血巖青猨之輩，都曾在此一掌招之下鎩羽而亡，當下掌勢向左一揮，奮力迫攻出去，這當口，陡覺對方掌上內力有增無減，連綿的潛勁如巨犀掛角，見隙即入，一霎之間，老嫗突覺方寸微亂，竟然生出無能抗拒的感覺。

她厲喝一聲，內力盡吐，可是錦袍老者掌上勁道威力之鉅，無以倫匹，把她震得退了三四步之遙。

老嫗失聲道：「你……你使的是什麼手法？」

她喘息未定，錦袍老者已自疾撲上前，一掌迅如電光石火朝老嫗劈去，氣勢之猛之烈，簡直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旁觀的錢繼原只瞧得雙腿發軟，不禁打了個寒顫，閉目不敢再瞧下去。

間不容髮之際，倏聞「霹靂」一聲巨響亮起，場中人影交錯一掠，陣陣漩流寒氣，瀰漫空間。

錢繼原定睛望去，只見老嫗身前宛如山嶽停峙般立著的西域禪宗，頷下白髯猶自飄拂不停，胸脯也急劇的起伏著。

可想而知是大禪宗代老嫗接下這威强莫當的一掌，他雖然已擋住了錦袍老者的擎天一擊，但體內眞氣浮動，也無法立時恢復常態。

錦袍老者長吸一口氣，道：「盛名之下，果然無虛，大師好精湛的禪門七曲！」

大禪宗平息了好一會，肅聲道：「老衲須得請教施主一事。」

錦袍老者道：「怎地？」

大禪宗一字一語道：「敢問施主適才所使的，可是少林大金剛禪心法？」

錦袍老者心道自己既已出手，要瞞也瞞不住了，此刻他早將俞肇山所告誡，不許任意暴露實力之言拋諸腦後了。

當下道：「大師若自認法眼無差，何庸多此一問。」

大禪宗微微動容道：「大金剛禪乃少林藏經閣藏經，即連少林子弟亦奉前代祖師之命未能修練，但施主竟然精擅此技，誠是不可思議了。」

錢繼原暗忖：「敢情禪宗仍不知金剛經業已落到了俞肇山的手中，我得提醒他小心應戰才好。」

遂高聲道：「此人確已練就金剛心法，大師千萬不能大意輕敵。」

大禪宗疑惑朝他瞥了一瞥，欲言又止。

錦袍老者聲調一冷，道：「錢繼原！你早惹下了殺身之禍，禪宗自顧不暇，絕對無法包庇你的性命，斯言你好生記住了！」

語下之意，大有認定大禪宗將敗在自己手中的信念。

大禪宗道：「恕老衲要動手了。」

錦袍老者道：「老夫決定拿大師當我的試金石，下手絕不留情，大師即管放手施爲。」

大禪宗慈眉一軒，足履未離地面，身形如行雲流水般往前移動，一手高擧胸口，平平拂出。

他這一手信手施出，速度不疾不徐，乍看似乎平淡而毫無出奇之處，其實却極盡虛空飄渺之能，正因其出手去勢疾緩無

定，越是遇到功力精深的敵手，越能發揮其中神奇奧妙之處。

抑且他身形移動之際，雖完全未嘗脫離地面，直是鞋不揚塵，毫無形迹可尋，令人無從捉摸他這一手何時才會拂到。

旁觀的老嫗及錢繼原只瞧得讚嘆不已，一望而知，禪宗只一出手之間，所含蘊的武學道理簡直太過高明深奧了，他們雖然都是行家，但一時也瞧不出大禪宗身形的去向，以及手勢拂出的緩疾？

觀戰之人尚且如此，那對敵中人的感受，自然更無法拿得準確了。

錦袍老者冷哂一笑，單掌一拍，破風生響，直攻大禪宗下盤，速度疾猛無倫，與禪宗之虛空，恰成一強烈的對比。

他出掌不封迎禪宗一手來勢，反而改向對方下盤，旁觀之人不禁爲之大惑不解，然而更令他們感到意外的是，禪宗口中忽然輕噫一聲，生生煞住去勢身軀斜向左方飄飛數步，避開他一掌。

大禪宗低聲道：「足見高明，老衲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錦袍老者一出掌，非但將大禪宗攻勢化解開去，再且竟能迫得他閃身避開，那錢繼原對錦袍老者底蘊知之甚詳，是以目覩此狀還不覺得怎樣，倒是老嫗心頭重重一震，險些就失聲驚呼了。

雙方才一接觸，大禪宗似乎已隱隱落居下風。

錦袍老者哂笑一聲，道：「久聞禪門七曲心法，宇內無雙，如今看來亦不過爾爾！」

他小試之下，但覺順心應手，登時爲之躊躇滿志，詞色間，大有目空四海，睥睨當世的氣慨。

大禪宗絲毫不爲所動，舉止沉凝恬靜一如先前，生像一點也未將剛才的失利放在心上。

錦袍老者猛可一凜，道：「看禪宗模樣，分明已到了人神合一，心無旁騖的地步了，大敵當前我豈可太過得意忘形了！」

兩人再度交手之際，都不知不覺施出全身修爲，旁立諸人俱瞪大雙目，屏息望著這學世難逢的大戰。

場中人影交晃，漸漸已分不出大禪宗和錦袍老者的身影，又不時傳出清嘯及叱咤之聲，更加添了此戰的氣勢。

到了百招以上，雙方出掌突然由疾而緩，錦袍老者一舉手，一踏足，無不發出堅凝凌厲的潛勁，旁立的錢繼原情知他已逐漸使出了金剛心法的無上法門，若給其發揮到極緻，便具有摧毀一切的威力。

相形之下，大禪宗禪門七曲的氣勢，隨之次漸減弱。

只見兩人動手愈來愈發緩慢，每一招與下一招之間，相隔時間甚長，而每一投足，一舉手，其威勢端的是威猛無儔，使人泛出山搖地動的感覺。

錦袍老者雙目神光閃爍萬千，吐氣開聲，叱咤如雷，雙掌先後出擊，一忽裏掄劈了三掌之多。

他這三掌接續劈出，直有雷霆之威，簡直可令山河動搖，無堅不摧，旁立諸人倏然感到身體發冷，幾乎站立不住，紛紛向後閃退。

這陣寒意乃發自內心，立刻傳遍了諸人全身。

大禪宗額上汗珠陡現，他低嘯一聲，全身僧袍，如灌足了風似地鼓漲起來，袈袖一振而出。

袈袖去勢甚緩，似攻非攻，似守非守，旁人無從窺其神奇奧妙，却正好拆解了錦袍老者那威力無匹的三掌。

饒是如此，大禪宗仍被對方掌勁餘威，迫得一連倒退三步之遠！

老嫗臉上滿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忖道：「老天！此人果眞已練成金剛無上心法，若連大禪宗的武功造詣都抵擋不住，放眼天下武林，還有誰會是他的對手？」

就在雙方激戰正酣之際，無論交戰或旁觀諸人均已渾忘一切，全心全意貫注於此場戰鬥中，誰也沒有注意到此刻正有一人，臉上閃露出詭異莫測的邪笑，悄悄移動腳步，退出石屏外面。

此人正是那邪裏怪氣、性格大悖常人的南荒五邪叟，他走出戰圈後，立刻放步在甬道上電掣奔馳。

洞內雖則黯暗無光，但他對此地形勢似乎十分熟悉，奔行迅速非常，一路上毫無阻滯。

須臾，他停下足步轉入右側一道門戶，睛瞳骨碌碌轉動了一下，露出詭秘的一笑，自言自語道：「姓岑的小子，一定是被禁閉在鐘乳洞裏了。」

轉入另一道門戶後，地勢陡然昇高，氣溫亦逐漸降低，愈往前走，就愈感到奇寒刺骨。

前面出現了一道窄小的門口，兩名疾服漢子守門而立。

那右首一名迎上前來，猶未開口，五邪叟已自道：「姓岑的可是囚禁在裏面嗎？」

那疾服漢子應了一聲「是」，說道：「主人曾關照過任何人俱不得進入洞內，你老也不例外。」

話未說完，南荒五邪叟冷笑一聲，屈指破空點去，那人應指而倒，另一名漢子待要伸手拉動門前報警機括，亦給五邪叟點中穴道，再也動彈不得。

他一腳將屍首踢開，找到門戶上的開關樞鈕一拍一按，石門瞬即裂開一縫，五邪叟一溜煙的閃了進去。

石門重又徐徐閉合，五邪叟望著洞中一片漆黑低呼道：「岑少風，你聽得見我的聲音嗎？」

黑暗中響起一道低沉的語聲道：「岑少風在此！」

五邪叟環目四下搜尋，一面道：「嘿嘿，老夫早就料到你絕不會那麼容易中計，遭受暗襲的道理，故此特地潛來和你談談有關……」

驀然一陣萬騎奔騰之聲大作，五邪叟不由自主中止了話聲。

他大喝道：「姓岑的！你敢使鬼？」

霎那間，那奔雷聲響已然襲到，却是一股泉水往五邪叟頭上衝淋而至，那水勢洶湧來得突兀異常，五邪叟方自縱躍身起，慌忙中竟無法覓到落足之處，無奈只有吐聲開氣，降落水中。

奔雷似的水聲在山洞內交震迴響，聲勢甚是駭人，不到一炷香工夫，水已及頸

，不再有泉水流進來。

洞中氣溫越降越低，流入的泉水迅速凝結，俄頃，已結成一層厚冰，冒出絲絲寒氣。

五邪叟被困凍在冰塊裏，急忙運功自體內逼發熱量，免得被凍僵而死。

南荒五邪叟敞聲道：「老夫一時大意，竟致陰溝裏翻船，著了你的道兒，其實我此來對你並無惡意，咱們講和行不行？」

岑少風的聲音道：「說實話，我亦是誤撞誤摸，才找到水泉機括的樞鈕，現下我也不知如何能解你之困。」

南荒五邪叟循聲望去，只見岑少風半屈著身子，一隻腳勾在洞壁一塊突出的削巖上，用一種半傾斜的角度懸垂在那裏。

五邪叟急促地道：「在你頭上石巖，有五個星字形的鐘乳壁洞，你只要取出双鑽之類的鐵器，倒轉次序逐一刺進去，若無鐵器，用手指運勁代勞亦可。」

岑少風道：「解你之困固然可以，不過我領教過你的手段，深悉你爲人狡詐多端，得要有保證才行，否則不啻是縱虎出籠了。」

五邪叟厲聲道：「岑少風你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嗎？要知此洞消息機關複雜，若非老夫指點，你一輩子休想生離這裏，更遑論救出趙小妮子。」

岑少風遲疑了一下，道：「也罷，我先設法弄掉這層堅冰再說。」

駢指如戟，向排列像一列星座的五個鐘乳洞逐一點去，忽然洞中隱隱泛射出閃爍不定的光華，仔細一瞧，却是五股赤紅火焰，轉眼間，洞中溫度上昇，那一層厚冰慢慢融解，又成了一池泉水。

刹時水聲嘩嘩，那一池泉水往低窪之處流去，水勢漸趨迂緩，滲入兩側巖石的縫隙裏。

正當泉水融解之時，鐘乳洞內那五股火焰亦隨之消失，岑少風只瞧得驚嘆不已，心道那錦袍老者與五邪叟利用本島天然環境，佈置成這些消息機關，眞是足以令人嘆爲觀止了。

南荒五邪叟被困在堅冰之內，至少有一刻之久，設非他功力深厚，否則早已被凍僵了，此刻周遭冰層雖已融化，但那砭肌徹骨的奇寒之感仍未消失，四肢仍舊動彈不得，一時昏迷了過去。

岑少風迅速縱身而落，只覺地面相當平滑，這刻尚是濕漉漉的，他一步上前，趁著五邪叟尚未能動彈之際，疾速拿住他的右臂，五指指尖勾住臂上脈穴，內力透出，點拍了他五處穴道。

跟著岑少風「碰」地跌坐地上，氣喘如牛，閉目運氣調息。

五邪叟甦醒過來時，發覺全身痳木無力，心知穴道被制，睜目再瞧岑少風情狀，心中已經有了個概略。

他定一定神，道：「姓岑的，你中了易老兒偷襲的那一掌，原來已受了內傷，老夫雖然大意著了你的道兒，你自己只怕也無法保全了。」

岑少風不答，逕自吐納運氣，良久他一躍而起，自言自語道：「還好，不妨事了，想不到趙老爺子傳授的趙門吐納字訣會有這般妙用。」

五邪叟錯愕萬狀，道：「你……居然在短短的時間自行療好了內傷？然則你內力造詣已踏入三氣交衡的境地了？」

岑少風微笑無語，半晌道：「若是我終身不得復出，有你作陪，倒也不覺得寂寞難堪。」

五邪叟翻目道：「眞是活見鬼了，難道你不打算生出此地了麼？」

岑少風道：「正如你說，此處機關重重，我又必須先行設法救出趙、白兩位姑娘，却是投鼠忌器，惟恐誤觸機括致累及她倆喪命，故此決定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五邪叟怒叫道：「投鼠忌器個屁！老夫趁著易老兒與大禪宗動手無法分身之際，潛到這裏，爲的便是要指點你如何避開機關埋伏，打救那兩個小妮子一道逃走，而你却是如此洩氣，簡直與娘兒無異。」

岑少風故作漠然，道：「那錦袍老者與你黨豺互結，聽你的口氣似乎要出賣於他，誰曉得你安的什麼心眼？」

五邪叟道：「老夫平生不相信任何人，易老兒既有出賣我的跡象，我爲何不能先下手爲強，況且……」

岑少風打斷道：「以岑某之見，你的目的只怕不止於此。」

五邪叟道：「目的自然是有的，你先把我的穴道解了，然後發個毒誓，答應於事成之後，陪老夫走一趟落英塔。」

岑少風心中一動，道：「要我跟你到落英塔做什麼？」

五邪叟道：「姓岑的你是趙鳳豪的門人，趙鳳豪和落英塔那左老兒又是舊識，有你相陪要見左老兒當然方便一些，至於其他，你就不必多問了。」

岑少風道：「如果我說不呢？」

五邪叟咧嘴一笑，道：「你不會說這個『不』字的，老夫深悉你的性格，一有打救你家少主人的機會，你是絕不會放棄的，否則你個人縱然一死，又何以自立於師門？趙鳳豪對你未能盡責保護少主人，又會有怎樣一個想法？」

岑少風略一尋思道：「好吧，我便答應於你，但却不願發什麼毒誓。」

五邪叟道：「你不發誓，將來要賴怎麼辦？」

岑少風正色道：「你瞧岑某是這種人麼？」

五邪叟凝目望了岑少風好一忽，道：「老夫說過，生平不信任何人，目下却權爲相信你一次也罷，咱們一言爲定，我帶你們逃出本島，之後，你陪我到漠北落英塔去。」

岑少風暗暗苦笑，他做夢也料不到自己會和這無惡不爲的南荒妖人拍檔合作，眼下時機緊迫，自己只好權宜應變了。

當下伸手解活了五邪叟身上受制的穴道，五邪叟縱身躍起，拍去衣袂上附著的冰屑，說道：「易老兒欲與大禪宗分出勝負，大約總得在千招以上，咱們務須爭取時間，及時將人救出來。」

說著，飛身在鐘乳洞內連繞數匝，雙手並不時在壁上敲擊，岑少風見他滿洞亂轉，不由納悶起來。

他的視線不禁隨五邪叟打轉，但見五邪叟在狀殊怪特的大石前定身，單掌往石

上一拍，那塊大石竟似毫無重量，經一拍之勢自動凹陷了下去，露出了一個圓形的洞門來。

五邪叟探頭向洞裏探視一下，招手喚岑少風進去，一入洞門，即見一道天然石級直昇而上，石級盡處，一堵石砌牆壁堵立在前。

五邪叟自懷中取出了一支鐵鑽，開始鑿敲石牆，岑少風在旁瞧見他東一撬，西一鑿，用力忽重忽輕，爲之惑然不解。

他正待上前協同挖掘，爲五邪叟喝止道：「莫要妄動！你莫小覷這堵石牆，其中按埋有精巧消息機括，若敲鑽不得要領，機關立刻發動，老夫可不打算陪你送死。」

岑少風連忙縮手回來，他一心顧慮趙嘉玲安危，雖則五內如焚，卻不能動手幫忙，只有在一旁乾瞪眼焦急。

五邪叟逕自埋頭挖撬，突聞「叮」地一響，鋼鑽似乎敲著一塊堅硬物體，鑽尖爆出數道星花。

五邪叟高聲喊道：「伏下，快伏下！」

岑少風反應好不快速，聞聲身軀疾地一傾，隨著五邪叟貼地往牆角急靠，「嘩啦啦」一大響，上方一大片石牆有如崩山滾石似的倒塌下來，鉅響在山腹中激盪不已，聲勢十分駭人！

岑少風及五邪叟伏在石牆內角，好半晌才爬將起來，他們的身上都罩滿了塵土石屑，宛若二尊泥人，情狀狼狽非常。

五邪叟皆牙咧嘴道：「總算讓你見識到了，適才那鋼鑽敲錯了一點部位，若非我及時出聲示警，咱們躲慢一步，定必被石牆壓死無疑。」

於是二人從斷牆橫跨過去，眼前景物一變，岑少風意識到自己又回到那間囚禁趙嘉玲的石室了。

岑少風遊目四顧，但見屏角蜷伏坐著二個身段纖細的女子，正是他朝想夜思的少主人趙嘉玲。

坐在她身旁的，則是錢繼原未過門的妻子白丹。

岑少風心中激動，低呼道：「趙姑娘，妳沒有事麼？」

趙嘉玲美目掠過一絲驚懼之色，道：「好駭人啊，剛剛那堵的石壁突然倒塌了大半，我還以爲有人被壓在石牆底下了。」

岑少風見她一派震駭恐懼，楚楚可憐之態，不忍之意油然而生，上前伸手欲將她扶起，這才醒悟到她仍然被制住穴道，不能行動。

那錦袍老者點穴的手法甚是奇特，岑少風揣摩了許久，費去不少時候，方始解活了趙嘉玲及白丹的穴道。

五邪叟在旁側連聲催促，趙嘉玲望了他一眼，吃驚道：「這人……這人可是個凶魔惡人，大哥你怎會……」

岑少風唯恐趙嘉玲之言觸怒五邪叟的凶性，致令他反顏相向，忙截過話頭，低聲說道：「五邪叟現下站在咱們這一邊，幫我們逃出此地，詳情我以後再告訴你。」

趙嘉玲眼中露出迷惑之色，忍住不再多問。

白丹道：「繼原呢？他在那裏？」

岑少風猶未答話，五邪叟已自冷冷說道：「妳是說姓錢的小子麼？刻前他已和大禪宗及趙鳳豪的妻子會合一處。」

正說間，石屏後面斷斷續續傳來叱咤呼喝以及掌勁颷風聲響，五邪叟面色微微一變，急道：「聽見沒有？大禪宗與易老兒之戰，馬上就見分曉了，勝負一分，易老兒很快地會找到這裏來，咱們得快點離開。」

白丹高聲道：「我不走，繼原還在此地，我怎能一個人先走？」

趙嘉玲道：「我也很躭心家母的安危，還是留在此等她的好。」

五邪叟目露閃光，咆哮道：「岑少風，你怎麼說？若因這兩個小妮子稽延，而致誤事，老夫不管如何，先斃了她們兩人再講！」

趙嘉玲不服道：「你有這份能耐麼，若非我身遭你們詭計暗算，焉有如許容易被擒的道理？」

五邪叟暴跳如雷，急忙一掌便往趙嘉玲劈去。

刹時風聲斐然，一陣森寒凌厲之氣直襲趙嘉玲脅下，趙嘉玲嬌軀一縱一旋，飄然閃開數尺，輕盈靈巧之極。

岑少風見她一身功夫猶在，私心稍慰，朝五邪叟冷冷道：「你若敢對咱少主人無禮，岑某對你亦不客氣了。」

五邪叟氣得哇哇大叫，道：「她們兩人不願出去，姓岑的，你對老夫怎生交待？」

岑少風默默不答，半晌始轉向趙嘉玲及白丹道：「你倆留在洞內亦無濟於事，不如先設法護送妳們離開子午峽，之後下傭再回轉來，與禪宗等人會聚，而且以禪宗之能，諒他的敵手絕對無法討了好去，少主人以爲下傭此議如何？」

他顯然有意隱藏錦袍老者的實力，使二女不復有不安之念，其實岑少風自家心裏，何嘗不是憂慮忡忡。

他親身領受過錦袍老者一掌，情知其功力强絕一時，天下再難找到匹敵之人，是以對禪宗與錦袍老者之戰，竟無絲毫把握。

趙嘉玲想了一想，道：「大哥竟作此言，小妹自是唯你之言是從。」

話聲溫柔無比，岑少風情不自禁自心底浮昇起幾許溫馨的感覺。

白丹不再堅持，四人當即繞過斷牆，沿著甬道疾奔，五邪叟當先領路，岑少風斷後，兩女走在中間，約莫奔行了一盞茶工夫，甬道愈走愈是狹隘，諸人幾次擦到兩側的巉巖陀石，衣服被勾裂了數道縫口。

一道迷濛的光線自前方不遠處透射進來，四人加緊脚步行去，將近透光之處時，驀地人影一閃，一人站在甬道當口！

縱然在微弱的光線下，岑少風仍一眼認出來人正是那錦袍老者。

那錦袍老者不遲不早，適於這時出現，又正好擋身在甬道當口，似乎早就料到他們會打從這條秘道逃走，諸人無不大吃一驚，都覺得今日走脫的機會，簡直已可說是微乎其微了。

但最震駭訝異的還是岑少風，他暗暗忖道：「看來形勢極爲不妙，這錦袍老者

竟於斯時現身在此，莫非……莫非大禪宗已落敗在他的手下？」

刹時他腦際浮起一陣不祥的預感，若連大禪宗都無能與此人相抗，那麼說得氣餒一點，中原武林，包括已告退隱的前輩隱者在內，只怕再也找不到一個能勝過錦袍老者的高手了。

四人儘管心中打鼓，却不得不硬著頭皮上前。

五邪叟暗地拉了岑少風衣袂一把，低聲道：「咱們中任何一人都遠非易老兒之敵，必要時咱們得聯手禦敵總比各自爲戰要多上一線生機。」

岑少風悶不作聲，五邪叟復道：「我知道你們自命俠義道中的人，一向不願以多爲勝，但眼下情勢不同，你非要那麼固執不可麼？」

岑少風緩緩道：「這話也有道理。」

五邪叟道：「話雖如此，縱令咱們四人同時出手，亦難逃被擒或被殺之禍。」

毫不隱諱表露出內心恐怖驚怯之情，他十分明白，錦袍老者第一個出手的對象，必是他這個叛將無疑。

錦袍老者目光在四人上下打量一忽，陰笑道：「爾等須得小心了，老夫將把你們統統拿下。」

他視線落到五邪叟身上，又道：「至於你，俞大先生說過你脾性急躁，往往敗事有餘，成事不足，早有除去你的意思，現在你竟作出陣前通敵之舉，不待老夫動手，你還是自己料理吧，若必欲我親自出手，也有你好受的了。」

五邪叟可不敢出聲，暗暗運功聚力，蓄勢待發。

錦袍老者冷笑一聲，雙手若無其事一揚，當面拂去，他袍袖拋拂之間，看似毫無勁道可言，五邪叟却一連使出四、五招封拆，接著又蹌踉倒退了五步，被迫得手忙脚亂，方始破解了對方一拂之勢。

五邪叟一身功力已具相當火候，却居然在一個照面間，便露出敗象，旁觀諸人的震駭，自是不再話下。

錦袍老者非但出手高深莫測，步法亦靈巧奇特無比，他身形愈迫愈近，三招之內，業已欺入五邪叟掌影中。

眼看五邪叟難逃被擒之禍，岑少風陡地一聲大喝，聲如雷動，雙掌翻掄，迅速撲向戰圈。

他左手一揚，發出一股强勁絕倫的掌力，有如怒濤狂潮一般，往錦袍老者背後湧捲而去。

這一著乃是名噪一時的「趙門五節刀」絕技，掌力發出之時，便如利刄加身，威力非同凡響。

錦袍老者直到掌力壓體時，才揮手倒拍出一掌，他雖然功力蓋世，却也不敢小覷岑少風這一記「五節刀」。

他前後應敵，力量登時分散了許多，五邪叟節節退向甬道左側角落，得以緩過一口氣，岑少風亦乘機撲地躍出圈外。

五邪叟喘著大氣道：「待我擒下岑少風等人，上座可否容許我將功贖罪？」

此言一出，岑少風頓對他泛生無比厭惡之感，他早知五邪叟爲人狡詐多端，奸滑如狐，却也不料他反覆無常一至於此，何況自己剛剛出手解了他的圍，無論如何都不該出賣自己等三人。

錦袍老者只是陰陰一笑，默然不語。

五邪叟額上冒出汗漬，道：「當日是俞大先生自南荒把我請出來共襄大事，你可無權對我作任何處置。」

他忽然無端端打了個寒噤，停止話聲，緣因他留意到錦袍老者凶睛圓睜，殺機大盛，完全不理會自己所言。

這會子，外面突然亮起一陣清脆的木魚聲響！

那木魚聲一連敲了十二下，聲音不高，却是鏗鏘有力，自有一種匪可言喻的神奇力量，令人一聽之下，靈台頓生清淨澹泊的感覺。

岑少風只覺心中狂跳不止，默默對自己道：「十二響？十二響！能以達摩功敲十二響的和尚，那便是少林掌門方丈親自來到了。」

趙嘉玲悄悄移近岑少風身側，細聲道：「岑大哥你聽清楚了，那木魚一共敲了十二響，媽媽對我說過，若聽到有人敲響十二聲木魚，即是少林方丈到了。」

岑少風點點頭，道：「但不知少林方丈是無意誤闖至此，或是有意到子午峽來的？」

白丹插口道：「日前我與繼原曾在撒拉木橋附近遇見少林方丈，他爲了追尋失經已下山多時，依我瞧，多半是他獲得什麼線索，追尋到此地來。」

岑少風道：「極有可能是如此。」

錦袍老者頭也不回，冷冷道：「兩位既然來了，便請現身罷！」

岑少風心念一動，暗忖：「怪哉，只有木魚聲響傳過來，他怎樣知道來者有兩個人？難不成他聽覺之靈敏，居然已入剖析入微的地步？」

諸人側耳傾聽，果然發覺甬道外邊傳來跫然足音，那脚步聲響一重一輕，却極含混難辨，若非錦袍老者出聲喝破，他們決計不會注意到，竟有兩道足音夾雜在一起，以是之故，對錦袍老者的功力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稍時，足步聲響已變得甚是清晰。

衆人目光到處，但見一前一後走來兩個和尚，爲首一僧年事頗高，身著白色袈裟懷中抱著一隻烏黑的木魚，走在後面的是個身材高大的中年和尚，岑少風入眼識得，認出他是法明和尚。

白袈僧人來到切近定身，喧了一聲佛號道：「無量壽佛。」

聲音有若百鐘齊鳴，凝聚在半空久久不散。

錦袍老者徐徐回轉身子，面對白衣僧人道：「果然有點門道，看來你竟是少林方丈了？」

白袈僧人合什道：「不敢，貧僧青木，目下接掌少林第十二代門戶。」

錦袍老者雙目一凝，道：「大師凌晨率人到此，不知有何貴幹？」

青木大師瞟了身後的法明一眼，法明道：「施主可會耳聞鄙寺失經的軼故？掌門方丈離開嵩山少室，爲的便是尋找這一部失經。」

錦袍老者道：「是金剛經麼？」

法明道：「施主不必明知故問了，我們適才路過子午峽口，不期遇見大禪宗及



趙鳳豪夫人，承其指點有關金剛經的線索。」

錦袍老者道：「是以你們便尋到這裏來？」

法明道：「金剛經關係少林一脈盛衰，貧僧等乃是志在必得，相信施主必能與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錦袍老者嘿然冷笑數聲，沒有立即回答。

岑少風忍不住朝錦袍老者道：「岑某敢問一句……」

錦袍老者道：「問罷。」

岑少風沉道：「方才法明禪師提及在子午峽口碰上大禪宗，敢問禪宗與尊駕之戰孰勝孰敗？結果又如何？」

此時此地，場中諸人齊地露出緊張的神色，屏息等待錦袍老者的答覆。

錦袍老者冷冷道：「你要知道結果麼？禪宗的佛門降魔七曲，本可無敵宇內，奈何時運不濟，今日遇到老夫，一代宗師，終於栽了個觔斗！」

岑少風一震，脫口道：「你……你是說禪宗竟然落敗在你的手下？」

錦袍老者道：「大禪宗在千招之上，被我的金剛指將他僧袍撕裂了一小塊，他自知難以與我匹敵，遂自動罷手認敗，應允退出此谷。」

羣豪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大禪宗之敗，雖是早在他們意中所料，但至少在私心底下多少還存著一線希望，現在則連這個希望也告破滅，往後似乎只有讓錦袍老者及俞肇山一干人橫行天下，再難找出與其抗擷之人了。

而大禪宗以行將就木之齡，遠離西域潛修之地重入中原，末了仍不免栽上一個觔斗，一世英名盡付流水，更令人扼腕不已。

錦袍老者續道：「禪宗還算知機得早，否則續戰下去，他想走也走不成了！」詞色間，隱隱露出狂態恣意，睥睨當世的氣慨。

岑少風見到對方那種狂態，內心頓生不服之感，說道：「尊駕雖然擊敗了禪宗，究其實亦只能於久戰之下，贏他一招半式而已，若說要一舉斃敵或使禪宗受傷，只怕還無此能力。」

錦袍老者眼瞳透出懾人心神的光芒，冷笑道：「你懂個什麼？老夫尚未把金剛禪練到得心應手的地步，假以時日，嘿嘿，禪宗絕對無法在老夫手底走過百招！」

他語聲沉鏗有力，使人不由不相信他的斷言。

青木大師喧了聲佛號，道：「善哉，善哉，敢情施主已練就了佛門金剛無上心法？」

錦袍老者冷冷道：「大師還預備索回那一部金剛經麼？」

青木大師彷若未聞，喃喃道：「記得青杏師兄圓寂之際，爲我少林一門盛衰卜了一課，略謂少林子弟雖則人才輩出，却無人有此福份練就金剛心法，須假藉外人之手，難道這是天意？」

說到這裏，猛地抬起頭來道：「然而貧僧也曾在祖師靈前立下重誓，非將金剛經追回，重振少林一脈不可，施主看著辦吧！」

錦袍老者聲調一冷，道：「大師自問比之西域禪宗如何？」

青木大師道：「禪宗爲天下推許爲佛門曠代高僧，貧僧何德何能，焉可望其項脊。」

錦袍老者道：「這就是了，老夫猶未上少林尋你們晦氣，你倒先找上老夫了，嘿嘿，可莫怨我心黑手毒。」

青木大師面不改容，道：「動手之前，貧僧有一事相詢。」

錦袍老者道：「怎地？」

青木大師一字一字道：「金剛經現下可是在你的身上？」

錦袍老者仰天冷笑，却是一言不發。

青木大師道：「施主既不出聲，想來是默認了。」

錦袍老者陰笑道：「實與你說，金剛經書業已被俞大先生毀去了！」

青木大師只聽得有若巨雷轟頂，神容連變數變，良久說不出一句話，反觀法明及岑少風等人亦爲之楞楞立在當地。

半晌，青木大師吶道：「施主這麼做必有道理，敢問其故？」

錦袍老者道：「老夫既已練成經書上所錄神功，還要它則甚？再說經書一毀，其他人再無練就金剛心法的機會，老夫豈非可以維持獨霸天下的地位麼？」

青木大師道：「姑不論施主所言是眞是假，咱們先動手罷。」

錦袍老者冷笑一聲，駢指虛空一劃，說也奇怪，那堅逾磐石的巖地上，粉屑橫飛，竟隨著他指尖虛空所至，劃下了一道半圓形的深印，底部朝壁，深達尺許。

諸人見他輕鬆寫意的露了這一手，不約而同倒抽一口寒氣，即連少林方丈青木，亦油然產生不如之感。

錦袍老者厲聲道：「青木掌教！老夫要和你賭頂上這顆人頭，你可有這個膽氣？」

青木大師怔道：「願聞其詳。」

錦袍老者道：「老夫這就站在界線之內，貼壁而立，由大師接連發出五掌，若是我被迫越出界限一步，便算輸了，反之，五掌過後，如老夫仍屹立線內，則大師自動割下項上首級，你敢不敢試上一試？」

青木大師猶自沉吟未答，久未聞開口的五邪叟突然插口道：「此議顯有不公，這道半圓界線乃是底部朝牆，青木方丈出掌時，你後背有岩壁支撐，則他惟有迫你向左或向右移動，始能越出界線，然而正面出掌，欲迫對方左右移動，幾乎是辦不到的。」

錦袍老者狠厲地瞪了五邪叟一眼，冷笑道：「誰要你多口！須知你自身難保，待老夫解決了少林和尚，哼，哼，定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轉朝青木大師道：「大師若也認爲此議不公，咱們可以調換過來，由你站在界線之內，老夫發掌。」

青木大師面色沉重，道：「貧僧當然盡力以赴，俾求接滿五掌之數。」

說著，一步跨入界線之內。

錦袍老者道：「五掌倒大可不必，由老夫發招只要兩掌就夠了，大師站穩了。」

（未完・卅三）


常服
氣
事
腦活